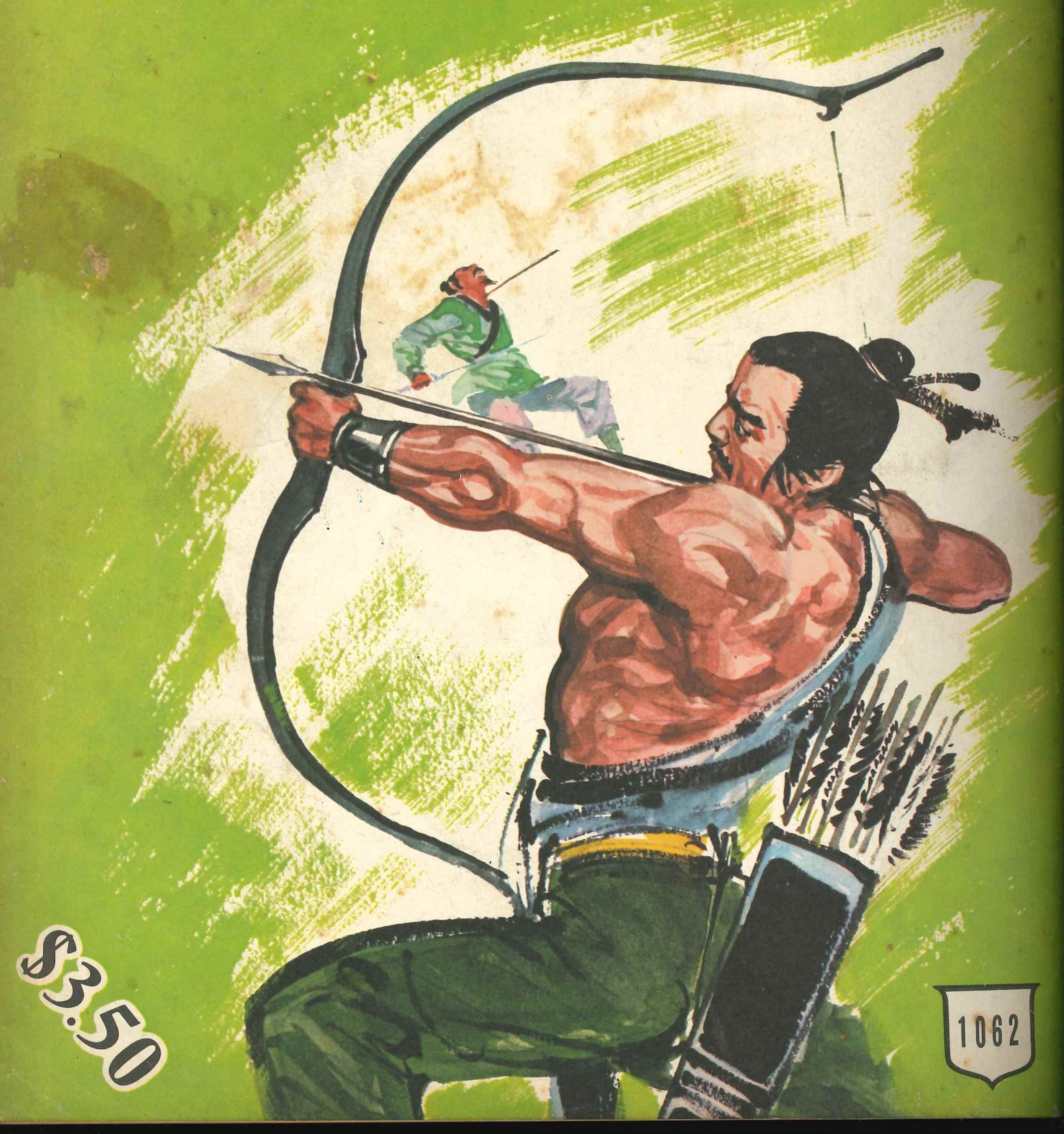
5877

武俠世界

玄武箭神（七絕九宮翻故事）凌波·著

一聲鬼哨，一枝勁箭，武林中一等的好手，，也不得不為其貫心而過，何況更有武林中具大聲威之人物相助，引致箭神肆虐江湖，殘殺善良，中原武林道又該如何應付？玄武箭神本文當有詳盡解釋……。



$3.50

1062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由名作家凌波執筆，「玄武箭神」是一篇以清朝年代作背景，題材採自當時歷史人物爲幕後，內容充滿磅礴氣勢，義薄雲霄，事蹟凜人，可歌可泣……文中述說其時武林中的大批正義之士，大漢子民，爲了對付肆虐江湖之箭神，殘殺善良，還得兼顧一班涼血無恥、甘作虎倀的邪道黑魔助其兇燄，引致人人自危，奔走駭汗，熱血捐軀！當然，天網恢恢，且看中原武林道上掀起的一番反清復明狂潮怎樣熱鬧？怎樣刺激？「玄武箭神」有詳盡的解釋。

＊＊　＊＊　＊＊

喜愛動作打鬥刺激閱讀的讀者，請千萬不要錯過上期開始已刋出的奇俠司馬洛故事「閃電拳王」，這是一篇揭露拳壇賽事黑幕醜聞驚人事件，兇狠手辣，殘暴慘烈，兼而有之。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下期我們推出一部隆中客撰著的民間俠義巨型故事「草澤忠魂未了情」，這是作者多年以來，悉心銳意，嘔心瀝血之佳作，內容曲折傳奇，悲壯感人，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摒息靜氣，拍案驚奇！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馬雲作品　暢銷東南亞

名作家馬雲最新貢獻——



「地球爭奪戰」故事寫來絕非空穴來風，聳人聽聞，資料取材均有所據，過程發展實爲地球人所關心憂慮。快將完成單行本出版敬請留意！

啞巴殺手
瘋虎狂殺故事
馬雲著
港幣四元

大綁票
國際警特故事
馬雲著
港幣五元

「大綁票」與「啞巴殺手」——過程驚心動魄，佈局出人意表！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環球出版社印行



七絕九宮翻之三

玄武箭神

江湖風雲險　岳麓現殺機

凌波·文
盧令·圖

天下第一大帮會，並且人才輩出，與江湖各大門派相峙爭雄垂三百餘年的丐帮，竟然於一夕之間，弄得紀律蕩然，而門戶衰敗。時維順治之十二年。怎會鬧到如此之地步？不論與丐帮有所交情或者仇怨者，全都明查暗訪，希望將這件事理出個頭緒來。很可憐，非但沒查出什麼蛛絲馬跡，反而在皋蘭山之亡魂峪中，發現了丐帮十大長老之尸骸，個個胸口洞穿，死得極慘。十長老所持之丐帮門戶中的法缽、信符，一併失去。人們以為，十長老又是為清廷鐵羽衞所殺，而丐帮之帮主也已歸了天，也就是說，丐帮是為清廷所撲滅。

有些比較肯用心思的，如少林之持舟方丈，武當之衞春暉，與及峨嵋天音師太則認定是魔教秘魔神君的傑作。可是，十分奇怪，消息又傳來，秘魔宮也莫明其妙的失了踪。這就引起了江湖人士的大混淆，兩件事就此成為了江湖上一大疑案，到底這主兒是誰？用意何在，始終沒人能揭穿了這個謎。

時光迅速，江湖風雲，依然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可惜，這多年來的江湖上人才輩出，一代有一代的英俠，一門有一門的健者，魔教與丐帮都是再無有力的人士，在江湖間出頭露角。

最近，有一件轟傳江湖之事，就是岳陽之洞靈山莊小主人，人稱玉面韋護的鍾玉峙，竟然揚言對三湘帮帮主混江龍呂伯英不滿。並且，一定將要三湘帮逐出三湘地面。呂伯英在這三湘地區開山立窰，已有廿年，獨霸湘江，手下英傑人士不少。呂伯英為人慷慨好義，雖說做的是沒本錢的買賣，但是，搶刦有分寸，做案有預謀，一無痕跡，更無破綻，又何況，他在長沙，由其手下鐵手獮猴孟子凡開設河南有名的三湘鏢局，既算眼線，也代呂伯英接待天下江湖朋友。人面闊，手頭鬆，所以三湘帮的地方勢力，着實不可輕視。

鍾玉峙是岳陽大俠鍾不欽之獨生愛子，素來溫文雅爾，江湖人只知他是個憑仗父蔭的少年子弟，不想在三年前，偶遊洞濔湖，竟然發現一件大陰謀。邙山九鬼竟然用暗算刦來了江湖大豪，三莊、二谷、一家庵中，天琴谷谷主狄雅音的獨生子狄孤辰，預備將孤辰與雅音交換天下唯一孤本的天心譜。

鍾玉峙根本不知什狄雅音、狄孤辰，天心譜的，實因邙山九鬼所用的練魂手法太殘忍，而狄孤辰又是個天生倔强，更且年幼無知，根本不知死亡可懼的孩子。所以，這遍體鱗傷，令鍾玉峙看了不忍，何況九鬼之貌相陰狠醜陋，行動鬼祟，這就引出了一場大戰。

鍾玉峙一翼誅九鬼，救出狄孤辰，從此，江湖人士不得不注目這位小莊主，更推而想之，天下人稱三莊、二谷、一家庵之贊語，實在有其根據。一個小主人已經如此厲害。令江湖人聞名心驚的邙山九鬼，為這小輩一仗誅殺，試問；這老的又該如何？

那想到；今日、這位小輩英豪竟然口出狂言。要將混江龍呂伯英逐出三湘地面，是狂、是妄、是驕、是橫，還是別有原由？大可暫擱一邊，至少，三湘帮與洞靈莊並無大爭大執乃是事實。莫非鍾玉峙有了名更想爭利？算算洞靈莊主鍾不欽是個素性恬淡，冲和平易的老人。近年來，為了想參透洞靈訣中九玄一炁之道，才將這莊中事務交託兒子，自己是退居後莊，潛修妙訣。也就是說，他老人家絕對不至於會貪圖這種莫明其妙之利的啊！看來，鍾玉峙有些驕狂自大了。

至於呂伯英又如何？他已召集了手下四大金剛；鐵手獮猴孟子凡不得不從鏢局趕到了岳麓山。其他三人是鐵面金雕羅長元，鐵甲神韋澎，鐵背蒼鷹趙萌，商議對策。

「四位兄弟，想老哥哥今年已五十開外，年輕時，或者，火氣大，脾性猛，出手不知輕重，近年來，我是越來越怕這江湖之風波，武林的浪潮。不是說句喪氣話，我是十分怕這報應了！想我們聯手合創這個三湘帮，難免不殺傷人，雖然，走江湖怎免得雙手沾血。可是，得饒人處且饒人啊！因此，多年來我是再三告誡，千萬千萬不可濫殺無辜！不，決不可輕啓殺戒，我想，弟兄們是不會違我規示的吧！」

「不敢，再說近幾年，我們既有孟兄弟的鏢局撐住大局，水上作案，大為減少，不是真正值得動手，而又一取可得一年半載的開銷，否則我們也不屑做啊！」

呂伯英是明白羅長元的解說是說明了，他們三湘帮無論如何不會得罪了洞靈莊。根本河水不犯井水，洞靈山莊小主人的說話，未免太狂，還有欺人太甚之嫌，要知道，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成立不易，至於成立之後，而不幸發生了爭執，那當然難免。至多也不過評理請酒，再不就邀集三老四少，調解說合。決不可能莫明其妙的對外宣揚「逐出」這兩個字。因為，誰也該明白，所謂「逐出」也者，就是將此門戶，由江湖上除了名，報了消。請教：又有那個門戶能忍這口氣？

雖然，呂伯英他是老了，胆子也小了，但是，到底還是一個門戶之長啊。現在之集議商討，在他以為，只求自己無過，那麼，事情還是可以轉圜，還是有辦法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此，他是環顧全場，沉聲說道：「衆家兄弟，並不是老哥哥胆怯，唉，我是要明白，自己是否有不足之處，如果你我自己明白，那麼天下事抬不過個理字，我也無什可以牽掛，即使將我三湘帮毀了個一敗塗地，哈哈哈，

廿年前，又那來什麼三湘幫？怕只怕有人做了劣行惡跡，而引起外人之不滿，那時候，老哥哥可就愧對武林道，能見江湖人了……」

「會不會是孟賢弟的局中出事？」鐵背蒼鷹趙萌是比較的深沉有智，雖說是三湘幫之事，而三湘鏢局表面上看來是與三湘幫水上生涯有分別，但是，眞正老江湖，誰又能瞞得過？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是實在瞞不住人。所以，趙萌提醒了一句。這句話令呂伯英心中一凜，看住了孟子凡，希望他有個解釋。

「唉！我看這件事，根本是別有情由，呂哥兒，其實，我一聽到訊息，就已開始偵查。我打聽得清楚明白，那位鍾玉峙，不錯是年少氣盛，但是絕對不是個無理取鬧的一勇之夫。年紀雖輕，却是沉着多智，更可怕者，他如無十足之把握，決不輕易叫陣。還有，他從來不干涉這江湖門派之事，但可惜，他對我們三湘幫却似有血海深仇那樣，分明，他是別有怨氣，至於說這口怨氣是你我手下人的胡作妄爲？你我大家俱知，多年的拚鬥厮殺，誰也得厭了，尤其是三湘鏢局，更是對人謙厚，走鏢護送，憑一面出海旗，走遍天下，一無阻碍。別說刦鏢，就算响箭、哨子聲也已多年未聽聞了。試問又那會得罪了洞靈山莊？其實，洞靈山莊也得有這些開山立窰的黑道朋友啊。」

趙萌的提說不壞，總算令孟子凡說明了不少情節，事實不錯，三湘幫說實在，無論如何找不出一絲半點的，與洞靈山莊結仇之由來。

爲什麼鍾玉峙如此痛恨三湘幫……

當夜，呂伯英爲了這個問題，難以成眠，現在，鍾玉峙的宣言已發佈，而第二步的行動，尚未有所表示，以後，這件事的發展又會如何？……

突然，後院傳來一聲慘叫聲。時已深夜，這慘叫聲可以說是直刺長空，呂伯英近年習靜，獨居內書房，這慘叫聲他是聽了個清清楚楚。暗叫一聲不好，揮手一掌，好厲害的功夫，長窗爲其擊破，他是人隨掌出，眼前一花，只見遠處，一條白影，其疾似箭般的向莊後飄下。一瞬時，消失在樹林中。

呂伯英明知來了人，並且，已經殺了人，想追，是追不上了，他是一聲長嘆，身法一動，人已到了慘叫聲發出之所，一股血腥味透鼻而來。一推門，燈光尚未熄，只見自己的兩子一徒，個個血漬模糊的，死在地下。再看一看清，唉！呂伯英不禁老淚縱橫，三個人死得慘啊！個個是天靈蓋爲重物所擊穿，這傷痕，呂伯英不由咬牙切齒道：「鍾玉峙，你這算是名門正派，江湖大豪之所作所爲？」

第二日，江湖上人言紛紛，呂伯英已調動了自己手下，更用重禮聘請當今第一位大豪，隱居於辰州天仙庵中的靈木姥姥出來主持公道。他與洞靈山莊是勢不兩立。爲了要當衆指出鍾家之罪，更且發出英雄帖，希望羣豪能够在八月之十五。在岳麓山之青風嶺頭聚會。

這一來，由一個爭執，發展成爲武林之大風波。可是洞靈山莊又如何？並無其他特別之動靜，八月之十一，長沙之三湘鏢局，首先是聚集了不少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其中有南五省的刀王邢福，萬勝鞭戚天靖，雌獅蔣太，雌虎姚翠，還有一個是天下欽敬的紫衣居士丁維摩。

至於本地的鏢局中人，有地位的，與三湘鏢局有往來的，那一個不來聯繫，事實俱在，當他們知道，鍾玉峙夜入呂宅，手刃三人，將呂伯英之兒子徒弟擊殺。這算是犯了公憤。所以，他們全想插上一手，義務助拳，與洞靈山莊門上一鬥。

鐵手獮猴孟子凡這幾天是忙得可以，尚幸三湘鏢局家底厚。否則，來了這許多好朋友，吃也得把他吃窮了。今日，他剛得訊，關中大俠混元劍客梁瀟來到。孟子凡不由大爲高興，事實俱在，憑所有在場人，個個是成名豪傑，江湖的好手。但是，誰也沒法保得了單打獨鬥，可以勝得過洞靈山莊中人。唯有這位混元劍客，乃是自己師門的至交，此君憑仗一柄劍，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湖上有幾句歌詞所謂：「拳少林，掌武當，刀稱春秋，棒一傷，威震羣邪風雷莊，混元一劍吐光芒。」

梁瀟是前輩十三無敵中的一位煞星！今日有他出面，哼哼，洞靈莊是必敗無疑。他那得不高興，他那得不代呂大哥慶幸……

孟子凡是立即出大門恭迎，當然也有不少聞名，或者與梁瀟有交情的跟着湧了出來，衆人一出大門，只見一個長身玉立，看來年才六旬左右的白衣老人，揹了一柄長劍，笑容可掬的，與衆人作揖。不料，客套話尚未說出口，橫側裏莫明其妙的來了一股斜勁，梁瀟身懷絕頂武功，反應奇快，又何況：他的功勁圓轉如意，一運功，一提勁，全身封護，無暇可擊，但是，這一股斜勁却是來得巧。而且陰，饒你梁瀟門戶封緊，全身是勁，不過，對付斜勁橫擊，本來比較困難，除非迴身轉勢，將對方之斜勁轉直，才易對付。梁瀟是一時托大，勁力着身，這才發覺不妙，奮一口氣想先阻一阻來勢，然後反手出招，抓住這個惡徒。不想，苦矣！發覺這一股斜勁是又實又重，非但阻不住，並且，直透門戶，梁瀟發覺不對，脚底自然而然的一轉，好，散了架子。這還不算，脚底是一浮，人已直跌出去。試想，如此一個名滿天下的大劍客，在衆目睽睽之下，出了這樣一個洋相，這口氣又怎能忍得下。

孟子凡等人可亦發覺？當然發覺，尤其是那個紫衣居士丁維摩更是眼尖。早已看出一個化子七顚八倒的闖過來，將梁瀟一撞。丁維摩乃是前輩中的有名快手，並且閱歷豐富，由於性近禪悅，由靜生明，眼光更是敏銳。那會讓這個化子掩瞞過去，手一伸，一招須彌掌，這就可看出，老前輩即是老前輩，看來是輕飄飄的一揚掌，可是掌風已隱隱尅住了這叫化子的七個重穴。除了你乖乖的讓其抓住，否則，想硬躲硬卸，對不起，就得叫你立受重創。

可是，這化子又如何？不知什麼一來，口中喝一聲「好酒！」人是莫明加妙的一脫脚，摔了個背心朝天。丁維摩大爲吃驚，這是什麼手法？身法，令自己如此沉穩的須彌掌發了個空。還有，這一交，跌得極巧，更有個難明之處，這一交跌得極難看。根本不像個江湖中人的跌法！難道此人功力已到了返虛還彈的地步，丁維摩不由得心神大亂。

至於梁瀟又如何？他雖然被撞跌出老遠，但是，眼神始終不離這化子。再一聽這一聲好酒，聲音又嘶又啞，梁瀟是江湖能手，更是極難得的一個忍人！他即使吃了啞叭虧，不過，他眞忍得住氣。自己這一個南北十三省無敵的聲譽得來不易，而這個化子，看年紀才三十來歲，不，可能比這年齡還輕，此人由那裏鑽出來的？丐帮消聲匿跡已有五十來年，當年十大長老被聚殺於亡魂峪。丐帮的八袋、七袋長老，也已失了踪。難道，近年來有心再振聲威，而這個叫化子是派來作前鋒。如果，自己與他正式交手，勝了，應該，萬一有個失跌，嗨！堂堂一個前輩煞星，竟然爲個醉漢所敗，丐帮是借此揚名，我來墊他們的底，犯不着。因此他是冷冷一笑道：「小兄弟，你裝得好像！恕老夫不克奉陪了！」說罷，也不等這化子起身，身形起，宛如一道匹鍊般向三湘鏢局中落去。可是，衆人一聲驚叫中，只見那化子的背上，本來破爛的衣衫，清清楚楚，多了十道新裂縫。梁瀟是漏了一手，這一下快招，將在場人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混元一劍，混元」一劍今日總算令他們大開眼界了。

化子擾鏢局　鬼哨勁箭來

化子呢！他是一動也不動，就如死了那樣！難道，梁瀟殺了那個化子？衆人還在疑惑之間，却聽得一聲又嘶又啞的叫聲：「好酒！可惜沒了，爺們，可有吃不了，剩下的美酒，佳肴，施捨施捨。」

這化子可眞是說得比唱更好聽，要飯的還得美酒佳肴呢，使其中有不少前輩的成名人物，却也難免有自命不凡的混小子，孟子凡的少爺，江湖上公認爲小鏢頭的孟欽德是忍不住了。只見他笑瞇瞇走過來！彎身而下，手使陰勁的，向那化子的肩頭拍了拍道：「今日咱家有事，不克奉陪，明日再來如何？」

「哈！今日府上有事？什麼事？死了人，釘了門！」越說越不像話了，開口就是得罪了當地第一間大鏢局，難道這化子果然是來擾局的？

孟欽德本已暗中使了刀。用家傳的陰勁按穴之法，將這化子的肩井大穴按住，別看是一個穴道的被按，其實這股陰勁却是狠毒辛辣。並且，時間越長，氣血之流動越是容易受到陰尅之力，而令人苦痛萬分，命是不會要，時間也有個規定，不過，在這段時間中，是受難人却是苦不堪言。孟欽德那想得到，這個化子竟然是毫無所覺，並且，苦難的臨頭，尚敢肆無忌憚。正想再加強陰勁按穴，令其當塲出采，不料那個化子却是一個翻身，仰面朝天，手脚頓地，大笑大叫道：「啊呀，你們好黑的心腸啊！我叫化可憐吶，已經衣不蔽體，鶉衣百結，你們這些有錢人還看不順眼嗎？還要將我的破衣服撕得粉粉碎！難道不如此，你們就不舒服，不如此，不可顯得你們的衣着光鮮嗎？你們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啊。」

「小子！別裝蒜，哼，嗥什麼喪！」

「好，你說我是在嗥喪？唉！如果我這是嗥喪，只怕，眞正的喪門來到，你們也不知有多少個得送了命呢！」說話中，那個化子在抖抖戰戰的起身，更是面無血色，脚步踉蹌的走了，孟欽德不由大爲得意，怪不得你走了，分明自己的陰勁按穴已見了功，這化子被逼無奈，只能走了，哼哼，這一來，小化子啊，有你的苦吃！

「孟賢契，看你神色甚爲得意啊！」是紫衣居士丁維摩的語聲，江湖上老一輩的人物，個個清楚這位丁居士，深得禪悅之道，並且，秉性淳和，從來沒人看見過他疾言厲色，不過，也從未有人受其質問過。今日，老人的如此請教孟欽德，已可說明了，丁維摩對這位小輩有着某些不滿，孟子凡不禁大爲驚駭……

「前輩，莫非我那劣子有什麼不到之處了？」孟子凡對丁維摩不得不也尊聲前輩，也因此，他越加的心驚肉跳，看來，自己孩子，實在已做了件極大極大的錯事了。

「唉，孟老弟，難道你未看出其中之情由？難道這太玄陰勁就可以隨隨便便的陰損人了？還有，這化子，你們以爲已中了令郎的暗算了？更且，此人到底是何來歷，試問，又有那一個看清楚了？認定準了？」

嗨嗨，這一番說話却是問得令孟氏父子面面相覷，不，簡直令在場人個個出聲不得，一個小化子，一露面將個威震天下的劍客，措手不及的撞了一個大跌。雖然，梁瀟是借入門時，抖出了一招混元手，但是，梁老他不屑問，也不想問，不過，丁維摩早已與孟子凡等人有所商議，這是件江湖大風波，也可能有個大陰謀在。如果稍爲措置不善，那就極可能掀起了驚天動地的大風浪。更可以說，呂伯英與鍾玉峙之糾紛可能爲宵小所陷！更可怕是有人暗中在看好戲，效學那卞莊子刺虎，那麼就更爲不值。

這個化子的現身！丁維摩心中一動，他看到了以後，此人可能有極大的綫索可鈎了出來。不想，不想，孟欽德自命不凡，一個冒然出手，將個重要的綫索就此割斷了。

「老前輩大可當塲扣住此人！」

「你扣？還是老夫來扣？」丁維摩的話聲，依然平平穩穩。可惜，語氣是越來越對孟欽德不滿了，「憑你，諒你根本無力可扣住此君，憑我？唉……梁兄如此人物，尚且不肯貿然，丁某何人！敢如此狂妄？」

在場人全已聽明白了，分明，有眼光的眞正狠人，對那化子全已留了神。說不定由此化了子身上，可能將個謎底掏摸清楚，可惜，讓這個無知的小輩鬧僵了。孟子凡是懊喪不已，孟欽德反而是心懷不忿。少年的英雄，小輩的好漢，根本不知武林風波之險惡，暗中已存下了一拚一較之心。

時已深夜，梁瀟與丁維摩等幾個老輩人物，正在密室商談一切。突然傳來一陣急而凄厲的嘯聲，似鬼哭，似神號，聲尖音曼長，尾聲搖曳，更帶有三分鬼氣。饒是翻幾個老輩英俠，也爲讓這尖嘯聲，引得心顫神抖，有說話不出的難受。他們全已清楚，有人來了，並且，此人絕非善類

，梁瀟與刀干邢福。萬勝鞭戚天靖，雄獅蔣太，雌虎姚翠，還有孟子凡及紫衣居士丁維摩，踏出密室門，只見遠處有一縷烏光，耳邊聞得一聲慘叫，孟子凡心中一動，飛步想走，左手手腕一緊，業已爲人扣住，看看清，原來是丁維摩——

　可是一點烏光現，又聞一聲慘號，分明有人中了毒手。而長空中，又傳來了一聲刺耳的尖嘯聲，梁瀟一聲怒斥道：「在那邊！追！」幾條人影晃動，向東北角激射而出，那想到一股勁風，隱帶啞嘯之聲而臨，一聲慘叫，原來，江湖上號稱爲鞭神的戚天靖，內外功俱臻一流的成名人物，竟然無法格擋一支長箭，讓這枝箭射在這假山石上！其中雌虎姚翠比較的心細，一掏腰際，兩道銀虹現，仗以會鬥羣豪的虎頭雙鈎取出，她是不理會其餘人的循聲追撲。她是須求看個清楚，什麼鬼箭，竟然有如此的神力？令戚天靖毫無辦法格擋，而慘被釘在太湖上。

　姚翠是江湖上的女中英傑，一生多歷事故，近年來，更是少逢敵手，心細縝密，眼光敏銳，當其一看這長箭之式樣，古拙中更有烏金光芒泛漾，令她心中一動！依稀記得，自己先師提說過……不料，背後傳來陰惻惻的一聲冷笑，姚翠心中大吃一驚，此人是誰？竟然出現在自己的身後而令己不知？一翻身，就勢帶起了兩道護身銀虹，這才站立身軀，看清面前，一個身穿白蔴衣的蒙面人，手中執一束長箭，箭頭血跡斑斑！她還想問來者是誰？可是那人却已先其而開口：「想不到還有個頭腦不錯的人物在！哈哈哈，我看出來了，你是雌虎姚翠。」

　「你怎認得我？」

　「目前江湖上，又有那個女的使用虎頭鈎這種霸道的兵刃，除了你這隻雌老虎外，再無第二個！哈哈哈！唉，可惜，今後，是再也沒人會使這虎頭鈎了！」

　「你說什麼？」

　「我說，你一歸了位，這虎頭護手鈎算是絕了，唉！」語聲才畢。就見一條人影，其疾似箭，其靈似鬼的，向姚翠當胸打到！姚翠是冷冷一笑，雙鈎一個十字絞。封住了中宮，唉，可眞算是見了鬼了，姚翠是莫明其妙的感到前胸有一股陰風襲來，眼前一道烏金光芒一閃，前胸一陣劇痛，一聲長號，可憐，胸前已釘了一支長箭，姚翠是死不瞑目，在斷氣前還叫了一聲：「烏靈……」第三個字再也說不出口，頭一歪，死了。

　那個蔴衣蒙面人却是閑散。走過去拔了戚天靖與姚翠的箭，身形一晃，沒入暗處，不知去向，三湘鏢局可就落了個寂靜無聲，突然，一處又一處的燈光暗了下去！長空中，傳來了一陣尖嘯，然後是一陣微嘆，四外立轉肅靜。除了風聲嗚嗚外，這三湘鏢局，竟然如座孤墓那樣的，埋得在黑夜籠罩裏。

　半晌，有脚步聲傳來，東角傳來一聲充沛的叫聲，而另外三面也有人聲附和。看看清，有幾條人影齊集了，有孟子凡，有蔣太，丁維摩與及梁瀟，邢福。五人一會集，邢福首先發覺鏢局中靜得可怕，更可疑的是，自己一行人，莫明其妙的，讓這一聲又一聲的尖嘯聲，繞了個不知所可，就如鬼掌那般的，東奔西追。結果，一無所獲，難道是調虎離山之計？想到了這調虎離山四個字，嗨嗨，立即讓你們看到了顏色。孟子凡的鏢局伙計，鏢師，還有自己的手下部衆，個個胸口洞穿，並且，這傷口竟然越來越大，這是什麼東西所傷的？還有是誰出的手？

　洞靈山莊來人？

　梁瀟如此厲害的人物，却也爲這個慘象鬧了個目瞪口呆，尤其是當其看到姚翠之尸身時，不禁大爲震動。因爲，姚翠胸口之創孔，比一般人的淺，可是潰爛之面積更大。如果是餵毒暗器的傷，這又是什麼毒藥？還有，憑姚翠之虎頭鈎，又有什麼暗器能近得了身？

　這鬼嘯聲——如果，這鬼嘯聲是誘敵之計，那麼，此君又是誰？爲什麼將自己一行人中，比較精明的，引出了危險地帶，難道對頭別有打算，或者另有陰謀毒計？更難明所以的是，循聲而追却始終不能追到了這個惡鬼，難道他有隱身之法？

　孟子凡是滿臉淒苦之色，因爲，自己的獨生子孟欽德也已中了這個莫明其妙的殺手，而尸橫就地。尚幸自己家眷不在鏢局中，與呂伯英等，分居岳麓山莊，否則，看來人的殺法，這些人勢難逃脫這惡魔之糾纏。想到這裏，孟子凡突的想到了呂伯英，他却怕的是三湘鏢局吃了個跌，岳麓山莊也難免別有風波。

　第二日，消息已經傳出，三湘鏢局算是自動的歇了業。試問，一夜裏死了十來條人命，還敢說保鏢？連自己的大門也保不了，嘿嘿，不歇業，難道讓人當話柄！

　孟子凡會同了邢福，蔣太趕赴岳麓山，只有梁、丁兩老却向洞靈山莊趕去，現在，梁瀟是有着極大的憤慨，也可以說對洞靈山莊有着極大的反感。本來，江湖上爲尋仇，爲爭名奪利，殺一個天昏地黑，未嘗不可。但是，出到了如斯的陰詭之道，這分明已走入了魔道，他非但得質詢鍾玉峙，一個不得法，他是連那老的也不肯輕輕的放了手。

　洞靈山莊在岳陽之洞靈坪，青雲坳，梁瀟、丁維摩是來到岳陽樓頭，發覺時已正午，總不成一本正經的跑到洞靈山莊要他們請自己吃一頓。因此，拾級登樓，到這個古往今來的騷人墨客，酒徒歌者全喜一臨的名樓古跡，歇歇腿，吃頓酒。

　今日，梁、丁兩老，根本無心欣賞什麼湖海之風光，談什麼歷朝之興亡。連那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也不屑一顧，匆匆拿酒取菜。

　「兩位確是匆忙，」有一聲嬌滴滴的聲音傳來，梁瀟循聲一望，只見一個青衣少女，出落得丰神挺秀，並且，美艷不可方物。此女年才廿二三，從打扮看來，分明是雲英未嫁，如此人物，如果沒人垂青，簡直不可思議，如果有了知心之人，爲何不見出現？如斯美人兒，怎捨得不顧而去？還有，不怕他人覬覦，而引起其他之風波。

　「老夫妻不擅附庸風雅，倒叫姑娘見笑了。」

　「小女子焉敢如此大胆，不過，見得兩位如此匆忙，未免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這湖風海波啊……」

　「什麼？」丁維摩習靜已慣，心耽禪悅，所以，對機鋒一道，深有研究。一聽這姑娘出言不俗，更且饒有別意，他就留了心。「『湖海風波雖然耀目生輝，神眩心搖，豈不聞心動則動，心靜則息，姑娘以爲如何？」

　「前輩出言談吐，令小女子如墮五里霧中，小女子自知孽重障阻，塵世所困，唯能求自己殺出塵網，鎭風定波耳，焉敢如前輩於清靜中安渡彼岸者！」

　啊，丁維摩更爲凜然，這位姑娘分明是個有心人，並且，對佛學有極深之造詣，這一番話，暗示對自己的仰佩，却也坦白說明了她的抱負，她是江湖人，她是不怕江湖風浪惡，她是仗劍鬥羣魔，單身會羣邪的氣概。

　「可敬可佩，不過，須知隻手難挽風浪刦。」

　「對啊，此言可轉贈兩位。」

　嗨嗨……丁維摩不禁又是一凜，這女子分明已將自己的此行目的也已有個明白，此人是誰？

　「不敢請教，姑娘尊姓？」

　就在此時，樓梯响，上來第一個面色冷淡的中年人，此人身穿墨綠色長袍。一上樓，那姑娘是一聲歡笑道：「濮大叔，你來了！」

　那中年人是笑了笑，一屁股坐下，對姑娘道：「他來啦，在范公廟前等你。」

　「眞的，」那少女面色更爲煥然，這個「他」字，顯然是指她一個最親最近的人那樣。如此聰慧、伶俐的姑娘，竟然也會失神落魄那般的，忘了回答丁維摩的問話，一長身，衆人眼前一亮，個個不自禁的噓了一聲：「好美的人。」

　「美人，你到那裏去……」

小懲四令符　混元門少陽

　唉！美色賈禍，此言有理啊，青衣女才想離開這岳陽樓，不想，爲一個面容清秀，穿戴闊綽的少年公子阻住了去路，少女雖然面色不變，不過，笑意已斂，福了一福：「請這位相公讓個方便！」

　「哈哈：方便，我那會不方便。不過，請問姑娘，你可方便否，哈……」這個笑，笑得大不正經了，少女還是不動聲色，可是，那個中年文士却已冷冷的走了過去，他是十分輕鬆的一揚手，一把將那少年公子的肩頭按住，然後陰惻惻的說了聲：「她是不方便，只有請你方便……哈哈……」就在這時候，四道白虹抖來，其中有人喝道：「朋友！手下留情……」丁維摩已看出了這四道白虹，正是名動江湖的四令符。十年前失了踪，什麼，今日做了豪門的爪牙、奴才了？這是難明所以了。

　四令符是出了名的難纏難鬥，又何況這天寒老人所傳的獨門四靈訣，加上了這獨門兵刃精鐵令符，可以說是罕逢敵手，今日在此現身，又說什麼手下留情，這不過是逼這出手人鬆手的說詞而已，照例，四令齊出，對手饒是一等一的好手，那怕是自己，或者是梁瀟，也不得不有所放鬆，出手應付，以解對方之「圍魏救趙」之策，但是，今日，丁、梁兩老全看錯了，爲什麼？這中年人是如此的陰沉。非但不變不動，並且連身法也不變，依然是扣住了那個少年公子，只不過，他的脚下已微微的變了，變成了不丁不八的樣子！而四令符竟然撞到了對頭剋星般，一籌莫展！

　「姬姑娘！此地事由我來料理，你快走罷，可能他是有些要事託你辦呢？」

　他是竟不在意的說話，呃！總算聽清了，這姑娘姓紀，或者姬，她是冷冷一笑道：「大叔，我走了！」好！她是身形微動，一閃身，在那少年公子的左側掠過，不想，眼前又是白虹微晃，兩股勁風，如金龍交剪般鏟來，好個青衣女，她是身法一絲不變，只見她這玉手微抖，一掠一點，好手法，剛剛點在這雙符相交之間，而雙令符爲這一點之力，一阻一擋，一震一彈，雙令符還想就勢變招，嗨嗨，那個青衣姑娘已十分瀟洒的，下樓而去了！

　可是一聲砰訇之聲，可憐，這岳陽樓今日算是倒了大霉，撞着了瘟神，盤、碗、碟、壺，打了個七分八碎。還有更不好的事情將發生，這樓板夾吱吱的作响，店東可在暗求上天保佑，這樓板別毀，樓別拆……

　「念你們求生不易，更可憐是母命難違，放了這個畜生走。至於你們四人，無論如何 再不能爲虎作倀，陷害好人，去吧！」語聲中，只聽得那個少年公子一聲急叫。人如爲發石機所彈那樣，直彈入了一個武士的懷中，武士一看公子面色，再一按脈，不禁面色大變：「前輩！」

　「不必如此稱呼。」

　「唉，我們知道是碰上了太歲，你老人家想必是復仇！」

　「住口！」

　「唉……前輩，請你將這玄武烝收了吧！」

　「這種人死不作惜，不過，我却也不想殺這種無用之徒。不過，既已得罪了我，還有這位聖女，哼哼，留條命已是幸運，還他個安寧，實在夢想，反正，這絲餘氣，不會減他壽元，也不至於令其度日如年，只不過，不准他縱慾過分而已，以後，若能修性養心，哼哼，對他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去吧！」說完，他是再不理會其他，安然坐下，憑窗臨風，飲酒觀浪，怡然自得！

　四令符又如何？他們明知不是此人之對手，再說，中年人說的也是實話，因此，他們是只能將這個撫台的公子，扶下了樓！雖然這公子驕狂可惡，但是，他老子還算講些道理，據實而言，或者可以避免引出其他不幸來，因此，四個人扶住那個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下樓回撫台衙門而去。

　「姑娘慢走！」在一片修竹幽徑之處，丁維摩已出了聲。分明，他與梁瀟早已看清了岳陽樓頭的一切，也因此，想尋根掏底的問個清楚明白。不料，青衣少女是冷冷的對丁維摩道：「前輩，你我之事已完，也不必再多談無謂，這江湖風浪，絕非你與他兩位可以料理得了，我只不過來提醒兩位一句，不希望一個疏忽。引起了誤會，更不希望這一個誤會，會引起一場風波，如此而已，你我言盡於此，請各自分手，也圖後會有期！」說畢少女已盈盈

作揖……

「且慢！」

「怎樣？」

「姑娘來歷，還望賜知！」

「唉，你我非親非故，而我輩並不喜歡炫其能，任何事，不强求，也不規避，如此而巳，老前輩請回！」

「姑娘，你未免目中無人！」

「這就奇了，我又何嘗目中無人？」

「梁某好意請教，姑娘何故避之若浼呢！」

「這是老前輩强人之難，非小女子目中無人，請！」言聲未畢，人巳輕飄飄的，飄出了老遠，雖然，她是出言平凡，但是，語語有針，梁瀟乃是當今第一位劍客，他幾時受到過如此的對待，又加上幾件不如意事橫亘在心，今日，他直覺得這個女子別有蹊蹺，因此，他是想追上此女，那怕用强，也要弄一個水落石出，所以，他一聲怒吼：「那裏走！」嗨嗨，一句話剛出口，迎面突的來了個人，阻住了他的去路，「這裏來！」這一句接得可眞妙不可言，當梁瀟看清阻路的人，他不禁面色大變，爲什麼？阻住他的不是別人，乃是那個小化子。

「哈哈！前世有緣，今世碰頭，好啦！賠吧！」

「賠什麼？」

「我的褂子啊，唉……我總算酒醒了，我也想起來，這個褂子是你，代我撕破了……」

「哼哼，好小子，你好！」

「好小子麼！本就好，不好，也稱不上好小子，對嗎？」

「還不亮傢伙！」

「你說什麼？亮傢伙，亮什麼傢伙？我是什麼傢伙也沒有，喔！連個討飯的砵也讓人破摔了，連件褂子，又讓你撕了個有前無後了，你賠我……」

「有完沒完？」

「賠了我，就完，不賠我，我永世與你沒個完！」

「眞的裝佯裝到這個地步……」

「你說什麼？」

「看劍！」一聲喝，不愧爲江湖第一劍客，但見這劍嘯嗡嗡中，一條匹鍊，宛如驚虹電般，向那化子劈面斜翻而上，而這一招之間，化子是明明白白的看清了，有廿七分式，式式幾乎可以送了他的命。這一招是如此的隨便。也是如此的清脆靈活，一頓一挫，就有制人死命的分式化出，自己不是在這三年來！痛下苦功，又且師父、師母之無私傳授，哼哼，怕不當塲血染黃沙？

還有，他眼前又現出了那一張平凡而又誠懇的面容，是如此的眞誠的對他數說師門少陽烈的轉折、分式的關鍵訣竅，今日，就是憑仗了這個指拔，他是强掙脫出這第一劍客的殺手神圍，可是，他還未端整反手迴打呢，哼，梁瀟的第二招，已如天紳倒掛般的，帶起了更清勁的嘯聲，向化子環身點到。這可將個化子嚇出了一身冷汗，到今日才算明白了，自己的功力，根本不如這個梁老人，而劍招更是大有不及，自己還加一個托大，簡直是將自己往鬼門關上推，那敢怠慢，少陽滅魔訣中的：「大渡厄，韋護降煞」的救命三打擊出，而一方面師門重寶騰蛇棒也出了手。

梁瀟之出手，可以說的是：矯若遊龍，疾似風雲。既如天神之降凡，又如惡魔之狂放，混元十八式可以說；從未施展全式，一等一的好手，爲其迎面三招：「倒剖陰陽」，「河嶽初現」，「再分兩儀」下，沒人能不帶血，不受挫，甚或送了性命的。可是，今日，他却是三招不能得手，更且見化子是，以圓對圓的，抖出一圈光虹，將自己的第三招再分兩儀一阻。梁瀟是前輩劍術第一，雖說老了，但是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辣。第四招是一個「混沌刼」，劍虹似潮，劍氣縱橫，漸漸的，你可以看出了，這那裏是一劍，簡直是劍上吐絲般，織成了一張大網，將個化子纏在劍網裏邊了。

化子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梁瀟的出手如此神妙莫測，奮一口眞力，將少陽滅魔訣中的天迸地裂的煞手招展出，「錚」的一聲，騰蛇棒顯然已與梁瀟之劍鋒相碰，梁瀟是勁力未衰，反而一運氣，長劍已由弱返强的，形如一股極勁極厲的無形劍力，向化子的中宮直透．化子還想橫棒來架，耳聞一聲極洪厲的叫聲：「手下留情。」一而化子的背心一陣劇痛，分明巳爲人一把抓住背心，一股重力，將其拉出重地，而又聞一聲「錚」的一响，一個滿面風塵，身揹破蓆捲的化子巳突圍而入，右手手指一彈，竟然彈在梁瀟那劍背之上。再見他又是一個旋風轉，神態自若地，在梁瀟的十步之前，拱手爲禮。

梁瀟簡直得愧死，幾十年來，自從習成劍法之後，幾時有人可以在這樣個時候，空手尅制自己的長劍。

「在下是一時僥倖，也可以說是性急無奈，冒險一犯而巳！還望前輩恕罪這個！」是個化子，却是如此的斯文淡定，並且，落落大方，梁瀟到底不是個盲目的狂人，他那會看不出這個化子的武功，高不可測！但是，事到如今。根本不是說幾句話可以解決了的，再說，自己一生縱橫江湖，幾時吃過這大的啞叭虧？梁瀟是一門心思在如何扳還這個面子，因此，他是十分冷淡的對化子道：「不必多講廢話，我看見你揹着兵刄，何不亮出來，容老夫瞻仰瞻仰。」

「前輩，我不是前來找痲煩的啊！」

「如此，你來作什？」

「我只求保全幾個武林道！」

「你說什麼？保全？憑你？」

「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不過，我却是甘願的爲天下武林道，有志反清者奔走、效勞，如此而巳……」

「可是，你却如自命爲不可一世之人物？」

「前輩，切不可有所誤會……」

「我誤會什麼？是你闖入重圍，是你阻我殺人，是你引我不快，是你中間打橫，來，來，來，來，我是不見高招。恕難從命……」

越說越僵，這就令化子大爲煩惱，而且難以啓口，聽得出，現在，這個老人是氣過了頭，也有些氣矇了心那樣，不解釋是壞，而越解釋這誤會越深，饒是他多歷風塵，饒是他素性忍辱負重，並且大有應

變之才，現在這樣個纏局，却是難以打破，自己大小數十餘戰．根本不怕與人打塲狠架，不過，犯不着啊！混元劍客的混元十八式，招招是有進無退，式式是窮盡狠絕，不出手則巳，出手是非毀人不可。自己是被逼無奈，這才運用全身之功力，一着擊中中虛之處，而一招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師門至好之後人，可惜，自己也就弄得萬分尷尬，處於嫌隙之地了。

該怎辦呢？此君是萬分的狠狽。

「尊駕是誰？」啊呀，這一聲可算得是救命王菩薩了。化子是萬分感激的向發話人看去，原來是那個紫衣居士丁維摩！

「在下是個武林末學……」

「丁老弟……我可是不理他是何來歷，我與他是決不干休，你請不必在中間打岔……」

「本來，我還敬重你是個武林名宿，現在，我不得不賭你四字，就是狂妄無知！」說話的正是那個岳陽樓頭的俏美姑娘姬（或者紀）小姐。

「就算我是狂妄無知！」梁瀟一言未畢，人巳微動，白虹抖起，向少女擊出一劍，這是實實在在的一劍，但是，那個化子是面色大變，身形也動，明明是他在梁瀟出手之後的動作，不知什麼一來，梁瀟這一劍竟然會移向那化郎，而化郎手中倏的金光一閃，一柄奇形兵刄，莫明其妙的出了手，而梁瀟這一手驚天地，泣鬼神的乾坤一擲，就讓這化子的手中金光所絞住，更聞他是神情焦燥地道：「何苦如此，何必出此毒手。」

丁維摩一發現化郎手中兵刄，雖說他是從未見過此物，不過，他却是認準了這是武當門中第一件神兵異器——七絕九宮翻，更想不到此翻之主人竟然是他，梁瀟雖說劍術通神，他是旁觀者清，憑你梁老之能耐，如果想在此君手上討得便宜，却是難上加難了，就見他一條紫影掠過，多年不用的大雷音、蓮花掌法展開，梁瀟之長劍分明巳爲九宮翻的單身鎖住，還想施展奇門十三轉字訣，反傷對方，紫影巳到，一扣梁瀟之寸關尺脈，本來丁維摩實在無法可以一招成功，實在，化郎之功力精湛，並且，眼光如電，看出丁維摩之來意，因此手上用勁，一凝勁令梁之長劍無法轉出鎖圈。梁老一個疏神，就此爲丁維摩一招扣住，不過丁之額頭巳有汗珠沁出。

神翻金虹吐　雙老清淚流

嗆啷一聲响，金光一抖，好快手法，只見化郎巳將兵刄投入了背後那個破蓆捲中，而那個貌如天仙的青衣少女却是萬分的關注的看視着化郎！

「梁翁，難道你氣昏了頭，氣瘋了心？你可知此君是誰？」丁維摩是好不容易乘隙入圍，一招成功，但是，他依然是氣喘吁吁的向梁瀟敍說……

「我理得他是誰？丁老，你請退下，哈……想不到今日，我梁某總算遇見了對手，好化郎，來來來，你我決一死戰！老夫成全你！」

「唉！」丁維摩還未說出下文，那個化郎巳沉聲發了話，是多麼的誠懇，又是如此的謙撝：「混元一劍，在下素聞大名，不是佩服劍法，而是欽敬你的爲人，爲了一門孤寡，爲了無辜之大漢子民，仗劍走千里，長笑殺豺狠，更且在鬧市之中，連殺十三個天龍長老，旁若無人，目無餘子。這一份豪情，我是永遠的記住在心，姑娘，你是出言傷了人……」

「小女子誠心誠意，向前輩叩拜，伏祈前輩恕過小女子無知之過……」青衣女子竟然聞言卽拜，眞誠，端肅，絕無半點勉强，還有那個小化子，更是可憐，竟然長跪不起，這就令丁、梁兩老，莫明其妙，這又是爲了什麼？江湖之上，尋仇、爭打，或者別有誤會，而引起了相互間的仇殺也是不足爲奇的啊！卽使自己發現理虧，說什麼也得尋個藉口，找個理由代自己剖白一下，那有如此低頭服輸的？此人是誰？丐帮子弟？還是執法之長老？還有，梁瀟却是難以下台了。他是氣不能平，他巳說出決一死戰的誓言，難道出爾反爾？

「小朋友！你快請起！」丁維摩在代梁老打圓塲了。

「不，前輩，小子狂妄，不知梁老前輩乃是個如此人物，兩次捉弄，有人定以爲小子是故捋虎鬚，以求成名。更有人以爲小子的無知舉動，乃師門之教。這就會引出了不必要之武林風波。其實，小子無知是實，別有用意更是此來之主的！不想作事輕浮，弄巧反拙，梁老前輩！伏祈親口許允，恕小子這荒唐之行……」說着，說着，這化子巳是眼中有淚，神色越來越惶急了。

「梁翁！難道你到現在還未想起此君之眞面目來？」

「丁老！此言何意？」

「唉，這位……若我所料不差，就是大鬧燕京的魔龍，莊大俠！」

「啊！」梁瀟面色大變！「莊大俠，眞的是莊大俠！你！」梁瀟是大爲激動，走上前去，再看清了這一張平凡，而又風塵滿面的容貌，誰想得到一代大俠，竟然是個如此誠懇木實的叫化郎，但是，越看，便越會發現了此君之難能可貴，尤其是那一對深邃的大眼睛中，不露光芒，却是微吐精光。分明，內外功均巳達到了返虛還淨之境地。但是，毫不驕狂，更不自恃，現在，梁瀟算是五體投地的對這位方今第一位大俠道：「狂妄自知這四個字，我確是當之無愧，唉！天下竟有這樣一個混帳老兒！」

「前輩，你何必自辱如斯！」

「莊大俠，你如再叫我前輩，那就是你在損我了！我雖然比你痴長幾歲，唉！年紀是活在狗身上啊！」

「梁翁！你要折辱這位小兄弟到如何地步！」丁維摩在數說梁瀟了……果然，這個小化子依然直挺挺的跪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莊大俠，此位是誰？」

「是我星初大哥的弟子，張永！」

「符星初符大俠的弟子？」

「正是！」

「嗨嗨，你叫張永？老賢侄，我找了你很久了啊！你快起身，快起身，在甘涼道上，你曾經救過一個少年劍客，那個狂妄自大的飛天一劍謝子豐。可有此事？」

「謝家兄弟……是晚輩的好友！」

「我得多謝你啊，不是謝你救他性命，我是謝你將他感化成人！你可知他自從與你締交之後，他是不再自命不凡。本來，我千百次的教他，指示他，甚至於哀求他，他全是置若罔聞！我要他閉居七年，要他再參透劍道中之深義。他非但不聽，更且離家出走，創出個飛天一劍的惡名來。前半年，他回來了，他求我，他跪地叩頭，他自認狂妄，他自述輕燥，我歡喜，我由心底泛出個喜字來，總算，混元劍有了眞正傳人！我以爲子豐是撞了壁歸來，最後，我才明白是你，你教化了他！」

「不！前輩，謝家兄弟他是……」

「何必推搪，你請起來，你可知子豐是我何人？」

「謝兄弟從來未與我提說過前輩之名號……」

「他是我外甥，一個極有天份的劍道中人！可惜，唉！莊大俠……」

「如果，你再稱我一聲大俠，也算是損我了……」

「好，莊老弟！稱你一聲老弟，我想；我沒抬高了我！」

「更不辱沒了我啊！」突然，他是面色一整，對張永道：「張賢侄！」

「師叔！你處罰我吧！」

莊字血這位律己極嚴的大俠，他是想處罰這個張永的。事實上，張永是犯了這輕妄浮躁之大戒。不過，他再回心一想，張永素來作事謹愼、精細，並且，爲天目山莊之事，他可以說是辦得十分的漂亮，連濮天與這樣個目空一切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張永的而且確的在學自己！也就是說；他不至於如此狂妄自大。雖然，自己處罰張永，好過爲星初夫婦處理。不過，此事或者別有內情，暫且擱一擱再說。

「張永，起身！」

「謝師叔！」張永是滿面惶恐之色！

「但願你別有解說之道！」

「莊世兄！」是丁維摩插了口：「聽你言中有意，會處置這位張小兄弟？老夫不才，敢問其詳！」

「暫時，我們也不必爲此事打岔！」

「或者，這是你們門中的事，外人不能干涉，但是，人稱小俠聖的張兄弟，諒來不至於犯什法規大律。說實在話，張兄弟爲了解救商州大豪芮君闕的一家老幼，來回奔走三千里，最後，在祈連山邊截住了十二個押解犯人的好手，身受七處血傷，將芮家全家解脫！雖然，芮老後人，個個四肢主筋挑斷，有幾個根本想自殺了事，是這位張兄弟，慷慨陳詞，求他們懷住仇恨活下去。他們這些傷者更怕拖累了他，請他離開，他却是面無難色，沿路出盡辦法，想方設法的，將他們送到了凉州雙楓堡……如此豪氣干雲的小輩英雄，你們就因爲他得罪了粱翁，忍心處罰他？……」丁維摩如此冷靜的佛門居士，說着說着，這語聲越來越激動了。也由於可看出，丁老對這件俠行義舉，是刻骨銘心，也因此，他是可以說得如此沉着，生動。

蕙姑娘一直是担心着張永，聽得丁維摩如此解說，她那俏面龐算是綻出些笑意來，她是心中明白，張永這件事從來沒提說過，而丁老所說殺十二個武林高手，受七處血傷，突然，他記起張永曾經行動不便有半個月之久。想必，他受的傷着實不輕，也因此，她這位表哥是可以有個將功折罪之可能，她現在是全神貫注在莊字血的身上了。

「賢侄！你的傷如何？」莊字血連語聲也有些發抖！他是雙手握住張永的肩頭，大眼睛吐出了令人激動的光芒：「爲何如此大胆？爲何不通知同門？」全是關切垂憐之情，即使這語氣有些斥責之意。但是，事過境遷了，他還是掩不住他的關顧之意……

「師叔！你！爲何如此？我不是好好的站在這兒！當時，我只恨自己發覺得遲。再說；我實在無時間，也沒辦法通知其他人，師叔！你說得對啊，這些賊徒，既狠且毒，他們是絕無天性，他們……恨只恨我幾次想下手，找不到可以借助之地形。天天我聽見這些畜生折辱芮大嬸，還有……唉！我總算不負所望。我殺了黑喪門鄒源，點斷了白額山君司徒雷的心脈，我……雖然受了傷，但是，值得啊！師叔！你一直在東奔西走，你爲什麼？就算這一次，你又爲什麼來岳陽？師叔！你老人家一直讓我們代你担心，你又幾時敍說過你的事？而我，只不過做了你千百分之一的一件小事。我又有什麼理由來吹擂？更又有什麼地方值得你老人家如此的關顧？」

「張賢侄！你……」莊大俠只記得關心別人，尤其是那些後輩！他是更加的留意。他寧可自己死，他決不願聽到小輩人物的挫損，大鬧北京就因爲死了個小輩英俠熊天瑞。他恨極了，直奔北京，鬧得天翻地覆，殺害熊天瑞的一批好手，半個也沒脫出他的九宮翻下。有了這一次的經歷，他是實在怕再有人，不幸墮入奸計，爲韃奴所毀。但是，張永的說話却是如此的深沉有力，而且將莊字血逼入了個不可再說的境地中。事實俱在，你——莊字血這才是個值得萬人欽仰的眞英雄。莊字血可明白？他當然明白，可是，他也實在想不出其他的說話來，不過，從他的神情看來，他是多麼的關心張永啊！

「丁維摩向張少俠致敬！」

「老前輩！你……你……」張永可鬧了個手脚無措了。

「芮君闕乃是我的妹丈，此次，我之所以再度出山，就是得了舍妹的血書。本來，她想身殉，但是，現在，她却是咬牙得活下去，再向我說明：如果我再如此獨善其身，以求淸靜無爲的過日子，非但她不會饒恕我，就算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不會寬恕我。是你令老朽看淸了這血、這仇，張小俠！你將我這個自了漢，變成了惡修羅了。」

「可憐的芮君闕！」是莊字血的嘆息聲。

「如無張小俠，你是大有機會嘆一聲『可憐的丁維摩！』」一聲笑聲中，丁維摩是慨然的說着：「現在，該長嘯一聲！韃狗！還我血來……」

對啊，該叫一聲還我血來，粱瀟是滿面愧色的對莊字血道：「老弟，你令我愧無容身之所了！」

「粱老前輩！如果，你還是與那個靈木姥姥一個鼻孔出氣，那麼，你眞的會容

身無地了！」

「你說什麼？」粱瀟不禁面色大變，「靈木姥姥乃是三十年來，江湖有名一怪。她決不會胡亂插手，這次她之所以肯應允三湘幫這個小幫會之請援而出面，她是說得萬分的明白，她怕此事一個不巧，會引起一場武林極大之風波。她是悲天憫人，她是不想這一陣江湖風浪，變成了腥風血雨……如此胸襟，如此光明……我與她同氣相投，有何不是了？」

「她說有陰謀？」

「是啊！」

「可是，她才是這個陰謀之主啊！我之所以對前輩之不敬，就因爲我是偶然間聽得些此事之來龍去脈。又加上前輩與靈木宮中人別有來往，引使在下對你大有反感……」嘿嘿，這就說明了，張永是決不會輕率狂妄，他是有感而發！「說實在，現在我明知自己無法鬥得過你，不過，假如前輩的而且確與靈木宮中人別有默契，請恕在下，誓死也得與足下週旋到底……」光明磊落，擲地有聲，張永果然是一臉正氣，連粱瀟也不得不正色相對。

「張小兄弟！多謝你的提醒，現在，老夫得先走一步！」

「到那裏去……」

「與靈木姥姥商計！」

「啊！」衆人全是驚叫一聲，什麼？粱瀟眞的與靈木姥姥商有毒計陰謀？他能走得出這個圈子？

「好！」是莊字血的喝采，不過，他在好字之下，又加了句：「粱老哥，你太危險了！」

「莊老弟，老哥哥可不怕，常言道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靈木姥姥此人陰沉機警，我担心你騙不了她！又何況；多年不出，定當別有驚人之技藝，雖然，老哥你的劍法超神，靈木盾，桑神劍，太乙戟，青靈鏇，大可與老哥你的混元劍決鬥一氣……」

「還有神木雷呢！」一聲怒吼聲中，七點青色光影，似急風驟雨般向在場人擲到，饒是粱、丁兩老，反應靈敏，功力極高，却也是額頭見汗，爲什麼？怕這七顆陰狠霸道的暗器啊！所謂神木雷乃是靈木宮中的獨門暗器，與靈木盾、桑神劍、太乙戟、青靈鏇合稱靈木宮中五寶。一般江湖道，根本連聽也未聽過，老一輩的人，也極少有人見識過這五件靈木宮中之物。事關靈木宮自從靈木玄女接掌宮主之後，極少在江湖上露面。由玄女而成木娘子，再而演化成爲姥姥，少說有了四五十年之久，在這四五十年間，僅僅在滿清初入關時，瞿氏後人出奔被困時，太乙戟現了一現，救了瞿氏後人之後，就此消聲匿跡，無從捉摸。今日，在此出現神木雷，試問又有誰不心中打個突。

但是，一條人影宛如一條神龍般，飛入了這七點青影中捲動……衆人看清此人是誰？魔龍莊字血是也——

陰雷噬大俠　使者贈靈藥

姬蕙這位青衣美女，一見莊字血捲入神木雷陣中時，她是一聲淸叱，微帶哀音：「血哥！」還想穿身而入的，就見金光似虹，捲起一環芒彩，嘶嘶連响，好一個魔龍，這等猛烈、勢驟，一碰而炸的神木雷，竟然在莊大俠的九宮翻捲起的虹彩中，滴溜溜的上下翻飛，而竹林中又傳來一聲怒嘯：「看你如何應付！」勁風似潮中，幾十粒神木雷珠，就如滿天花雨般，向莊字血的四週投到，人人驚呼聲中，個個感得此人之卑陰險毒，却又無可奈何。即使丁、粱兩老功力不凡，對付這許多的神木雷珠，也是難有把握，張永是身形一頜，還想竄上前去，以身相阻。下邊却聞得一聲極威嚴的叫道：「賢侄速退！」眼前一花，砰訇之聲，炸聲不絕。而莊字血是九宮翻大現神威。將本來所黏吸的七粒雷珠，運用玄虛天魔之勁擲出，將迎前飛來的一股雷珠，自相碰轉，炸成粉碎。而自己在這雷火碧焰四竄之際，展開大天魔撕靈手法，將餘下之雷珠，强行裹住在自己的天魔圈中，雖然，莊字血神功驚人，却也爲求保護在場人不受雷震之傷，他是不願靈木神焰四外流飛之厄，强行突入重圍，將其餘之雷珠束住，可是左肩頭却已爲神木雷焰所掃，一股極勁、極陰之勁，就如毒蛇噬人一般，透體而入。莊字血是一聲長嘯，九宮翻一抖，所附之將爆未爆之神木雷珠，直向來路擲去，幾聲慘叫，一聲厲嘯，雷火起處，砰訇聲竭，四外立轉沉寂。

張永是一個旋風，身形似勁箭般突出，只見炸殘的修竹林間，有三個上靑下黃的長袍壯漢，可憐，個個是蜷縮成一個人球也似，依稀見地下有一痕碧綠之曲綫，沒入遠處，大概有一個人是負傷而退了。

可是在身後，却傳來了姬蕙的驚叫聲……

張永才回到原地，只見莊字血面色慘綠，而左肩有一劍口，碧綠之液汁沁出，莊字血如此人傑，却也已趺坐在地，苦笑道：「好厲害的神木冷燄，看來，這靈木宮是難對付了！」

「血哥……」姬蕙現在是毫不掩飾自己的心事了，事實上，這一個美貌似花的少女，打從第一眼看見莊字血，他的一言一動，她是萬分的留意地，記住在自己內心深處。照理，她該稱呼其一聲前輩，又何况姬蕙之表兄張永乃是莊字血至友符星初的弟子，她實實在在的是莊之晚輩。但是，這個姑娘自從第一聲稱呼莊大俠後，一直稱他爲莊大俠，也就是說：她無論如何不承認自己是後輩，今日，她更說明了，她當莊字血是自己的大哥——

「蕙姑娘，代告令堂，還有張賢侄，轉告令師，莊字血看來是再不能與他們……」話未說完，可憐莊字血已暈死了過去，好厲害的神木雷啊！

粱瀟、丁維摩個個老淚縱橫，莊字血之銳身危難，他的武功，不——何必想這些？爲什麼不想想他的爲人，他的聲容音貌，英雄，大俠何足以示其人之眞正面目，實實在在，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一個眞正的人！

姬蕙現在緊緊的抱住了莊字血，姑娘沒有哭。只有淚，沾濕了英雄的臉，也沾濕了這一件破爛的衣衫，任何人可以看出，如果英雄死了，姑娘的心也一定會死！

「蕙表妹，該走了！」

「到那裏去？」

「到……祝家去！」

「祝家？」

「那裏還有幾個不幸的人，該交給洞靈莊主，蕙表妹，師叔他老人家也不會喜歡我們只是悲痛而不做事的吧！」

「對！」姑娘起身了，但是，她還是抱住了莊字血，抱得極緊極緊，她好像怕！這軀體也會消失的那樣，默默的走，沒有哭，只有淚……

「蕙表妹，你哭，你大聲哭一場好不好！」張永幾乎哭出來了，他是對的啊，他希望表妹能哭出來，將堵住在心中悲傷盡情的哭出來。如果積抑不舒，哀痛不洩，他眞怕姬蕙也會彆死……但是，倔強的姑娘啊！她寧可自己死：「我死有多好！」她在開口了：「而你，不該死，至少，你不能死，你走遍天下，你奔波勞碌，你圖什麼？要人們記住我們是大漢的子民，我們決不是滿狗的奴隸，但是，有什麼用？他們……他們可能救了你，你救了多少人，而今，血哥……誰來救你……」

在一所一連七間的草屋中，我們的大漢子民，滿面慘綠，四肢漸漸在縮……四週全是人，在飲泣，在叩頭，而這幾個人可憐啊，那一個不是血漬模糊，那一個不是面黃肌瘦，可惜，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全是行動不便，分明另外還有內傷……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恩公落到了如此地步時，他們無不哀痛逾恆。不過，他們除了哭叫皇天，哀告皇天之外，他們還有什麼辦法？他們是九死一生的人物，對自己的死與生，看得十分平凡，可是，今日看到這樣一個一生爲人的乞兒如此徘徊於死亡邊緣，他們比剜了自己心頭之肉更難過。如果，眞的有天神，又眞的可以與祂開個談判的話。相信有幾千幾萬個甘心情願將自己的命，來和他交換！

可惜，沒有天神——更可惜！在如此的朝代中，更沒有了天理！

遠處傳來了一聲慘叫，令人感到了陰森與可怖，張永簡直以爲自己一行人，已步入了地獄，因此，才會有如此淒厲可怖的叫聲，但是，有一個女子，年才十五六歲吧，她不是跑進來的，她簡直是滾了進來那樣！十分黃瘦的面容上，有着淚水，更有着笑意。張永看清了這個少女，還是剛剛由洞庭湖邊讓他們的師叔，搶救而來的焦氏後人，這姑娘叫焦若慧。她之所以不能走！因爲，她的腳筋還有手筋已被挑斷，如果不是有二個賊徒看中了她，可能連眼也給刺瞎了，當莊字血被抱回來時，焦氏家人全在看顧，全在哭訴，而若慧是走——可以說是摸了出去，爲什麼？她想死，可以說她是自以爲看清了這個世界，好人是該走投無路的，一個如此血心爲人的仁俠，現在，竟然也會步入絕境，面對死神。惡人當道，要到幾時，才算完結？她想不通，自己形如殘廢，早就想死，是這位大英雄聲淚俱下的勸說，決不能讓這些韃狗看輕，要活下去，要睜開眼看這些賊徒、韃狗的報應……

現在，還看什麼？讓惡狗來看你英雄的死……報應？什麼叫報應……

「小姑娘！你是由那草屋中出來的！」若慧姑娘突然聽見一聲極悶的語聲！有些抖戰，也有些激動。本來，嚇了她一跳，可是，當慧姑娘想到自己根本想死時，她反而暗笑自己的無胆。因此，她是定了定神，看清前面是個身穿上靑下黃長袍的中年人。她點了點頭，承認是由草屋中出來的！

「你出來作什？」

「尋死！」

「爲什麼？」

「希望能誠如人言，地間有陰曹地府，我想請教地府主者，爲什麼好人該遭殃，爲什麼如此一位大俠，他一身好本領，他從未恃以欺人，他殺的是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他救人，他從寧古塔追到拉薩。經廸化走到哀牢，從……唉！只要有人受難，那怕天涯走到海角——他是不辭奔波，更且不懼苦難！但是，如此人物，還有奸徒對他懷恨，對他用計，對他出手，爲什麼？爲什麼？……」

「即使如此，也不該尋死！該設法救他！」

「你看！」慧姑娘是苦痛地伸出了雙手，讓那中年人看清了她的主筋被挑斷的創口！「我那來什麼能力救他……」

「誰下此毒手！」中年人的語聲有着抖戰之感，聽得出他是大受感動。

「韃子！」

「喔……」中年人算是沉默了一陣，然後，慢慢的由懷中取出一只雕得十分精緻的木葫蘆。十分小，小得如只耳環，方圓徑寸的葫蘆，他是十分莊重的對慧姑娘道：「拿去，立即去醫治你口中說的大俠，並且要求他們即刻走。唉！我可能會死。不過，我總算不是個爲虎作倀之徒。再說死也活該，快！姑娘，救人要緊……」

慧姑娘是拿住了這只小葫蘆，根本不明白這個不起眼的小東西，能救什麼人？可是，那中年人已回身走了，並且，走得極快！

「你叫什麼名字！」

「木靈宮中北方使者，瞿念明！」聲寂音杳。人，早已不見了，慧姑娘到底也是名門之後，曉得來人是木靈宮中來人，勢必與神木雷珠有關連。她的心神一振奮，想奔，對不起，那有這股力，只能滾，她一邊滾，遠處已傳來了慘號聲！

「張大哥！救……救莊恩公……」

突聞異訊，個個怔得開不出口，但是，丁維摩老成持重，此地的主人祝一指更怕是送來的是毒藥，姬蕙姑娘却是毫不在意的，取過了蕙姑娘的小木葫蘆，用指尖挑去了葫蘆塞，一股惡臭之味，滿室皆是，她手腳極快，將這葫蘆中的液汁倒在了莊字血的左肩，現在，莊字血的肩頭傷痕漸漸的在發散，四肢也已開始在越縮越緊。嗨嗨，這一點點的惡臭液汁，一與那碧綠色的液體會合，好奇怪，一陣陣的白烟，由創口升起，而本來雙拳緊抱，四肢緊縮，也漸漸的在放鬆，放鬆。不過，外面却傳來了一聲嬌媚的語聲：「瞿師兄！你闖了大禍啦！」

「我承認！」

「你那會這樣傻？啊，看中了那個妮子了？」

「錯了！我是看清楚了你們口中的惡魔的面目！」

「啊！你難道不怕師父的逕責！」

「那也無可奈何？」

「如此說來，你是故違師命！」

「是！」

「叛師逆上了？」

「就算是吧！」

「你以後又會如何？」

「悉隨尊便！」

「可知一得罪師父，這天地雖大，也難有你容身之地？」

「愚兄那會不知！」

「唉！好吧！由我代你來解決了這些人，然後，我再陪你回去向師父請罪！」

「我怕你不是他們對手！」

「魔龍尚未復原，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小妹自信有力可以擒殺這裏的人！」

「我如助你，我也不至於將靑靈液送給了他！」

「難道，你就不念你我之舊情……」

「何必再提說這些，師妹，你將我擒回去見師父便了！」

「但是，我得奪取九宮翻，還有天魔寶籙！」又聞得一聲尖嘯傳出。遠處也傳來幾聲厲嘯，四面八方全有，分明，第一聲的嘯音在招呼同伴！

「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小妹心狠！」又聞得嘩然一聲，草堂大門已爲人踢開！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靑黃相間的人影，在衆人眼前出現，梁瀟是早已長劍在手，冷然的對來人看了一眼道：「哼哼，原來是靈木宮中的女羅刹，談眞如！」

「啊，什麼？梁老前輩你也在此？」

「老夫不信你是會不知我的行踪！」

「我們以爲你是在洞靈山莊啊！」

「喔！如此說來，你此來與我是毫無關連？」

「實無關連，梁老前輩……」

「如此，老夫向你討個人情！」

「有什麼吩咐，只管示下！」

「請靈木宮中人！賣小老一個面子，不可來此騷擾。」

「嗯！如此說來，老前輩是再不與家主人聯盟了？」

「但求消彌武林浩刦，別無其他私心企圖，老夫決不中途而廢。萬一，別有打算，另有狡計，恕老夫不克奉陪了！」

「可知此地已爲我宮衆所圍，一聲令下，神木雷珠雖是不會出現了，其他利器，當可以困死各位，老前輩，又何況魔龍身受重傷，即使我瞿師兄賜下靑靈液，哼，三日內，他是實在無法可以運功煉氣。也可以說，目下，他實在與死人無什分別，如此乘此時機，毀了此人，以後，哼，這個天下武林道，就難得有個太平……」

「你說什麼？」

「我是與你談論這消彌武林浩刦大事啊！」

「分明一派胡言！」

「如此，晚輩要得罪了……」

不料，就在此時，「嗚哇」一聲淒人肺腑的慘號聲，由東南角直向西邊搖曳而去！衆人突的一凜，丁、梁兩老更加的熟悉，不約而同的叫一聲：「鬼哨！」

鬼箭逞兇威　俠女親闖難

是鬼哨！可是，突然，又聞「嗖」的一聲，梁瀟眼前只見一點烏金光芒越過，穿窗而出，而一聲「哎！」可憐，有半聲咽住了，然後淸淸楚楚「噗」的一聲，分明有人爲勁弩射中，且送了命。第二聲鬼哨聲中。又是一點烏金光芒，直奔梁瀟，這可就令在場人，個個莫明其妙，常言道：「敵人之敵，即己之友，」那有第一箭射死了對頭，第二箭的即向另一面襲擊的？丁維摩自從鬼哨聲現，他是一直在留意四外之情況，上一次，追了個沒頭顚倒，這一次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再中計，希望弄出個頭緒來。想不到哨聲夾帶勁風一起來臨，梁瀟乃是劍道中能手，更且有了上次的經驗，鬼哨挾長箭已來，他是抖一個腕花，嗨嗨，這可上了大當，他那裏曉得，這弓與箭豈是你可抵擋。在其以爲，劍柔一搭上長箭，立可施展黏、彈或者震、揮之力，將這支長箭解去。那想到這支長箭所挾之直勁，竟然不理梁瀟之黏、貼之勁，直透重圍。

梁瀟可以說碰上了從來未遇之怪事，左手自然而然的廻掌護胸，「噗」的一聲，竟然將其左掌射了個對穿，而帶血之箭尖，顫巍巍的，在夕陽光下，泛出了一絲綠影！

又是鬼哨聲來，又是烏金光芒現！可憐，焦氏後人中的焦上官，爲這勁箭射了個對穿對。焦若慧是一聲悲叫「二哥！」時，又是哨聲起，烏金光芒……那個靈木宮中的一男一女，看來見機已走，雖然，勁箭是分東、南、西、北四方環射，不過，箭不虛發，除了梁瀟不是一箭過門之外，幾乎可以說，哨響人亡……

就在哨聲又起之時，一陣震天裂地之巨响，這座祝家草堂莫明其妙的陷入了地底。一片狂沙飛舞中，如這一片大地吞沒了這一座草堂。而鬼哨聲中，勁風陣陣，一聲聲的慘叫聲依然是此起彼落，但是，這裏却已變成了個無人的草堂，也可以說草堂中已變成了一個空曠的所在，不是親身經歷的人，絕對不會相信，大地會吞沒了本來有的一切，並且，變得如此的醜陋難看。半晌，四週寂靜，突然，有一陣勁風傳來，此地多了一個蔴衣老人，兩隻綠光黝黝的眼睛中，發出了令人心震的光芒。他是走一步，看一步，但見有死人之處，他是手法極快的，將這隱泛烏金光芒的長箭打出。並且口中唸唸有詞，一、二、三……突然，這蔴衣老人是一聲厲嘯道：

「缺了兩支，缺了兩支……」

四週無聲無息……

又是一聲陰惻而淒厲的呼聲：「你說過，你發了十八支，但是，只有十六個，缺了兩支，快回答我，缺了兩支……」

「是你的不是！」傳來一聲比這蔴衣老人更難聽的語聲。是這樣的刺耳，又是這樣的啞澀，簡直懷疑這不是個人口說出來的話。好似某種禽獸學人言語的結果。

但是，才說了這一句話，蔴衣老人是暴跳如雷的道：「放你娘的屁，我有什麼不是，是你，是你，是你的疏忽！」

「老賊！你別再狂嗥！看我不送你一箭！」

「你敢！你敢！我死了，你有種與那些武林人士鬥，一個梁混元，就可送了你的命！」

「我已射死了他！」

「射中而已，死，也死不了！」

「我的箭頭有毒！」

「只要他狠一狠心，去了手掌，能毒死他！」

「老賊！你……你這算是什麼？通風報信……」

「我不理你怎樣說，總而言之，我是收不回兩支箭，心裏就不好過！我眞正明白，你那會這樣的疏忽……」

「要射殺所有人，就該用聲東擊西，四面環射之法，可是，你的消息不靈，你難道想不到，此地有翻板啞簧，機關消息的？」

沉寂——蔴衣老人顯然是讓這發箭人問住了！本來，他們是不出手則已，出手必定是規定如何，就得辦成，一絲一毫也不會錯失，今日，他們一個疏於估計這翻板地道的關係，令他倆的殺人計劃，不能如數完成。並且，這兩枝長箭的失落，此事可大可小，若是爲人看出長箭來歷，那麼，他們就得反過來提心吊胆！

「走啦！」是蔴衣老人在說話！四週無聲。這老人是再問了一聲，嘆了口氣，只一個起伏，人就似一縷輕烟般，飛出了這草屋原址，一瞬眼，音踪杳然，好快的凌虛身法。

這是個陰黑的山洞，洞口毫無起眼之標記，但是，這個毫不起眼的山洞中，有着不少人，正是祝氏草堂撤退下來的人。莊字血依然爲姬蕙緊緊抱住，梁瀟有丁維摩之將扶，但是，這左手手掌之箭創實在令他苦不堪言。這是什麼箭？自己內外功即使不到登峯造極，超凡入聖之地步，但是，也不算是一無是處。可是，這是什麼箭，具有如此之狠、疾、猛、厲的勁，令自己一無招架，爲其所傷！江湖上幾時出了個如此人物。還有，他是在暗處，而自己在明，分分刻刻，得担心此君的再度出現！自己，唉，梁瀟不禁有了自卑之感！憑什麼自稱天下第一劍客？簡直是在開自己玩笑吶！

但是，這創口作痛，越來越苦痛，有幾次，梁瀟幾乎爲這又陰又狠的箭創弄得六神無主，突然，面前出現了一個老人，看清楚是丁維摩！「丁老！你！爲何面色這般難看？你有甚麼心事？」

「梁翁，祝一指憑仗地底所藏之歛音管，聽出了這箭頭有毒！」

「意料中事……」

「看來，這毒性還極陰狠霸道，即使莫不爲趕來，也不知有何把握。還有，不知你又能不能拖延時日……祝一指要我詢問你！如果你能忍一時之痛，就毀了這左掌……」

「好！」語聲未歇，而丁老面前白虹一抖，爽快之至，一只左手手掌，已被齊腕割斷。可是一聲微哼，可憐，梁瀟已昏死了過去，丁維摩立即一掌按住了梁瀟的心脈大穴，一面左手手指連點左臂七個巨穴，將血止住。就在此時，那邊已傳來了莊字血的語聲：「是蕙姑娘……」雖然聲氣未壯，可是吐字清晰，依然可以聽出，這位大俠之功力驚人。

「莊……大俠！」姑娘是有些難爲情了，可是，他心中依然有着自慰而驕傲之感受！她放鬆了她心中的伴侶，雖然眼中有淚，但是，容光煥然，滿懷關切之情的注視着這個形如化郎的偉人。

「爲何，來到了此地！出了什麼大事。」眞了不起。受了如此陰損狠毒的神木雷珠，並且，他可以由死亡邊緣硬生生的給拖了過來，即使靈藥有效，却也讓這陰靈之怪火，幾乎燒乾了他週身的氣血。要復原，談何容易？可是，他一邊說已一邊坐了起來。

「依稀我受了傷……」

「幾乎送了你的命！」

「大概如此，然後，你們將我護送到祝先生草堂之中，想必來了對頭……」突然，他是叫一聲：「慧姑娘！你在哭……」一邊說，他是掃射了四週一圈：「二官呢！」

「死了！」

「啊！怎樣死的？是！爲了我……」

莊字血幾乎連顆心也跳出來。

「能爲你死。那多好！可惜，不是！不過，算是祝大叔有個準備，否則，我們全得死……在這箭下……」一邊說邊已遞過一支隱泛烏金光芒，翠羽翎箭。

莊字血取箭在手，他的雙眉緊皺，好像在思索一個極難極難的難題那樣！突然他叫了一聲：「祝五哥！咦！五哥呢！」

「他已去了通知鍾家，謹防這鬼哨陰箭！」

「啊！是誰出的主意！」

「你做什麼啊！看你急得額頭是汗！難道這又有什麼不對的了？」

「張永呢……」

「一齊去了啊……是祝大叔的提議。兩人去向鍾家示警，然後，無論如何，要他們有所防備：以免在拳打不識之情形下，給這些鬼東西們，鬧一個失神無主……血哥！」姑娘在驚叫，已可看見，莊字血這一個瘦長身形，已顫巍巍的站起來了。可是，這靈木宮的碧靈燄實在厲害，可怕，饒你莊字血功力驚人，也難以抵得住這陰火的侵蝕，可憐他一個支持不住，仆翻在地，人們已可看到了莊字血的眼中有着晶瑩的淚珠！

「皇天庇佑！但願皇天庇佑……」從來不信神佛的莊字血，到了今時今日，他不得不哆嗦的，翻來覆去的唸着這句話，姬蕙乃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中英俠，她突然明白，祝、張兩人的現身，將會帶給他們極大的麻煩。依祝、張兩人的個性爲人，大有可能，以身相殉，丁維摩早已走了過來，現在，梁瀟是血止神定，手掌是毀了，人也保全了。如果有個足够的時間的休養，那麼，這身功力是毀不了。但是，丁老到底是個江湖大行家，他看到又聽到莊字血的行動與說話，他也記起了祝、張兩人的出走。他更看出，這些人，全是不顧自身安危的眞正俠義中人。誰也是專望那困難處去鑽、去闖。只求對大伙有益，可是，自己一行人又如何？想到這裏，丁維摩幾乎在恨自己，年紀一大把，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來，博得了個武林大豪的聲譽。除了偷生苟安之外，簡直是一事無成！

「莊老弟，你或者不明白，人，死了不少，而且，到現在，小老是實在無法明白。這發箭人的眞正用意，他是不分敵友

也可以說，他簡直當所有人全是對頭，他射死了靈木宮中人，又射傷了梁翁！

「射傷？沒死……」莊字血精神微震，他支撑着想起身。

「老弟！你且躺下，梁翁他是自毀一掌，命算是保全了。現在，我算是有些空閑，事情既已到了如此地步，看來，你我是危機四伏，說不定……還有其他更厲害的對頭，潛伏身邊……」

「大有可能！」莊字血不得不佩服，走江湖之所以可貴之處，事情不理則已，稍有時機，他們是可理出個來龍去脈，而且一言中的！

「祝、張兩位的出走。果然危險。現在此地總該有個留守，我相信姬姑娘大可照料此地人！而此地，我更相信決無人知。除非有人出賣！那當然是決無可能！」

「也不可不防！」

「即使如此。此地却無地利可佔！」

莊字血簡直脫口想叫好！這射箭人，如果眞的敢來這山洞中，他是地利大失，實可反客爲主……但是，另一個念頭升起。先生！別忘了還有第二個對頭——靈木姥姥在啊。何況：你自己口中所說的：「別有厲害的對頭，潛伏一旁」，唉……敵暗我明啊……

「老夫意欲出洞，希望能如我願，來個反客爲主！」

「拜託老前輩，照料此洞中人，我去也……」青影一晃，其疾如風，向洞外直竄而去，看看清，姬蕙已飄然而出，一晃眼，走了個無影無踪。分明，姬蕙是快一步，去作丁老之替身了。

這裏是洞靈山莊，今日，却是萬分的熱鬧，混江龍呂伯英會同手下四大金剛；鐵手獮猴孟子凡，鐵面金雕羅長元，鐵甲神章澎，鐵背蒼鷹趙萌，與及聚而未散的刀干邢福，雄獅蔣太，與及長沙所有鏢局中人。表面上來拜莊，其實是來討場面，求教少莊主與他結仇之原委。

莊門大開，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一個錦衣少年，英氣勃勃，態度斯文的在四名家丁拱衞下，緩步走出。呂伯英一看，以爲是洞靈山莊小主人，他是搶步上前，對那少年，拳一深揖道：「呂某不才，專程拜莊！伏祈小莊主恕我擅闖寶莊之罪。」

「啊呀，呂帮主言重了，再說，這洞靈莊不是在下的啊！我是鍾兄之至交，在下姓狄！」

啊！江湖上那能有這樣待客之道？呂伯英即使不才，也算是一帮之主，又何況；是你鍾玉峙親口所言，要逐其出三湘；並且，夜闖岳麓山宅，殺了二子一徒，什麼，你不出面，現在，正主人自己趕來，所謂拜莊，實則評理，嗨，兒戲到如此地步，竟然本人不出面，而由個外人前來頂替，這可大大的說不通，別說呂伯英本人，就算那些助拳者，更覺洞靈山莊欺人太甚……有幾個已口出惡言了。

洞靈莊評理　箭神逐群豪

「請列位江湖成名英豪，武林大家，稍安毋躁如何？」這姓狄的小子是如此的斯文，但是，這說話語氣有些骨頭在：「鍾兄想不到列位今日前來拜莊，而另有高手已在昨夜光臨，若不是天佑善人，可能昨夜已爲這殺人滅口之計所陷。哼……洞靈山莊幾時欺人了，又幾時太甚了？列位今日前來，莫非想弄清楚一句話，因此，鍾兄身受重傷，不克親來答覆，委託在下向呂老前輩說個明白！不錯，一月前，鍾兄的而且確說過，要逐呂帮主出湘江。可是，第三日立即接到了一位隱名異人之告誡，發覺自己可能中了宵小奸計，正想親自登門賠罪，而岳麓山莊却發生了人命大案；並且，有人更揚言是鍾兄出手示威，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洞靈莊只能來一個謠言止於智者的辦法，靜以觀變，豈知武林風波既已掀起，想善干罷休，的是不易，更不料是失踪江湖垂百年的七靈箭神之『震天弓』，『烏靈玄武箭』重新出現江湖，如今，鍾兄就爲這當年威震三湘七澤的神箭所傷！生死難卜！而你們却找上門來，哼哼，這還算是拜門！」

衆人不禁面面相覷，事情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又意料之外。這姓狄的小子，說的如果是眞話，那麼，這箭神……孟子凡也曾受此苦啊！並且，就因爲這個兎哨子，烏金箭，弄得他們團團亂轉，到如今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反而死了不少人，還失踪了仗以爲泰山之靠的混元劍客梁瀟，紫衣居士丁維摩！現在，又該如何。

「說什麼誤會，道什麼疏漏，呂帮主已毀了二子一徒，三湘鏢局更是死了不少人，這筆賬找誰去清理？」

「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俺是江湖末流！三湘帮帮下一個門主！」

「沒姓沒名，還是怕這姓名說出來，辱沒了你的先人前輩？」哼哼，這句說話可就是損人損了個既陰且狠了。

「姓狄的，你這是算架樑？」

「爲朋友而已，而你，不是爲了朋友？至少，閣下可沒二子一徒，或者，如孟前輩那樣毀了門戶。」

「賊小子！你好利口！」這漢子是根本不宜而戰，口中只罵了一聲，身形已進，出手如風，一個雙扣掌，向姓狄的當胸印到。

「以事論事而已！」這小伙子是不慌不忙，不徐不疾的，一邊回答，一邊左手一起，「咯」一聲，已格住了大漢的印掌。可是，右手却快如閃電的，五指如捻花般，姿勢美妙絕倫的在大漢的雙手，如拔、如彈、如點、如按的，宛如流水行雲般，一掠而過，然後，一抖雙袖，好整以暇的，再翻了翻白襯衫，端端正正的覆住了袍袖。至於那個大漢却如個泥塑的小鬼那樣，目似銅鈴，幾乎可以噴出火來那樣的瞪住了少年，分明已中了這小子的道兒。

「小子！你究竟是誰？」遠處傳來陰惻惻的一聲老婦的詢問。

「是靈木姥姥？」

「我問你是誰？你不會是狄雅後音的人。」

「猜得不錯，不！你本來已知，狄孤辰也是身受重傷，爲你所傷，哼哼！好厲害的手段！」

「我問你是誰？爲何冒充他人？」

「就爲了你！」

「就爲了我？」

「你想聚而殲之，你想將一件小事，牽引起一場大風波，但是，我是奉人之命，特來警告你，雖說謀事在人，你是做夢也想不到，有這一對令人討厭的惡鬼出現，他不會放過你。至少，他們是看中了你的身家，你想謀人，哼哼，還有狠人在你後，你如不信，請看……」這個冒充姓狄的小伙子，舉掌微拍，而兩個壯漢巳抬了一張門板，板上躺着一個人，不看猶可，一看個個胃中不太平，直冒酸水想嘔想吐。為什麼？原來，這門板上的人，不知為人用什手法，折磨得體無完膚，有幾處分明是為人生剝了人皮那樣，血巳乾了，可還是直淌黃水……

「呂前輩！勞煩你派人將此君送交靈木姥姥，望她能準備對付這一對怪人。」

那想到就在此時，一聲鬼哨由遠處劃空而過，一道烏金光芒，微微一亮，「噗」的一聲，又聞得人羣中一片吆喝，只見雄獅蔡太巳為長箭貫心。但是，好一個雄獅身形屹立不倒！分明，他是死不瞑目。

而第二聲鬼哨傳來，烏金光芒現處，只見一條錦影，宛如仙女御風般，連翻十幾個觔斗，人巳飄飄然的，向洞靈山莊莊牆上翻落，可是，第二箭巳跟踪而來，微聞一聲炸音，好厲害的勁箭啊！竟然將如此堅硬的圍牆宛如巨斧橫削般，削去了一大片，並且餘勢未盡，還如流星趕月般向那錦袍少年投到。

這一次總算仗了這一阻一攔之力，雖說烏靈玄武箭之神勁詭異，不過無論如何總有個力竭勁衰之時的啊，又何況，此人非但武功提高。而且心思靈敏，一出場，就巳站住了個易退易避之方位，一聞鬼哨聲，立知勁箭立到，第一次，他是憑仗了他無比的「美妙凌風」翻，不為這烏靈玄武箭的勁力所攝，而脫出了重圍，第二支箭來時，他更是看清了地點，借勢逾越，而令長箭貼牆而過，而自己就算是脫了此厄，並且，又順手將那支威震江湖的烏靈箭取走了。現在，又少了一支，前後，少了三支。

但是，在洞靈山莊前，那些武林人士可明白？當然沒人明白，他們所看到的只是這勁箭厲害，有不少人根本沒聽過這所謂烏靈玄武箭的名稱。第一箭毀了雄獅蔣太，業巳鎮住了在場人，靈木姥姥現在是消聲匿跡，連那個在門板上的受傷者也不來取走，可想而知，這個亂是巳亂成了一鍋粥了。

又是三聲鬼哨，三點烏金光芒一閃，又是三個人遭殃。然後，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極難聽的語聲：「快快的跟我滾，如果想死，就別走！」

「好！我們走。不過，得先許我們將那屍首帶回！」

「要走即刻走，你如此多口！」一聲噓哩哩的哨聲破空越過，說話的孟子凡身形如為一股大力所攝那樣，為一支長箭穿心而過——死了！

現在，可以看出來，這個箭手是絲毫不近人情。非但出手狠毒，並且行事怪僻。他們明知自己在明，對頭在暗，這長箭又是如此的霸道，如果不走，唉！眞不知他有多少長箭可射出來。這也等於說，不知有多少的江湖朋友得送了命，不少人巳回身想走，但是，三湘帮帮主混江龍呂伯英可是悲痛莫名，死的全是自己的好朋友，尤其是孟子凡更是自己的出窠弟兄，今日死在莫明其妙的箭下，什麼？連屍身也不准運回，這未免太霸道，他是不能由得孟子凡等人的屍身露天，故而他是大踏步的走上幾步，對幾具屍身叩了幾個頭道：「列位，呂伯英奉陪爾等共赴陰曹。」他是豁出去了，他希望又來一箭，把自己也射死了，算了。

但是，呂伯英背心一麻，神智一昏，發覺不對，可惜，人巳為人所帶走了，原來，趙萌恐怕遲則有變。因此，他是再不解釋理由，突施偷襲，將呂伯英捉了就走，洞靈山莊巳閉上了莊門，這可算是洞靈莊從來未有之辱啊！閉門拒敵，與高掛免戰牌並無分別？四外無聲，顯得洞靈莊有些晦氣隱隱的！

很久很久，莊外樹林深處，飛落了一個蔴衣老人，他是一路行來，一路去箭，收箭，一、二、三……「又少了一支！而且，只有一支不見血，看來，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你的射術，越來越乏勁了，你大可以去死了，你大可以去死了……」

「老賊徒，你咒我死，我眞的死了，你能挽弓射箭？我死了，哼哼！以後，你我是再也沒法報仇！」

「但是，又少了一支。」

「唉！你以為我不担心？我也是無可奈何啊！現在，只有加緊的毀了靈木宮，依我看，就拿靈木宮作為根基，你我就此揚名立櫃算了吧。」

「好！」這蔴衣老人是應了一聲。一夾手，將個讓姓狄的小伙子以點住的大漢夾走了，到現在，才算看見了，原來，此君因狄姓小伙子走得怱忙，忘了解穴，可憐，他算是為其捉了個現成，人影一晃，沒入樹林深處，唉！忘了還有一個垂死的傷者在，沒人理，沒人會，由得他與死人同臥莊外！

洞靈莊中又如何？應該有人出來，淸理死屍的啊，奇怪，門依然關得緊騰騰的，好像他們莊中人也死了不少，無法來料理外邊事。

事實不錯，莊中實在是忙得可以，有小輩第一英俠之稱的鍾玉崎正斜臥在一張胡榻上，面前是一個化子，看看淸正是張永。事須回述：尙幸張永的趕來，否則，洞靈莊可能經巳毀了，昨夜，鬼哨聲在洞靈莊四週亂叫亂嘯，鍾玉崎也根本不知道，江湖上竟然會出現了如此陰狠毒辣的殺手，為了與呂伯英的糾纏，洞靈莊可說是：外弛內張，鍾玉峙本來深沉得體，即使一時誤會——並且，其過不在我，可是一發現是別具陰謀時，他就不想將事擴大，連自己父親也不告知，不想自己所交的好友，狄孤辰却帶了父親之弟子，天琴四英趕來助陣。現在，既然不願擴大誤會，所以狄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依然有着臂助之意。不想：今夜他們尙未吃完宵夜，而鬼哨聲四起，狄孤辰是首先忍不住，身形動，家傳天心正法中的心光游，身形宛如輕烟般幌出。

可是，天琴四英中的老三祁天慶比狄孤辰還快一步竄出！人才到後院天井！立聞一聲慘叫，祁天慶這帶箭的人形，就好如為人擲珠一般的摔了進來，狄孤辰人巳出了天井，依稀看見烏金光芒一閃而過，而自己師兄巳倒翻入廳。算是他命不該絕。立即順勢而下，心光游又是武林中的難得一睹的神功秘技，來去由心，疾如影响。他這一回飛，對頭的第二箭還未出手，他巳翻入了後廳，鍾玉峙、林英明早巳看出祁天慶死得突然，但是，一支長箭，到底有何神妙，竟然將個武林中小輩英傑，一招過門？

狄孤辰也看見師兄慘死，他是心中一片惘然，雖說他依稀看出師兄是死於猝然不及提防，但是，這一箭之勁力實在有些古怪。第一，祁天慶分明是自己衝到這長箭上，好像長箭有股莫明其妙的吸力在扯引其上前。第二，天慶一中箭，這送箭之力竟將祁天連人帶箭投入後廳。他還未說明他所得之印象，而第二箭巳穿窗而來，林英明大顯身手，還想憑仗自己師門神功，將長箭挾取，林英明是全身功勁，貫於右手大、無名、中三指之上，自以為，一支長箭還不是手到拿來，那想到這股勁力，竟然又勁又直，三指之勁力全力挾箭，一陣劇痛，血跡迸然，分明虎口巳裂，也說明了自己三指，那怕全身功勁，也難扣住來箭。心中一驚，叫聲未出，「噗」的一聲，長箭貫心而過，可憐林英明聲也未出，翻身仰天，倒在血泊之中了。

現在，大家不敢怠慢，鍾玉峙巳將家傳鐵翼出了手，鍾玉峙還有一絲自信，鐵翼乃是當今奇門兵刄中，排行第三的利器，善破暗器，自己又精於太玄勁，即使長箭勢、勁詭異，自己出手，至不濟也可圖個扯平。那想到嗚的一聲鬼哨中，長箭巳挾勁風而臨，鍾玉峙鐵翼抖起一陣勁風，希望碰撞長箭，耳聞「不好！」自己身形莫明其妙的下身一麻，人是不由自主的矮了一半。饒是如此，肩頭一陣劇痛，人巳翻身倒地，眼前一黑，依稀聽到了桌翻、椅倒的聲音，而自己却巳為人挾走了。

待到醒來，哼哼，自己在後莊院的潛心齋中。這乃是老父靜修之所啊！自己那會在此，想挺身……一陣劇痛，幾乎令他又再昏倒。「玉峙兄，決不可輕舉妄動，更不可急躁運氣！」鍾玉峙看淸說話人，乃是個化郎，心中不由奇怪，我們幾時與丐帮中人有了交往。不過，履聲槖槖中，自己老父鍾不欽來到了床前，面色鄭重地對玉峙道：「尙幸這位張兄弟來得時候，否則，唉，你我父子再無見面之日了。」

什麼？自己身歷如此之險？幾乎送了命？這鬼哨，這長箭，眞個具有無比之神通？再一看，老父手中提一長柄的鐵鐙。老父是小心翼翼的，用鵝毛醮了鐙中的液汁，敷點在他肩頭。本來，這肩頭宛如火燒，又如針刺，這藥液一點，立感一股淸凉，燙痛稍減，正想說話，鍾不欽巳沉聲說道：「不可開口傷神，唉！我只能阻住這傷痕不再深入變化而巳，你如果妄想運用眞氣，我眞怕你……即使不死，這一生是得毀了！」

「玉峙兄，令尊說得是眞話，唉！只怪我們趕來得遲，還有，這妖箭實在太個厲害。」

「那不是妖箭，我巳看出來，這乃是百年前威震江湖的烏靈玄武箭。自從七靈箭神失踪之後，無人知道這震天弓，烏靈玄武箭的下落。不想，今日會照顧了犬子，唉！」

「老前輩，你看準是烏靈玄武箭？」

「但願老夫猜錯，可是，奇怪，他們又是為了什麼？不論正邪，全受光顧，難道，他們就是以殺為主？」

「這件事，看來大有曲折，今夜，他們毀了天琴四英……」張永話未說完，鍾玉峙突的阻住了他的說話：「什麼？什麼？林、祁、劉、仲四位兄長死了？孤辰呢？」

「唉！他總算祝大叔心思靈活，一到寶莊，巳安排下地道，就這樣，也算受了些傷，却讓祝大叔乘勢而護了他入地道！命，算是保全了。」

「這是什麼妖箭，這是什麼妖箭……」巳說過不是妖箭，但是，鍾玉峙始終他認定是妖箭。一陣緊驟的拍門聲，將潛心齋中人，個個怔住了。

玉真治陰毒　困魔碧雲障

由於時機緊迫，並且形勢逼人，一有風吹草動，目下，潛心齋中人個個是驚弓之鳥，未免有些驚慌。可是，門是不得不開，硬硬頭皮，由鍾不欽開門延客。觸入眼簾的是一個美若天仙的少女・後面是祝一指抱住了一個血肉模糊的半死人，鍾不欽才算是放下心來。祝一指他是先將那個血人平放在地，然後詳細檢視了此人的週身傷痕。不禁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今日我會再見到了這個滅絕天性的酷刑…」

「此人為何人所傷？可否用我的小琼丸護住其心脈？」

「只怕，徒增其苦痛而巳……唉……你看，寸膚分裂，老鍾啊，你可記起來，是誰有這樣的能耐？」

寸膚分裂……鍾不欽一聞這四個字，不禁面色大變，難道這魔頭尙在人世？」

「就怕是這個魔頭的後人！」

「祝大叔！為什麼不在這一對惡鬼身上着想？」這少女可以說一言驚醒了夢中人，鍾不欽倏的恍有所悟似的：「這一對惡鬼看來覬覦着武林中的重寶秘笈！」

鍾不欽是再不與祝一指有所提說，他是首先將本來敷治玉峙的鉄鐙取過，將這鐙中所存的玉眞液用鵝毛洒拂在那傷者的創口。果然是靈藥，如此奄奄一息的漢子，他是凄然地吐出了一口長氣，是這樣的悲憤，更有着怨忿之意！鍾不欽是立即取來一只白玉小盒，打開盒蓋，取出了三粒紫光泛泛的丹藥，手指一扣此人之下顎，逼得此人張口。三粒小琼丸巳入了此君之口，手指一鬆，然後用羊角扣，扣住了此君的咽喉，一邊細心地再推拿喉間食道：：很久，很久……傷者的腹間有着咕咕亂響之聲，可是一聲凄然長嘆！此人的眼睛算是張了開來……

「你們為什麼救我……」聲弱音斷。可以聽得出此君所受的傷痛，簡直是慘不堪言。可是，他雖然仗鍾不欽之玉眞液，小琼丸護住心脈。其實誰也知道，現在他的苦難比昏迷不醒不知要苦痛了多少倍：：但是，這個硬漢是依然在說話。

「是機緣巧合，也可以說是，這乃是

我門中的戒條，一定得扶弱鋤强，不可見死不救，那怕是十死無生，那怕是奄奄一息，只要遇上，就算有緣。姑不論你以前是善還是惡，救是一定得救，如果發現了你之劣跡惡行，我們！不會放過你。但是，更希望是你，有所醒悟，回頭是岸！」

「是什麼門戶戒條……」

「可以說是魔教的戒條……」

「你們是魔教中人？」

「你認爲是魔，我們就魔上一魔，也不爲過……」

分明，此君是聽出了這少女說話別有所指，他是苦笑一聲道：「看來，魔教中人反比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講理得多呢……」

「你是靈木宮中人吧？」

「不錯……哈哈……」在如此情景之下，他還能笑出聲來，此人看來也是別具心腸：「我姓瞿，我也算是常熟瞿相國的後人。可是，爲了一部乙木神訣，我受人之愚。我爲木娘子所救，我……以爲她是我救命恩人，我慨贈了乙木神訣……想不到如今，我爲了不忍殺一有志反清之士，我贈送了青靈液！救了一個魔龍，在他們眼中看來是魔，是龍，就可知此君之可佩，我族長是爲了抗清殉國，我如何不帮這個反清志士！」

「啊！你是東方使者瞿念明？」

「嗯！其實我是個糊塗虫，不過，哼，木娘子她是看錯了人，我——大丈夫，怎會言而無信，我怎會聽了這兩個惡鬼也似的人的說話，我更不會出賣靈木宮。即使……乙木訣是我本身之物。既巳送出，我怎會向其取回？他們打我，扣我，鎖我，封我，最後用什麼寸膚分裂之大刑！哈哈，他們忘了，判死無大害，瞿某連死也不懼，怕受什麼刑……可是……」可憐，瞿念明這個大明相國瞿武耜的後人，竟然會受到了如此之折辱，又何況鍾不欽所謂靈丹妙藥，實在不是救他，而是加深了他所受的折磨。在心神激動之下，他又昏死了過去。

現在，漸漸可以看出了箭手是兩個人，而這個人是有意示威，也有意晧中毀了成名的門戶，甚或，謀奪各派各門的秘笈。而震天弓，烏靈玄武箭實是他倆仗以爲靠山的殺手利器。

靈木宮是別具企圖，更可怕的是江湖道上的風波隨時隨地會被牽引而起。如果稍爲處置不善，後果之反覆多變，簡直是難以揣測。還有，如果這一對兇人亦爲江湖大魔頭所籠絡，或者，暗中沽恩市惡，將他倆引入彀中，哼哼，這個隱患就更爲可怖。爲了這個道理，鍾不欽是雙眉緊皺，說不出話來。

而第二日，三湘帮之出現，逼不得巳，由姬蕙扮男裝的出現在洞靈山莊門口。可憐，他將個瞿念明的忘記了，至於蔴衣老人與那不露面的箭手，則巳扣押住那個出手的壯漢疾馳而去，缺了三支箭，多了一個人，在他們以爲，將來依然可以找回，現在，先得問明了這個傢伙。別人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倆是清楚明白，此人是大內鉄羽衞中的臥底，並且，是奉命出手，點起這個火頭的主要綫頭！

當他們來到了自己隱蔽的所在，好！眞不愧是鬼計多端。原來，他倆根本不離市集，只不過，是在岳陽城附近一個小村中，一座看來十分清雅的山村酒館，又有誰會想得到這一對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會在如斯清靜文雅之地作他倆的巢穴。

可是，一進入他倆的居處時，蔴衣老人首先驚叫一聲：「人呢！」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才算發現了，爲自己刦擄到手的瞿念明不見了。那蔴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微一轉，面上神色立變，一股驚人的兇煞之氣，在臉上一晃……突的，依稀是他想起了其他的事。好快的變化，立即轉爲平寧，當其面色一寧時，你就會發現此人是十分的和藹可親。

「申賢弟，申賢弟……」老人是柔聲招呼人！奇怪，無人回答，老人神情有些緊張了，他是突然的口中發出一絲異哨之聲！而一個黑衣的矮小老者，揹了一張幾乎比他人還長的弓，左腰跨一箭袋，也是十分長大。尙幸，此人雙臂特長，才算不顯累贅，不過，從神態看來，却是十分的彆扭，才一現身，立即鬼聲鬼氣的說道：

「看來出了事啦，申全艮雖是走了個沒影沒踪，只有那個掌灶的老倪四和他的兒女招呼生意。」

「什麼？老申失踪？」

「聽老倪四說，他不知是看見了朋友，還是什麼的，走出了后門，後來，依稀看見他回來過，但是，一轉眼，不見了。當時正在忙午飯，倪小哥是在招呼賣買，姑娘是忙着帮手，一直到如今，不見老申出現過，老倪四曾經到後樓去看視過，沒影沒踪，他也在奇怪。那會不見人的？」

「有鬼！」蔴衣老人哼了一聲，然後，他是身形動，聲道：「速退！別找立足點！」好機靈的老人，他是挾住了那個壯漢就想奪門而出，唉！還是來不及，奪，奪，奪，奪，四聲重物擊地之聲，四面走光閃閃的，如屏風又如圍障之物，將兩人抄在中間，耳邊又聽一聲極嬌美的語聲：

「這是靈木宮中的碧雲障，兩位請稍安毋躁，靈木姥姥將有事奉商。」

蔴衣老人與黑衣矮子是十分聽話的，站在圈中不動，爲什麼？他們到底不是狂妄之輩，老實說，靈木宮中有不少絕跡江湖的利器異寶，他們全有個耳聞與了解。也因爲這個道理，他倆竟一反常規，希望奪取靈木宮爲根基。他們希望從此倒反了靈木宮，再立新門戶！可是，靈木宮之秘密非但無法查明白，並且，第一次擒來的瞿念明，莫明其妙失了踪，本來，他倆立即想遷地爲艮，不料，靈木宮中人巳這樣快的找上了他們！

本來，誰先查明誰的巢穴機要，誰就佔了一半上風，兩人之所以如此折磨瞿念明，何非想逼其吐露靈木宮中的虛實。但是，他倆不想撞到了個硬骨頭。令他倆是無可奈何，今日擒來這個壯漢，在他倆心目中是大有可能，逼其吐出靈木宮之陰謀，並且這個要人與靈木宮的關連。然後，再循綫追踪，必定可掏摸出靈木宮的眞正虛實，那麼，預備化長時間！一年不成，二年，二年不成化三年……反正這是件長時期的磨耐性之大事，奪隙覓縫，乘虛而入，務求達到目的！那想到，今日，看來是如此反陷人手！

不過，到底是老江湖，兩個兇星還得看清四週之情形，面對正主，然後再作其他打算。

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年才五十左右的老婦人，一身青葱綠之長袍，襯上繡了大木排空之景，笑瞇瞇的站在在兩人之前：

「想不到百年前威震武林的震天弓，烏靈箭果然又再重現江湖。而你，大概是五十六年前，殺害丐帮十大長老的主角。」

「放你娘的屁！我雖然老，但十長老死時我幾歲？你有眼沒珠的胡說八道！」

「大胆！」這老婦人可面色突變：「巳經陷於我的碧雲障中，你倆的性命巳在我之掌握之中，你還敢如此肆無忌憚，口出胡言，難道眞的想死於非命？」

「好大口氣！」

「哼哼！如無把握，我也不會出面現身與你倆說話。老實說：烏靈箭宜遠不利近，如此距離，你們根本無法施展其長。哼，尙幸我對兩位別有用處，所以，才來與你們作筆交易。」

「憑你！」

「老賊徒，你別插咀，聽她說！」

「你這黑鬼，什麼？你！」

「這個時候，你我還自己窩裏反？」

「對，還是這個黑矮說得有理，處於目前之境，你們還自己狗咬狗骨，哼哼，豈不是越易受人牽制了！」

「我不聽你話……」好個老賊，他是一聲怒吼中，身形一動，美婦人眼前只見烏金光芒一閃。一股勁風，直透中宮，靈木姥姥，她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是一念輕敵，又以爲偷空出手，將碧雲障將雙煞困住，自己更深明這震天弓與烏靈箭宜遠不利近，所以施施然而來，自以爲勝劵穩操，那裏想得到，這個蔴衣老人會猝然不顧一切出手，更且令其心驚的是，這一股勁力的萬分的霸道，向自己中宮直透，烏靈玄武箭看來是遠近均具極大殺傷之威力。那敢怠慢，一個柔楊吐枝，身形是靈動有緻的，向右偏出一步，玉腕一抖，中指巳揑了個乙木訣印，向老人的箭桿點來。

好，這叫做一子錯，滿盤落索了，如果，靈木姥姥不是一念輕敵，那麼，這一對煞星即使能闖，也多少得留下些東西，容或受些傷，現在，你一念輕敵，發現老人出手之不凡，就不該仗一時意氣，親身出擊，而忘了招呼手下。你這裏與蔴衣老人搭上手。另一個黑矮小老頭還能乖乖的守在這陷阱中？一聲鬼哨聲中，人影一晃，喀喇喇，一陣暴响，這樓頂巳爲他用力撞碎。一片碎磚斷瓦紛飛中，矮老頭巳闖出了樊籠，而又是一聲勁嘯，烏金光芒一閃，玄武箭巳直飛靈木姥姥！

總算蔴衣老人爲靈木姥姥之乙木神訣所扣。並且，她本身之勁力，實非小可，更何況有碧雲障在，烏靈箭一到，她是一個奇門轉，掙脫了蔴衣老人，人巳轉在碧雲障之後。而釘的一聲，如此威靈顯赫的烏靈玄武箭，竟然也會碰到了尅星，無堅不摧的箭鋒一撞即下，「錚」的一聲落在地上，蔴衣老人是伸手一攝，身如鬼魅般，向那屋頂破洞處投去，而碧雲陣突的發出氤氳青霧，可惜，遲了一步，一雙怪物，全巳走得無影無踪……

可是，外面即傳來了幾聲慘號，分明靈木宮中有人受了報應……鬼哨聲是在一遞一聲的在縱橫竄越，靈木姥姥不禁面色大變，想不到自己一派宗主，親自出面，非但無法阻住了這一對兇星，反而讓這一對兇星，在自己的陷阱中，脫身而出，揚長而去。更且，還順手殺死自己的徒黨手下，靈木宮幾時吃過這大的虧，坍過這大的台？

靈木姥姥身法如風，急步而出，還好，只見那個蔴衣老人正與自己手下的傑出人士，太乙戟談眞如在交手。只見一團青虹，翻翻滾滾，將個蔴衣老人扣了個結結實實，靈木姥姥是恨極此人，手一抬，三點青光，向蔴衣老人上、中、下三路打到，這是比神木雷更激烈萬分的青霆珠，炸音不大，可是，只要爲其所中，哼，那一股靈木雷火，會直鑽人身之後，由裏迸發，將個人炸一個血肉橫飛，而不得全屍！

靈木姥姥青霆珠出手，滿以爲自己之手法特別，定可成功，可是，半空却傳來一聲怪叫道：「老賊徒，速退！」而一具長大的身形，由上而下，投入了蔴衣老人與談眞如之間，堪堪的擋住了這三枚青霆珠。又聞一聲怪嘯，一條人影激射而出，一晃眼沒入了樹林深處。而三聲極啞極悶的炸音傳來，眼前血肉橫飛，正是那個倒霉爲青霆鬼珠炸了個不得全屍。可就不知道這個倒霉鬼叫什麼名字，還有，他那會莫明其妙的做了擋箭牌，替死鬼。

七禽震靈木　大俠救姥姥

靈木姥姥算是又吃了個啞叭虧，檢點人數，又死了四個，而這四個手下，乃是靈木姥姥的得意弟子。據談眞如的說明，四人並非死於震天弓之勁箭下，而是，與蔴衣老人交手時，爲老人手持長箭，照面挑死，並且，個個是一無招架，爲其長箭由額頭直劃至心門而死。

靈木姥姥看了看四具尸身，果然不錯，一個個由額際有條血痕直至心口。還有更可怖的是：這傷痕是在慢慢擴大。現在，靈木姥姥不得不心有驚懼之念了。別以爲兩人是憑仗了長箭在暗中肆威，其實，面對面，如果不是功力極高的話，也極難脫出了他倆的詭異陰秘的殺手的。而自這已一次是來錯了？

「木娘子……」是一聲戰抖的語聲！啊！是瞿念明！原來，他是讓靈木宮中帶回來了。「你看如何？」雖然依然是寸骨寸傷，渾身無半分好皮肉，但是他並不哼痛叫苦，即使語聲抖戰，這不是他無法忍着，而是傷口的扯動，無可奈何而巳。

「算你言而有信，可是，你救了魔龍，你是再也無法能得我之寬恕！」

「我是個求你寬恕的人麼？不，我，望你成全我……」

「讓你痛，讓你爛，讓你慢慢死！」

「爲什麼？」

「大好機會，將個魔龍擊成重傷，是你毀了這個立功之機會，爲什麼你救他……你說……」

「他是大漢子孫！而我是孤臣孽子，難道你忘了，難道……你忘了你的誓言……你竟然做了滿狗的奴才……」

「不許你多說！告訴你，我是靈木宮

主者，我該將靈木宮成爲江湖第一門派。我與他聯手，我可以制服太乙門，我可以蠶食后土教，然後以三會兩，洪水、烈火勢必爲我所制，到那時五行會合，天下還有誰是我對手？少林、武當、峨嵋、青城、崑崙……全得向我俯首稱臣……」

「做夢！唉……」瞿念明是萬分苦痛地嘆了口氣。然後，他緊閉雙目，從來不哭的人，現在，面頰上有二條淚痕，可能，他是傷心已極，或者，他的傷痛令他不克忍受了。

「憑你也配！」遠處傳來了陰惻惻四個字，靈木姥姥——木娘子是想不到此時還有人出現，她是寧神四現，只見在東北角走來一騎馬！馬上坐着個青袍虬髯，面帶微笑的漢子。這匹馬看來眞不起眼，又瘦又高，又長毛，可是，這毛是汚糟糟的不成個模樣，走得慢，看上去是根本走不快，雖然慢，漸漸地，總算與靈木姥姥照了面。可是，當他看見地下那個傷者時，大眼睛中泛出一絲極痛恨的神色，腿一彈一揮，下了馬。如此威名顯赫的靈木宮主者，他老人家是看也不看，望也不望的，只是關心着這個傷者。

「朋友！誰將你折弄成這個模樣的……」一邊說，他邊已用左手按住了瞿念明的心口大穴，而另一面，右手手指似按瑤琴，如彈琵琶，這姿勢美不可言，那裏像個虬髯大漢的手指，實在如妙齡少女的柔荑！不過，虬髯漢子這手按、指點，或彈或撥，明眼人一看即知，分明是上層的打穴手法。本來，瞿念明是奄奄一息，全仗這心脈未絕而苟延殘喘，他想求死，可恨木娘子不允所請，他傷心氣絕，他已不求再活。但是，大漢之左手一按心口，立即有股極祥和的熱力，透身而入。而當大漢的「雷公打穴」手法展開，七禽炁經已發揮妙用。本來欲擺脫而無法之陣痛，漸漸的，減輕、減輕……還有一股懶洋洋的倦意襲上心頭，可憐，本來痛得他疲倦也不知道，現在，可以睡了。慢慢的，睡熟了，唉！多日未睡啊！痛苦消失，睡意立濃，他總算睡着了。

「唉！還得化費我七日工夫，才可令你復原如常！」

「可是，你這樣做有何後果？」

「哈哈哈！救人會有什後果？害人或者會令人心不安，做走狗更是出賣了列祖列宗，這個後果麼，倒是該認眞想想，至於我的後果，哼哼，何勞費心！」

「你目中無人！」

「目中無人？不壞，就怕心無廉恥，那可不對！」

「在我面前，不可胡言荒唐！」

「哼！在我面前，可輪不到你來發號施令……」

「好賊徒！看招！」這一句話是那個談眞如所發，並且，太乙戟向虬鬚大漢當頭蓋到！一片青霞，一股勁風，却是凌厲陰狠，兼而有之。可是，見鬼，談眞如一戟劈下。總以爲虬髯大漢出手發招，來格來架，那想到此君是只一個滑步，好，卸出了這乙木青靈訣的禁圈，神態之從容瀟洒，談眞如簡直怔住了。

「靈木宮如果只憑這些功夫，想毀庚辛，吞后土，就算有人相助，試問：你又如何來尅制這些門戶？自己無眞材實料，就不該痴心妄想。」虬髯大漢是面色鄭重的對靈木姥姥說話。

「你敢教訓我？」靈木姥姥是聽了這些不入耳的話，可就發了狂野之性。身形微動，一縷青虹抖開，靈木宮中鎭宮重寶，唯有主者才可使用的甲乙靈蚌籐網出手了。「大漢！你亮兵刄吧！」

「哼哼，我亮兵刄？幹什麼？破你的靈木障？如果你是七星聚會，我或者不敢托大，而今你個人出手，對不起，憑我空手，看來，你也圍我不住。」

這一番說話令靈木姥姥無論如何忍不住氣了。她是面色激變，而一股青霞在面上一閃而過。不料，虬髯大漢冷冷一笑道：「乙木眞訣帮助你不少，可惜，依然未到登峯造極之境界，離成功尚欠三分功候，尚幸你不出宮門，這才由得你坐井觀天，妄自尊大。今日，我就叫你見識見識，武學之道的眞正法締。」言聲才畢，就見一條青影，向靈木姥姥當胸抓到，靈木姥姥不禁一喜，好！我就是希望你先出手，來得好，甲乙籐網抖起一團蒼霞，刺刺幾聲，這本來一個圓形，倏的迸出幾條長條，捲打敵人。好個大漢，一招出手未老，而甲乙網已抖成一個圓圈來困自己，他是微微一笑，一個天鷹展翅，人在一個極難、極狹的角度中，輕巧巧的滑出了甲乙網之反圈倒鉤。但是，當你一個斜退步時，木娘子已是搶步佔宮，甲乙網業已組成了一個靈木陣法中的乙木式。

好！這就可看出木娘子的厲害，一派主者果然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你看她身輕如葉，步法却實，而甲乙網抖起一個又一個的蒼霞圈，將虬髯大漢狠狠扣住在乙木陣式之中，並且，一個又一個浪潮，分離了籐網中的無數倒鉤反刺，神出鬼沒的倏出倏隱，如果不是虬髯大漢深悉這靈木陣之奧妙，那麼，迎面三招，就得叫大漢扒下了。

看來是虬髯大漢被困在靈木陣中了！不過！稍一留神，你就會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原由來。你看，大漢是隨圈而轉，隨圈而舞，但是，他從來沒離開過這方圓一尺之地。這就說明了，如此幻異多變的靈木陣，不是困住了大漢，不，是大漢在牽引這陣法在移動。看來是木娘子聲勢顯赫的，展開了萬木傾軋，大風舞木的招式，將對頭困在萬木禁圈中。其實，是大漢佔住了中宮壘位，不會乙木陣式，脫出其所佈的反五行陣式之外。他是狠狠的吸往了木娘子，要木娘子出盡氣力的，發揮靈木陣法的所有威力來。爲什麼？虬髯大漢可能是別有打算啊！

木娘子是出盡了全力，將這靈木宮中鎭宮大法，施展了個淋漓盡緻，一陣陣的勁風，一股股的木炁，在其全力之催迫下，匯向中宮。任何人不會清楚木娘子，現在已將這乙木陣法中的最高威力，「萬木攢心」然後演變成「乙木神雷」的殺手神招，準備停當了。也就是說，她是必須將這個虬髯大漢困死在這靈木陣中。

「無知孽障，你就拿命來吧！」一個大兜轉，一片蒼霞抖起，就算在場外之人，也可以聽到這隱隱砰訇、傾軋之嘯聲。更可怖的是，木娘子現在簡直成了個魔巫

巫相彷，一片青光影裏，甲乙網簡直是捲起了無數的光漩勁圈，一個連一個，一個接一個的向中心擠到。依這股勁風急嘯之聲勢看來，別說是人，那怕是金剛、羅漢，如果不具極大神通威力，也極難脫出這一股萬木攢心所化的勁力圈中。

至於虬髯大漢又如何？莫非這個大漢子他嚇傻了？或者，他是被這靈木陣困得昏頭轉向了。否則他那會這樣的如痴如醉，呆若木鷄般的，兀立當地，毫無動靜的。你看，大漢是脚下不丁不八，雙手環拱胸前，除了偶或有所一抖一彈，一揮一格之表示外，他好像是被這靈木陣的威力勁風扣了個密不通風。看來，大漢子得毁在木娘子的手中了——

木娘子何嘗沒有個希望，看到對頭的出手發招越來越呆澀，越來越膠着難動，她是心中高興，不錯，哼哼，大漢！你根本低估了你姥姥的功力，現在，你是分明已被困在這個滅絕禁圈之中了。也就是說，你只能等到這乙木神雷被引發而束手待斃外，你是再無其他的機會了。

一片片蒼霞如風旋電轉，又如木影縱横而枝幹紛動。現在，這甲乙網上所附的木鈎，青刺，越來越靈幻多姿，向虬髯大漢環身捲到，看來，木娘子是要發動了她最後這一殺着，「萬雷齊震」，將個虬髯大漢馬上解決！

果然，一條青影宛如星馳電掣的，一個大盤旋下，一陣異嘯傳來！在場人只覺得眼前一花，而一片蒼霞抖動紛舞之下，一聲刺耳刺嘯，直向中宮投去！

「看看淸！」一聲震天動地的喝聲中，「叫你見識見識，這七禽玄炁的厲害……」誰叫出來這句說話？虬髯大漢！並且聲未歇，這戰場上的形勢突變，只見那個虬髯大漢，宛如天神相彷的，揚掌發招。如此厲害的萬木攢心，並且即將演化成乙木神雷的出手，而那虬髯客依然脚下不丁不八，而人根本不離這一尺之地，將木娘子的出手發招，算是在其點、撥、挑、彈的指引下，越形明顯地，表示出其驚人之功力。一直來，木娘子根本是爲其功力所扣所扯，現在，更聽說一聲厲斥道：「如果，你再不將這甲乙籐網脫手，我怕你這條手臂也得毁了！」語聲中，只見一條人影，不知什麼一來，人已盤旋半空，照道理人在半空，既無借勁施力之點，更且將個下身的弱點，暴露無遺。有那個高手，在如此性命相搏之時，露出了這大個弱點的？木娘子實在是個江湖上難得的人才，雖然，她已經發覺到虬髯漢子的功力不凡，自從匯集神雷這一招吐出，她算是恍然大悟。自己是隨了這漢子的佈排而全力的往其所擺佈的陷阱中走！她那肯就此算數，所謂困獸猶鬥，自己如果眞的將師門重寶脫手，那麼，自己是羞也羞死。也再不必逞什麼主者的英風，逭什麼能手的虛聲了。故而，明明四週的七禽炁已將自己困住，她依然是强用神力，輕易不用的靈木青炁，萬雷匯心的殺手神招抖出。

不料，就在此時，眼前一花，一光一暗之間，胸口突有一般極勁的壓力，宛如排山倒海的壓來。奮一口眞氣，還想將最後的一招使得圓滿流轉，可是，全身週圍有一股熾熱之氣流，束得她全身宛如被投入洪爐，而耳邊又響起了虬髯大漢的申斥聲：「莫非你眞想死！」而語聲未畢，右手左肩，突有一陣痠軟之感，而背後頸皮一緊，分明爲人抓住了這後頸皮，脚下一空，一虛，宛如雙脚離地般，向四外的熱浪環繞處衝出。

木娘子不是個一無所知的江湖人物，她是十分明白！自己與虬髯大漢已到了一招判生死的地步了。而自己，分明已落下風，饒是自己的靈木陣式的厲害，可恨的是對頭分明是熟悉陣式中的奧妙。還有，自己功力與人家相比，相差極遠極遠……也就是說，人家絕不是大言不慚，相反的是自己自不量力……

當她爲一股熾熱的氣流束住全身時，她是暗叫一聲：「吾命休矣！」老實說，武林中人，尤其是一流高手，最恐怖的就是怕到了互拚眞力的時候，事實；一到這個地步，勝算是拚勝負，判生死，一絲都無可借避之境了。取不得半分巧，自己分明已陷對頭的陷阱中，在在顯示出不及對方。再爲對手七禽炁一困一束，更可說明自己已陷於不可挽回之敗局。現在，更加是連想投降，叫饒也沒個時間，事實已擺明了，除了乖乖認命之外，其他是毫無助力，即使有人肯出手，除非來人是金剛不壞之體，更可以粉碎大翳子所佈的七禽玄炁禁圈，否則，也是無濟於事——

但是，奇蹟發現了，竟然有人排還當世兩個武林高手所發出的兩人畢生功力所瘁的乾坤一招之勁力、巨浪，更且將她挾出了重圍。此人是誰？……木娘子看看淸，是個面色微黃，卻是滿面風塵，一頭亂髮，一身破衣，背上斜揹了一個長形破蓆捲的化子。他那雙大眼睛中，閃耀着寒人的光芒，就是這樣個化子，將木娘子帶出了這個七禽玄炁所佈下的滅絕禁圈中——

「血老弟，好功夫！」

「莫大哥！是你讓得好！」

「唉，是你說得好，可是，你又何必來管這件閑事。」

「我是來向她要一個人——」

「你問我要誰？」木娘子雖是仗化子掙脫了滅絕禁圈，她有感激之意，可是，她還得强掙面子——

從容論傷患　仗義評神箭

「就是地下的那位瞿先生，木娘子，在你可算是目的已達，他的祖藏乙木眞訣，交給了你。而你也自以爲通透了全部靈木秘解，此人對你來說，形成了個拖累負荷，所以，你不殺他，你更不理他，所求的是，逼他自陷絕境，死於非命。木娘子，可惜你忘了一件事，瞿先生殺過在下一條命，我可不能由得你如此的對付他。現在，你該明白了我的來意，還有，我不是救你，而是要你明白了，靈木秘解並非天下無敵，非但庚辛門中人是你尅星，烈火宮中何嘗不是你的對頭。如果你再不靜心參悟反五行相尅反生之理，哼哼，后土何嘗不可反尅，而洪水更可將你漂浮！本來，這位莫大哥是有爲而來，現在，我相信他聽了我說話，是不會再來對付你，至於清理門戶之事，就該由你門中人自理了，莫大哥，我們走吧……」

這個虬髯大漢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有名的氣死閻羅，奪命判官的莫不爲。他之突然出現在此，本來是別有用意，現在，聽了莊字血的說話後，眉頭微皺的看了那化郎一眼道：「我與靈木宮有些淵源，我得到了靈木宮中長老之告急信符，我得代他們解決了這件事。木娘子是有違先人之命，她是勾引外人，未經長老公議，而擅自出宮淌這江湖混水。於例：就該廢去其掌門之位，我之所以讓你奪走此人，就是有意將此人擒往靈木宮中……」

「何不讓她自行還宮。」

「我怕其中有變！」

「唉……莫大哥！你且聽小弟一次如何？」

莫不爲如此剛强的人，可也不能不聽這位化郎的說話。還有，他突的別有所悟，分明，這位人中英傑是另有打算，別有安排。因此，他是慢慢的走近了自己的座騎——那匹看來又醜又老的馬匹！緩緩的上了馬背，對莊字血招了招手，然後，看了靈木姥姥一眼，走了，莊字血是扶起了半昏迷的瞿念明，隨在莫不爲馬後，緩緩的也走了。只剩下了靈木姥姥與那幾個未死的靈木宮中人。

靈木姥姥又如何？現在她的面色是萬分的難看，咀唇緊咬，眉頭緊皺，也不知她心中在想什麼？半晌半晌，她這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眞好！走……」或者她是另有計劃，不過，無論如何，她算是眞正的看到了這江湖之大，這武林中臥虎藏龍，自己實在是坐井觀天，井蛙之見。

但是，她還是另有雄心，她不甘心，女人！尤其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女人，更是陰狠厲害。即使遭遇挫折，她只是看到了自己技藝微有不如，可以設計毀了他們！現在，靈木姥姥的心中，就是在設計如何利用他人，對付這個大鬍子，還有那條魔龍。想到魔龍，她不得咬牙沉吟了一聲：

「全是你，瞿念明！」

洞靈山莊今夜是接待了好幾個朋友，鍾不欽總算會見了這位方今第一的大俠，人稱魔龍的莊字血。還有，那個華陀門中唯一傳人，氣死閻羅，奪命判官莫不爲。姬蕙、張永逑祝一指全是萬分興奮，爲什麼？他們正爲鍾玉峙與狄孤辰的箭傷發煩，雖然，鍾不欽的玉眞液算是將這箭傷封住，可惜，這只能阻止其蔓延。還有這劍痛依然令人難忍，鍾玉峙與狄孤辰經巳痛死過去幾次了。如今見到了莫不爲，這就算是見到了眞正的救星。

莫不爲一見這傷痕，眉頭大皺道：「總以爲羅喉七曜毒巳失了傳，想不到今日會在此地發現，血弟，聽說你也受了傷，你……」

「莫大叔，他啊，唉！你應該明白，他只是顧人不顧己，爲了怕神木雷毀傷別人，他是强用潛龍勁，將這幾枚雷珠攝引在自己四圍，好！就這樣爲宵小所算……」

姬蕙是一連串的數說，誰也該聽出來，她是如何的關住與痛心，至於莊字血如何？他是淡淡的一笑道：「我醒來，就聽焦姑娘對我提說，幸得瞿先生之大力相助，授我靈藥，依稀我又聽到有人提說，瞿先生巳爲靈木宮中人視作了叛徒！我這就出來了……唉，我想不到你會趕來，現在，我可放心不少，至少，這位瞿先生的性命是保得住了。」

依然是這樣平易，依然是只關心別人，對自己，那一下幾乎要了他的命的神木雷珠，他是提也不提，至於姬蕙的說話，他是理也不理。這可令姑娘大爲掃興，但是，她當然十分明白，莊字血就是這樣一個人，從不以爲自己是高人一等。還有，他始終以爲自己是個化子，一直來，她耳邊永遠不會忘記他提說過：「我是一個化子，並且，幾乎連討飯也討不到，幸虧我做過這幾年的化子，使我看清了這個世道……」但是，莊字血！你也是人，難道你就不會爲自己的事多少也想一下？難道你就想不到，有個女孩子在你左右，她是須要你的關注，那怕你對她稍作關心……

難道你沒有人的感情？不像啊！他對人是具有眞正的熱情，可惜，只是友情，如此而巳！

「血老弟，這治傷療毒之事，你大可放心，我可不放心你啊，我是無論如何不相信你會受傷，待我先看看你的傷痕！」

「我巳無事了……莫大哥，我眞不喜歡說謊，現在，你還是先料理他們！」

莫不爲看了莊字血一眼，這一眼是有着多少的埋怨、無奈，痛惜之神情在啊！但是，全是知心的朋友，他是十分明白，很難拗得過他的說話。他是一面設法清除鍾、狄兩小之箭毒，一面却在籌思如何解除瞿念明這寸骨寸傷之苦……

莊字血他是神色凝重地取出一支長箭，對鍾不欽道：「鍾老前輩！」

「莊大俠！你這是在損我這個老人了嗎！」

「不！我與你有正經事談，這裏有支箭！」

「是烏靈玄武箭！」

「啊，你巳知道了！」

「此地也幾乎爲這毒箭毀了個一敗塗地！」

「哈！原來如此！」

「全仗祝一指，還有這位張少俠，算是硬生生的救了小犬與狄家賢侄！」

「張賢侄！你……沒受傷？」焦急之情，一露無遺！

「師叔，我們沒事了！你！巳經痊癒了！」

「我沒事，可是，我且問你們，可想到了這對付之法？」

「師叔！你與這鬼箭根本未曾照過面的……」

「我醒來後，我看到了梁瀟之傷勢，我更問清了他的遭遇，現在，既然又清楚了此箭之名稱，我想，我或者有對付它的辦法！」

「不成啊，師叔，這箭的勁力太詭，太强，混元劍客如此精湛的功力，却也難以抵擋這烏靈玄武箭之勁力。雖然，梁老前輩變招快，更且拚損一掌，也僅僅是求個不送其命而巳。如果不是祝前輩他的草堂別有機關，看來，連你也難保得平安，這實在不是容易對付的武器啊……」

「當我復甦之後，更幸而祝老哥的機關得法。將這兩支兇箭帶了下來，我才有機會看清了這箭……鍾老前輩……」

「莊大俠！」鍾不欽越來越讓這個看來平凡，樸實的化郎感動得無詞可對。他實在想說幾句他對莊字血的感佩之詞，可是，莊字血是面色誠懇地將手中隱泛烏金光芒的長箭遞給了他——他接箭在手——

「這支箭的箭身特別，還有這箭鏃更是異形。這箭身比一般的箭長出一半！如果沒有特殊之臂力，不！簡直是得用背弩之力，否則那是極難可以隨便將它射出，還有這箭鏃，我不是說這箭頭之毒，而是這箭鏃，分明是一支判官筆尖，却是四面開鋒，更具倒鈎。這就巳說明了，發箭人非但天賦異稟，更可能功力不凡，因此，爲其瞄準，再加猝不及防，就算有聽風辨聲之能，也極難攖其鋒，還有，據聞，箭未到而異哨立起，分明這是擾人耳目、心神之計，那是更難可以抵擋，至於箭鏃有毒，僅是末節，老前輩意下如何？……」

唉……還說什麼意下如何！老實說，鍾不欽是更爲五體投地，這也難怪爲什麼這條魔龍要引起天下武林道的矚目。此君非但武功高强，更可貴的是，他不驕不狂，不自以爲是，更且對任何一門功夫，具有精僻深入的分析，事實俱在，自己一直以鐵翼，及洞靈訣馳名江湖，對別派之劍道，刀槍之技，根本不加用心。所注意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洞靈訣不爲人敗，如此而巳！這支箭自己莊中也有了一支，可是，自己僅僅是看了看，掂了掂斤兩，發覺此箭形狀奇特，更該死的是，自以爲認出了這失傳江湖垂萬年的箭名，經以爲了不起，根本沒想過，如何對付之道？但是這位當世第一大俠，自己爲了救人，却專心研究這枝箭的形狀及其功能。還說明了這枝箭之所以可怖，可驚的原由。問我意下如何？鍾不欽是面色血紅的對莊字血道：「到今日，鍾某算是見到了眞正的武林尊者——」

「前輩！你何出此言？」

「我這是衷誠之說，肺腑之言！這枝箭在你眼中，竟然可以看出這許多關鍵來，你問我？這簡直是在笑話我啊！」

「老前輩！你千萬不可如此說，在下斗胆也不敢言語損人，我是誠心誠意。」

「我明白，莊大俠，我何嘗不是誠心誠意啊，你算是將我這個昏庸老朽，井底之蛙震醒了啊，唉，我相信，你是巳有應付之道，破解之策……」

「我是風聞洞靈訣極善於以近制遠，我其實是來請敎前輩——」

「啊！你說什麼？」

「前輩請看，此箭箭身粗而圓，弓强力猛，如果運用本身之功力武器。希圖阻格來箭，勢必因其箭身不無可借勁卸力，甚至於連個穩勢沉式的時機也無！它依然會直透而入，爲其所傷。如果——這是在下的一得之見，以供前輩之參考，如果，用此長箭，以强對强，以圓制圓，加上了前輩洞靈訣的九玄一炁——也即九沉一殺之力，想必可以制此兇煞！」

習武人，越是高手，越易領略，又何況鍾不欽之所以閉莊潛修。根本就是爲了希望參透了這九玄一炁之道。而今日，莊字血不以圓制圓，以强制强八個字，就如醒醐灌頂，令鍾不欽恍然有悟，說什麼他是來請敎，不！他實在是來傳經的啊！

「老朽受益匪淺！莊大俠！你眞是個能者無所不能，好一個以圓制圓，更是好一個以强制强，老夫多年來，始終不能參悟九玄一炁之妙諦，就是不敢以强制强！總以爲玄勁九轉，一炁難以迴尅，想不到，玄勁九轉是圓而一炁相貫何嘗不圓！以弱相輔，而成反强之道，就可反尅九玄之勁，莊大俠，你惠我良多，惠我良多！」

「鍾老前輩！」

「你再叫我一聲前輩，我就叩頭認你爲師！」

「那會如此……嚴重！」

「豈不聞學無先後，而達者爲師。」

「這——決不可如此！」

「哈哈哈……玉峙！」

「孩兒去！」

「快來見過莊叔叔……莊老弟，我就算扳個大，我是你老大哥……」

鍾玉峙現在早巳由莫不爲的無上手法

，再加上了他多年精心採煉而成的五蘊丹，將這箭頭之毒拔出。雖然暫時尙不能運氣煉功，苦痛已除，行動如常。他也聽到了莊字血的說話，所謂名門之後，家學淵源，更且，莊字血所提說的是點竅之辭，這就令這一個小輩英豪心說誠服。老父命其前來拜見莊叔叔，他可是萬分恭敬的走過來，端端正正的，向這個看來平凡，却又是高不可仰的化郎，叩頭請安……

「起來！鍾世兄，快請起身……」莊字血面色忸怩！不，簡直是萬分的靦覥。但是，這雙手一托，鍾玉峙却立感是一股極柔利之勁力，將自己下跪之勢穩住，鍾玉峙雖然年輕，却也不是一般的武林中人，家學淵源，功力深湛，想當年鐵翼毀八鬼，如果沒些眞材實學，他那能辦得到？但是在這個莊字血面前，鍾玉峙却是行動俱不得自由。你想跪地叩頭！嘿嘿，也辦不到，這一股柔力只是將鍾玉峙托住，不讓他下跪，玉峙當然是無法强來，可是耳邊却又聽得莊字血誠懇的語聲道：「爾功力未復，不可强作掙扎，算在下已領大禮了。」

鍾玉峙突覺又是一股勁力竟然透進中宮，而自己本來尙有氣穴未通之感，而這一股勁力透來，全身宛如墜入了個極大的洪爐中，而這一股熱力，却是一掠而過，自己只感到如被火烤了一會，但是，一股莫明其妙的勁力，已助其打通了本身玄關，本來，他還得用苦功修復本身之勁力，現在，分明在這一托一頓之際，這位莊大俠，已經助其暢通了本身被損之筋脈氣穴了。

深情何以堪　巧勁破陰箭

「多謝莊大俠！助我復通氣脈，益我元氣！」

莊字血是微微一笑，將手微擺，然後走近了另一張臥榻邊，那個狄孤辰正在閉目養神呢，莊字血是微吸一口氣，右手一揮，好快的手法，一轉瞬間，他已點了狄孤辰三處大穴，十七個分穴。但聞得狄孤辰一聲驚叫中，身形一翻，面現惘然之色道：「好霸道的透穴眞氣！」

鍾氏父子是大吃一驚，雖然，鍾玉峙也爲莊字血所殺，不過，他根本不知道這一股柔和而又火熾熾熱力，原來就是玄門至高無上之透穴眞氣，據父老相傳，這一種比道家運氣更勝一籌的極頂功訣，業已失傳百年，也可以說，根本再無人知道，若我說出這個名目來，當然，狄雅音乃老輩中有名的天眼通，此老博學多才，更且對失傳之武功秘訣，會有極深之研究，那怕是耳食之詞，他也會善加編排，然後，筆錄成篇，希望能够以後有所發現，有所比對，也因此這透穴眞氣四個字，只有狄氏後人能說得出口。並且，可信之成份達八成！怪不得莊字血成爲方今一代怪傑，他竟然連這多年未現的神功，於輕描淡寫之間，顯現出來，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平凡，和易，自然還有誠懇，並無半絲囂張，自滿，驕妄或凌鑠之氣，並且，他不置可否，只是面色鄭重地走向莫不爲身邊！現在，莫不爲正在料理那個寸骨寸傷的瞿念明！

瞿念明全身赤裸，人已昏死了過去，

姬蕙突然有一陣不寒而慄之感受，自心底泛起，依稀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她不該置之不顧・還有，自己看事不準，料事不明，總以爲瞿念明是靈木宮中人，而且，聽來還是極有身份的一個，留給了靈木宮中人，可說是人歸原地，並無不是。可是現在，莊字血與莫不爲將其再帶回洞靈莊，可能是自己的疏忽，因而引起了其他的不幸——甚或，瞿念明與自己人別有淵源……

啊呀！不好！姬蕙是面色大變，她突然想起了，莊字血如果不是瞿念明，慨贈靈藥，莊字血現在早已不在人世。即使莫不爲趕到，也可能來遲一步而抱恨終天，還有，瞿念明就因爲贈藥，而爲靈木姥姥視之爲叛徒。結果，落到了如此之地步，可是，自己雖說出盡了心力，將其由雙怪手中搶了出來，自己的原意是擾亂敵人耳目，根本不是有殺人之心。即使携歸洞靈莊，只不過將瞿念明當作一枚棋子而已！她相信，從此之後，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伴侶的眼中看來，只是一個任性，量狹的女子。一個不配與其同行共走，甘苦與共的伙伴！姬蕙這俏麗的面容上，突的多了兩行清淚，姑娘在怕，在担心，担心她會越來距她的心上人越遠了。

「莫大哥，你看如何？」

「命是保得了，可是，唉，救活了，也只不過是廢人一個，再說，這位朋友的本元太弱，稟賦不足，却急就竄進，鬧到有了中間苦功，缺了先天元氣不輔，後勁又未接御，就遭到如此重大之打擊。唉！我眞怕救活了他，反而害了他。令他一輩子活在苦痛中！」莫不爲的分析解說，其實對鍾，狄兩小也具有極大之啓發作用，習武，並不只是憑一股毅力，發奮立志，就可成功，也得憑仗自己天賦，不急不躁，基本功夫越打得堅實，才可有更好的發展，就如建宮造殿，地下之基椿打得越深，越紮實，越能够忍受重壓，而建成輝煌，耀目之亭台樓閣，根基不足，勉强建成，一股狂風，就能令這些化爲災禍！

瞿念明就是個極顯明之例證。

莊字血是大眼睛吐出了憂抑的神芒。還有，明顯地有兩顆淚珠在眼眶中滾動：

「就沒有其他辦法了，譬如借助草木之靈！或者，其他可資輔助之物……」

「血弟！你一生爲人，素不願借助這些的啊！今日，你爲何也會說出這些話來？唉，爲了救人，爲了成全他人，你付出的還不多！又何況，不！你就算是怪我罵我，我也得說，你把自己看得太輕，但是，你就不明白，你在我們這一行人中，你是佔着多重之份量！可惜，你只是不顧一切的而將困厄艱險，攬在自己頭上，說得難聽些，你是太自私，也太看輕了自己，這是自暴自棄，這不是大俠之所爲，你簡直與那些市井小人，血氣方剛的無知小子一個樣！我告訴你，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可絕對無法忍受下去，只能聽從老太婆的提議，建成一個窮家帮，命你爲帮主，記住！是我們命令你！」

這一番說話，將個莊字血罵了個狗血淋頭，並且，令莊字血啞口無言，如此一個震驚天下的大英雄，也會讓自己的朋友如此責難！其實，莊字血又何嘗不知道自己的弱點。可惜，實在沒有人可以透切的

分析他的內心而已。

他默然，他滿面羞慚之色，好像是自己犯了什麼錯那樣。他只是低聲的，誠懇的問：「難道，就不能令他恢復功力……那怕一半，或者……」

「血弟！爲什麼你不與我爭辯個是非！」莫不爲苦痛萬分的看着莊字血，這個剛從死亡邊緣掙扎過來的人。雖說他神功驚人，但是，現在，還是有着疲乏之色。分明，剛才他强運眞氣救人，又是不願自身的出手。唉！莊字血啊！你要我們担心到那一個田地——

姬蕙是越看，心中越激動，雖然，一個姑娘家，難免有着怕羞的心情，不過，她抖戰，她突然感到喉間有着乾涸之感受，而心跳越來越驟急，她想叫一聲血哥，眼前一黑，姬蕙已暈死了過去！

張永是看得清楚，他不禁淒然一笑道：「難爲你表妹了，你竟然能够支持到現在！」

莫不爲一發現姬蕙之情景，他心中雖有疑問，可是，老江湖目光如電。再加上他一按姬蕙之寸關尺脈，立即明白了，姬蕙分明是積鬱在心，氣逆傷肝，可是，爲了什麼？爲了莊字血！近來，他們這一行人，個個已有所發覺，姬蕙對莊字血有着極不平凡的表現，可惜，誰也看得出，莊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蕙，當然，依年齡，依輩份，這實在是個大難題。不過，姬蕙之聰慧靈清，又加上性格文雅，却敢如此的大胆，無形之中，吐露出偌大的愛意，他們那一個不感動。而莊字血，這個顚沛一生，性情外冷內熱的孤高大俠，實在須要有個人與他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所以，他們，就算是姬蕙之母親，萬妙仙娘也是心中默允。可恨的是，莊字血只是關心着中原武林道中，受苦受難的好人。其他，越來越變得冷靜，符星初更說過一句氣話：「他越來越冷僻了！」

今日，姬蕙是分明身受極大之委屈！壓抑在心中，而後一齊併發。她是回不過氣來，昏死了過去，莫不爲是苦笑了笑，對莊字血說道：「血弟，我可不知該怎麼辦？」

「我也莫明其妙啊，好好的，那會一瞬間……昏死了過去……難道中毒！」雖然也有着關心，但是，他的神態是冷漠的，可惜，張永小心，已發現莊字血的嘴唇微顫，分明，他是强裝冷漠……

「不是中毒，師叔，表妹可以說是積鬱太深，唉，當時，我就已警告過她，請她哭，放聲大哭，可惜，她哭不出，只是抱住了你，緊緊的抱住了你……」

「唉！」莊字血是一聲長嘆，連鍾不欽這個老人家，也不禁爲這一聲嘆息，幾乎掉下了老淚來！

「血弟，你就無動於衷！」

「莫大哥！看來，我是應該休息休息了！」

這是什麼話，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可以說是無人明白。但是，這裏的傷病問題，還未解決，一聲鬼哨傳來，莊字血是心神一凜，沉聲說道：「莫大哥，快扶姬姑娘，張永，你就護住瞿先生，爾等速退……」

「你呢！又是獨當其難？你想自殺！啊！」莫不爲簡直如天神怒吼一般！

烏金光芒已疾如勁風般，穿窗而入，錚，叮，一片極刺耳的响聲傳來，莫不爲可是看清了莊字血手中執支長箭，好身法，更好手法啊！他是竟然將這神出鬼沒的烏靈玄武箭格擋，不！更且是順手用勁，將這支飛箭接收了去！而第二聲啞哨傳來，烏金光芒竟然一幌而入，莊字血以桿貼鋒，可是，又是一股勁風突入，原來，這一次發箭人，竟然發出了連環箭。從來，發箭人一箭是可過了門，今日，那會想得到出了這一招，莊字血雖然說是具極大之神通，却也不得不爲這一個猝然變招，而弄得措手不及，還想用左手剛收來的長箭反架時，一條白影閃過，「錚」，「嗚哇」，兩聲怪嘯，聽得出此人雖然能够勉强阻架，想如莊字血那樣的就勢收箭是辦不到了，原來是鍾不欽飛身出手，將後來之箭，憑其剛剛聽明之以强制强，以圓制圓法訣，演化入自己仗以成名的洞靈訣中，而代其架了一箭。

「莊老弟，果然神目似電！」

「老大哥，你是神乎其技！」

「不如老弟多多矣！」

嗨嗨！在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是你稱我讚，看來，莊字血已有足够之實力，可以尅制住這個令人頭痛，而防不勝防的玄武箭神了。

但是，幾聲長笑傳來，聽得出，人數不少，還有，這笑聲中已顯示了來人的衷氣充沛，分明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一流人物：「莊大俠，在下左無敵率領同道十二，今日算是來趁火打刦了！」

鍾不欽一聽，不禁大吃一驚，什麼，左無敵！乃是江湖有名的殺手！奇門十三劍之首，所謂同道十二，分明就是這一批殺手啊！不錯，說得光明正大，他們是來趁火打刦。哼哼，這就已說明了，他們來圍困，逼使自己一方無人可以對付這烏靈玄武箭，這……自己這方面還有傷病之人，鍾不欽與狄孤辰又才脫厄境，功力大打折扣，自己洞靈山莊中，雖然還有幾個家人好手……可是，焉知他們沒有另外的援手……難道！自己這個洞靈山莊就得如此毀了？並且，還得連累了這幾位好朋友！

可惜，你想還未想得通，又是「嗚哇」一聲鬼哨聲傳來，凝神一看，不見烏金光芒出現，鍾不欽倏的別有所悟，今日，這一仗是越來越難打。鬼哨聲可以擾亂耳目，並非聲傳箭發，自己這一方面，可得變成了幪了眼的盲人一般，不可捉摸對手在何時發出制命之一箭！現在，即使有破解之策，可也不能讓你斯文淡定的，從容出手了。

「久聞魔龍大名，而今，我們總算有緣一會了！莊大俠，你請出來！」是一個陰惻惻，聲量不高，却是字字分明的啞聲說話，在叫陣，不，分明是個陷阱，莊字血面色不變，嘴角含笑，看了姬蕙一眼，其時，姬蕙剛好爲莫不爲救醒了，四目交投，姬蕙却不知道那裏來的精神，一個翻身，緊跟在莊字血身邊，莊字血還想有所解釋，而窗外又傳了更討厭的語聲：「我說起賢弟，看來這裏根本沒有魔龍，也可能，哈哈！這條魔龍已讓神木雷毀了！」

莊字血是嘆了一口氣，身形凝重的，

踏出了房門口。「嗚哇」一聲勁嘯，烏金光芒一閃，向莊字血中宮直透，好個莊字血，他是不退不避，只是一個反腕式，手中那支長箭搭住了飛來的勁箭，成了一個斜十字，第二箭又是流星趕月般射到，這就可看到了魔龍大俠的身手，吃過了一次虧，立即想妥了對付之方，現在的連珠箭到，這一個斜十字竟然成了個「活」十字，不知什麼一來，「錚」，「格格」之聲中，這十字竟然咬住了第二來箭，但是，後面已傳來四股勁風，但見白虹耀目，四柄長劍又快又勁的向莊字血背後擲到，莊字血是全神貫注在這烏靈箭上，明知奇門十三劍不會毫無動靜的，心無兩用，烏靈箭也實在令人頭痛，不得不單顧一面，那想到奇門十三劍是如此陰狠，四柄脫手劍在一無招呼之下，乘隙而入！

一聲嬌叱，姬蕙姑娘是碧玉簫出手，一個「分光拂影」式，全力絞起一團碧虹，姑娘啊，你是心神受創，剛才醒轉，就算你在無病無痛之時，功力也不及奇門十三劍的精堪厲害。現在，更可說是以疲兵對精銳，即使你是拚全力，人家的脫手劍依然將你碧虹光影擊散，其中一劍更是直掠而過。一片血光現，姬蕙是眼前一黑，手中碧玉簫再也無法握住，突然，另一個念頭，就如石火電光般由她心底泛起，身形強動，和身想撲在莊字血之背後，可是，身後一緊，下邊依稀聽得一陣龍吟之聲，不過，蕙姑娘是覺得這龍吟聲離開她很遠很遠——

姬蕙自以爲無法可救莊字血了，其實，她錯了，全仗她這一出手，武家高手之性命相横，可就差不得一點半分。如果，蕙姑娘不跟莊字血出來，而莫不爲稍加阻攔，今日，莊如血即使不死，也難免重傷，事實俱在。烏靈玄武箭之霸道，狠辣，再加上奇門十三劍的謀定而動，莊字血到底不是天神下凡，又何況自從大鬧紫禁城之後，四王子允貞（示旁下同）是處心積慮的結交江湖上隱名的好手，本來，越是有本領，眞材實料的人物，越是深藏不露，允貞又是個陰狠狡詐，善於掩飾的魔頭，不到用盡用絕，他是不會有所行動，可是，爲其利用完畢，而毀了的成名英雄，雖巳不勝枚數，却也做得天衣無縫，無人能知，爲了莊字血，他不得不再組鐵羽衛，再以大俠之面目出現，並且極快的爲其求出了不少眞正的江湖好手來。這奇門十三劍就是他鐵羽衞組織中的最高顧問。

十三劍每一個有他們的獨特劍藝，每一個人有超特之神功絕技。如果十三劍會合，七曜六合，奇正相生的奇門劍陣，可以說是縱橫天下，無人能敵，也所以他們的老大左暉，自稱爲左無敵了。

十三奇門劍　未名大劍客

他們早想來鬥一鬥莊字血，却讓允貞再三的阻止，爲甚麼？這實在是允貞的奸雄可怕之處。他是故意一面抬高十三劍，更且吹噓莊字血，引得他們對莊字血的鬥意、鬥志更爲熾烈。這是允貞的鼓勇養氣的惡着。還有，允貞爲求必勝，當烏靈箭大肆兇燄之時，他本來巳勾結了靈木宮中人，預備挑起一場江湖大風波，他算定莊字血是會出現，他是希望憑靈木宮之暗算，十三劍之明鬥，毀了莊字血，及所有三湖之武林門戶。那曉得爲其發現了烏靈箭的妙用，憑仗他的再三查訪，竟然與雙煞訂了密議，今日，出現在洞靈莊，根本是希求一仗成功，毀了這個滿漢皇室心目中的大患。

本來，大有成功之可能。或者是天不忍傷亡這位人傑，亦可以說是善人天佑。允貞是與雙煞會面遲，莊字血爲神木雷所傷時，允貞只顧找尋雙煞，監視靈木宮之動靜，令其坐失良機。今日十三劍的四脫手劍，又讓姬蕙的奮身破壞，時間就差在這一瞬，莊字血巳一個旋風轉，將這三柄奇門脫手劍，帶上了半空，烏金光芒如星光閃閃，錚、錚、錚三响，又一聲龍吟中，三柄長劍竟然爲字血手中的長箭釘出老遠，又是一個鶚鷹掠翅，好美妙的身法，莊字血巳將半昏迷的姬蕙抓在手彎之中。

混身是血，姬蕙却星眸微睜，一見那張平凡而又誠懇的面容，她是全身一震，一挺身，她又站住了：「還不快去療瘡傷！」眼神，面色充滿了焦急與關顧之情，蕙姑娘心情激動地道：「我沒事，我陪着你，讓我陪着你。」

「血！」莊字血只說了一個字。可是，莫不爲已出現在他們面前，他是沉聲說道：「血弟，你放心，不妨事！」

「還有兩個輕傷，一個重傷的！」

「全巳有人照料，你放心，唉，到這個時候，你還只是記住他人。」

姬蕙是爲長劍掠去了肩頭一塊三寸來長的肉，但是，她反而變得容光煥發，誰也看得出，姑娘有着自激之感。因爲，她是救解了自己的欽敬之人的一個大難。這些傷，她毫不在乎！何况，莫不爲巳代她封住了血穴，制住了出血，她感謝莫大叔，因爲，這樣，她可以陪着莊字血，與他一齊面對任何之橫逆與不幸！

「鍾老哥，我請問你，這是烏靈玄武箭。」

「大概不錯！」鍾不欽沉聲答道。

「你可知這箭共有幾枝？」

「原箭廿四支！」

「唉，如此說來，還有十來支在他倆手中。如此，我得有個請求。」

「請吩咐。」

「老大哥，你巳明白了這收箭破箭之法，現在，我只能把這件事交託了你，還有，莫大哥你，我相信憑這幾支箭，你的七禽烝更是善於攝取暗器，我請你倆代我掠陣。」

「哈哈，你又是將這個重包袱往自己身上揹，爲什麼不讓我鬥一鬥這個奇門十三劍？」

「我與你聯手對付如何？」鍾不欽也出來請命了。

「住口，」一聲洪厲的喝聲，將這個爭執暫時的喝住：「你們好狂的口氣，」是左無敵，「想老夫們行道江湖以來！」

「簡直是在吹大氣，」不知那裏傳來一聲斥罵，「我可不知你們十三個自了漢，糊塗公行些什麼道？做些什麼好事。」

好！可就讓此君問住了，左無敵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樣個局面下，竟然有人來打岔。並且，在自己十三名手之前，左無

敵游目四顧，好！不必看，只見院左角的一個月洞門前，立着一個黑衣人，看打扮，馬伕不如馬伕，村農不如村農。如果不是手中執劍，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他也算是武林中人。

左無敵一見此人，大眼睛透露出憂鬱神情。黃面孔，直鼻闊口，不過咀抿得緊緊的，這就令得他這張面孔看來是不得人緣。此人一到場中，他看了莊字血等人一眼道：「莊大哥，這件事我來辦，看看我那未名劍能不能用？」

「你是赫連毋忘！」左無敵突然想起了這個來無影，去無踪的劍客來，這個暴起的劍客，殺傷了不少人。可就算莫明其妙失了踪，那想到今日在此地突然出現。

來人不錯是當年曾令允貞大傷腦筋的殺手，赫連毋忘，沒人會想到，這個粗庸的村農，爲求一家的衣食豐足，他希望保鏢，那怕打雜，趟馬，他全能幹的壯漢，如果，眞的衣食無虧了，那麼，他是心甘情願的保一輩子鏢，或者打一輩子雜。誰又想得到那個世代，那些個混蛋，那些個可憐的亡國奴，這亡國奴三個字，令他睜開了眼睛。而妻子的死亡，加强了他的仇恨，不！令他更看清了「不做亡國奴，就得抗拒要你做亡國奴的主子！」因此，他一路打，打那些甘心爲奴的走狗，本來，他並無同伴，他也不求有同伴。但是，他在九死一生之際，讓莊字血那些人救了他，現在，他巳是這一個小團體中的中堅。

「他們是劍客啊，莊大哥，你如果用七絕九宮翻勝了他們，他們會說，這武當門中的奇門兵刄，本就是長劍的尅星，這幾個老賊輸了還得氣不服，是不是？好！大家來比劍術，他們有奇門十三劍陣，還有什麼七曜六合，奇正反生的天元圖解。更有什麼劍林海浪手法啊，穿梭劍潮啊，名目繁多，令人聞不勝聽，目不暇給。我麼，只有一柄劍，無名無目，沒名沒堂，如果，我不爭氣，輸了！那沒辦法，請你代我報仇。」

「不，毋忘老弟！如果你輸了，我們放他們走，決不留難！而且，這報仇、找場子，後會有期！」莫不爲先接了口，語氣却隱隱有着，赫連毋忘必勝無疑。這當然是激將之道啊，但是，奇門十三劍又豈是普通的武林人物，他們又怎會將這些激詞放在心上。不過，十三個人全在想一個問題，這個看來不起眼的漢子，他那會如此淸楚自己的陣法，劍法還有這些名稱？

「趙賢弟，你先去領教領教！」是左無敵的命令。

「是！」那個趙同是冷冷的應了一聲，一條人影由牆邊的梧桐樹上飄落，好身法，但見他落脚平穩，一無花巧，可是，一落地，身形宛如一具石像那樣，紋絲不動。冷冷的站在中心，一言不發。

赫連毋忘是走了幾步，站在趙同的左角位，不立門戶，長劍尚未出鞘，看來還有話講！「你一個人與我對招？」好像一個人與他對招是件十分稀奇之事。

「我看是够了！」

「够了？唉，姓趙的，我怕的是够三招。」

「你說什麼？」這句話有些怒意了，事實上，奇門十三劍雖說在最近始爲江湖人知，其實他們每個人俱有不可輕侮之實力。由於素性高傲，個性孤僻，除了同門十三人相知相熟之外，根本看不慣，亦不屑與一般後起江湖人物爭奇鬥異，在他們看來，放眼天下，眞正可與他們老弟兄交手的，非但寥若晨星，越來，他們越以爲已無其人。亦可以說，他們十三人巳是當今武林尊者。所以，何必與小輩人物較一短長？那想到今日，首先爲赫連毋忘迎頭打了一記悶棍。並且，打得極重，「够三招！」難道自己的劍術。只能擋得住此君三招？這非但是豈有此理，簡直是欺人太甚。但是，他剛問了一聲：「你說什麼？」一連下來可就聽到了赫連毋忘的冷峭語聲：「我說，你可能抵得住三招，也可能，連三招也抵不住，如果，你們二個鬥一個，我可能會耗費些時間，讓我來估計估計，四、五、六，嗯！可能八招。如果三個上來，或者會化我十五招，唉！趙老頭，你別漫不在乎，事實上，如果七人齊上，在我一年前，或者，我會毀在你們神招的劍陣中。今日，說實在話，你們也難脫我這純陽一烝之下！」

趙同簡直……根本不敢相信，在方今世上尙有這樣個狂妄自大，而又侃侃而談的瘋漢，他是微微一笑。但見黑影似綫，而白虹抖起，一轉眼，依稀發現這白虹暴漲，劍烝似靈蛇般向赫連毋忘腰部點到。

如果，你以爲這一劍是刺向腰部，那可是大錯特錯，第一招奇門劍出手，看來平凡、簡單，但是，誰又能估計到，這一招根本虛實難分。趙同的眞正目標乃是赫連毋忘背部肺俞、心兪穴。明明是在腰際出手，又怎能在如此困難之地步轉部位，並且，部位又是在背後——

這就是奇門劍訣的厲害，這路劍招根本是根據上古神經越女訣演變而成。也就是說，每一招、每一式，是先發制人而逼使對方在無可奈何之情形下，將個他心目中的部穴方位送到了他劍鋒之下。實在，奇門劍訣之出手凌厲。並且，計算、分位精確無比。對頭的每退一步，每進一位，全在其劍招監視緊扣之下，也可以說，對手根本無選擇之餘地而自然而然的，將自己的空檔交給了自己，趙同等十三劍手，憑仗奇門劍訣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的英雄。尤其是最近，他們代允眞也不知殺了多少劍術名家，那個南宮世家的單氏一門，就讓趙同單劍毀了個乾乾凈凈，爲了不忿赫連毋忘的口發狂言，更不顧一無表示，所以，趙同一出手，就是自己生平傑作，正擊反挑的絕技。

趙同以爲，即使對手並非浪得虛名，第一招也可能無法能令其就範，但是，第二三招的疾如風飄的神雷雨師煞手招，無論如何，可以支持三招，三招一過，自己是顯然巳在聲勢上佔先一着。然後，乘其氣怯勢拙之時，再施展十三手連環殺着。哼哼，饒你未名劍訣，深藏不露，難明所以，也至少看出個端倪來。自巳即使落敗，哈哈，左大哥定可代我找回場子。

趙同的計議不壞，可惜，眞個是不說不相信，自巳這一招「魚龍曼衍」出手，眼前但見一縷墨虹，毫不起眼的在眼前一掠，趙同幾乎連魂也嚇出了竅。爲什麼？原來，這未名劍的墨虹，後發制人的釘住

了趙同的心門大穴。這還不算稀奇，令人吃驚的是：毋忘的長劍光虹不動，却已使趙同的變化繁亂的光影，似爲極寒之冷潮凍住相仿。趙同那敢怠慢，一聲急哼，好個劍客，他是不向後，也不左右卸勢。乃是一個矮身挫勢，長劍一掠，錚的一聲龍吟，這長劍竟然白光如彎虹的。繞住了赫連毋忘之長劍，轉了個急且勁之勁圈。而這股彎潮，堪堪將毋忘的出手招阻了一阻，還有令人舌撟難下之事。趙同竟然脫手劍宛如一般人口中的飛劍那樣，一個轉彎，又再回入了趙同手中。然後，他已斜掠三步，脫出毋忘之反手一招。一陣喝采聲中，只聽得赫連毋忘道：「你看如何？才一招，不！簡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縮頭烏龜，試問，你又怎能擋住我三招？哈！是我估計得你太高了，趙朋友，走吧！」語聲中，只見一圈墨虹，斜飛而出，衆人耳中分明聽得一陣微嘯之聲，又是叮叮、叭叭的連聲暴响中。黑、白兩種光虹，宛如繁星飛渡，又如烟花激射般，眼前一定，只見趙同擧劍過頂，平放架阻，人已矮了一半。原來，他已是趺坐在地，勉强的將手中劍架住了毋忘之墨劍。

「你看如何？」赫連毋忘冷峭的問。

衆人未聽見趙同的回答，可是，衆人眼前一花，一股血箭迸出，嗆啷一聲，可憐，趙同是氣忿逾份，而一口鮮血，代表了他的不忿、不滿與及憤慨。

赫連毋忘是冷冷一笑道：「我決不是個空口說白話的人啊！莊大哥他相信我，可是，你爲什麼不相信我？」

趙同已昏厥在地，赫連毋忘却又苦笑了笑道：「在三年前，朋友，你算是死定了，我可不會顧念什麼過節，更不會提說什麼武林道義，你倒地，我殺你，如此而已，唉！」

半空中又傳來一聲鬼哨。這一次可來得極快，烏金光芒簡直可以說是與鬼哨聲一起發出。這裏有多人的驚叫，而一縷黑影，一個化郎身影，簡直如流星趕月般，向東角竄去，而莫不爲更不怠慢，但見他那魁梧身材，如巨靈般的威靈，手執一支烏靈箭，搶在赫連毋忘之前，「錚」、「嗚哇」聲中。莫不爲不禁眉頭微皺而說道：「好霸道的玄武箭！」原來，雖然他是不急破解神箭之道，但是，第一次，初出手，他是幾乎爲這神箭勁力破圍而入。如枭不是手中所持的也是烏靈玄武箭，那麼，莫不爲也眞可能讓這神箭毀了。即使如此莫不爲的右手手臂，依然隱隱痠痛，於此可見，這一箭的勁、疾、霸、詭。

赫連毋忘又如何？他是了嚇一大跳，老實說，他現在已眞正的出入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中，越是如此，越是明白人家之長處。剛才的長箭，他自己明白，是絕難招架的。

墨劍破奇門　柔絲困大俠

但是，目前的戰塲上是瞬息萬變啊！誰也不能稍有懈怠，赫連毋忘是只關顧了一下勁箭之可畏，那想到，環身已有勁風壓到。耳聞輕嘯似潮，而劍光如匹鍊一般，向他環身繞來。赫連毋忘只是稍一疏神，可是已被對手困了個結結實實！

現在，赫連毋忘在自己的「百式護身招」中的一招「玉龍環」，堪堪的將來人的殺手神招阻一阻。可是，人家是有備而來，更且，此人更是有名的閃電手。不！他的出手簡直是比閃電還快幾分。白虹似電似閃，每一隱現，赫連毋忘已算是死了一次。如果不是毋忘最近將天琴三老的「連踪篇」參透。將這部未名劍譜融會貫通，那麼，他是早已因一時之疏忽，而爲對頭毀了。事實上，武林高手的出手比招，唯一目的，就是搶先。也可以說是先發制人。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武術要訣，無非是如何搶先？而達到先發制人之地步。武當三丰祖師出，內家拳的所謂「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又說什麼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以後發展到「後發制人」者，這是先固己圍，伺機反擊的至上妙着。可惜，這樣的打法，這樣的技藝？請問：到底有幾個敢說一聲，自己能達到了這個境界。三丰祖師晚年不再創無經神拳，就已說明了，動、靜相生，先後互尅的至妙至絕之經典之論。也所以，武當之爲後人祟敬，連少林也不得不默認其爲一代宗師。就因爲三丰祖師之獨闢蹊徑，更且能闡明眞相，發箭人之未發，道前人之所未道，不得不將這個武術宗師的聳稱奉上而已。先、後之分，就得看出手人之功力與時機，再作決定。

赫連毋忘如果是先用心，他可以後發——等於未發而破其先發，而後反制——制人，現在，他算是坐失先機了啊。現在，他是爲先發之人，狠狠的困在這劍陣中了。

這就可看出奇門十三劍客的眞材實料，更可顯示了奇門十三劍，實在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了，劍光似虹，劍影如山，劍嘯如潮，而劍勁如浪。不，簡直如狂浪惡潮，一個浪頭又一個浪頭的，不斷的向赫連毋忘壓來。

「費二哥，我來助你，且看他幾個回合來解決我倆！」原來，這個困住赫連毋忘的是十三劍中之第二位，費心澍，而出言反詰毋忘的，乃十三劍中第七的金滌非。由於毋忘說過二個人估計化個七八招，現在，分明是自己再一加壓力，立即可以將個自命不凡的未名劍客毀了。爲了不憤其口出狂言。所以，還加上了句陰損的說話。

嗨嗨！金滌非你不來，看來是費老二大佔上風，你一來，可憐形勢陡變，也不知是什麼道理，本來已被費心澍壓得光芒全無，處處顯示出毋忘是力竭勢窮，宛如被困於重圍之小獸一般，可惜，費老二啊，如果你是知機，就該看出來了，墨虹光芒雖說是越縮越小，可是，你也已越來越難攻入其圈，說句俗話，到此地步，簡直是老鼠拉烏龜，不知從何着手了。還有更可怕的事是：他已漸漸的將先發制人之權，捻在自己的手中……最佳辦法，走；自己如此的奇門閃電招，自命當今武林，極少人能擋住三招的殺手，現在，他已環攻了卅二招！分明，赫連毋忘是高出自己多多啊！

現在，金滌非一現身，好！錚，錚，錚，連續的响了七响，眼前只見墨芒如雲，倏的暴漲，金滌非長劍才遞出，而眼前連花幾花，好個金滌非，他是一招天紳倒掛，白虹似匹鍊般的，直向毋忘中宮擲出。爲什麼？這乃是金滌非發現不妙，更怕爲其說中，自己二哥連攻了此君卅二招。並且，第卅二招剛巧是風雨神招的末一式，第二路雷電神招尚未帶出，赫連毋忘竟然會揣摸得如此精確，在一路尾，二路未起之時，搶步發劍。這一招並不繁複，更無驚人之處，老老實實，平平凡凡，唉，就憑這一式，將費老二的殺手神招封殺！更可怖的是，一招着，連點七點。但見七點墨星，嘶嘶勁嘯之中，費心澍是招架得萬分狠狽，也可以說，分明已有敗象。金滌非只能一咬牙，脫手一劍，算是圍魏救趙，也算是乾坤一擲之計，還有他是打定了拚命的主意。

那想到這個未名劍客啊，反客爲主旣已成功，自己已可控制大局，他還會讓你們乘隙而入的。墨劍一抖，只見他是輕描淡寫的一抖一絞，衆人眼前只見白虹飛天，分明，金滌非的長劍已爲毋忘一式「抖亂環」，迸竄向天了。這一來，可就亂了套，人影紛飛中，嗖嗖連聲，白虹似電般，向赫連毋忘紛紛擲到！

「不好！」莫不爲是一聲怒吼道：「好無恥的十三劍！」分明，莫不爲已看出了奇門十三劍經已老羞成怒，竟然如按門戶，更不顧江湖的道義。他們竟然用上了奇門劍陣中的七曜六合，風起雲湧的殺着。以十三柄長劍來對付赫連毋忘了，莫不爲身形動，剛想突入重圍，以助毋忘時，只見一道金虹，自天而降般，嗆嗆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墨芒與金虹齊飛，而白虹却是一撞即折，一折即彎，十三柄長劍竟然宛如飛劍般的，此去彼來，穿梭往來，而金虹暴漲中，莊字血這位人中英俠，一聲微哼道：「原物奉還……」好！錚，錚，錚……一聲聲金鐵交鳴之音中，十三溜白虹，在其九宮翻的勾，卸，黏，揮之下，如此厲害的七曜六合大陣，使陰陽六合攢翻之勁擲出的來復神劍，竟然爲其大天魔，七絕玄勁所化。非但化，更且是卸力反勁，還打這十三名劍客。

「閣下果然好本領！」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極清亮的讚美詞。

「不勞誇獎！」

「你我不能做個朋友？」

「韃狗！」

「唉！莊大俠，在下從來沒出口傷你啊！」

「可是，你滿奴殺了我多少的大漢子民！」

「我可不想濫殺無辜，事實俱在，于某是全力保護忠良之後……」

「奴才之後而已，允眞！你始終視我爲心腹大患！」

「此言有理，閣下實爲我所見之第一人物！」

「我一個人?!哈哈！即使三頭六臂，即使通天澈地，可也非鬥你這個魔頭！」

「多蒙謬讚！」

「不必客氣，可惜，你是無法送送我命，我一日不死。你一日不得安枕，現在，我不妨再與你說個明白，本來，你奸計大可得逞，你大可憑仗玄武烏靈箭毀了我。更可以憑仗靈木宮中之異兵利器，送我歸西。不想，我比你早到一步，還有，我的好朋友一個又一個的趕來會合，你想不到吧！莫大哥來，如果能救得瞿念明，哼哼，靈木宮就不會再聽你號令。至於你想陰謀毀了它！也辦不到了。至於鍾老大哥與鍾世兄，算是你又再多結了一門對頭，這還在其次，想不到吧！這位與世無爭，只求吃口安樂茶飯的赫連兄，竟然也成了你的勁敵！允眞！以後，即使你能毀了我，試問；你又怎能毀了我這多的好朋友？這些有血性的大漢子民！」

「唉……」一聲極沉重的嘆息聲中，四週倏轉沉寂，分明這個自稱姓于的四王子允眞是走了。十三劍是走了，地下却有着不少長劍。看來，他們已無面目帶走這些。誰也看到了，墨劍赫連毋忘是勝過了十三劍。鍾不欽還是看不出這一路劍法的來龍去脈。不過，有一點，他是深受感動的是：莊字血的說話，這一番擲地作金石聲的說話啊！令他不自主的，老淚縱橫。

「你回來了！」是姬蕙滿面帶笑的迎住了字血！「我很高興……」四個字才說完！姑娘又昏死了過去。莫不爲當然明白，她强打精神，當她看到了事情告一段落了，她的心神才定，而困倦傷痛，立即襲上了心頭。不必支持，也根本無法支持，姑娘委頓在地了。

莊字血又如何？眉頭皺得緊緊的，簡直是擰成了一條繩那樣了。他搖頭嘆息，可是，他是竟無辦法，事實俱在，莊字血一直孤身往來江湖，他是個有心人，他也是個行俠者，即使虎龍之名天下閧傳。不過，一個化郎，是極容易爲人忽略，而認不出來的。即使强敵環伺。老實說，當今之世，那怕是陰狠狡詐之士，在江湖上稍有名望，誰也不肯自墮聲價，依仗人多取勝。何況又未必取得了勝。算來算去，唯一值得他担心的對頭，第一個是允眞，第二個是允禵，第三個是允祺。不過，他們自己也得勾心鬥角，爲謀奪帝座而操心，所以，莊字血即使奔走江湖，却也往來無阻！

在衆人心目中，他是大俠。

在滿族的眼中，他是魔龍。

而在他自己的看法，一個化子。

一個化郎，奔波顚沛，生了一個平凡相，而他也自認爲平凡。所以，不會有女子對他傾心，爲其救過的，視之爲恩公，比較處熟了，不是當他個大哥哥，就是把他當作小老弟，而這些他感到很好，他更高興的是自己有這多的同胞手足！眞好！

步入中年，自己是越來越焦心在拯救不幸輩的人身上，更感到成家之可怕，因爲，經他手救出來的，有多少人家，而他們個個變得家破人亡。有多少活潑可憐的孩子，受折磨而慘死，又有多少好女子受凌辱而送命。他恨極了走狗，滿奴。可更怕有家庭之牽累，如果有一日，他也碰到了如此的災難……他簡直不敢想下去——

很好！從來沒人喜歡過自己，却換來了人人對自己的尊敬，與重視，那更好，可是，自從大戰萬妙仙莊後，好！糟了糕！時時，他覺得有一對火熱的眼神在注視着他。是如此的關心，又是如此的深情，她就是萬妙仙娘的女兒淸麗脫俗的姬蕙。

起初以爲是小姑娘出於尊重自己！以

後，他更以爲姬蕙在請敎自己練功之道，最後，他看出些端倪來，好！莊大俠苦思了一日一夜，然後，他走了！事實俱在，他是自覺形慚，一個化郎，一個是小姐，又何況自己行年四十開外，蕙姑娘才廿一二歲。簡直可以做自己的女兒，還有，她本來就是自己的晚輩啦！一時的熱昏了頭，過一段時間，她會冷靜過來，對！就這樣莊宇血走到了陝北！很巧，他是聽到了允眞又在暗中煽風點火，既已撞到，對不起，魔龍得來破壞你……

唉，姬蕙原來也已追蹤而到，本想趕她回去，無論怎樣勸說，姑娘只有一句話：「與爾共進退！」還有，濮天興來了，張永也來了，問個明白，原來，他們也已有所風聞，這件事會引出這個惡魔星來，濮天興是有意與他結一結賬。完了，沒法可以趕她回去了，現在，越憂越壞，變得不可收拾了。

「你是個俊姑娘啊！」莊宇血莫明其妙，自言自語了這一句。然後，他想走出洞靈莊！可是，背後有人叫住了他：「莊老弟，你往那裏去？」

「啊，鍾老哥，我有個約！」

「喔，此時還有約？」

「奇怪！此時何時，就不應該有約了麼？」

「不看這位姬姑娘……」

「鍾老哥！靈木宮中之事，我尚未辦妥啊！」

「我代你去如何？」是莫不爲接了口。原來，他已悄沒聲的走了出來。環目圓睜，沉着地注視着莊宇血，起先莊宇血難免有些忸怩之色，但是，越說，越令人難以阻止他了，原來，當赫連毋忘大破奇門十三劍陣時，烏靈箭又現，好個莊宇血，他是一直不動，就是在注視這烏靈箭的出現，鬼哨聲響，烏靈箭現，他已斷定了兩人隱身之地，輕易不使的飛天夭魔神勁中，身形似一隻大鷹般，直撲這一對箭手藏身之所。可是，你這裏身形才到，眼前一花，兜心就是一道烏金光芒一閃。好個莊宇血，他到了這個地步，近身轉打，當今之世，想佔其便宜，不敢說沒有，可也是寥寥無幾。又何況這一對箭手，所仗憑的就是這震天弓，烏靈玄武箭，所謂利遠不利近，到此地步，還想與自己對招，豈非做夢……

好一個莊大俠，他是手腕一扭一翻，別看這一個簡單動作，業已封阻了中宮三尺方圓之地。還有，他是明知這箭頭有古怪，所以，一扭之時，已手握拳，再一翻，彈指似戟的，直點箭桿。不過，一聲極難聽的鬼叫聲中，一道金紅光影向其肩頭打倒，莊宇血是左手一迴掌，揚手一撈。好！擋住了這件東西，一用勁，但是，對面的反奪之力極强，莊宇血明知手中所抓是張弓時，還想運勁强取，斜刺裏又是一股陰風傳來，莊宇血嘆口氣，不敢强掙，怕爲這陰箭所傷，借勢用力，一個鷂鷹冲天，再上一層樓，可是，你才上竄，這一對鬼兒子好像如算準了那樣，雙雙一聲鬼嘯中，一東一西的向莊外直竄。突然，東北角傳來了一聲鬼哨，莊宇血只能取箭在手，向四外看個明白，卻不見有箭射來，而東北角又傳來了一聲鬼哨——

陰謀毀門戶　血濺靈木宮

莊宇血是十分明白，這乃是兩個惡鬼的擾人耳目之計。雖然不明白這個鬼哨的原理，可是，十分明顯的，叫聲來處，決計找不到發箭人。一個不留神，反而可能在其鬼哨聲雜之際，將自己陷入了陷阱之中。不過，這一對隱身殺手，對自己一行人的無形威脅太大，如不設法將他逼了出來，那麼，以後的反受率制是免不了。爲了這個原故，再加上，也只有自己有充分之把握。將這以箭對箭，對箭收箭之道，爲求自保，更不希望目標太大，他是游竄在這山腳，叢林之間！

「莊大俠！」背後突的傳來一聲蒼老的叫喚，莊家血是一回頭，立即看見一個身裁不高的黃髮老人，愁眉苦臉的站在他身後的歧徑間，打恭作揖！

「原來是江長老！」

「老朽估計大俠會到此地來，所以枯候多時！」

「長老之估計功力，的是可佩——」

「不必代我面上貼金，其實，唉！另一角，有我師侄在守衛着！總之，這兩段路上，你總得碰上我們中間一個。唉，莊大俠，你是去追這對喪心病狂的孽種！」

「正是，烏靈玄武箭，殺傷之力太强，如果不早早將他們有個解決，唉！我就怕不時會有武林同道，莫明其妙的死在這陰狠之箭下……」

「可是，我們靈木宮目下也已危在旦夕了啊！」

「難道靈木姥姥依然執迷不悟……」

「非但執迷不悟，更且倒行逆施，但是，她可就忽略了于青之陰險可怖。更想不到她本身也已爲自己心腹，視之爲眼中釘，天幸靈木秘解，乙木眞訣爲其深藏寶庫，此次並未帶出，否則，當碧雲障不能尅制變煞鬼時，于青業已想對她發動背叛了……苟延至今，乃是于青還想利用木娘子的甲乙網，給與列位一個大威脅，然後令其能兇謀得成，不過，最近，已傳來了訊息……」

「誰能傳出來消息？」

「唉！莊大俠，有喪心病狂的惡徒，你就不允許也有別具心腸的好人？」

「啊！是我失言了！」可憐，莊宇血連頸子也紅了！事實上，他這句問得太忽忙，而忽忙之間，得罪了人也不知——待到發覺，他那得不自責荒唐！

「聽說，可能在今夜會禍起蕭牆，木娘子勢必爲彼等所扣、所押，甚或所殺。靈木宮立即會名存而實亡。後繼者談眞如會打明了旗號，與江湖各門戶對立！然後，引起個大風浪……」

「喔……」

「他們會揚言毀洞靈、滅三湘、誅殺洞庭，倒翻天南……」

「好大口氣！」

「他們是有所憑恃啊！」

「嗯……唉！于青，允眞！好厲害的陰謀……」

「小老兒是希求大俠你既能挽丐幫，就請無論如何保全了我們這個靈木宮。」

× × ×



莊家血說明了詳情，也就是講，他得赴約，他不想驚動太多人，並且，更不想聲勢所及，引起了于青之注意，反客爲主的對洞靈加强壓力，令自己分身不暇！

事實俱在，莊宇血目前所着重在：如何解決靈木宮中之厄亂，然後，誅殺了那些叛徒，由靈木宮中長老江一塵暫攝宮中主者之位，木娘子如憬悟己錯，瞿念明又能復原無恙，那麼靈木宮就由江長老之輔助，監管木娘子，與瞿念明爲雙主者。萬一木娘子她是執迷不悟，沒辦法。即使靈木宮以後——至少有三十年難出一個足以與羣雄抗爭的主者，不過，那也沒辦法，他們也只得毀了木娘子，然後，由靈木宮來個實亡名存。也就是說隱姓埋名，甚或遷地爲良，卅年後，如果皇天保佑，靈木宮能再出一位武林奇才，通曉靈木秘解，好，再出頭露面，與江湖人決一雌雄。雖然，莊宇血不喜歡江長老如此孤僻、固執，但是，江長老卻流淚說道：「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不過，莊大俠，有多少江湖人物，他們非但無動於中，反而暗中出力，助韃狗來毀我靈木宮。如果，不是他們愿怨以交，木娘子那會有這樣狂妄之念頭啊……」

「莫大哥！我突然明白，你是與靈木宮中前人有交誼的，江長老依稀提說過，在卅年前，靈木宮中就有一位高手，遠走高飛……」

「他就是我苦命的胞兄！」

「啊！」莊宇血幾乎怔住了！

「不過，我始終以爲靈木宮有些邪門怪道，因此，我與家兄也從不提這些事。不過，當眞垂死掙扎的，前來我苦讀『難經』之青囊草廬時，他對我說，求我當發現靈木宮中有人自命不凡，而求獨霸江湖時，要我依照他所撰的七解八盤訣破靈木宮中，視爲天下無敵之靈木秘解！言中之意，他也希望我代其清理門戶。可是，好吧！這件事，我拜託了你，蕙姑娘的事，你大可放心，即使洞靈莊……」

「——莊大俠！小老可不是眞正的一蹶不振了啊……既然事關隱秘，你大可放心的走吧，可是，你自己小心！」

「不錯！賊徒們陰謀層出不窮，又何況，你樹大招風，如果不是此人也得有人座鎮，以防于青等人乘隙來犯，我眞想與你一齊走一次。」

「唉！到今日，我可是恨我們人太少了……」

莊宇血是走了，他這一句「人太少了，」卻引起了另一聲沉吟，可惜沒人聽見，是誰在沉吟？赫連毋忘！他沉吟了句什麼？他是苦笑了笑道：「人少！不，他們會越來越少，而你，莊大哥！你的人是越來越多的啊……」

× × ×

這裏是斜僻山陰的一個洞穴中，這個洞穴看來是經人打掃過，洞外曲徑是如此的乾淨，但是，洞中卻有着一聲聲慘呼聲傳出！如果你循聲往視，唉，這裏已成爲一個修羅道場了。地上橫七豎八的，有着死人或者傷者。一陣陣的血腥味，隱隱傳來，而洞中央，有一張烏黑發亮的太師椅，椅上端坐着靈木姥姥。她已沒有前時所見那樣的端莊肅穆，現在是披頭散髮，青衣上濺上了點點血跡。她的面色是綠黝黝的發着光，眼中神芒如電，看得出她是氣憤已極，現在，好好稍作休息，也等如戰場上一輪衝鋒後的小休那樣——

「談眞如！你好大的胆！」

「何出此言！」

「竟敢叛師逆上！」

「這還不是跟師主所學！」

「胡說！」

「江長老的說話，你幾時聽了，江長老的示命，你幾時遵了——當然，你是自命爲靈木宮中百年來第一人才，是你救得了瞿公子，也由你補全了木宮遺落在外的口訣，江長老爲了你立此大功，他是力保你爲主者，可是，你一成爲靈木宮主，你就狐假虎威，你就狂妄自大……」

「我是爲求發展靈木宮！」

「江長老說着明白，我們但求與其他四宮。各葆所長，以安天命！但是，你卻信了外人的巧言，你以爲可以尅煞四宮，成爲天下無敵……」

「我就是天下無敵！」

「現在，你又如何？」

「我依然是天下無敵……哈哈哈……」一陣尖厲的洪笑聲。衆人只見一條青影，一片蒼霞已向那個手執太乙戟的談眞如捲到。談眞如隱隱然已是靈木宮中的新首領，這一批人，差不多有十之七八，爲其徒黨。今日，她之敢猝然發難，雖說心中別有所恃，其實，宮中是次出來的徒衆好手，全對木娘子心有不忿。再加于青本就希望具大聲譽之門戶，自相殘殺，故此許了談眞如不少的甜頭，更且信誓旦旦，助其爲靈木宮中主者，以代木娘子。再有，

木娘子之如此處置瞿念明。談眞如是更爲痛心，她一直以瞿念明之情侶自居，她可想不到，瞿念明之爲兩鬼所苦，木娘子是理也不理，待到發現瞿念明硬朗堅挺，身受如斯摧殘，不吐半言只字，出賣靈木宮人時，她是不得不向木娘子請求乙木靈丹，治其傷創。可憐不獲所請，談眞如就此血了心，一定得推倒了木娘子……一則爲自己建成基業，另一則也算是代瞿念明報仇——

可是，木娘子實在是靈木宮中傑出之奇才，一部靈木秘解，業已習練有素。何況靈木宮中鎭山寶甲乙靈蛛網在其手中，戰端一起，木娘子首先發現自己心腹三人，爲談之手下所毀，發現不妙，蒼霞中立施顏色，將宮中能手，毀了七個。帶來了卅六能手，可憐，現在是只剩下了十來廿個了！木娘子是恨極了談眞如，因此，在這談話對答之間，她是一個綠影參天身法，挾甲乙網之蒼霞，向談眞如捲到。談眞如無時無刻不在担心，提防着木娘子。她這裏身形才動，談眞如之太乙戟一抖，「靈雨霏霏」的化式中，太乙戟已抖出了一圈綠星，與蒼霞一撞，一片綠螢似的星光閃動下，木娘子已左手乙木訣，五指戟張，指尖帶起嘶嘶之勁嘯，向談眞如的右肩抓到。

談眞如一直以爲，自己的武功不如木娘子，不過至少相差不遠，何況自己還有這多的徒黨相輔，已可拉成個均勢，現在木娘子是與自己單打獨鬥，她立即打算着如何引其入徒黨所佈的小乙木陣法中。然後由自己太乙戟鎭住陣角，將木娘子活活的拖累而死。可是，那知道木娘子的甲乙網果然厲害。已令自己的太乙戟難以招架，更可怖的是；在此時機，她的左手乙木訣，這五指乙木奇氣已照顧了自己半身！還想抽回太乙戟，揮斷乙木眞氣時，對不住，太乙戟分明已爲甲乙靈蛛網所扣！想抽是抽不回來了……

好個談眞如，臨危不亂，一個落地生根，全身用力，向下一掙一抖，手中太乙戟首先不妥了，並且就這一掙之力，全身向下，短了三寸，右肩的威脅也已稍解，然後是再不怠慢，一個「風吹草底」身法，人宛如一片長草般，隨風偃倒。身一着地，一個蛇竄入穴的身法，脫出了木娘子的甲乙網禁圈中了！

但是，你算是走脫了，這致命一擊，木娘子一網網住了太乙戟，左手五指一揚一屈，好手法，一道綠虹，已落在她的左手。現在是左戟右網，身形是隨勢而進，還想追擊談眞如，左右兩邊有兩股勁風襲來，正是談眞如的徒衆；竺天月、竺天星。兩柄乙木劍帶起了兩聲異嘯，向木娘子的左右刺到。

木娘子感到竺氏雙姝的出手是拚了命！心中不免有些苦酸之感。想不到這一對姊妹，自己對她倆可說的是恩義兼及，爲什麼她倆視我如寇讎？左手動，太乙戟戟耳已將竺天星之長劍扣住，而右手一抖，甲乙網更加不費吹灰之力，將竺天月的長劍抖脫了手。本來，只要自己運乙木淸靈勁，就可將這一對姊妹攝到了個對面對，一戟一網，落得個慘遭分尸之苦……但是，當其清靈勁才運，木娘子神目如閃，已看到兩張驚惶失措的面容……還有眼神中充滿了恐懼之色。木娘子不禁一聲哼，雙手一個大開門，網戟互抖，兩聲驚呼，而兩條人影分左右摔出——

好了！木娘子啊！你忘了，這一個大開門就此將自己的中門大開。更可以說是開門揖盜。談眞如尙未就縛，並且，因兩竺的出手，本身之一衝一奪，人已前進了一尺有餘，木娘子是加上一念心痛，神思一亂之下，她不想傷害這一對孤女，好！反而將前胸賣給了對頭。待到發覺不好，那來得及，一股大力重壓，雖仗木娘子精深靈木秘解，乙木淸靈勁佈滿全身，到底是一個大開門，胸前弱點已現，即使運勁說到就到，也已爲談眞如的偷襲得手，令其眞氣一斷，再想御接自如，可就難了。木娘子一個踉蹌，可憐，她不能企求對頭，也如自己那樣的一念之不忍，談眞如現在算是得理不讓人，一步緊一步，向木娘子步步緊逼……木娘子是氣血未暢。焉能應付得談眞如的狂風掃落葉的進招？即使憑你太乙戟，甲乙網的輔助，但是，眞氣本來是被越逼越難御接，現在，竟然有被擊成絲絲斷、片片碎的可能了。談眞如到底是本門中弟子啊，她那會看不淸楚木娘子的苦苦掙扎之情形？如不乘勢窮追猛打，以後，哼哼，後患無窮啊……

連逼七招，談眞如眼見一片紅光，她是微一怔神，業已看出來，木娘子本來綠影佈滿的面容，已漸成了淡綠色，口角却有着幾滴血漬。分明，木娘子已受了重傷，氣血不接，爲自己將其壓得吐血了！一陣欣然，她是一個迴風拂柳，想輕輕按住了木娘子的心口大穴！然後，哈哈！她大可好好的消遣這個不可一世的宮主……

不想，她是眼前一花，面上一陣發燙，心中一驚，心叫不好，中了暗器！人，自然而然的，向後疾退。臉上還是一陣熱，有些濕濡濡的感覺。眼前又看見木娘子，已慢慢的，慢慢的，身子痿癱着地……談眞如是一抹面孔，看出是血，她心中明白，木娘子已無能爲力矣——

嘔血惡夢醒　魔星接踪來

不錯！木娘子連噴二次血，實在，眞氣難續，她是在又憤又恨之下，噴了談眞如一面血。人，也再難支持了，坐下吧！好！就坐下！然後，她是淒然一笑道：「突然，我看淸了你，也看淸了自己！」

「我可沒時間與你談什麼淸楚明白，放漂亮些，將靈木秘解交出來……」

「在靈木宮中！」

「我知道，我命令你交出木蓮花！」

「你自以爲是主者了！」

「不以爲也不成啊！」

「喔！哼！你就走得出于青之手？」

「哈哈！木娘子！實不相瞞，我本就奉于青之命而行事的啊，不過，你自命不凡，其實是睡在夢中！」

「唉……亥亥亥……」木娘子是一陣咳嗽，然後又吐了一口血道：「我在夢中？那麼，你是醒了的？不……談眞如！其實，你何嘗不在夢中啊！至於木蓮花，我是不會交給了你的，因爲，你不配！別忘了，靈木宮中尙有三大長老在，即使我爲

你所毀，你可以毀尸滅跡，但是，你還是難逃出三長老的法眼……」

「三長老對你也是極不滿啊！你不放漂亮些，你我結一個鬼緣！你不答應，唉，你可以看瞿念明的冷波，我可以以十倍的刑罰加諸於你之身，你以爲如何？」

「我也不必與你多講……哈哈……咳咳……」又是一口鮮血吐出。木娘子的面色，綠影已褪，只顯示了她蒼白似紙的可怖顏色。這已說明了，木娘子的乙木清靈勁已消，耗殆盡了。並且，從她的言語之中，更可聽出她痛心之意，她之所以說談眞如何嘗不在夢中，這已說明了，她們全是讓這些武林第一、權位、名利引入了睡夢之中。今天，我被偷襲，我受反叛之苦，不！却也好，總算將自己的夢總算打醒了。但是，一個自以爲成功者，他又怎能想得到，已經開始步入夢境中？所以，木娘子會在這樣個痛心疾首之時刻，笑出聲來。

「善哉、善哉！」空洞中爲這幾個字，震得嗡嗡發响。令談眞如等人，個個怔了一怔。慢慢的，他們算是看清了走來一個老人，一個中年化郎。化郎手中執一支烏金色的長箭！

「江長老！」異口同聲的叫出來了，來人正是江長老。可是，江一塵是不理不睬，不回不答，他只是走啊走的，走近了木娘子面前，老人的眼中吐出了凄然的神色：「師主！你可明白否？」

「長老！我明白，我不配作靈木宮中的主者！」

「你可恨……」

「恨？當然，我恨這些人。」

「恨談眞如和靈木宮中的不幸者？」

「爲什麼不恨他們，爲什麼不可恨他們？」

「你還在夢中啊……」

「對！哈……」一陣極洪厲的狂笑。

「于青！」木娘子叫了一聲，聲音中有着凜然之感！

「于大俠！」是談眞如的叫聲。她的叫聲充滿了欣慰之情！

「談眞如！你還在夢中？」是于青的說話。「殺！」一個字隨即出了口，可是，這一個殺字是如此的陰狠，又是如此的嚴厲……簡直，這個字，可以令四週空氣全凝結成冰。

就在此時，一聲「嗚哇」鬼哨聲，一點烏金光芒飛來，直飛談眞如！好！於此可見談眞如實在是個機靈可畏的人物，她也領教過這鬼箭的厲害，因此，他是一聞鬼哨，脚尖一挑，地下一具重傷徒衆，爲其挑起，烏靈箭到，她是毫不在乎的，將這傷者一立，就勢一推，「噗」的一聲，長箭本來是透胸而過。由於談眞如是順勢一推，這枝箭在阻力牽引下，沒傷着了談眞如。可是，洞中地方窄啊，即使對付了一箭，還有第二、第三……更何況于青還在洞外，分明他是堵住了這洞門，預備來個甕中捉鼈。

果然，一聲又一聲的鬼哨傳來，雖然不發箭，却也令洞中人心旌搖搖，不勝其煩。任何人都會明白，這決不至於是擾亂心神而已，一定還有其他的殺手毒招，不過，木娘子是對江一塵低聲道：「江長老！取碧雲障圍住！」對啊！乙木之精，海底萬載桑石木所修鑄而成的鎭宮重寶，水火不侵，金鐵難勝，烏靈玄武箭也曾經吃過次啞叭虧，更且，這碧雲障尙另有一般妙用，不是靈木宮中人默許入內者，全得爲神障所附之毒龍香迷倒……現在，木娘子是無法將神障擲出，只得請江一塵相助。好！奪奪連聲中，洞穴中多了四面屏風，這四面屏風算是代這洞穴開出個避難所來，連竺氏雙姝，還有談眞如及其手下全被圍護在內。

「哼哼哼！靈木姥姥，果然有些家當，也值得你們賣弄，不過，我即是不明，你們守在洞中，就永遠不出來了，你們預備老死於此？……」

「于青！你尚有什詭計！」

「不是詭計，而是提醒你們！在這裏，你們永難得脫。我爲了這條魔龍，我是不得不耍無賴也得耍一次了。莊大俠！對不起，是你逼我不得不來個困守，那怕你譏笑我是守株待兔，我也得認了！因爲，誠如足下所言，你一日不死，我們一日臥不安席。今晚，總算是讓我看準了時機，也出動了這多好手，將你引來入洞，當然，你是大可殺出洞來。可惜，你阻得住奇門十三劍，阻不住烏靈玄武箭，即使烏靈玄武箭你可以以箭架箭，以箭收箭，不過，試問，你又怎能顧得了我的大般若功：…哈哈哈……」

狂笑傳來，可就令在場人個個心驚肉跳，于青可算是陰、狡、詐、狠式式俱全。他非但挑撥靈木宮，更且，有計劃的引江長老等人全部中計，還加入了個方今第一大俠莊字血。挑起無數小風波，說來道去，唯一的目標，主角是莊字血！說什麼五宮歸一，說什麼三湘、洞靈，哼哼……這些人個個是于青手中的棋子而已。

「于青！」是江長老的語聲：「你好陰險的手段！」

「江長老！我是早三日才知道，有你這樣一個老未死，總以爲，我那妙計，會讓你毀了個一敗塗地，那料到，于某一個將計就計，反使你成全了我！」

「我成全了你！」

「你請求莊字血清理門戶，你更怕莊字血不來，你是聲淚俱下的說明，保全靈木宮，等如保全了反清的大門戶，哼哼，莊字血一生就喜歡幹這種事，老實說，魔龍！我之所以再三的陷害無辜，更且有不少還是我嫁禍於人，爲什麼？我就是要你奔波顚撲，然後，我希望總有一日，將你引入陷阱！」

「現在，果然如你之願了！」

「至少，我已經令這條魔龍心灰意懶了！」

「怎見得！」

「哈哈哈……他噤口無言，當然，他是會設法一衝，可是，他又怕中計，他又怕十三劍，雙箭神！」

「以多爲勝，你們就好意思稱字號，道英雄！」

「我是大淸宗室，我是代父皇剿滅江湖亂黨，與你們道什麼江湖字號，武林的英名！」

「原來如此！佩服佩服！」

「佩服了！」

「你以爲老朽佩服你？」

「不是我？」

「我佩服的是莊大俠！你們心目中的魔龍！」

「龍游淺水，哼哼，難有作爲了！」

「你以爲我是魔龍？」嗨嗨，這個化郎開口了。一直以爲他是踐約而來的莊字血，誰想竟然不是。那麼，眞正的莊字血呢？也難怪他始終不開口，于青以爲莊字血是憤極無言，誰想到他是根本不能開口，一開口就得拆穿西洋鏡啊。那麼此人是誰？並且，也是化子打扮，還有，年齡、身材，全都符合，連面容也有七分相似，也因爲如此，連于青這個魔頭也竟然會看走了眼！

「于青！你一定想問個明白，此人是誰？好吧，告訴你，他就是你祖上，什麼九五爺多爾袞所陰謀消滅的丐帮後裔，記得了吧！亡魂峪中十長老中，銀髯鐵丐之關山門弟子，朱繼洪。哼哼，兩個隱身而兇狡的箭手，聽明白了沒有，他是來找你們的，所求者，報師門之仇……」

這一來，外面聲息寂然，但是，一聲震人心魄的長笑傳來，可就令靈木宮中人個個精神一振，事實俱在，他們又有幾個不恨極了這個于青……竺氏雙姝，就算談眞如也是面色悲憤地，咬牙切齒，躍躍欲試。突然，談眞如是先向木娘子跪倒，語音帶笑的道：「師主，請發還太乙戟！」

木娘子爲這猝然而來的舉動，有些愕然，但是，一瞬間她已明白了這叛徒的心意。她是苦笑道：「你以爲我還配作靈木宮[illegible]者？」

「總比我這個無恥無知之徒，高明百倍！」

「唉！此時，我有什麼能力來阻你取還太乙戟！」

「弟子不敢擅自取用！」

「江長老！我有負師門，我不能號令同門……我……」

「不可！」是江一塵的驚叫聲，他本想出手護住木娘子的心脈，可是，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青影闖入，好快身法手法，只見此青影的手指一點，已點中了木娘子的眉心。然後，來人是一個倒翻身想翻出這碧雲障，可惜，已爲毒龍香所迷翻，不過，她却已將個木娘子的自殺企圖尅制住了。

江長老一看來人，乃是個年才廿一二歲的美貌女子，從其打扮看來，分明雲英未嫁，她那來這好本領。還有，明知障中有毒，她竟然不顧自己，只顧救人？靈木宮中人自有解藥，將少女救醒，但是，少女一醒，略一運功，立即神色緊張地對木娘子道：「沒事吧！沒事吧！」

「小姐，這應該問問你自己有沒有事啊！」

「唉！請問前輩，木姥姥，她不會死吧！」

「我讓你封住了靈門大戶，我又怎能死？」

「啊！木前輩，這就好了，我明白你，你的心神不安，你更會怨恨自己中人奸計，毀了自己的體面，其實，木前輩，如果你眞的死了，哈，剛好中了這些惡魔的鬼計，他們本來就想我們死，死得光光的，但是，不能死，我們非但不死，還得叫他們頭痛，叫他們去死，木前輩，如果血哥來說，他會說得更好聽！更令人震動，可惜，他得對付于青，叫我來，我只會說這些，木前輩，我不會說話……」

「可是，我已經明白了，我該與他們鬥，哈哈哈……于青！出乎你意料之外了吧！本來，與你同流合污的混蛋，現在，可變成了你的對頭了，對！談眞如！」

「師主！」

「取太乙戟，你我出去！與他們鬥上一鬥！」

「遵命，」談眞如是再不猶疑，取了太乙戟，揚揚手，帶了竺氏雙姝及殘餘之手下，越過碧雲障，預備奔出洞口，可是，後面却傳來了少女的叫聲：「諸位，留心玄武箭！」

談眞如聞言止步。可是，鬼哨聲中，一點勁影，已向談之當胸射到。此時，已無同伴身軀作擋箭牌，本能還想用太乙戟一阻來勁，明知極難奏效，却也是所謂士急馬行田的心情催促下，迴戟來架，不料，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化子影，其疾似箭，手中也有一點烏金光芒，耳聞「錚」，「嗚哇」之聲，談眞如却也爲迎面而來的勁力，撞得她立脚不定，而倒退了十來步！看一看清，出手救人的，正是那個被稱爲朱繼洪的化郎。現在，他手中不是只有一支箭，而是二支箭了！

「朱大爺，看來，你是大可對付這一對喪盡天良的陰毒鬼了！」

「張爺！請你轉告莊大俠，我永遠感激他的好意！還有這傳技之德！」語聲才畢，只聽得朱繼洪厲聲道：「鄔順，茅鐵，可以滾出來了吧！老實說，是于青引了你們入了死胡同中，你倆是再也無法脫出羣俠之包圍。本來，你們的烏靈玄武箭不失一支，如果，又不是碰上了這位方今第一大俠的苦心分化，那麼，你們着實可以威震一時，並且，殺人於無形。可是，現在，辦不到了，乖乖的交出來！連你們師長狠心吞沒的丐帮歷代相傳的三大法物，一齊交出，我們或者會放你一條生路！」

「放你娘的屁！」

「你敢如此對我說話，看……」箭字還未出口，突然，聽得一聲極淒厲的鬼嗥聲，另一個呼聲已傳來：「你是誰？你是……鬼是人？」

「茅鐵？我不認得你，你也不認得我，可是，我與丐帮前人有些交情，本來，這件懸了六七十年的公案，我們是根本沒辦法來查研。可是，你們忘了，我們曾經對付過不少老忘八旦。他們有不少在死時已年逾七旬，或者甚至於有幾個簡直變成老而不死的老烏龜了。有些，他們還吐出些口風，有的，却有着私人記錄，哼哼，總算讓我們發現，你們的師父，那個被逐出帮的東北長老宇文冲。更想不到爲了一念之私，他是憑多爾袞所送贈的震天弓，烏靈玄武箭作了殺人利器，趁當年帮主游龍神弓獨行太行山時，他暗中發箭，殺了他，更將帮主所携之法牌，假傳帮主之命，將十長老全部誘入了亡魂峪，爲其一舉擊斃，宇文冲是自以爲報了被逐之辱，他那裏知道，就這樣助了韃奴一個大忙，將個江湖第一大帮，鬧了個消聲隱跡，宇文

冲他是突得暴疾——」

「不……他是爲我倆所敗！」

「哈哈哈……我就是要你們自己親口說出來，其實，三年前，當我掌劈顏白蓮時，我已知道，你們是仗顏白蓮之助，弒師成功。尚幸，你們也算小心！也隱身得十分奧妙，奉命出山辦事，更是乾淨俐落，不想，今日，你們的主子的後人昏了頭，哈哈哈……希望仗你們與十三奇門劍陣，將他心目中的魔龍毀了，哼哼……這可就逼得你們不得不暴露了身份——」

「你是誰？你是誰？」

「莫——不——爲——」

「啊，眞是你，莫前輩！」朱繼洪在狂叫，可以聽得出他的高興，與及興奮之情。

劍氣充斗牛　金翎敗梟雄

「與我下去……」是莫不爲的聲音，在洞穴的轉角處，果然出現三個人，一個是白朧衣老人，一個是又矮又小的矮子，還有一個，身材魁梧的虬髯大漢。

「江一塵，現在他們在你們的圍中，老實說，你是欠丐帮前人之情，該看你如何來困煞這兩個陰煞了！至於木娘子，我再提一個人，哼哼！好，談眞如，你兩個跟我來，你們別奇怪，我是讓你們看一個清楚明白，所謂武林高手，所謂人中之龍鳳之眞面目，我說蕙姑娘，你也別太高興，你的事，說眞格的，我是不敢保證！」

「莫大叔，你又來取笑我了！」是姬蕙的語聲。

「哈哈……」一陣狂笑中，莫不爲是雙掌一推一揚。一黃一黑兩條人影，不知什麼一來，爲其雙推掌。將鄔順、茅鐵兩人直擲入靈木宮中的殘餘乙木陣中。

「蕙姑娘，扶住木娘子走！」莫不爲喝了一聲，身形似風，他已向那洞外竄去。現在，姬蕙她是更顯得清麗脫俗，本來一雙鳳目，越顯示了清明之光輝，咀角含笑，笑得那麼令人心醉，可是，又有誰知道她……她是在笑什麼？一手抵住了靈木宮中的倒霉主者；靈木姥姥，在談眞如的拱衛下，跟着莫不爲直竄出洞！

洞中，却已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尤其是那個所謂丐帮十長老中，銀髯鐵丐之後人朱繼洪，他簡直是去拚命，向這一對隱秘詭異的殺手連施重招——

且不理洞中的激鬥，事實上，朱繼洪加上了江一塵，還有那些殘餘的乙木陣法，鄔順，茅鐵的利器已消耗殆盡，在在顯示了他倆的窮途末路，不過，在洞外，却已展開了一場眞正的震人心魄，驚天動地的武林激鬥。

姬蕙扶木娘子，談眞如仗太乙戟爲前引，一出洞口，立即看了個目瞪口呆。有多少人在觀戰啊，有梁瀟、丁維摩，還有三湘帮等。可是，在戰圍中，只是分成了兩個，一個是十三個身法奇快，各執長劍，可是每人的背上全都多插了三柄長劍的老人，圍住了一個黑衣壯漢，眼神憂鬱，神情漠然，如馬伕，又如鏢夥的劍客，更奇怪的是，連柄劍也是黑黝黝的，毫不起眼。尚幸，在他後邊斜三角位，多站一個少年，一個是年才卅來歲的化子，還有一個是個白衣長身，手執一柄形製奇詭的兵刄的少年，這兩個人並非主力，越看越覺得；這兩人是在輔助守護這馬伕也似的壯漢之背後那樣……

不過，你如果是眞有武林之比鬥經驗，如果，你眞的是武林响噹噹的角色，那麼，你越看越會感到驚駭，這十三個老人正是新近爲于青請出山的奇門十三劍，而半年不到，十三劍也不知毀了多少的成名人物，而今日，却是十三劍鬥三個人，主角是手執墨劍的壯漢，好，於此已可證明，這兩個就算打邊棍的少年，他倆的職責豈是輕易的，說實在話，在十三劍面前能過得了三招的，到底有幾個？沒人知道，而今，這兩個小孩子，雖說是全神貫注，但是，這份功力豈是普通武林人士能辨得了的？

至於那個手仗墨劍的壯漢，除非是可憐的江湖下三濫，稍有眼光，或者武林中第一流人物，那麼，他們簡直是越看越瞪目結舌，越看越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天下間竟然有如此辛辣，凌厲，奇詭，陰狠的出手攻擊招？當然更不相信有如此連綿不絕，却又揮洒自如的分解劍法。其實，在場旁觀人又有幾個能明白了，這奇門十三劍的劍陣果然辛辣無比，而仗墨劍的劍客更是無瑕之可擊的。

這一個比劍場合是令人嘆爲觀止，可是，當你看到了一個化郎與一個貴介公子的比劃，你們應該從此修心養性，以後，再也不該自命不凡，弄刀使棒了。爲什麼？原來，這一場單打，比奇門十上劍陣困三人，更爲精采、刺激，還有險詭莫名。

這一對正是當今第一大俠莊字血，與武林中第一兇星魔頭于青——四王子允眞的搏鬥——

到今日，才算是看清了這位當今第一大煞星，也即將來爲後人稱爲一代英主的允眞，他的眞正稱手兵刄，這兵刄乃是個獨脚銅人。這銅人形製奇特，銅人獨脚，全身長；自頭至足九尺，但是，銅人頭上有一尖刄，兩肩兩肩刄，頭刄長七寸，而肩刄長八寸，頭刄正中，肩刄分左右微張，這三柄尖刄，分明是一個鎖、封之機關！更何況銅人實心，斤兩怕不在七十斤左右？

可是，化郎——莊字血的七絕九宮翎又如何，全長一丈不足，其形如戟，却又不如戟，這橫闊面有五手平放之闊，所以，又稱爲五手描金翎。其實，是三個單面戟的合併，由於是三單戟的合併，這就有了九個尖叉，以形七絕，而九橫檔，前空後虛而中實，是爲九宮，這一柄奇形兵刄乃是武當派中第一件鎮山神兵。但是，這兵刄本爲大明開國名將花文郎的成名兵刄，太平一戰，文郎殉國，九宮翎陷於戰場中，三丰祖師本擬前來救援莊文郎，可惜，遲了一步，轉輾沙場，爲其發現了當年兵刄之祖，五冶大匠所鑄之九宮翎，武當祖師携之歸山，從其形象所示，創出了武當絕技之總集「無終譜」。爲了紀念這一柄神兵異器，更得苗疆異派一代雄長紅髮先生之助，創設了大天魔玄勁，及三十六路煉天崩地之神訣來。

獨脚銅人已有多年不現人世，又何況允眞素擅大般若伏魔禪功，今日一戰，就

此令風雨變色，而見者個個撟舌難下……
兩縷金虹，簡直是飛電擊虹，又如日輪飛馳，一聲聲似雷轟，似電閃的霹靂巨響中，令那個武林大豪不是心震肉戰的？可是，當你們看到了兩人的出手發招，眞正是武林健者有那一個之面紅耳赤，而自嘆莫及的！這那裏是比劃武功，簡直是每一招，每一式，尺寸嚴謹而出步收脚全不容有一絲一毫差別的至妙神着，人家形容美人之身材容貌，說什麼增一分，肥。減一分，瘦。而現在，他們是差一分，死！
必死無疑！
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了這位化名于青的武功，是這樣的精闢，再加上，他本是佛門出身，具伏魔神通，更煉成了百年難得一睹的「般若罩」，今日，可是使用了武林十三件外門兵刃之祖的獨脚銅人，非但顯示了他雄渾的實力，更且，令人無法不看清了他那君臨天下的神態，出手嚴謹，進退不亂，更且是出招之疾，迅、快、狠，守招之嚴、愼、堅、密，簡直是妙到毫巔，而神妙無方。可惜，如此人物，在這個化郎面前，却顯出了他的可卑、可憐，如此具大威力的殺手神招，令天下武林人物不得不直認難以抵擋三招以上的絕妙神功絕招，到了這個化子面前，那裏是絕無取勝之方，說得刻薄些，四個字：「黯然無光」！由於凌厲、威赫之殺手神招，變成了黯然無光，不得不令于青這位風度煌然的帝王氣概，一掃而淨，在莊大俠這個化郎面前，叱咤風雲的是這個化郎，而不是你自命為大清天潢貴胄的王四子。
有更令人驚的是，一聲巨響閧然中，皺眉頭是于青，而吐眉揚氣的是化郎。
漸漸，漸漸，漸漸，銅人的光影虹彩是越來越小，而九宮翻的金虹，宛如長虹貫日，又如天紳倒掛，一迸一爆之際，「咯啷啷」的聲響中，定會幻出金花朵朵。金星閃閃……人們全已看清了，當今皇上視之為魔龍的莊字血，一柄九宮翻，已將這個未來的滿清皇帝，困入於絕境禁圈之中了。
事實俱在，這兩個交手人，四目對視，每人的眼中全流露出令人震駭的眼神，一個是心懷虛怯，一個是步步為營，也就是說，兩人誰也有着忌憚之心，即使是莊字血這位天下第一的大俠，亦不得不關心着這最後一擊！越是身懷絕技之人，越是担心着這最後一擊！因為，武林最高之妙言：越接近勝利，越接近死亡。
為什麼有不少次，是反敗為勝。
又有多少次是自以為掌握着操生死之權的人，反而倒下了來是他自己。
莊字血是一代大俠，他是深悉對頭之武功，實力，詭計，狡智。
于青是一代梟雄，他更是了解對頭，與己實是不共戴天。就因為這樣，他是再三避戰，他怕失挫，他更怕死……但是，在今晚，他依然是自以為掌握了生死之大權，而依然墮入了失敗之深淵。
就為了這個原故，他只能耐心等候，等候對頭有新的一個錯失，疏忽，他希望憑仗對方的錯失，疏忽，反尅對方，為了這個原故，他不敢躁進，他只能自固己圉，他明白，自己的獨脚銅人，如果只守不攻，或者可以支持一百、或九十來個回合，這不是個短時間，在這偌長的時間中，他自信，一定會有個時機，為其覓取到脫身之道，甚至於反制對頭。
遠處傳來一聲又一聲厲吼，于青正是個冷得可以的人啊！每一聲吼叫，分明是未名劍客的神招展開，殺手神招。但是，他是毫不在乎……事實俱在，十三奇門劍客今晚是在赫連毋忘的神劍下，他那苦心研習的，劍法中第一部滅絕神招：「天羅劍網」已安排就緒，如此辛辣凌厲的奇門十三劍，可憐他們是讓天羅劍網所苦，想強掙，有張永的圓轉如意圈，和鍾玉峙的九陽一炁訣所封、所閉，逼得他們向死路上走……這已說明了，一個未名劍客已可以毀了奇門十三劍，如果，再來個一合一圍，于青啊于青，你是非但無法做得皇帝，並且，連那個假冒自己的替身……他會不會就此以假作眞？于青可是心神有了些微動了，可是，四週倏的有一股陰炁勁力，束住自己週身，于青心中一凜，而莊字血也是面色微變，突然，噓嘿，一聲極刺耳，更令人心惻的叫聲傳來，于青不禁面有喜色，心想，莊字血饒你聰明，此人的出現，無論如何會出乎你之外，于青是一個大翻身，金虹環繞中，一股金霞爆了一爆，他早想出手的菩提珠抖出，橫刺裏還有一圈綠影，其疾似箭般捲到，就在此時，一條青虹，與那綠影一撞一迸，而莊字血宛如天神橫空般，身形暴漲，九宮翻映月生輝中，巨靈開山，砰然一震，衆人耳邊只聞得一聲極洪厲的長嘯，衆人只見金光迸散，而一條人影已疾飛而出，看看清，于青去也！
莊字血並不追趕，九宮翻金光如虹，神威凜凜的，將那個綠衣人一翻震出老遠，可是，青衣人姬蕙是面色似紙的，向莊字血在笑——莊字血比哭還難看，一伸臂托住了這個代其強阻于青大援的姬蕙。
一條黑影掠過，是赫連毋忘：「太幽！狗徒，你別走，我與你鬥三個回合！」可惜你叫你的，這個北邙鬼祖，是走了個個無影無踪了。奇門十三劍可憐，只走脫了四個，而威震一時的鬼哨箭神，已為靈木宮中人所扣，想必，他們定有處置。
廿四支烏靈玄武箭，一張震天弓，本來是滿清皇朝之物，為了貽禍江湖，而由雄才偉略的多爾袞送來了手，現在，算是由中原武林道執管了。
靈木姥姥與談眞如是心灰意懶。說什麼合併五宮，說什號令武林，簡直是在開玩笑，一個莫不為已是令他們難以抵擋，再加上個赫連毋忘，唉，就算姬蕙，張永，他們那一個能保證勝得了。
扶了瞿念明回靈木宮，將來由江一塵來主持公議吧！而兩個玄武箭神，對不住，也由靈木宮作個安排吧。
三湘幫、洞靈莊是冰釋前嫌，但是，他們誰也明白了，後患無窮。
濮天與與張永讓鍾不欽留住了。
可憐的是，莫不為一走了之，只剩下負傷的姬蕙與莊字血，姬蕙面色依然蒼白，可是，她在笑，莊字血呢，如此的大俠，只能皺緊了眉頭，第二日，當莊字血看見姬蕙時，她已是個化子婆的打扮，弄得他越形煩惱。但是，在茫茫的大地上，却有着一對化子在走。
一個在笑，一個在皺眉頭。（完）

俠情短篇故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獨行殺手（上）

鋒鏑慶餘生　又遇煞星來

神算先生

（一）

人，有很多種。
雖然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有兩條手臂，兩條腿，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個鼻孔，一張嘴巴，甚至連內臟裏的每一件東西都一模一樣，但人類偏偏還可以分開很多種很多種。
因為他們的外貌雖然大同小異，但每一個人的心却不一樣。
同是一件事，每個人對它的態度和應付的方法就未必會是一樣。
最簡單的莫如吃飯——
有些人每頓飯非要吃得飽飽不可，但也有人永遠只是塡滿肚子七八成，就再也不肯再吃下去。
又例如喝酒——
有些人酒杯在手，非醉不痛快，但也有人淺嚐即止，決不肯喝得七葷八素，口吐黃箭才肯罷休。
又例如殺人——
有些人視殺人如家常便飯，但有些人活到九十歲，連鷄鴨都不忍下手宰一隻。
他們未必是君子，但却怕流血！既怕看見別人流血，也怕自己會流血。
在那些視死如歸的江湖豪傑看來，這些人未免是懦怯無胆。
又例如談話——
有些人天生沉默寡言，連多說一個字都似乎會浪費氣力。但有些人却口若懸河，說話的時候永遠都是滔滔不絕，很難閉上嘴巴。
每個人的性格和心思都不一樣，所以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也是段段不同，天天有異。
無論是甚麼類型的故事，只要故事中有「人」的存在，它就可能會發生許多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變化。
有人說，人是最善變的。
但也有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姑勿論如何，人類雖然是絕頂聰明，但他們却往往看不出別人的心。
人心難測。
所以，江湖上的許多故事往往都是千變萬化，而且往往沒有一個眞正的結局。
×　　×　　×
現在，我們要看的一個故事，是從一個很奇怪的人身上開始！
他的名字也很奇怪，他叫游二也！

（二）

游二也是一個流浪漢。他的年紀已不算輕，沒有四十最少也有三十七八，但他居然還和小孩子一樣，喜歡吃冰花糖！
這一天，他在長安城的街頭上，買了五文錢冰花糖，吃得津津有味！
就在這時候，一匹黑色的馬，從他的身邊挨過。
游二也的脚步很緩慢！

這匹黑馬的步伐也放緩！

在馬鞍上的，是一個錦衣中年漢子，他濃眉大目，滿臉鬍子，神態威猛有如出柙猛虎。

但當他看見游二也的時候，威猛的神態立刻就改變了。

他臉上堆滿笑容，就像是珠寶商遇見了大主顧一樣。

「二爺，你老人家好！」

游二也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道：「我老人家不好。」

錦衣中年漢子一呆，立刻又忙陪笑道：「二爺是個有辦法的人，就算是遇上了天大的事情也不難解決，豈會不好？」

游二也一面吃着冰花糖，一面冷冷道：「不好就是不好，你呢？」

錦衣中年漢子强笑一聲，道：「我不好。」

游二也嘿嘿一笑：「你是齊老闆眼前的大紅人，怎會不好？」

錦衣中年漢子眉頭一皺，道：「這半個月以來，北殺園的人越來越兇……」

「你也豈非很兇？」

錦衣中年漢子忙陪笑道：「我的樣子雖然很威猛，但眞實的本領豈及你老人家的一半？」

「一半？」游二也忽然瞪了他一眼，怪笑道：「你若有我老人家一半的本領，北殺園的人豈敢輕舉妄動？」

錦衣中年漢子點頭不迭，忙道：「說得是，說得是，說得極是！」

「甚麼說得極是？」游二也冷冷一笑：「我老人家最討厭你這種混蛋，空有一副昂藏七尺的外貌，其實却連他媽的婊子都不如。」

錦衣中年漢子又頻頻點頭：「罵得好！這的確是個他媽的混蛋，他媽的連婊子都不如！你老人家罵得是，罵得極是！」

游二也一呆，又瞪着他瞧了半天。

良久，他終於長嘆一聲，道：「倘若在三個月，當我老人家拜會齊老小子的時候，你對我老人家客氣一點，又怎會弄得這麼狼狽？」

「這一回你老人家又是說得對極了，」錦衣中年漢子忽然自己給自己賞了兩記耳光，罵道：「俺有眼無珠，俺有眼不識泰山，俺是個瞎子，俺該殺！俺該拿去剮千刀！千不該萬不該，得罪了天下間最喜歡吃冰花糖的游大俠……」

他罵到這裏，忽然楞住了！

因爲游二也剛才明明還在眼前的，但現在却已不知去向……

（三）

長安城落花樓，是一間修飾華麗，酒菜俱佳的大酒家。

游二也的冰花糖已吃完，但肚子却似乎越來越餓！他在酒家的角落裏找到一副座頭，屁股還沒有坐在椅子上，就大叫小二：「來一壺火燒天，一碟剝乾淨亮的花生，一斤熟牛肉，快！快！」

他的耐性看來也好不到哪裏去！

幸好這裏的小二做事倒也相當勤快，他要的東西很快就端了上來。

酒不錯，够烈，够勁。

花生也不錯，顆顆又圓又大，香脆極了。

但那一斤熟牛肉，却有點不妥。

游二也居然在牛肉的底下，找到了一隻蝴蝶。

×　×　×

蝴蝶是用銀鑄造的，在陽光下看來閃閃發亮，非但精緻，而且栩栩如生，簡直就像是活的一樣。

游二也拿着這一隻銀蝴蝶看了半天，喃喃笑道：「有趣！有趣！這玩藝兒眞是他媽的有趣極了。」

就在他喃喃自語的時候，身邊忽然來了一個很年輕的相士。

他手裏拿着一張舊而不破的蒲扇，蒲扇上寫着四個大字：「神算先生」。

游二也瞧了他一眼，道：「這位小兄弟，你老是瞧着我老人家幹嗎？」

年輕相士淡淡一笑：「我是個靠看相爲業的算命先生，不瞧個清楚，又怎能爲你老人家占卜算命？」

游二也搖搖頭：「我老人家甚麼興趣都有，就是給人看相這一件事永遠不幹，你還是別費心機了，就算你說個天花龍鳳，或者是說得天翻地覆，我老人家一樣不會上當，你若賺銀子，請往別處去。」

年輕相士搖搖頭笑道：「我不走。」

游二也板着臉：「你眞的不走？」

年輕相士道：「在沒有看清楚尊駕之前，堅決不走。」

游二也霍聲站起，道：「你不走，我老人家走。」

年輕相士却一手按住了他的肩膊，道：「你不能走，你若走，這條老命恐怕很難保得住。」

游二也冷笑：「你是來找我老人家麻煩的？」

年輕相士道：「要找你老人家麻煩的不是我，而是這一隻銀蝴蝶的主人。」

游二也瞧着手中的銀蝴蝶，道：「你知道這是誰的東西？」

「當然知道。」

「你說。」

「銀蝶殺手費振棠。」

「費振棠？」游二也怔了怔，道：「這小子武功不弱，名氣既是比他老了費春儀更加响亮。」

年輕相士道：「費振棠十六歲出道江湖，十年來殺人無數，而且殺的都是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高手。」

游二也終於坐了下來，道：「老弟的意思，是說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正準備對付我老人家？」

年輕相士搖頭。

游二也眼睛一翻，道：「你剛才豈不是說，要找我老人家麻煩的人，就是這一隻銀蝴蝶的主人？」

年輕相士這一次點頭。

游二也道：「既然如此，要找我老人家麻煩的人自然就是費振棠了！」

年輕相士嘆道：「但這一隻銀蝴蝶已易手，它的主人已非銀蝶殺手費振棠。」

游二也眉頭一皺：「這個姓費的小煞星莫不是出了甚麼岔子？」

「不錯，他是出了岔子。」

「大岔子還是小岔子？」

「大岔子！碗大疤痕的岔子。」

「噢！」游二也「骨嘟」的喝了一口

酒，道：「他給人砍了腦袋？」

「正是。」

「是甚麼人有這麼大的本領？居然能把他的腦袋都砍下來？」

「方霧白。」

「四四方方的方？一頭霧水的霧？白白淨淨、小白臉、黑白無常的白？」

「你老人家說得一點也不錯。」

「我老人家當然不錯，十個看相的十個都是這麼說。」游二也哈哈一笑，接道：「但費振棠這個小煞星却是錯了，他甚麼人不好去惹，却去惹方霧白，以致招來殺身之禍！」

年輕相士道：「方霧白的刀法，遠比費振棠想像中還要快。」

游二也道：「方霧白雖然不是職業殺手，但他的殺人經驗，却比費振棠還要豐富。」

年輕相士道：「費振棠若相信這一點，也不會爲了三萬兩銀子就丟了性命。」

「三萬兩？」

「不錯，而且已付酬一半。」

游二也吸了口氣，道：「是誰這麼大手筆，寧願花三萬兩銀子也要取方霧白的性命？」

年輕相士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半晌才說出了一個字：「你！」

「我？」游二也哈哈一笑，「我老人家就算有三萬兩銀子，也絕不會花在職業殺手的身上。」

「我知道。」年輕相士淡淡一笑道：「但有人不知道，還以爲你就是主謀。」

游二也瞪大了眼睛怪笑道：「我老人家與方霧白無仇無怨，爲甚麼要殺他？」

年輕相士道：「你雖與他無仇無怨，但方霧白與齊清却有仇。」

游二也一呆。

「他們有仇與我老人家何關？」

年輕相士淡淡道：「大概方霧白已認定，你已和齊清聯手要對付北殺園。」

游二也又是一楞：「方霧白這小子也和北殺園搭上了關係？」

年輕相士道：「北殺園主人本來就是方霧白的同門師兄。」

「噢！那倒難怪，」游二也嘿嘿一笑：「齊老小子這一次的痲煩可不小，難怪那個甚麼賽張飛高錦老是纏着我老人家，非要我老人家帮忙帮忙不可。」

年輕相士嘆了口氣，道：「齊清雖然不算是甚麼俠義中人，但對待朋友總算一片熱誠，忠義無詐，在下也不忍看見齊家堡毀在北殺園的手上。」

游二也冷冷一笑，道：「但三個月前我老人家到北殺園的時候，却碰了一個大釘子。」

年輕相士微微一笑，道：「那一天也是合該有事，恰巧齊清不在堡中，高錦又是個魯莽漢子，一上來就得罪了您老人家，您老人家千萬別見怪。」

游二也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年輕相士。

「你對這些事情都瞭如指掌，似乎來歷絕不簡單，談了大半天，我老人家還不知道閣下高姓尊名？」

年輕相士悠悠一笑，道：「在下姓唐，唐忍空就是區區的賤名。」

「唐忍空？」游二也楞住，道：「唐忍智是你的甚麼人？」

唐忍空道：「那是家兄。」

「噢！原來你就是唐忍智經常對我提及的唐二少，這倒是失敬，失敬！」

「豈敢！豈敢！您老人家……」

「別再老人家前老人家後的，」游二也呵呵一笑，道：「我還年輕得很，老人家這三個字只是故意在高錦面前挫一挫他威風的，以後稱呼我游老二就是。」

「那不行，無論如何，最少要叫一聲游二哥。」

「那也可以，唐忍智是名重中原的劍客，游某却是嚇傻人的江湖怪物，相得益彰，再加上一個年輕又英俊的神算先生，那可是武林佳話，又有誰能不給咱們七分薄臉？」

豈知話猶未了，一支利箭突然破空而至，直向游二也的咽喉上射去！

這一箭眞够勁！

這一箭也眞够準！

看來游二也這張「薄臉」實在再也掛不住了……

金劍鐵刀

（一）

箭快！但更快的却還是游二也的手。

動的只是他的手。

他的頭不動，頸子不動，身子也不動。

他的右手還捧着酒杯，杯中烈酒滿及邊緣。

他的右手也不動，動的只是左手。

當這一支箭幾乎已射進他頸子裏的時候，他左手兩指輕輕一挾，居然就把這一支勁度非凡的利箭挾住。

這一手功夫，江湖上又有幾人能够辦到？

唐忍空忍不住脫口連聲讚道：「好功夫！」

游二也却道：「好箭法！」

「好箭法？」唐忍空皺眉道：「這人連你的頸子都沒有本事射進去，算甚麼好箭法？」

游二也搖搖頭，道：「我不是讚射箭的人，他的箭法平平而已。」

唐忍空道：「那麼你讚的人是誰？」

游二也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說：「我。」

「你？」

「不錯，那兔崽子就在對面的屋簷上，他還在發楞，正在準備放第二支箭。」說到這裏，他左手兩指挾着的箭突然甩手飛出，去勢之急勁，竟比剛才射進來的時候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颯！

酒家對面一座大屋的屋簷上，立刻傳來一陣悶哼之聲，然後又是一陣巨响，一個人像石頭般從屋頂上掉了下去。

唐忍空撫掌微笑：「果然好箭法！」

這時候，酒家內忽然靜寂下來，剛才還是顧客如雲的店堂，現在已變成一片清冷。

連掌櫃和小二們都已不知去向。

唐忍空淡淡一笑，又道：「你現在大概應該知道方霧白的厲害罷？」

游二也搖搖頭，道：「不知道。」

唐忍空道：「他的人還未出現，就巳經可以無聲無息地把所有的人趕跑，這未嘗不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游二也悠悠道：「可惜他只能趕跑那些手無寸鐵而且又不懂武功的人，對我們兩個，似乎除了放一兩支暗箭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唐忍空道：「那也未必！」

「未必？難道你以爲那些兔崽子敢跑上來，跟我們明刀明槍的拚一拚？」

突聽一人冷笑聲響起：「好狂妄的游二爺！」

這句說話猶未了，二十四道充滿殺氣的目光，巳同時射在游二也和唐忍空的身上。

（二）

說話的人衣白如雪，但他的劍鞘却是金色的。

他的年紀比唐忍空大一點，但氣派却大得多。

他並不是自己走進酒家裏，而是坐着一頂黃金軟兜轎子，由四個漂亮的侍婢抬着進來的。

游二也嘆了口氣，對唐忍空道：「最難消受美人恩，若是換上我老人家，寧可爬着，也絕不肯坐在這頂轎子上。」

轎中人冷冷一笑。

「你是你，我是我，游二爺無福消受美人恩，但方某却是悠怡自得，坐在這轎子上說不出的舒服。」

游二也盯着他，目不轉睛的看了半天，才道：「你就是北殺園的方霧白？」

「正是。」

「來得好，我老人家早就想看一看，你是不是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

「我不是。」

「的確不是，所以我老人家現在巳有點失望。」

「你很快就不會失望的了。」

「噢？」

「死人是不會感到失望的。」

「我老人家現在還是神龍活現的，倒想不出怎會很快就變成一個死人？」

「這很簡單，因爲我要你死，所以你很快就會死。」

游二也笑了。

「你有這種把握？」

「九分。」

「還不算是十足把握。」

「但巳佔到絕大的優勢，」方霧白冷冷道：「每一個走江湖的人，都是賭徒，當任何一個賭徒知道自己有九分贏面的時候，都絕不會放棄押注的機會。」

游二也道：「當然，最少我老人家就絕對不會放棄這種機會。」

方霧白冷冷道：「所以，你只有一分機會可以活着離開這間酒家。」

游二也眨了眨眼睛，道：「這一分機會看來絕不能錯過，我老人家在江南還有七八個老相好，倘若就此和她們拜別，那可是他奶奶的人生憾事。」

方霧白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淡淡的說道：「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說，試試是否可以讓我老人家接納？」

「這方法很簡單，」方霧白露出了一個很奇特的笑容，緩緩道：「只要你肯把舌頭、兩耳、左手、右足全都割了下來，我就給你活着離開這裏，而且保證以後絕不沾你一根毫髮。」

「眞的？」

「當然，決不食言。」

「那很好，我老人家答應你。」

唐忍空一怔。

方霧白也是爲之發楞。

難道游二也眞的肯把自已的舌頭、兩耳、左手和右足都割了下來。

雖然說好死不如惡活，但游二也倘若肯這麼做，倒是一件千古奇聞。

何況以游二也和唐忍空的武功，就算未必能擊敗方霧白等人，最少也絕不會束手待斃，游二也是江湖怪傑，豈會出此下策？

只聽得游二也淡淡一笑，忽然對方霧白說：「請君伸出舌頭。」

方霧白臉色一沉。

游二也巳從袖中取出一柄尺來長的鐵刀，接道：「割舌頭、割兩耳、割左手、削右足，這全都是你的主意，可怪不得我老人家心狠手辣。」

直到這時候，衆人才總算明白游二也的意思。

誰也不能說游二也前言不對後語，事實上，方霧白剛才並沒有指定游二也割的是自已的舌頭、兩耳和左手右足。

那麼，游二也若有本事把方霧白的舌頭、兩耳、左手右足割下，那實在是方霧白咎由自取，絕對怪不了游二也的心狠手辣。

方霧白冷冷一笑。

「說得好！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鏗！

黃金鞘中的劍又拔出，劍鋒同樣金黃燦爛，奪人眼目。

游二也一聲怪叫：「好劍！」

劍鋒利，但更令人怵目驚心的，却還是方霧白的劍法。

刷！刷！刷！一連三劍，直向游二也的咽喉刺去。

游二也全不閃避，手中鐵刀硬架對方的金劍。

刀劍相交，迸出一縷火星。

方霧白冷笑：「果然不愧爲中原一大怪傑。」

游二也道：「你也不弱！」

語聲未落，方霧白的劍又急劈游二也的胸膛。

這兩劍來勢更是兇猛，他手中的劍彷彿巳不是劍，而是一桿重若千斤的巨杵。

游二也突然身子一翻，倒翻三丈開外去。

方霧白絕不放鬆，劍勢急挺，再進三丈。

游二也怪嘯一聲，手中鐵刀又再接下方霧白五劍。

方霧白劍勢再變，黃金劍有如一張巨網般罩着游二也。

他的瞳孔收縮，劍網也在收縮。劍鋒上寒氣逼人，每一劍都有如兇狠惡毒的蛇，着着不離向游二也的要害部位進攻。

游二也厲聲道：「你果然是來要我老人家這條性命的。」

方霧白劍招再變，形勢更是兇險絕倫了。

颼！颼！颼！颼！

又是四招奇快無比的劍法，每一劍都霸氣十足，絕對不留半點餘地。

游二也大喝道：「你太過份了！」

說着，手中鐵刀一招三變，刀雖短小，但刀風呼嘯的聲威，竟然絲毫不在對方金劍之下。

方霧白突然一聲嗆咳。

血花驟現，游二也的鐵刀不知何時，竟巳刺在他的胸膛上！

（三）

這是決定勝負的一刀。

方霧白敗了，他怎樣也不肯相信，這個怪物的刀法竟然比自己的劍還快。

游二也輕抹刀鋒上的血，冷冷道：「今天我老人家既不殺你，也不割你的舌頭，但以後你再也別讓我看見你。」

方霧白臉色蒼白有如衣裳，眼睛却有如衣裳上的鮮血同樣猩紅。

「我會記住的。」

游二也冷冷一笑，又道：「回去告訴北殺園所有的人知道，齊清是我老人家的老朋友，你們若要去欺負他，就得先把我這個老人家殺掉！」

方霧白又是一陣嗆咳。

這一次，他咳出來的都是血！

黑衣檬面人

（一）

方霧白走了。

他來的時候威風凜凜，走的時候卻是垂頭喪氣。

游二也確是手下留情，否則那一刀絕對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方霧白走後，唐忍空嘆道：「他必然不肯就此罷休，就算他不計較，他的師兄也絕不會坐視。」

游二也冷冷一笑，說道：「北殺園和齊家堡有甚麼深仇大恨，非要趕盡殺絕不可？」

唐忍空道：「齊堡主在一年前，殺了一個採花盜。」

「採花盜？」游二也目光一閃，道：「是不是那個花中君子？」

「正是此人。」

「嘿！殺得好！殺得對！」游二也吸了口氣，道：「這人號稱花中君子，其實却是個十殺不赦的大淫賊，這種人若給我遇上，非要斬開八十萬小塊不可！」

唐忍空微微一笑，道：「齊堡主沒有把他剁成小塊，只是在他的咽喉上劈了一掌。」

游二也點點頭，道：「齊老小子的劈空掌，游某一向讚許，他爲了要練這種掌法，巳下了不少苦功。」

唐忍空道：「這一掌固然是殺了花中君子，爲人間除一大害，但却也因此而弄得滿城風雨，不少人因此而枉送性命。」

游二也默然半晌，道：「花中君子與北殺園主有甚麼關係？」

「父子！」

「父子？」游二也一呆，喃喃道：「從來只聽得北殺園主只有一個女兒，怎麼忽然又多出了一個兒子？」

「那是私生子。」

「私生子？」游二也哈哈一笑：「這斷倒也風流。」

唐忍空道：「但這個兒子却實在太不像話，連他自已都不敢承認。」

游二也冷冷道：「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這終究是他的骨肉。」

唐忍空道：「但這個兒子却給齊堡主一掌斃了。」

游二也沉着臉，道：「採花大盜，害人無數，不殺留來何用？」

唐忍空道：「但如此一來，齊家堡與北殺園也就結下了無可化解的仇怨。」

游二也道：「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本來就比天上的星星還多千萬倍，要管管不了許多，但有時候却又不能不管。」

唐忍空道：「北殺園近來的氣燄相當盛，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之概。」

游二也咬了咬牙，忽然道：「我們現在就去齊家堡，看看彭冲霄怎樣趕盡殺絕，爲他的採花大盜兒子報仇！」

（二）

黃昏，晚霞如血。

彭冲霄的眼睛也紅如血。

他就是北殺園的主人。

北殺，就是北方殺手之意。

彭冲霄本是個殺手，他年輕的時候，憑着一把銀影刀，三十六支鎖喉鏢，殺盡無數武林高手。

他本是個獨行殺手，獨行殺手也就是他年輕時的唯一外號。

但自從他擁有的財富超過百萬兩銀子之後，他就不再爲錢而殺人。

說得眞確一點，他不是不殺人，而是不必親自去動手。

能夠不必自已動手就可以賺錢，當然比親自動手好得多。

他花了不少金錢，也花費了不少心血，終於訓練了一批絕對忠於自己的殺手。

只要彭冲霄的命令一發出，他們就毫不猶豫的把命令徹底執行。

他們爲彭冲霄賺了不少錢，也爲彭冲霄殺了不少人。

當然，他們都巳獲得報酬。

他們都很年輕，年紀最大的一個還不超過三十歲。

他們沒有人敢違抗彭冲霄的命令，因爲他們的生命，早巳賣給了北殺園。

在他們還沒有被訓練成爲殺手之前，他們都巳獲得一筆巨額的酬金。

沒有人敢逃，只有谷天濤例外。

但谷天濤的下場，却也是他們這些人之中最悽慘的。

他被挑去四肢筋骨，然後每天斷一指，身刺一刀，直到十天之後才嚥氣。

自此之後，沒有人敢逃，而且更有不少同伴認爲他是個呆瓜。

北殺園是他們的樂園，你若是個喜歡享受的人，此處必不會令你失望。

人，又有誰不喜歡享受？貪圖寫意浪漫的生活呢？

（三）

北殺園的賭局早巳停止。

當方霧白負傷回來的時候，牌九骰

賓桌所有的賭博都已停頓。

幾個殺手在溫柔鄉裏，也匆匆被驚醒，趕到聚義廳內。

彭沖霄的臉色很沉重。

他手下的二十九個殺手，已有二十一人在這裏。

其餘八人，俱各有任務，不在北殺園中。

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是一支可怕的精兵，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過殺人的經驗。

彭沖霄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顎下的鬍子最少給他捏斷了好幾十根。

二十一人分列七行，齊齊整整的排列在他的面前，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是那麼嚴肅，每個人的腰都挺得筆直，看來就算叫他們一直站到明天，他們都不會改變這種站立的姿勢。

彭沖霄坐在椅上，沉思了很久很久。直到夕陽已掩沒在西山的時候，他還是一言不發。

聚義廳裏雖然有燈，但却還未燃亮。沒有人去點燈。

光綫逐漸黯淡。

聚義廳終於變成一片漆黑的地方。

（四）

月如鈎，凉風吹進廳內。

彭沖霄終於開口說話，他第一句說話是：「你們現在統統回到房子裏睡覺。」

這是他的第一句說話，也是他的第一個命令。

命令剛發出，這二十一個年輕殺手立刻就秩序井然的離開聚義廳。

他們還沒有離開聚義廳，彭沖霄的聲音又在他們的耳邊響起：「今夜嚴禁賭博、玩女人、喝酒、上床之後一律要闔上眼睛。」

這也是命令。

他的命令很快就會被澈底執行。

沒有人說話。

他們沒有在私私竊語。

但他們都已知道，現在就是大戰的前夕。

（五）

北殺園的殺手，總數一共是二十九個之多。

現在，除了有八人身在外面還未回來之外，這二十一人都已齊集。

這是一支精兵，它已足够擊潰江湖上許多勢力龐大的門派和帮會。

齊家堡雖然是一座巨堡，而且堡中高手如雲，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具備一撼齊家堡的實力。

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難免有點緊張，但從他們的臉上，你很難找到有甚麼異樣的神色。

雖然他們還是很年輕，但胆色和殺人經驗都已算得上很豐富。

攻齊家堡，是北殺園主志在必行的事，這一點每個人都很明白。

他們現在必須休息，大戰即將在明天爆發。

× × ×

北殺園二十九個殺手，他們雖然都有名有姓，但在這裏，他們的姓名除了彭沖霄知道外，就只有他們每一個人自己才知道。

他們是以數字作爲代號的。

在北殺園中，現在有二十九個房間，每一間房子都有一個數字，由一號直至二十九號爲止。

一號殺手住的就是一號房，二號殺手住的就是二號房，如此類推，從來都不會有所差錯。

十五號殺手住的，當然也就是第十五號的房子。

× × ×

十五號是一個剛滿二十歲，但劍法和輕功俱極佳的年輕小子。

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只知道他很早就已成爲北殺園的一份子。

在最近兩年來，他先後殺過三人，前兩個都不難對付，但第三人却武功高深莫測，十五號險些死在對方的手下。

但在最危急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神秘的蒙面人，非但挽救了他的性命，還把對方殺死。

十五號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刹那間所發生的事。

若不是這個黑衣蒙面人及時出手相救，他早已死在別人的手下。

但這黑衣蒙面人是誰呢？

十五號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是毫無頭緒。

× × ×

大戰前夕的心情，總是令人有着不尋常的感覺。

十五號的人雖然在床上，但一雙眼睛却是一直都無法闔起。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左邊的房子，突然飛射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他左邊的房子，是屬於第十六號的，而從這黑影的身形看來，他無疑就是十六號。

十六號爲甚麼要離開他的房間？

難道他已忘記了彭沖霄的命令？

刹那間，十五號的心中已轉過無數次的念頭。

他終於決定追上去！

十六號的輕功很不錯。

但十五號的輕功更好，居然後發先至，很快就攔在十六號的前頭。

飛躍而出的人，正是十六號。

十六號的臉色有點蒼白：「十五號，是你！」

十五號沉聲道：「你快回去，否則讓彭園主知道，這罪名可不小。」

十六號道：「我不錯是違令，但現在你也和我一樣。」

十五號心中一凉，沉聲叱道：「你在這時候擅自離開，難道不知道危險？」

十六號嘆了口氣，道：「擅自逃走雖然有危險，但比起明天那一戰，最少還有點機會。」

十五號一怔：「你對於我們進攻齊家堡的一戰，竟然看得這樣消極？」

十六號苦笑：「你以爲我們明天要去對付的是齊家堡？」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十五號又是一楞。「我們明天要去對付的敵人是誰？」

十六號猶豫半响，終於說：「是……」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黑衣童

混沖書生

劉燕飛綠林之健兒也，常出沒於趙魯間，垂二十餘載，工刀槍尤善飛鏢，部下健兒不下千餘人，一日聞有富紳過此挾金甚雄，隨衞者惟一黑衣童，餘無他人，劉念大好鏢師喪余手者不知凡幾，區區一童何足爲慮。遂選精壯者數人伺於道左，至薄暮，果聞輪聲轆轆，有數車自林側而來，劉一躍而前欲肆豪奪，忽見所謂黑衣童者跨一黑衞年僅十二三齡衣黑色武裝，大聲喝曰，鼠子豈不聞我黑衣童在此耶，劉笑曰汝年尚幼，何得爲人保鏢耶，且敢自出大言，曷速讓避，否則莫謂乃翁欺爾孺子也，童大怒，舉刀與劉奮鬥，劉知非所敵，返身佯遁，乘間暗飛一鏢，童伸手接之，劉欲飛第二鏢，童已將所接之鏢擲還，讓避不及適中左肩，痛極倒地，思撳戴英名，一旦喪於童手甚可恥，因忍痛起立，乞再一角，童應曰可，惟此時負職在身無暇及此，子曷速返，余當於他日歸時再領大教，劉遂返寨，思必有以傷之，約月餘童果復至，劉遂設宴相欵尊以首座，酒三巡。劉擲杯於地，突一巨石大可如桌自空下墮直壓童首。童避不及，以首抵之石裂爲數十小塊飛濺四座，劉見而大駭遂叩首乞恕，童云偶戲何傷，舉杯豪飲如故，席終始稱謝而去，劉知勇不可恃，戀無止境，乃散寨歸不復爲响馬。

但他只是說了一個字，就已覺得背上一凉，下面的說話再也說不下去。

十五號臉色驟變，只見一支利劍，已無聲無息地刺穿十六號的心臟。

這一劍陰險毒辣，而且使劍的人必是高手無疑。

十六號終於倒下。在他的身後，赫然站立着一個蒙面黑衣人。

十五號心頭一震。

昔日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的蒙面黑衣人，豈非也和眼前此人一模一樣？

十五號道：「你是誰？」

蒙面人道：「你不必管，再見。」

他只是說了這六個字，就已施展輕功向遠方林木掠去。他的輕功，遠在十五號之上，瞬即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殘月依舊，十五號却像是做了一場不可思議的怪夢。

十六號被殺，並沒有在北殺園中掀起太大的風浪。

當彭沖霄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只是下了一道簡短的命令：「把他好好安葬。」

直到這時候，十五號終於恍然大悟。

那個黑衣蒙面人，就是彭沖霄！

正因爲他就是彭沖霄，所以這件事並沒有令他引起甚麼緊張。

一切的事情，他本來就比任何人都還更清楚。

只有十五號的心中，更是一片迷糊。

陰陽鬼影刀

（一）

殘月終於消失，長夜更是顯得黑暗一片。

距離黎明已不遠，東方仍未露出魚肚白色。

十五號沒有睡。

他躺在床上，想來想去，越想越亂，越想越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的眼皮漸重，他想睡了。

但就在他剛闔上眼睛的時候，園中燈火突然大亮。

× × ×

二十一個殺手只剩下二十個。

他們又已排列好整齊的隊伍，齊集在聚義廳之內。

彭沖霄臉色沉重，聲音更沉重。

「現在已是我們大舉出擊的時候！」

他的聲音並不响亮，但每一個字都帶着一種震人心絃的力量。

廳中氣氛更是一片肅穆。

彭沖霄森冷的目光，在衆人的臉上橫掃多次，良久才接着說道：「你們都一定知道，齊家堡是我們的敵人。」

二十殺手同時回答：「我們知道。」

彭沖霄沉聲道：「齊家堡不被毀滅，我們就勢難在江湖上立足，這一點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衆人又不期然的點頭。

彭沖霄目光烱烱，道：「但我們最大的敵人，並不是齊家堡！」

衆人立刻屛息了呼吸。

「我們若現在與齊家堡決戰，最少有八分勝算，但結果却會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二十殺手神色不變，靜靜的聽下去。

只聽彭沖霄緩緩接道：「我們身邊的漁人，大家可能還不知道是誰，現在也是告訴各位知道的時候。」

聽到這裏，彭沖霄的眼角突然起了一陣顫動，他說：「他們總共有八個人。」

說到「八個人」這三個字，十五號的心中倏地一動。

他心思敏捷，幾乎已立刻想出這八個人是誰了，當然那還得要彭沖霄的證實。

彭沖霄的聲音，聽來更是低沉，他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語氣，說出了八個數字。

他說的八個數字是——

「一號！九號！十一號！二十三號！二十四號！二十六號！二十七號！二十八號！」

二十殺手的臉色終於變了。

這八個數字本來是他們的同伴，他們的兄弟！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這八個同伴有任務在身，離開了北殺園。

直到現在，他們才總算明白眞相。

這八個殺手並不是身懷殺人任務而離開北殺園，他們離開北殺園，是因爲他們已經叛變！

（二）

北殺園的二十九個殺手，並不是每個人的本領都是一樣的。

他們各有所長，有人擅長輕功，有人精於點穴，有人擅於用毒，也有人施放暗器的本領，簡直已可以用出神入化四字來形容。

他們的本領各異，武功自也有高低之別。他們都知道，一號的劍法是同儕中最高明的老大哥，九號輕功卓絕，十一號的大力金剛指，據說已練到第七層境界，二十三號暗器功夫在北殺園中向稱一絕，二十四號和二十六號俱是用毒能手，被同儕稱爲大小二毒，至於第二十七號和二十八號，前者點穴功夫厲害，後者雙刀殺人無算，都是極爲難纏的脚色。

這八人幾乎已是北殺園二十九殺手中的精英。

聚義廳內的氣氛更肅穆。

彭沖霄忽然冷冷一笑，道：「他們敢背叛本園，野心可謂不小，他們已組織了一個萬絕教，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首先要把本園消滅。」

萬絕教要取代北殺園的位置，自然非要首先把北殺園消滅不可。

彭沖霄接着說道：「我們若在這個時候與齊家堡決戰，對萬絕教來說，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恐怕不出三天之內，他們就會趁着我們元氣未復的機會，向我們大舉襲擊！」

二十殺手的眼神中俱已流露出殺機。

彭沖霄道：「與其讓這些叛徒向我們襲擊，不如我們先發制人，把萬絕教殺個措手不及，誰若不贊成，可以不參加這一次的行動。」

沒有人不贊成。

彭沖霄的說話，一向都是命令，誰敢違犯他的命令，結果都一定會很悲慘。

天色還未亮，他們的出擊行動已經開始。

（三）

夜色將盡，長夜却似更是黑暗。

青楓鎭的街道上，一片靜寂！

在青葉街的盡頭，有一座古老巨宅，巨宅中一片深沉。

這是青楓鎭的一處大戶人家，主人已年逾七旬，複姓諸葛。

在青楓鎭，諸葛四爺曾經是一鎭之首，但這十餘年來，他已很少理會鎭上的事了。

他對鎭中的長老說，他老了，再也不想理會任何事情，只想安安靜靜的渡過晚年。

他有四個兒子，但却沒有一個住在青楓鎭。他們其中兩人在異邦經商，一個在朝廷中做大官，還有一個却投身少林，做了和尚。

那個在朝廷做大官的兒子，曾多次派人接父親到京師居住，但他都拒絕了！

他派人告訴兒子，他甚麼地方都不想去，只想在自己的古老大屋裏渡過平靜的晚年。但他的晚年生活，是否眞的有如外表般平靜呢？

× × ×

巨宅深沉。

諸葛四爺的臉色也很深沉。

他坐在前花園的一座凉亭下，獨自下棋。紅子走一着，黑子也走一着，這一局棋他居然足足下了兩個時辰。

自己一個人下棋，本來就是一件很乏味的事。但他似乎全不在乎。

園中黑暗之極，但諸葛四爺却能把這一局棋看得很透澈，紅黑雙方幾乎全無錯着，而且還下得相當精采。

只可惜沒有人能看見這一局棋，就像是沒有人能知道諸葛四爺心裏想着的是什麼一樣。

這時候，正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酣的時候，但這個孤獨的老人却在獨自下棋，倒也算是一件怪事。

難道他眞的是睡不着覺？

（四）

棋局已殘，勝負却猶未分。

紅子兵臨城下，但却總是師老無功。

黑子雖然處於守勢，但却步步爲營，紅子兵强將勇，却是無法越雷池半步。

諸葛四爺苦思良久，忽然替紅子下了一着險棋。

這一着是單刀直入，冒險攻堅。

黑子若有半步差池，立刻就要全盤敗在紅子這一着險棋之下。

× × ×

諸葛四爺手拈黑棋，却是舉棋未定。

忽然間，園中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笑聲方起，諸葛四爺的手突然青筋暴現。

一陣輕微的異聲响起，諸葛四爺手中的黑棋子倏地化爲粉碎。

他手中的棋子是用結實的桃木彫造，但他雙指一挾之下，居然就變成木屑，有如塵埃般跌在棋盤之上。

東方此時微現魚肚白色。

黎明終於降臨在人間！

× × ×

花園中的外表看來還是和剛才一般無異，但却已添增了一股令人心寒的殺氣。

一個灰袍人，手持一桿八尺金槍，從一座假山後緩緩走了出來。

諸葛四爺瞳孔暴縮，道：「果然是彭先生來了。」

灰袍人淡淡道：「不是我彭沖霄，又還會是誰？」

諸葛四爺道：「時候還很早，你來的不嫌太匆忙嗎？」

「不早了，」彭沖霄道：「該來的人遲早都要來，無論你是否歡迎，總是要來的。」

諸葛四爺忽然哈哈一笑。

「難得彭先生駕臨寒舍，又豈會有不歡迎之理？怕只怕你來到這裏之後，會不捨得走！」

「不捨得走？」彭沖霄皺眉，環顧四週一眼，才緩緩接道：「這裏雖然地方寬敞，但却有點鬼氣森森的樣子，四爺縱然想留客，只怕彭某會大不習慣。」

諸葛四爺搖頭不迭，道：「不！你很快就會習慣下來的，正因爲這裏鬼氣森森，對你來說將會十分適合。」

「哦？」

「不錯。」諸葛四爺冷冷一笑，道：「因爲你很快就會變成一隻鬼！」

彭沖霄手中金槍忽然向前一挺，接着輕輕一挑。那塊木製的棋盤登時被挑起，棋盤上的十幾隻棋子一齊飛上半空。

但沒有任何一隻棋子跌在地上，全部都被諸葛四爺的右手沒收。

彭沖霄冷冷道：「鬼手何老祖的功夫，看來你已盡得眞傳。」

諸葛四爺一笑道：「十之八九倒還是有的。」

彭沖霄嘿嘿一笑。「聽說你在五十歲才拜何老祖爲師，居然在這晚年武功大有所成，的確可喜可賀。」

諸葛四爺冷冷道：「若不是彭先生的激勵，老夫恐怕至今還是江湖上一個庸碌之輩。」

彭沖霄道：「據聞令郎曾數次欲接你到京師安享晚年，都爲你所拒絕。」

諸葛四爺道：「京師繁華喧鬧，非我所能久留之地，與其如此，不如不去。」

彭沖霄道：「外人看來，四爺倒是生性淡泊，淸心寡慾得很。」

諸葛四爺道：「聽你彭先生言下之意，莫非是說老夫心存大慾？有甚麼野心不成？」

彭沖霄輕輕亥嗽兩聲，道：「四爺是江湖中人，大多數江湖人本來就是不喜歡和官府打交道。」

諸葛四爺道：「彼此彼此。」

彭沖霄目光一沉，冷冷道：「四爺不願移居京師，最主要的原因，你我都心中明白。」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反正你遲早都不會放過老夫！」

彭沖霄冷冷道：「不是我不肯放過你，而是四爺實在太過咄咄逼人！」

「老夫咄咄逼人？這話怎講？」

「你暗中挑撥北殺園殺手背叛於我，你以爲這件事可以瞞得過我？」

諸葛四爺目光如電，道：「你說甚麼？老夫不懂？」

「到這個時候你還裝蒜？未免太沒有骨氣罷？」

「甚麼裝蒜裝葱的？」諸葛四爺手中的十幾隻棋子突然同時化爲木屑，沉聲道：「老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豈會幹出這種鬼鬼祟祟，背後傷人的事？」

彭沖霄道：「說得好漂亮！」

諸葛四爺道：「事不離實，這件事遲早都會水落石出。」

彭沖霄冷冷道：「不必將來，現在就可以有個分曉。」

諸葛四爺道：「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只想搜一搜你這一座宅院，看看是否收藏着那八個殺手在內。」

諸葛四爺冷冷一笑：「你分明是存心挑釁！」

彭沖霄道：「你不敢？顯見是作賊心虛。」

諸葛四爺道：「這裏畢竟還是老夫的地方，你在這裏搜來搜去，又與殺了老夫何異？」

彭沖霄冷哼一聲：「如此說來，你是不打自招。」

「放屁！」

「就當彭某放屁好了。」彭沖霄臉色森冷如冰，突然揮手喝道：「搜！」

「搜」字剛出口，四週突然出現了一羣白衣人。

他們都是北殺園的殺手！

諸葛四爺再也忍不住這口氣，突然亮刀。他的刀一向都藏在雙腿旁，刀長僅尺許，軟薄而鋒利，那是江湖上極有名氣陰陽鬼影刀。

（未完）

武術搜秘

保健與搏鬥大不相同

麥海雲・文

中國功夫一直都有許多種派別留傳下來，有些功夫是苦練多年能够出手傷人的，另外一些功夫却非如此，只是用以自衞，換句話說，打功夫是保護自己，跟保健不同，故此學習打功夫的時候要記得這一點，打功夫想保健抑或想自衞，這兩個目的截然不同，切勿混爲一談。

事實上能够保健的功夫，多數是比較柔和的，學會這種功夫之後，勉强能够自衞，但却出手不够沉重，如果沒有苦練打沙包或者打木樁，那就算出手敏捷，亦難傷人，故此，保健的功夫另有一套，反過來說，倘若學習一種中國功夫的目的，並非保健，而是自衞，那就要苦練踢沙包，甚至插鐵沙掌。

開始練習一個門派的功夫時，先就要注意到這兩種分別，有些門派是分得很清楚的，一種功夫純然保健，另外一種功夫則爲了自衞而設，舉例言之，太極拳就是這樣的一種功夫了，慢動作的太極拳，純

是自衛，如果把太極拳的招式化柔為剛，那就是「外太極」，同一門派，出招相似、但却大有分別。

只是練習中國功夫保健，切勿跟別人搏鬥，這句話確是至理名言。

梅花樁練習高低步

看過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有所謂梅花樁，把木頭插入地中，向上伸展，離地三四尺高，而且高低不平，相隔約有一尺，預備移步換形之用，這種杉木俱是僅能立脚的，如果馬步不穩，在梅花樁上面作戰，給對方伸手一拉，整個仆倒，凡是高手過招，能夠用到梅行樁作為打鬥的場合，這個人一定出類拔萃的，不管他是那一種門派，總之，能夠向對方決鬥的，而且在梅花樁上面的話，他就屬於第一流的高手。

何以舊日的拳師會得在梅花樁上打出一套拳脚來，現時却沒有拳師喜歡這樣做呢？是否梅花樁純然為了決鬥之用呢？抑或在武功方面有它的實際用途呢？凡此種種，都是武林中的知識，不妨一知。

照老師傅稱述，舊日在北方學習武藝的時候，往往學成就到鏢局求職，從最初級的鏢師做起，以後一步步的升上去，作為鏢師，當然是準備跟刧匪在任何地方搏鬥了，說不定雙方都要握着兵器打鬥，再又因為刧匪多數在山林之區出現，該處崎嶇不平，如果習慣了在平地上打鬥，纏到山上大打出手，沒有準備的拳師便會吃虧，故此，有許多門派練習梅花樁，目的就是想練習高低步，正如在山上走動時有高低之分。

南方很少拳師苦練梅花樁的，就因為南方的人很少在山上打鬥，但却往往在船上搏鬥，故此，南方人就重視紮馬，事實上在船上打鬥之際，不一定風平浪靜的，有時那一艘船給風浪吹到歪歪斜斜，如果馬步不穩，脚步浮浮，未打先跌，豈非全身武藝化為烏有嗎？因此之故，南派的拳師想變成一流高手，多數未學開拳，先學紮馬，練習梅花樁的非常之少。

羅威強師傅是喇嘛派的傳人，他曾經在海濱把高低杉木分別佈置好之後，然後飛身而上，施展一路梅花樁的拳法，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在銀幕亮相，喇嘛派就是北方拳法之一。

蔡李佛沒有梅花樁這種打法，却有梅花步，脚步非常緊密，忽長忽短，恍如梅花有五瓣，使對方不易捉摸，還有一路拳脚叫做梅花拳，相當出色，順筆一提。

日本青年學做夜行人

現時學習武藝，多數抱着強身兼自衛的目的，很少人學習它想報仇雪恨，如同古代所寫的大俠，就因為現時有了手槍，同時有許多非常薄的彈簧刀之類，貼身抽刀便刺，就算是有渾身本領，未必能夠稱雄，因此，很少人好像古代俠士那麼苦練一派拳脚，夜間還穿了緊身的黑色衣裝，背上掛着單刀，同時在腰間携帶一個布袋，袋裏貯滿了飛蝗石或飛鏢，另有繩子纏在身上，作夜行人打扮，不過，這種裝扮的人，現時仍然會得出現，但却不是在中國本土，而是在日本東京名古屋等大城之內。

照武林中人傳出的消息，有一部份日本人太過崇拜中國功夫，竟然走火入魔，學習這一類的夜行人武功，希望飛簷走壁，同時有許多絕招，或者隨身携帶的武器，準備廝殺，更奇的是這一點，那種夜行人往往跟另外一派夜行人發生磨擦，雙方講好，各派十人在廢城的舊址之上決鬥，儼如中國古代的俠客。

事實上這種以為自己是夜行人的傢伙．並非眞的武林高手，不過是變相的阿飛而已。另有一部份身穿黑衣的夜行人是由嬉皮士變成的，他們整天有的是時間，在山林之區聚着遊玩，一時高興就模仿這種動作。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些以為自己有資格做中國俠士的夜行人，大部份是在非常年輕的時間，約七八歲左右已經是個電視迷，由於長期欣賞蝙蝠俠之類的電視片集，就在腦海中留下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長成之後，有機會就把這一類想像變成事實，於是以為夜行人是最出色的傢伙，紛紛向他學習。

如果沒有苦練多時，就算身上纏着繩子，背上有刀，看來有如夜行人或蝙蝠俠，實際上却是不堪一擊的，因此之故，那些人必須聯結成一個組織，起碼有一百幾十人，然後有力量雄霸一方，到了這種人分門別類控制了地下的黑市電影，以及小舞廳等，稍為發生糾紛，互相衝突，非大打出手不可，便會模仿古代俠士的作風，在荒郊野嶺或危城之內決鬥，他們如此喪命，也是一個英雄。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種人走火入魔，完全是由於看電視的時間太長，所受的教育太少，請所有家長注意這一件事，原來七八歲的時候，腦袋剛剛生長，對外間的感應特別敏銳，稍為有甚麼特殊的形態留在腦海中，就會一生難以磨滅。

這一類青少年除了在電視方面得到一些古怪的武俠知識之外，還喜歡打鬥，而且身穿古古怪怪的衣裳，夜間出沒，雖然是一種特殊的消遣，但却影响到整個社會的風氣，無怪東京教育當局要再三提出警告，至於年齡較長的中年人，喜歡閱讀武俠小說，就算晚晚睡前必然是閱讀一遍的，仍然不會走火入魔，這種生活方式不過是他們的嗜好。

（完）



拳壇近事

泰拳稱霸

萬里傳‧文

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摔角（相撲）比賽，風靡一時，因行為野蠻、殘忍，恐兒童受不良影响等因素而被禁播。但「豬木」與「馬場」、「金一」等人的名字已為大家所熟悉，台灣同胞對日本摔角尤有偏嗜，商人腦筋動得快，利之所在，不惜冒險試法，故數年來，「閉路電視」在一些餐廳與掛名冰室，地下咖啡座大行其道．迄今方興未艾。

同樣的，泰拳打擂台，也曾經在我們的螢光幕上大行其道，留下不少印象——例如：他們在比賽之前，要行叩拜大禮（拜拜）儀式及不穿鞋子等獨特的形式，仍有不少人言之津津，回味不已呢。

筆者對任何事都感興趣，由于泰拳也因和摔角同樣的理由被禁映，所以無法盡窺其秘奥，而為了滿足好奇心與求知慾，不惜千方百計拜託海外朋友，特別是僑居泰國的朋友代為搜集有關泰拳的一切資料及到過曼谷與檳城等地的朋友，由口頭及書信中片光吉羽，鳳毛麟角而累積了多年，可以說已頗知泰拳三昧了。

舉世無不知道近十年來，泰拳稱霸一事，所向無敵，乃是有事實根據的。

近幾年來的「戰況」來說：先是香港的武館拳師以「訪問」姿態到曼谷去「以武會友」，被揍得灰頭土臉，鎩羽而歸。

——這是第一次就碰上定盤星，這班武師，原是以跑碼頭，撈世界的心情，去「闖江湖」，想在曼谷打出一條路子，如能勝多敗少，就一舉成功了，馬上名揚東南亞，威震世界武林了啦，是化錢買不到的大宣傳，一奏凱回到香江，當然身價百倍了，拜門習武者，踏破門檻，財源滾滾而來矣。

未料到估計錯誤，求榮反辱，掃興不在話下。一回到香港，當然成為新聞了。

香港的國術界認為這班人輕敵冒進，打着香港國術武館的旗號去泰國「出風頭」，却大撞其板，就玷污了香港的國術界了。因會被泰國與世界拳壇誤會中國功夫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因為，其時正是已故世的李小龍突起異軍，以中國功夫貫注在電影裏，由「唐山大兄」一炮而紅後，全球掀起了「中國功夫熱」，正是國術水漲船高，大放異采的當兒，竟被潑了這麼一瓢冷水，所以，這班由泰國落敗回港的武師就成了衆矢之的。香港的國術會甚至公開聲明該次去泰國失風的武師乃「私人觀光」性質，絕對不是代表香港國術界的份子。鬧得一天星斗。

乃有第二度「組團」訪泰的醞釀。

恰好，日本的武術界，因受李小龍的「獨門」功夫「截拳道」的影响，新興一種什麼「踢拳道」的武術。其特徵是以凌厲的腿功脚法見長，也就以「踢拳道」的旗號「組成代表團」訪泰「挑戰」。

在日本武術界而言，此行也有他們的各種意義。

一方面，日本一向是以亞洲優秀民族代表自負的，總是認為日本人高人一等？處處要表現出日本人比別人強些高一籌？

事實上，日本人的模仿性極強，更能推陳出新，由吸收別人的長處而自行創新變化，往往反而比別人強出一頭的事實。

——由商業競爭來說，日本人各方吸收歐美的技術，而加以改進，往往產品媲美歐美，或後來居上，有比歐美更高一籌的趨勢，而售價比別國廉——因日本工資成本也比歐美廉的原故。

就以武術而言，自我國漢、唐以還，日本先後由我國學去了醫術，針灸術，少林拳法，腿功與刀，劍器機招式，以及武當內家功夫等——有的已窺門徑，有的僅得皮毛。但經過他們有計劃地大力推廣，普遍，創新等方針下，他們自成一家，又分為多種流派，把「唐手」改稱為「柔道」、「空手道」。把我們的「摔角」改為「相撲」，把我們的劍法、刀法改名「劍道」、「刀流」及「茶道」、「橫道」、「花道」等等名稱，就成了日本的國術與國粹了。而不論他們變化什麼名稱，但無一不是胎源於我國的武術。

由于他們上行下效，嗜武成風，由上而下，全國普遍的積極倡導蔚成風氣，所以，他們武功就自然地逐步發揚光大了。時至今日，日本的武功也為世人所注意了。相形之下，他們對武道之提倡不遺餘力，一切確實比我們做得好，也有比我們突出的表現，事實上，現代學柔道、空手道的人，比例上，恐怕比學我國國術的人還要佔多數？

他們「組團」赴泰國挑戰，而以「踢拳道」的名義去，就比香港的國術界中個別的武師去泰國「以武會友」高明多了。

因為，他們如果能夠得勝，有多種不同的意義！

——假如打贏了，等于向全世界作免費大宣傳，蓋一則證明了日本的武功有其值得自眩、自傲之處，也等于表示「日本的武功」是亞洲首屈一指的？乃至全球也是唯我獨尊的？

而且，打敗了泰拳，等于替日本的「踢拳道」如何神奇厲害？也可以根據事實……大作宣傳也自然會有不速之客，登門懇拜請師的越來越多了。

如果反被打敗了呢，他似可以藉口他們只是「踢拳道」，剛開設門戶不久，是來泰國友誼切磋性質。

這就是日本人的狹隘德性與觀念見諸行為了。

他們當然不敢以日本國術界名義亮相，「老老實實」的用日本國「踢拳道」的旗號見諸文字聲明與口頭表白了。

結果，是四場決戰，日本踢拳道代表選手四人都被泰國選手的脚力踢得發昏章第十一；全軍覆沒，僅有一名「山口糾夫

」的日本拳師挨「踢」的時間較久——他挨了對手十七脚，支持了兩個回合才不支倒下，算是唯一「差强人意」的。其他三位則是不到一個回合就被踢昏過去了。

事後，這個日本「踢拳道」公開承認，泰國選手的腿勁脚力太淩厲霸道——如果泰國拳師只憑拳頭力道攻擊的話，日本選手可以招架得住，一比「踢」法，就吃不消了。

日本人一向以自大及氣量狹窄著稱于世，但有一個特點——假如對手確實强過他們，他們輸得口服，心服的話，也肯說老實話，顯得並不小器的風度，而且由衷的表示佩服。

（日本影迷傾倒李小龍，崇拜李小龍是個例子，那是他們眞心的稱讚佩服。）

綜計這五年來，迄今爲止，有紀錄可稽的，是香港方面有兩次到泰國去挑戰，兩次敗北。

日本自從「踢拳道」鎩羽而歸後，就知難而退，也沒有再組團去泰國挨「踢」了。

據說：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三國曾有組團赴泰的消息，卻沒有了下文，可能是因爲鑒于香港二敗，日本一挫之形勢而氣餒了？

也因此而使泰拳威名，震撼了全世界的武林。日本的武術界是悶聲不响，香港的武術界則口頭不認輸，一再表示先後二次到泰國「獻醜」的兩組武師都是「私人行動」，並不能代表香港的中國國術界，卻沒有「正式組織代表團」的消息。

但據香港武術界的碩彥們談話表示：

絕非中國武術不及泰拳，而是因爲受到「泰國式的擂台規則」限制所困——主要的是中國武術家不習慣于戴上西洋拳式的拳套出手，使中國的拳法與指功，爪力等專長功夫不能發揮威力。

——這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泰拳比賽的規則，可以說是揉合了西洋拳及中國功夫，再加上他們自己的獨特形式，形成「不中」、「不西」、「不泰」的三不像，也可以說是三合一的古怪。

——他們稱呼比賽的地方爲「擂台」，不稱「拳賽」而稱「比武」，是我們中國的習例。

而拳賽擂台的式樣，開賽前雙方握手之禮節，以計分判勝負，被打倒計十數等又純爲西洋拳比賽的方式。

他們在比賽（動手）之前，要行怪模怪樣的叩拜祭神大禮，額上包布，赤足而不准穿鞋，及可使用雙脚攻擊對方等等，則又純爲泰國的固有規矩了。

泰國拳師有其特殊的地位，普遍受到國人尊敬，他們生活優裕，收入豐富，近似歐美的「拳王」或一流名家，亦像日本的「相撲」名家，是我們中國武術界所缺乏的條件。

那因爲泰國上下風行提倡，重視泰拳，不但視爲國粹（國術），拳師如果成了大名，簡直被當作「國寶」。兼之，成名的拳師收徒衆多，加上比賽必有獎金（花紅）分配，收益厚，有名有利之下，相得益彰，也就提高了他們的身份地位了。

——但這是指泰國的「職業拳師」而言。因爲，泰國習慣把凡是練過泰拳的人，一律稱爲拳師，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比率是一般非職業的普通拳手，所以，我們要先攪清楚。如不明其中奧妙，一聽到某位泰國人是「拳師」，就當作是電視上所見到的「台上好漢」，那就笑話了。

要成爲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可不簡單，可以說是必須經過千錘百鍊，鍛鐵成鋼的過程。

因爲必須經過層層淘汰——由村鎭、鄉里、縣市、郡——直到京都（曼谷）的逐級角逐，一關一關的「打出來」，如果有一關通不過，就註定了被淘汰「出局」的命運了。

因此，想成爲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不止要從小投拜名師指點，還必須本身體魄稟賦特佳，又能眞正的咬牙吃苦。

依照泰國練拳者初入門的戒條，那就是：

一要心如金石堅。

二要恒毅不輟。

三要專心一志。

看起來簡單，好像三者等于一句話，實際上能做到這三點的極少——一千人中也未必有一個。甚至「萬中無一」，並非過甚其詞，而是有正確的資料。以近五年來的紀錄來說：全泰國的職業拳師只有五十二位，而其中最具盛名的——大名時時見報的風頭突出名拳師不到四十位。以泰國的人口去估計，每八萬泰國人中，才有一位職業拳師。

依照泰拳職業比賽的規矩，凡是登台競技，祇要兩者之間，體重不超過對方五磅，即合資格。

有時，如果對手同意，即使超出對方五磅，都可以上台角逐。

泰國職業拳師，規定上台比武，一律不准穿鞋——任何鞋子都不准，最多也只能「穿」一條橫貫脚底心的紅帶或黑帶——而且是經過「神祇」同意的，職業拳師們對「拜神」是最重視的，視爲一定的隆重儀式，沒有一位職業拳師不行祭拜大禮的。

——有人說：他們共同禮拜同一位「祖師爺」？

——也有人說：他們除了共同禮拜一位發明泰拳的「神」外，還有派別，每一個派別都有一位「祖師爺」——也就是那個派系的開山掌門人，當然是已死了的，也即成神了的。

因此，職業拳師在拜神儀式時，有同樣姿勢的，也有大相逈異的動作者——就是派別不同的行禮儀式也。

泰國本就有佛教王國之稱，奉佛教爲「國教」，對源自西天竺（印度）的佛教，以人口比例而言，泰國尤盛于印度——因爲印度另有印度教，濕婆教等分支。

因此，他們對拜祭神祇的儀式，是最虔誠的，職業拳師在登台比武之前的叩拜動作，不可認爲「迷信」或「好笑」，而是應當嚴肅注目，才不犯他們忌諱。

古時，泰國的擂台及練習泰拳時，一向不准女性觀看的，特別忌諱身子「不淨」，（有月事經期或孕婦與産後婦）的女性，就是怕觸怒神祇，褻瀆「祖師爺」，直到六十年前才解除這個禁例，允許女性觀衆，但泰國婦女，如果正好月事期中，

或懷孕，産後，也都自動「避忌」，不去觀看練武道場與擂台比武的。

泰拳師共同膜拜的神祇，名叫「那訶摩薩」。

「祖師爺」則隨派別不同，而各有尊稱。

泰拳雖有派別，和我國不同。

中國派別，單是「南派」與「北派」，就分支百餘種不同門戶，單是「少林派」，就有「南少林」與「北少林」併稱，而又分支不少。而泰拳的基本拳勢與脚法，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由初學到登堂入室，同一樣的練法。

看各人的稟賦與下功夫的程度而分技藝高下。

而他們之有派別，乃因拳師的出生籍貫不同，及各有不傳之秘——由各派的「祖師爺」自行創悟的招式，與泰拳全部精華另有不同的絕招，因此，表面上說來，看到凡是學習泰拳的，全國都是一律的招式與練習力法，師父們也盡力傾囊傳授，絕不似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師父「挾技自秘」。實際上，也是「天曉得」，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能得到各派秘技的，一定是師門特別重視，認爲可以傳以衣缽，發揚光大本派的特殊人才，傑出門下，則這種師徒之間，必有比一般弟子「特殊」之關係。

但在表面上，泰國拳師授徒，一視同仁，教的方法和招式，程序等，全國一樣的。

由于泰國當政者對「國術」的泰拳着力倡導，所以全國習武成風。職業拳師的收入豐富，享受優渥，地位也比我們的「拳師」高出百倍。但要成爲職業師，卻必須苦熬，由底層的村、鄉、鎭、縣、郡、省競爭優勝，脫穎而出，直到京師（曼谷）的銅馬像第五街之全泰最大拳賽場在重重難關中不被淘汰，才算奠定了他的基礎地位。所以，一位職業拳師，有資格到了泰京銅馬像第五街打擂台，而又得勝的話，相等于我們古時的讀書人考取了「進士」及第了。

一成爲職業拳師，等于金飯碗入了手了。

他們隨時參加打擂台——可以本國拳師甲乙對抗競技，也可以和外國任何拳師比賽。不論是和誰比賽，也不分勝負，均可以分到獎金與花紅，不過勝者有金像獎品（冠軍）及分得較大的金額而已。這一點，和西洋拳賽相同——勝敗兩方都有錢可拿，不過比例大小之分。

如是能保持常勝紀錄，或十對一（一百場比賽之中，贏了九十場，只敗十場者）的光榮紀錄者，就是最有名的職業拳師了，其在國內的知名度與地位，比電影，電視明星還要光采，聲勢更在明星們之上呢。

因此，一成爲泰國職業拳師，就已經註定了一生榮耀了，金飯碗到手了。

如能成爲最出名的拳師，則「薄明星而不爲」，任何電影、電視明星，也不能和名拳師別苗頭。因爲名拳師的收益，往往超過泰國的明星們五倍到十倍以上。

因此，泰國的職業拳師，是泰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止崇洋，而且由衷的尊敬，不像我們對明星們只是羡慕他（她）們的名利雙收罷了。

凡是去觀看泰國拳賽，和我們去看電影一樣，是要買票的——也分二種票價——頭等與二等，相當于我們電影票的「特等座」與「普通座」。

「頭等座」是靠近「擂台」的——就是繩圈與四柱接近的一排到十排間。「二等座」的距離擂台較遠。

以泰京（曼谷）銅馬像第五街的泰賽場爲例，售票價錢也不一定的，大約是有名的拳師（重量級拳師）和對手也是一樣一流的名拳師競技，票價就較高了——有時也會出現黃牛票。如雙方的知名度不頂尖，票價也隨之降低。

泰國之觀看泰拳比賽，比我們看電影還要狂熱十倍。相當于日本人之嗜好看「相撲」（摔角）。特別是他們的名拳師對陣或與外國拳師對抗賽時，萬人空巷，傾城而出的盛況，非身歷其境者難以想像。

友人曾旅行泰京，正好碰上名拳師和外國名手比武，化了比票價四倍的錢，還是買不到頭等票，幾乎被擠倒踐踏，連手錶也擠掉了，西服也擠破了，大汗如浴，幾乎休克。

而泰國人之嗜好拳賽，是一方面當作藝術欣賞——好比我們嗜好看電影一樣。另一方面，因爲泰國學泰拳的人數多，看名家比武，可以觀摩，藉資借鏡，以促進自己之藝業，也就是「偷招」——因爲同樣一拳一脚，在名家施展時，功力高深，角度與速度不同，可以看清楚。如是和外國名家比武，更是非看不可，可以了解致勝訣竅，及如何尅制外國武術招數，作爲自己參考。

由此等因素，當然人山人海了。外行人，看熱鬧的也不少，由行人看門道的更多。

由于泰國的職業拳師都是各憑自己的眞才實學苦熬出頭的，沒有子孫繼承的一套——而每一位職業拳師未必能教出自己的子孫也能和自己一樣的水平——更談不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以職業拳師從小苦練，全心全意的只能專心一志的自己下苦功，到了出頭時，多已近三十歲了，成了名，更要苦練，又得忙于教徒弟，自己子女，因托庇父蔭，極少肯下苦功于泰拳的。因此，就形成公平競爭的風氣，而職業拳師一定歲月不饒人，年過六十，多已退休養老了，實際上，職業拳師到了四十五歲後，體力已走下坡，成爲「拳壇元老」級，極少再參加比賽了。十九是五十歲就宣佈「下台」，直到病死或老去。而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一般說來，泰國每年每季都有拳師升級比賽舉行，每年在曼谷的總決賽，也必有新人出頭。職業拳師的「拳齡」，都在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之間。也即是一個拳師爲職業選手，最年青也必在二十歲後，而以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巔峯時期最多數。泰國最有名的職業拳師，風頭最勁時，也十九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超過這年齡或不及這年齡的極少成爲風雲人物。

因爲，泰拳以霸道凶狠出名，除了本身下苦功與眞才實學之外，還要靠臨陣經驗的豐富累積，才可常勝少敗。二十五歲

之前，對敵經驗還不夠，三十五歲以後，體力自然走下坡，故巔峯時期多在二十五歲後與三十五歲前 十年時間。

由於這種「新陳代謝」作用，泰國拳師只要自己肯吃苦努力，有名師，根骨好，稟賦超人，就不難熬出頭。只是競爭太激烈了，毫厘之差，也難逃被淘汰出局之命運。但後繼不愁無人，砂中淘金，千中挑一，萬中選一的結果下，所以職業拳師名額少，名震一時的特殊人才更少。據泰國有史可查紀錄，最盛時，全國職業拳師也只有八十七位，最低潮時只是四十一位，而以經常維持五六十位拳壇風雲人物爲正常的情況。從未有突破百位名拳師者。

也因爲泰拳這種貴精不貴多的嚴格制度下，物以稀爲貴，一旦能成爲職業拳師，只要一上台比賽，不論勝負，都有獎金分享，每位授徒幾千到數萬乃常事——他們担任「總教練」，總壇都在京都曼谷。全泰各地成立分支部，由拳師分印教學課程與派出技藝出衆的門下代表，分駐各地授徒（課程全用泰文），每位職業拳師輪流分期到各地去巡迴面授。分配很均勻，由于泰拳初步到高級的招式是一樣的，故外表看來，每位學習泰拳的人都是學到一樣的技藝。只看各人的稟賦與所下的功夫程度而見高下，十分公平。但每位職業拳師，隨時都會留意發掘衆多門下中具有特殊異常的「可造之材」，着意培植，總有至少一位至數位可以得到格外的心法傳授者。當然這些極少數的幸運兒，就是新一代的準職業拳師了。

每位職業拳師，絕對是傾囊傳授，表面上，每位弟子學的都是一樣，也沒有藏私的必要，因爲泰拳的每一招式及運用變化，都有一定的代代相傳下來的規矩。人類都有私心的，每一位職業拳師，都一定私心盼望自己教授的弟子中能多出幾位職業拳師，繼承自己的衣缽，不但有面子，感到光采，自己的門下如能成名，做了職業拳師，和自己一樣可以做師傅了，門下當然感激恩師的栽培，在恩師「下台」或「退休」養老時，一定會多方照顧、孝敬、惠及恩師全家及其子孫，好處多得很哩。反之，就沒有面子，被同輩比下去了，也等于證明別人比自己强一等了。

爲了人類的必有私心，「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及爭面子的心理下，每位職業拳師，除了竭力把泰拳的一切教授門下外，多少會有自己個人獨得之秘——別人不知道的絕招，自己創造的心得與經驗，傳授給少數得意的高足。

——這也是泰國拳壇的秘辛，職業拳師們心照不宣，各人心內有數的秘密。

而這類少數的幸運兒，也必須經過師父千挑萬選，暗中長久觀察多年，認爲他們一切條件具備——例如：肯吃苦，與衆不同，根骨好，稟賦厚，性情，心術，品德都可靠等，才肯傳以心法的。

由此可知，作爲一位泰國職業拳師，一方面有比賽獎金，一方面有門下弟子的學費與各種人情孝敬，收益當然財源滾滾了。他們的收益之多，極少有其他職業比較。說是「天之驕子」，亦不爲過吧？

職業拳師對門下的要求都十分嚴格，據熟悉泰國民風與內幕的人說：泰國民族雖受宗教洗禮，例如：包括泰皇在內，都要做一個時期的和尚，而其民性十分好勇鬥狠，故其戰鬥力很强。而且，一動起手來就全力拚命，非分勝敗存亡不可，一方不到力盡，無法再戰或重傷死亡，決不罷休。職業拳師在教授門下時，門下稍犯錯誤或怠忽，被師父體罰極平常。而且，師父體罰越厲害，次數越多的門下，反而越是感奮——乃證明師父對他重視，愛之深才責之切，極有希望成爲師門的衣缽弟子，得到心法眞傳。

當然，被體罰的門下，即使受了重傷，做師父的也有特效藥外用內服，使其迅速復原的。

泰拳的基本練法簡單，而變化却很繁複。

好比中國的武術，同是一招，却有許多變化。

泰拳易學而難精，最難的還是精通各種變化，能精通了各種變化，才算登堂入室，如果再得到師父的心法眞傳，學到獨門的絕招，又能運用得出神入化，才算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了。

泰拳的入門基礎也是練力。

練力的工具是「啞鈴」——相當於國術的石鎖，石擔——仙人担。

學泰拳的，師父先由每個門下本身體力所能的小啞鈴練起——除了要把啞鈴擧起外，還要練到左手分張能伸直，再由腋升到胸前。

同時，教授泰拳的基本招式。啞鈴由最小號到最大號（最重的），共有一百多級，隨着各人由小而大，逐級增加。每位師父的教練場中，都有各級啞鈴——同樣大小的啞鈴有同號幾百個之多，都是有足够幾百人到上千人同時練習的設備，這在世界武術界教授武功的場所是罕見的。

泰拳的第二步，竟是教門下「跳繩」。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練功方法。這與西洋拳相似——因爲西洋拳擊是重視拳手脚下跳躍靈活的功夫，以增加閃避和轉換方向角度的反應力。前世界拳王阿里就以擅長跳躍著名。但西洋拳的最大缺點也就是脚下沒有中國國術立樁，站馬的基礎，只能跳躍而下盤不穩固，如不講比賽規則，只要精於中國腿法的，一式少林「大紋盤或「橫掃千軍」，或以地趟腿的「老樹盤根」，只要把西洋拳手的膝蓋以下部位掃中，一定推金山，倒玉柱，應脚而倒，滿地找牙。

但泰拳之跳繩，雖與西洋拳的便于跳躍與閃避變換靈活有密切關係，它和西洋拳不同之處，乃是使脚與腿增進韌勁與耐心。間接是可以增加身形，手勢，配合腿法的效果。

跳繩鍛鍊，以先以跳的次數，幾何級增加爲主。據說起碼要能不斷跳三百次爲度，跳一千次爲及格。直到能够不斷跳到一千五百次，才練習各種變化花樣——單脚跳，翻腰跳，側身跳等等。

如果能不斷的跳得次數最多，各種花樣又能跳得隨心所欲，運用自如的話，就算練成了。

依照泰拳的進度來說，擧啞鈴是以練功爲主——便於練拳有力。而跳繩是以鍛鍊脚腿的長勁與耐力變化靈活爲主——是爲練習腿（脚）法作準備，因爲名爲「泰拳」，實際最重要的是脚力的淩厲克敵。

普通這練力與練勁二種入門練法，是以三個月到一年爲「程度」的。也就是練泰拳的基礎根本，這二者是每個學習泰拳必修的課程，也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必須脚踏實地，沒有半點可以取巧偸懶的。

因爲各人的功力（力與勁）的高下，是可以一看即知。一般學泰拳者，也以練到這二者爲一階段。

泰拳着重在實用，活學活用，故雖然只練習三月到一年，只要認眞苦練，就巳具備了自衛的能力了。因爲在三個月後，練泰拳者的體力巳比未練時增强了至少二三倍了。胸部肌肉也擴張墳起，全身結實有力。兩臂也會起栗肉。身手也必較常人矯捷，耳目反應也較强，被一般未練過泰拳的人攻擊，足可一人對付二三人的進攻，不但巳能躱避及招架，還可反擊對方，打倒對方。

第三步——也即第二階段的開始，是打沙包。

西洋拳是專以打沙包爲主要練習方式與工具。但泰拳之打沙包，與西洋拳有顯著不同。

第一點：西洋拳打沙包是專以雙拳爲主。而泰拳打沙包却是拳脚並用的——特別着重于脚，而西洋拳根本不用脚打沙包者。

第二點：泰拳打的沙包，形式有好多種——有專爲拳打的，有專爲脚打的，亦有拳脚並打的。沙包又分圓形與扁長形，重量不等，最輕型爲二十斤，最重型爲四百斤。一般泰拳是以二十斤到三百斤的沙包最多。沙包的配置，有吊住的，高低與角度也不同，吊住的是多爲練拳而設，也有橫放在地面上及懸空一尺、一尺五寸、二尺……的，是專爲脚打的。

依照泰拳規矩，如果只是爲了入門階段、只爲强身、自衛而學習的話，則三月到一年，或六月到二年即可以達到要求了，也就可以不必天天按時報到拜師了，可以自己自由分配時間繼續練習。如果有志于參加比賽，想當職業拳師的話，那就必須按步就班，一階段又一階段的進行。就以練力與勁（指韌勁與持久力）來說，起碼要日夜不斷苦練六年以上，才有登台比賽的資格，否則，不必獻醜。就算巳練了六年以上了，也十九是遭到淘汰的結果，只有最强的才有力敗羣雄的資格。換一句話說：要想成爲職業拳師，就必須有苦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心理準備。因爲階段越高、越是難練，所吃的苦頭也越大越多越重。絕大多數的泰拳練習者，都是練到第一階段爲止——能强身、自衛就够了。再有大部份在苦練到第二、第三階段時，因爲在由基層參加比賽時被淘汰了，失去了再練下去的信心與勇氣，也就停留在第二或第三階段「認命」了。

只有極少數的强中之强者——幸運者，一級一級的參加比賽，一直打到京都（曼谷）贏得全國選手代表，奪取到「職業拳師」資格，再一直打到退休爲止。

打沙包、在泰拳是以練「砸脚」爲主。泰拳選手的比賽勝敗，幾乎取決于各人的「砸脚」功力高下而分。

所謂「砸脚」，是專以脚背之力攻擊敵人，和世界任何武功中的腿法不同。國術中以腿法見長的很多，但皆是以脚尖（趾）與脚踭（脚後掌到跟）及脚的外側傷人爲主，如是擅長以脚尖傷人者又多是在靴尖嵌有鋼片尖刄之類以增加殺傷力道。

泰國拳師却專以脚背的力道最猛，而泰拳又專門是赤脚的，沒有鞋（靴）與襪子護脚，硬碰硬的以赤脚攻擊，而「五指連筋」，用脚背又必須扭轉正常的生理位置——把脚左右翻轉向下覆着發力，其練習過程之痛苦可知。

先是以脚背去仰踢懸空之沙包，由小型而逐級增加沙包之重量。雖然沙包是以軟皮爲「外衣」，初習時，無不脚背腫痛或皮開肉綻的——師父會以特製的藥汁調醋浸泡傷處，消炎散瘀，生肌長肉，經過日夜反覆不斷的鍛鍊，脚背硬度與韌勁巳到了鐵板一樣而有彈性了，才能逐步把沙包加重。最後，達到了脚背猛砸沙包，而不腫痛發炎，只有脚背發熱的感覺，皮肉無損，才算及格了。

到了所謂「及格」的程度，至少一脚背砸擊下去的力道有二百斤重，當然越高越强。以泰國風雲一時的「鐵錘」差利保爲例：據說他一砸之力，重達五百一十八斤。爲泰拳職業拳師有史以來，砸脚力道最强者——空前的紀錄。

想想看，挨得起他一砸脚的有幾個？何況，他右脚砸出，左脚又砸出，迅疾如風，等于不斷的有五百一十八斤的力道加在你身上，何異鐵錘連環猛擊。

那末，「鐵錘」差利保如此厲害，不是天下無敵，誰也不敢和他比武了嗎？職業拳師到了沒有一個對手，就無法比賽了。其實也不然，仍是照常有人和他比賽的，而且，他也是多勝少敗的——他也有被人打敗時候。

敢和他比賽及打敗他的人，第一要能抵擋他的砸脚威力，二要有另有絕招可以克服他的。

職業拳師既然都擅砸脚，當然也有抵擋的方法——那就是泰拳第三階段的「全身鍛鍊」功力了。

所謂「全身鍛鍊」，是指他們的臂，肘（手踭）肩與膝蓋等部位的功力。

泰拳的第三階段，就是「全身鍛鍊」，要把全身練成銅筋鐵骨，不但可以挨得起重擊，還能攻擊敵人——用臂，用肘，用肩，用膝蓋而且都各有殺着絕招變化。

好比「鐵錘」差利保的對手，就可以運用臂功，肘功抵抗他的猛烈砸脚。

比方，他以砸脚向對方的右邊耳後來，對手就以左臂臂部抵擋——當然也可以迅速閃避，使他砸空。他以砸脚向對手右邊肋下砸到，對方可用左手手腕消卸——其訣竅，就是向敵人砸來的脚背上下五寸部位抵擋，這是根據「力學」原理，也那是中國「四兩撥千斤」的道理。因爲，敵方之力道重在脚背部位，如果硬接他的脚背，就等于要接受對方二百斤到五百一十八斤的力道了，但如果以腕，臂抵擋在他脚脛上或脚趾前掌間，只要你的臂或腕能承受五十斤到一百五十斤的力道就可以抵消了。

（以下轉入60頁）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一身是胆（大結局）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馬標從金玉鳳處趕回小館子找耗子，豈料一進門已不見耗子在座。當他正想揚聲呼喚時，突聞秦彪在身後喝令他舉手勿動，便心知不妙。為了保命，只好就範，然後徐圖應變之策。接着，即被秦彪手下繳械。馬標在槍口威脅下，秦彪即上前揮手向他毆打，他迅速避開。秦彪暴怒，口出惡言，馬標處變不驚，及以利誘之，聲言能找到雷老三。秦彪為之動容，即命馬標帶路。於是馬標與耗子便帶着秦彪等人向五里舖方向而去，在路上馬標更危言聳聽……

龍虎風雲會　捕得豺狼歸

秦彪沒說話，對馬標的說法，他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有點相信。

這也就夠了。

馬標很知足，求的也就是讓他半信半疑。

就這麼走了一夜。

天轉亮的時候，「五里舖」已近在眼前了。

馬標道：「秦隊長，能不能停下來歇歇。」

秦彪道：「你不是說，這種事不能早，不能晚麼？」

「可是人總是人，趕了一夜的路了，再不歇息一會，一旦走不動了，豈不是更慢了。」

「已經到了『五里舖』了，為什麼不進去歇息。」

「我是為秦隊長你着想啊，『五里舖』人多眼雜，你們還能就這麼拿傢伙比着我們倆嗎？一旦把傢伙收起來，不就給了我們倆可乘之機了嗎？」

秦彪道：「我不在乎，偵緝隊裏常這樣押人。」

既然秦隊長你不在乎，我還有什麼好說的，不過要是碰上了我道兒上的朋友，下手把我們倆救了去，你可別怪我事先沒打招呼啊。」

說完話，他轉身要走。

秦彪一把拉住了他，道：「就在這兒歇歇吧。」

馬標笑了，道：「耗子，坐下歇歇腿兒吧。」

他跟耗子一屁股坐在了道旁。

秦彪跟兩個手下都沒坐，那兩個漢子還拿槍對着馬標跟耗子。

秦彪緊盯着馬標道：「姓馬的，我幹了這麼多年偵緝隊，會過的人不少，可是我就瞧不透你。」

馬標一咧嘴道：「說穿了，不值一文錢，我想通了，那東西說值錢，可是對我沒用處，一旦拿到，我非盡快脫手不可，賣給南邊兒來的人，我不忍心，也會落個罵名，賣給你們北邊兒吧，弄不好錢落不到手事小，能把命都賠進去，那何如交給秦隊長，換個千兒百八的，舒舒服服，吃喝玩樂一陣。」

秦彪點了點頭，可是兩眼裏閃動的，還是狡黠目光：「但願你是想通了。」

馬標笑笑，往下一躺，躺在了草地上，可是他忽又坐了起來，摸着肚子皺了眉：「我怎麼有點餓了，耗子，你餓不？」

馬標說餓，當然跟着說餓準不會錯，耗子點點頭道：「有點兒。」

馬標抬眼道：「秦隊長——」

秦彪道：「皇帝不差餓兵，餓好辦，咱們一塊兒進『五里舖』吃去，要想讓我派一個人去買，那辦不到。」

馬標笑道：「我沒想到的，秦隊長你都想到了，秦隊長啊，你可是眞够小心的，兩個人用要命的傢伙指着我們，你還不放心啊。」

秦彪沒說話。

馬標道：「好吧，隨你了，反正我心意已經盡到了，耗子，走。」

他欠身欲起。

秦彪伸手一攔道：「慢着。」

他掏出了自己的駁壳鎗，對着馬標，然後叫那對着馬標的漢子道：「你去買點兒吃的來，咱們都吃。」

那漢子答應一聲，別起鎗去了。

馬標道：「秦隊長眞是從善如流啊，一夜沒闔眼兒，那位不可能回來那麼快，抓住這工夫養養精神吧。」

他又躺下閉上了眼。

耗子猜不透馬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可是他知道，馬標一定會想辦法脫身，而且一定能脫身，所以他很放心，往下一躺，也閉上眼。

一夜沒闔眼的，不只是馬標跟耗子。

睏這玩藝兒有傳染性。

只有一個人說睏，其他人都會跟着打呵欠。

馬標跟耗子這麼往下一躺一閉眼，秦彪跟他這個手下，馬上就覺得有了睏意。

可是他們倆那一個也不敢將馬標跟耗子這樣。

閉着眼養精神的馬標，忽然笑了：「有些事說出來眞怪，像現在，任何人都不願意落得像我跟耗子這樣，可是又有誰會想到，這時候只有我跟耗子能躺下來閉上眼養精神。」

耗子挺樂，也笑了。

秦彪微怒道：「姓馬的，眞想養精神，就閉上你的眼。」

馬標道：「在下遵命。」

他沒再吭氣兒。

馬標跟耗了昨天晚上吃得晚，至少比秦彪吃得晚。

要餓，比秦彪等餓得遲些，而且心裏也不急，到此躺在草地上閉着眼養精神，顯得很安祥很悠閑。

秦彪可就不是這麼回事了，既餓又睏，還急，過了一會兒就沉不住氣了：「狗養的，上那兒買去了，一去這麼半天。」

馬標道：「許是人家還沒有開門呢，要不就是等燒餅出爐！」

秦彪道：「姓馬的，我叫你閉嘴。」

馬標沒吭氣兒。

看看通往「五里舖」的路上還不見人影兒，秦彪又罵上了：「媽格巴子，辦這麼點兒事都辦不好——」

馬標道：「秦隊長，我能不能說幾句話。」

「說。」

「會不會是偵緝隊平日招人恨，如今有人見他落了單，把他給——」

秦彪驚怒暴响：「閉嘴。」

「秦隊長，可是你讓我說的。」

「我現在叫你閉嘴。」

「好吧，閉嘴。」

只聽秦彪的手下叫道：「隊長，孫得順回來了。」

馬標躺着沒動。

耗子忙睜眼仰身，可不，那個叫孫得順的從「五里舖」出來了，兩手捧着個大紙包，走得相當快。

秦彪的臉色刹時好看些了。

秦彪這個手下揚手叫道：「快點兒，快點兒。」

叫孫得順的改走為跑，跑了過來，道：「隊長，燒餅油條，都是熱的。」

秦彪道：「你怎麼一去就半天。」

「等熱的啊，涼的不好吃。」

「吃個屁，這是什麼時候，還講究什麼熱涼。」

叫孫得順的一怔。

「擱下，讓他們吃。」

叫孫得順的把紙包擱在草地上，馬標翻身坐起，喜孜孜地搓着手，拿了兩套一套給耗子，猛一大口：「嘿，眞不賴。」

燒餅、油條香，再加上馬標的吃像，本來就餓的更餓了。

秦彪俯身拿起一套：「還不吃，等餵呀？」

叫孫得順的跟另一個漢子，連忙也一人拿起一套。

邊吃着，耗子邊拿眼瞅馬標，他原以為馬標會有什麼行動，那知道馬標全神貫注在燒餅油條上，連眼皮都不抬，別說有什麼行動了。

耗子心裏好生納悶，不過他對馬標有信心，相信馬標一定有他的道理。

燒餅油條共是十套，五個大男人，一個人兩套，還不是轉眼工夫吃得只剩下芝蔴粒兒。

秦彪冷冷道：「吃飽了，也歇夠了，該上路了吧？」

馬標在褲子上擦擦手，道：「總該對得起這兩套燒餅油條，耗子，走。」

馬標挺身一躍而起，耗子跟着站起，秦彪跟兩個手下忙往後退了一步。

馬標笑道：「放心，秦隊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已經想通了，不會耍花招了，就是你趕都未必趕得走我。」

他跟耗子轉身前頭走了。

× ×

「五里舖」到縣城，不過五里，五里多在這些人脚下，那是用不了多少時候。

天大亮的時候從「五里舖」動身，不到十點鐘，就看見縣城的城門了。

馬標道：「秦隊長，是不是又該歇歇了。」

秦彪道：「還沒到該歇的時候。」

「秦隊長，你是知道的，餓好挨，這喝可難受啊。」

秦彪冷冷道：「你放心，路上我給你找水喝。」

馬標目光一凝道：「秦隊長當眞要過縣城而不入，你可別後悔啊。」

「我有什麼好後悔的。」

「秦隊長，我並沒是告訴你，姓雷的不在縣城裏吧。」

秦彪冷笑道：「你少跟我要花招，姓雷的再傻也不會躲到縣城來。」

「秦隊長不要這麼武斷，你沒聽人家說嗎，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怎麼見得姓雷是想不到這一點呢。」

秦彪突然變了臉，怒道：「怎麼見得？姓馬的，姓雷的究竟在那兒？」

「秦隊長你不是叫我帶路嗎，既然這樣，你就不該干涉我往那兒去呀！」

「你——」

「我什麼？雷老三的所在，你不知道我知道，對不對，那秦隊長你就該聽我的，我們往那兒去，你們也跟着往那兒走就對了。」

「你是說雷老三躲在縣城裏？」

「只要我帶着你找到雷老三就行了，別的你何必管那麼多。」

秦彪肺都快氣炸了，可是他知道，氣是白氣，這時候，在沒找到雷老三之前的這段時候，他是只有任人耍了。

馬標道：「其實，秦隊長，軍警聯合執法處在省城裏，這縣城是你的地盤兒，你又有什麼好怕的？」

秦彪暗暗咬牙，一點頭道：「好吧，你走到那兒我跟到那兒就是了，不過，在最短期間內，你最好讓我看見姓雷的。」

馬標道：「這個秦隊長你放心，躭誤了對我也沒什麼好處啊，耗子，走，咱們進城去。」

他跟耗子前頭走了。

秦彪等只好在後頭跟了，他恨不得給馬標來個三鎗六個洞，可是他沒那麼做，因爲升官發財的慾望比這個慾望來得大。

進了縣城，馬標不往裏走，拉着耗子進了城門裏一家小茶館兒。

當然，秦彪等只好跟了進去。

縣城裏誰不認識秦隊長，跟秦隊長一塊兒的，當然也是秦隊長的朋友。

兩壺香片，不但挑最好的茶葉，還滿臉陪笑，侍候得周周到到。

馬標翹着腿喝了一口茶，道：「耗子，咱們眞是得吃得喝啊。」

耗子想笑，可是沒笑出來。

秦彪剛一瞪眼，馬標馬上接着又道：「玩笑歸玩笑。一早起來了兩套燒餅油條，乾得像卡在喉嚨裏似的，要是不來一碗好茶冲冲，它下不去啊。」

秦彪氣得乾瞪眼，可是又拿馬標沒辦法。兩壺喝完，又續了兩壺，按說該喝「透」了，可是馬標坐在那兒，還跟個沒事人兒似的。

秦彪忍不住了：「姓馬的，你總不會打算在這兒吃午飯吧。」

馬標道：「這兒也賣飯嗎？」

秦彪臉色剛變。

馬標一笑而起：「走吧，耗子，除了黑錢之外，秦隊長一個月也拿不了多少，別讓他心痛了。」

馬標跟耗子前頭走。

秦彪等後頭跟，沒見秦彪會賬。本來是，堂堂的偵緝隊長，喝兩壺茶還要錢？

出茶館往裏走，馬標忽然問耗子：「耗子，縣城裏你該熟吧，『石頭坊』在那兒？」

耗子眞熟，連猶豫都沒有猶豫到，道：「就在過去不遠。」

「現在該你帶路了。」

「你跟我走就是。」

秦彪忙道：「姓馬的，雷老三在『石頭坊』。」

馬標扭過頭來一笑，我說了嗎？秦隊長！」

秦彪氣得瞪眼，沒再問，他知道，馬標永不會跟他說實話，他也摸不透馬標，問了是找氣生。

走不遠，耗子帶路，拐進了一條街：「馬爺，這一帶都是『石頭坊』。」

秦彪也熟，他知道耗子說得沒錯。

馬標看這條街，臨街都是店面，都是做買賣的，道：「從那條街到那條街，從那條胡同到那條胡同是『石頭坊』，總該有個範圍吧。」

「當然有。」

秦彪冷然接道：「東從『福和街』，西到『長樂街』，南從『玉簪』胡同，北到『安泰街』都是『石頭坊』。」

耗子一點頭道：「對，縣城裏秦隊長也熟。」

馬標道：「眼前這條是什麼街？」

耗子道：「剛才咱們走的，從南到北那條，就是『福和街』，前面剛過了『玉簪』胡同，從這兒往西，到『長樂街』，往北到『安泰街』，都是『石頭坊』。」

馬標暗道：「小妹，這回妳可害苦了我了——」

只聽秦彪道：「姓馬的，你究竟要幹什麼，說吧！」

馬標一定神道：「聽說『石頭坊』是縣城最熱鬧的地兒，我想逛逛『石頭坊』，耗子，帶路！」

耗子答應一聲還沒動，秦彪一把拉住馬標：「姓馬的，你到底打什麼主意？」

馬標笑笑道：「眼看就到中午了，耗一頓飯吃啊，多走一走，到時候也吃得下呀。」

秦彪臉色剛變。

馬標一斂笑容，又道：「秦隊長，咱們可是已經說好了，你怎麼這麼善變，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別跟。」

一振胳膊，擺脫了秦彪的手道：「耗子，走。」

耗子忙邁步就走。

馬標看也不看秦彪，跟了上去。

秦彪恨得牙癢癢的，却只好跟了，他跟在馬標後頭道：「姓馬的，這有點像押着你遊街。」

馬標不在乎，道：「是啊，就差沒揷草標！」

秦彪眞恨不得多趕一步，上去給馬標一鎗把，可是他沒這麼做。

一行五個人，兩前三後，就這麼閑蕩似的逛「石頭坊」，東起「福和街」，西到「長樂街」，南起「玉簪」胡同，北到「安泰街」，就差「玉簪」胡同沒去。

把整個「石頭坊」逛遍了，也到了中午了！

秦彪憋了一肚子的火，實在忍不住了，道：「姓馬的，你到底有完沒有！」

馬標道：「我也想完，可是還沒找到雷老三哪。」

秦彪過去一把抓住了馬標的胳膊，咬牙切齒：「你這叫找雷老三——」

馬標壓低了話聲道：「秦隊長，別這麼一副生吞人的狠像，落在人眼裏傳了開去，雷老三跑了，可不能怪我啊！」

秦彪只好鬆了馬標。

馬標一笑又道：「秦隊長，我這麼轉自有我這麼轉的道理，我現在跟你這麼說，要是這麼轉找不到雷老三，你一個人賞我們一顆鎗子兒，這行不行？」

秦彪道：「哼，怕我便宜得了你，你的意思是說，雷老三就在『石頭坊』？」

馬標搖頭道：「我還不敢這麼說。」

「那你在『石頭坊』逛，有什麼道理呢？」

馬標遲疑了一下道：「我還是跟你說實話吧，雷老三有個過命的朋友，藏在『石頭坊』，只能找到他，就不愁找不到雷老三。」

「雷老三過命的朋友？這個人姓什麼，叫什麼？」

馬標狡黠一笑道：「我不能告訴你，告訴了你，你就用不着我了。」

秦彪氣得臉都白了，一點頭道：「好，我就聽你的，逛吧。」

馬標沒動，道：「秦隊長，已經中午了！」

秦彪眼一瞪道：「你——」

秦彪這裏剛一聲「你」，返而走來個人，像是爲了躲旁的行人，一下子撞在了馬標身上，馬標剛要說話，那人一拉呢帽帽沿兒，說了聲：「對不起。」擦過秦彪身邊走了。

望着那人的背影，長袍，呢帽，馬標兩眼發了亮。

秦彪看出來了，忙道：「怎麼了？」

馬標道：「秦隊長，合該你省一頓，踏破鐵鞋無覓處，那個人就是雷老三的朋友。」

秦彪轉身過去就要追。

馬標一把拉住了他：「秦隊長，這兒是大街。」

「偵緝隊還在乎這個。」

「跟着他說不定能找到雷老三。」

秦彪不掙了，道：「走，綴着他。」

一行五個人，往後頭綴上了那個穿長袍，戴呢帽的。

穿長袍，戴呢帽的那個人，似是有什麼事，走得匆忙，脚下相當快，走着走着往南拐，進了一條小胡同。

馬標等跟進了胡同，只見穿長袍，戴呢帽的進了一戶人家，兩扇小紅門，隨即關上了門。

馬標道：「行了，跑不掉了。」

秦彪掏出了鎗。

馬標忙道：「秦隊長，你不是對我們倆吧。」

「怎麼知道我不是對你們倆。」秦彪陰笑着問。

馬標道：「動刀子對付不了我，動鎗一聲鎗響時驚動半個縣城，你不會願意剛才那傢伙聞聲跑掉的，是不？」

秦彪微怔咬牙：「少廢話了，咱們過去。」

馬標、耗子得永遠走前頭，五個人急忙掩了過去。

到了那兩扇小紅門前，秦彪抬手就要敲門。

「不能。」

馬標忙攔住了他，抬手往上指了指。

秦彪明白了，道：「誰先進去。」

顯然他是不放心馬標。

馬標道：「耗子，你翻牆進去把門打開。」

耗子道：「這我拿手！」

只見他往上一竄，兩手爬往牆頭，弓腰往上一翻，人就不見了。

很快地，門閂輕響，門開了，耗子當門而立，低聲道：「裏頭沒什麼人。」

秦彪輕喝：「走。」

仍是馬標、耗子前頭走。秦彪跟兩個手下，三把駁壳鎗緊跟在後，輕捷地掩了進去。

小小的一個四合院，眞像耗子說的，靜悄悄的，沒什麼人。

馬標壓低聲音道：「兩邊廂房不像有人。」

秦彪低聲道：「咱們奔堂屋。」

五個人，二前三後弓着腰挨向堂屋。馬標，耗子永遠走着前頭，秦彪帶着他兩個手下跟在後頭。

剛到院子中間，不知道怎麼回事，秦彪的兩個手下「噗通」，「噗通」躺下去了。

秦彪聞聲回顧，他兩個手下躺在地上跟睡着了似的，他不由大驚，剛要出聲喝問。

一個低沉冰冷話聲傳了過來：「不要動，把鎗扔下。」

秦彪循聲一看，東廂房門口，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個人，那個穿長袍，戴呢帽的，手裏握着把「掌心雷」。

秦彪三不管，就要擧鎗，忽覺右腕上像上了一道鐵箍，整條右臂動彈不得，右半身還酸痲用不上一點勁兒，再看，原來是馬標笑嘻嘻地抓住他的右腕。

秦彪急道：「姓馬的——」

馬標道：「秦隊長，我是爲你好，你的鎗絕快不過他去，你知道他是誰，天龍，地虎，嬌俏鳳裏的那條龍，我大哥，龍剛。」

耗子大喜，一蹦老高：「馬爺，您眞行。」

秦彪白了臉：「你是『地虎』，那個馬驃子馬標！」

「不錯！」

「你帶我到這兒來，就是爲讓他救你麼？」

「其實我自己也能制住你三個，可是有吃有喝還有人保駕，我何樂而不爲。」

「我栽了。」

「碰見馬標，那有不栽的。」

「不冤。」

「當然不冤，你也够累的了，躺下歇會兒吧。」

馬標在秦彪腰眼上點了一下，秦彪躺

下了，跟他兩個手下一樣，睡着了似的。

馬標趕上去，冲龍剛一躬身，道：「大哥。」

耗子也忙跟了上來，一躬身道：「大爺。」

馬標道：「大哥，他是耗子。」

龍剛道：「我知道，我一看見你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耗子，把他們三個拖進廂房去。」

「是！」耗子要動手。

馬標道：「慢點兒，我的『掌心雷』跟刀子。」

龍剛抬手把他手裏的「掌心雷」扔了過來：「你的『掌心雷』！」

馬標忙接住。

「你的刀子。」

龍剛抬手又扔過來一把刀子。

馬標又接住刀子直了眼道：「大哥，你——」

「就是剛才在街上擦身而過的時候摸過來的，我一看傢伙是你的，就更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耗子大爲驚異，佩服得五體投地，望着龍剛，眼都瞪圓了。

龍剛冲他一笑道：「怎麼樣，不比你差吧，快動手吧。」

耗子倏然定過了神，連忙動手，馬標也帮忙。

把秦彪三個拖進了廂房之後，龍剛帶着馬標、耗子去了堂屋，堂屋裏落座，耗子說什麼也不肯坐，龍剛只好由他，轉眼望馬標：「是小妹告訴你我在這兒。」

「不是她說，我怎麼會知道——」

馬標接着把往古祠的經過說了一遍，一直說到了從金玉鳳那兒出來，碰見了秦彪。

聽完了馬標的敍述，龍剛臉色一轉凝重：「別說小妹埋怨你，連我也要埋怨你，你這算帮人家勝家什麼忙，萬一姓趙的死了怎麼辦？」

馬標低着頭道：「只能說碰巧了，我原想阻止他往河裏跳才開了一鎗。」

「現在埋怨你也沒有用了，要是這個姓趙的，就是那個姓趙的還好，萬一不是一個人，死無對證，案子了不了，勝家就得揹這個黑鍋了。」

馬標明白龍剛的意思，道：「大哥，我已套過秦彪了，十九是他們玩的陰毒把戲。」

龍剛道：「那還好，人死在河裏，屍首總要浮上來，但願勝奎跟戴姑娘能撈起姓趙的屍體，帶着屍體上軍警聯合執法處去，多少還有些話說。」

「他們要是不肯承認呢？」

「不要緊，現有個活人證秦彪。」

馬標的心總算鬆了一半兒，道：「大哥，你這邊兒情形怎麼樣？」

龍剛道：「差不多了，已經找到了雷老三藏身的地兒，我正在想用什麼法子下手，耗子來得正好，可以帮個大忙！」

「用什麼法子下手？」

龍剛道：「雷老三投身在一家日本會社裏，這家日本會社上上下下不是劍道高段，就是拳脚好手，我怕一個人顧此失彼，讓雷老三溜了。」

耗子忙道：「日本會社，大爺，別是雷老三已經把東西脫了手，交了給日本人了。」

「以我看還沒有，雷老三在哪兒不過是個下等角色，眞要已經脫了手，他不會還在這兒待下去，日本人也不會讓他活着，留這個痲煩。」

馬標道：「那耗子能帮什麼忙？」

「用耗子把他逼出來。」

「大哥的意思是——」

「咱們不多惹事，盡量不招惹日本人，讓耗子去找他。他一見耗子，可能會跑，他只一離那家會社，就好辦了。」

「萬一耗子陷在了裏頭呢？」

「我想到這一點了，只要耗子在約定的時候不出來，我充偵緝隊的人進去要耗子，他們絕不願扯破臉，一定會交出耗子來，雷老三怕耗子把他賣給偵緝隊，照樣會跑。」

耗子道：「大爺，要萬一逼急了他，他馬上脫手，把東西交給日本人呢？」

「到那時候再回偵緝隊，偵緝隊萬一不靈，咱們就只好跟他們比劍比劍了。」

馬標道：「大哥，什麼時候行動？」

「要快，萬一姓趙的沒死，咱們還得拿雷老三釣他，走吧。」

三個人出堂屋到了院子裏，龍剛道：「耗子，去把秦彪的證件跟傢伙拿來。」

耗子應一聲，奔向東廂房。

馬標道：「大哥，這兒是——」

「賃的，他們常查客棧，我討厭。」

耗子奔了過來，雙手遞上一把駁壳鎗，一個小皮夾子。

龍剛把兩樣東西往腰裏一放，帶着馬標跟耗子走了。

× × ×

三個人去胡同口一家小吃店胡亂吃了點東西，然後龍剛帶路，直往北走，一直到安泰街，三個人才拐了彎兒。

進「安泰街」沒多遠，龍剛在一家小茶館兒門前停了步，道：「那家會社就在對街。」

馬標、耗子轉眼望去，只見對街有座兩層樓的建築，掛着招牌，上頭寫的是日本字。

龍剛道：「雷老三化名于田，耗子進去找他，跟他要東西，廿分鐘不出來，我們就過去！」

「是。」

耗子過去了，龍剛、馬標轉身進了茶館，揀靠門的一副座頭，可以清楚看見對街的動靜，只見耗子過了街，推門進了那家會社。

龍剛、馬標喝着茶，視綫始終不離那家會社門口。

很快地，廿分鐘過去，耗子沒出來。

龍剛道：「走。」

兩個人推杯而起，出茶館直奔對街，可是一進會社的門，就被兩個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的壯漢擋了駕。

龍剛掏出皮夾來一幌，道：「偵緝隊的，追捕罪犯。」

兩個日本壯漢臉色不一樣了，躬身哈腰把龍剛，馬標讓進了一間小客廳，裏面擺設東洋味兒十足。

從另一扇門裏進來個光了頭的矮胖小鬍子，穿西服，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道：「

兩位是偵緝隊的。」

龍剛又把皮夾子幌了幌。

「追捕罪犯。」

「是的。」

「我們會社裏，沒有你們要追捕的罪犯。」

「我們看見他躲了進來。」

「呃，我們會社進出的人很多，是個什麼樣的人？」

馬標把耗子的模樣說了一遍。

矮胖小鬍子望望二壯漢，二壯漢卽抬了頭。

矮胖小鬍子道：「你們看，沒有。」

龍剛道：「我看，最好還是讓我們搜一搜。」

矮胖小鬍子不高興了：「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日本會社，我們日本會社在你們這裏，是不受你們管的——」

龍剛冷然道：「不錯，我們北洋政府對你們一向很客氣，可是這件事不同，那個罪犯偷了我們的重要東西，貴會社最好不要窩藏他，要不然，扯破臉對大家都不好。」

矮胖小鬍子吃硬不吃軟，臉色馬上好了些：「那——我讓他們進去找找看，也許有這個人，我們沒有注意。」他向兩個壯漢擺了手，二壯漢鞠個躬出去了。

「請坐。」

龍剛道：「謝謝，公務在身，不敢就誤。」

沒多久，二壯漢推着耗子進來了。

馬標道：「就是他。」

過去抓住了耗子。

一名壯漢道：「他躲在裏面，我們沒有注意。」

矮胖小鬍子道：「是我們失禮，兩位可以把他帶走了。」

龍剛道：「謝謝，貴會社的好處，我們永遠會記住，走！」

龍剛、馬標帶走了耗子，一出門，馬標低聲道：「換了沒有？」

「還好，您二位再不來就慘了，雷老三眞的不是東西，我一跟他要東西，他就嚷嚷我打他，等兩個傢伙抓住了我，他又硬指我是他仇家，要殺他——」

龍剛一扯馬標，三個人拐進了胡同，龍剛急道：「行動快，你們倆去守後頭，前頭交給我。」

馬標、耗子急奔去，既然知道地方就不難找，很快地在一條窄胡同裏，找到了那家會社的後門。

馬標觀察了一下地形，只見這條窄胡同，除了兩頭之外，別無出路，他當卽道：「咱倆一人一頭，躲起來別讓他看見，等他遠離會社後門之後再現身截他。」

馬標讓耗子留在這一頭，他自己飛快地竄向那一頭，打個招呼之後，兩個人同時躲了起來，人是躲了，可是視綫始終盯在會社的後門上。

龍剛眞是料事如神，過沒一會兒，只見會社的後門開了，有個鴉片鬼似的瘦漢子鬼鬼祟祟的探出了頭，眼珠子骨碌碌的轉動，兩邊看了看，然後他出來了，帶上門，疾步就走，他走的是耗子這一頭。

耗子照馬標的吩咐，沉住氣，一直到瘦漢子快到了，他才旋風似的閃了出來。

瘦漢子猛一驚，等他看清楚是耗子之後，扭頭要跑。但是他沒跑，因爲他眼前站着另一個——馬標。

他嚇破了胆，張口要叫，可是馬標比他快，左手伸過去掐住了他的脖子，右手揚起劈下，他眼一閉，昏過去了。

耗子竄了過來。

馬標道：「是他。」

耗子道：「是他！」

馬標伸手進入雷老三懷中一陣摸索，等到收回來的時候，手裏多了個黃澄澄的金殼懷錶。

耗子道：「就是這個。」

馬標讓耗子扶住雷老三，打開了金殼懷錶。耗子道：「就是這個。」

「大半是。」

「您不打開看看？」

「現在不能打開，走！」

馬標闔上錶，往懷裏一揣，跟耗子兩個人挾着雷老三走了出去。

× × ×

龍剛帶頭，馬標、耗子挾着雷老三，四個人進了龍剛賃的那個宅子裏，進上房放下雷老三，馬標就把金錶交給了龍剛，告訴龍剛，後頭有個夾層。

龍剛打開看了看，道：「你們倆在這兒等着，我出去一下。」

他拿着金錶走了。

耗子道：「馬爺，大爺上那兒去。」

馬標道：「大半是找金店燒開那個夾層去了。」

耗子一怔，道：「東西不還給他們行麼？」

「誰說不還給他們，另弄一份之後，原封不動的還給他們。」

耗子似乎有點明白了，咧嘴一笑道：「對，那能這麼便宜那帮兔崽子。」

一個多鐘頭之後，龍剛回來了，進門就道：「你們猜裏頭是什麼玩藝兒。」

「什麼玩藝兒？」馬標、耗子問道。

龍剛道：「是一份他們埋伏在南邊兒人的名單。」

馬標一怔，耗子道：「怪不得這玩藝兒花錢都買不到，怪不得姓趙的玩命似的非追回它不可。」

馬標道：「大哥，姓趙的怎麼會帶着這東西亂跑，要說他們是想嫁禍勝家，用不着眞帶這麼一份東西呀。」

龍剛道：「這就要問姓趙的了。」

馬標道：「弄下一份了嗎？」

「當然。」龍剛遞過懷錶道：「你們看看，是不是看得出來。」

馬標接過懷錶，打開一看，只見那個夾層裏跟原來的一樣，一點也看不出來曾經弄開過。耗子道：「大爺，您眞行！」

龍剛道：「不是我行，是金店的師傅手藝好。」

馬標遞回懷錶道：「大哥，現在怎麼辦？」

龍剛道：「現在只指望姓趙的還活着，咱們照你的意見，把餌放出去釣魚。」

「秦彪他們呢？」

「萬一姓趙的死了，他是活人證，不能殺他，你們倆押着姓雷的先走，到五里舖之後放了他，逼他往『十里蓮花湖』走，把風聲放出去，我押了秦彪他們隨後就

到。」

馬標一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 × ×

馬標跟耗子押着雷老三到了五里舖，照龍剛的意思放了雷老三，馬標左手刀子右手鎗，警告雷老三往「十里蓮花湖」去，不許往回走，否則刀子跟鎗，他一定攆上一樣。

雷老三如逢大赦，還敢不聽，明知道金錶沒有了，也沒敢多問，喪家之犬似的，撒腿就跑。

馬標跟耗子躡後盯着雷老三，同時地雷老三出現的風聲放了出去。

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只能說死馬當活馬醫。

雷老三沒命的前行，一路頭都沒敢回，天快黑的時候，他找到了個路邊小攤兒，胡亂吃了點東西，繼續趕他的夜路。

走夜路的人，數來數去，只他一個。

今兒晚上有月光，却是彎鈎月，月色迷迷濛濛的，不亮。這種晚上走夜路，雖然沒漆黑的夜眼人，但是在雷老三這種不慣走夜路的人來說，也够瞧的了。

雷老三一邊走，一邊心驚胆戰，怕是怕，偏偏前面又是緊挨着路兩邊，有兩片老高的青紗帳，這一段約摸有半里。

雷老三眞發毛，不走嘛，折回去不是辦法，走嘛，實在害怕，更不能坐在這兒等天亮，只好硬着頭皮走了。

可是，怕什麼，有什麼，剛走沒十幾丈，有個聲音從左邊青紗帳裏傳了出來：

「雷老三！」

雷老三猛一驚停步：「誰？」

「你是雷老三沒錯吧。」

「我，我不是。」

雷老三應了這麼一句，撒腿就往前跑，可是他慢了。從青紗帳裏飛出了繩套，忽的一下正套中他的脖子，他叫都沒來得及叫，就被拖進了青紗帳。

等他鬆口氣，定過神，看見眼前站了個人，穿褲褂，胖胖的，頭上一頂呢帽壓得很低，帽沿陰影擋住了臉，嚇得他嗓門兒都發了抖：「你是——」

那人道：「別管我是誰，我是跟你要樣東西，然後就放你走路。」

雷老三心知那人要什麼，可是他還是問了一句：「你要什麼？」

「前不久，你的當舖裏收了個金殼懷錶——」

雷老三果然沒想錯，忙道：「金錶讓耗子跟他一個朋友拿走了。」

那人够機警，一聽這話，轉身要跑。

可惜遲了，他面前站着馬標，手裏拿着把刀子：「姓趙的，感謝你還活着。」

那人大驚，倒轉身要往青紗帳外跑，他又停住了，耗子站在那兒，手裏拿着駁殼鎗，他知道跑不掉了，不動了。

一陣蹄聲跟輪聲傳了過來。馬標手指頭放進嘴裏，吹出一聲尖銳的口哨。

蹄聲、輪聲加快了。

馬標一揚刀子道：「走吧，出去。」

那人只好走了出去，雷老三也忙爬起來跟了出去。

出了青紗帳，昏暗的月光下，一輛帶篷的雙套馬車馳到，趕車的正是龍剛。

馬標上前摘下那人的呢帽，白胖小鬍子，不是姓趙的是誰。

龍剛停好馬車，跳下車轅，道：「這位就是……」

馬標道：「如假包換。」

龍剛道：「那就行了，」取出金錶遞向姓趙的：「趙朋友，我們跟你沒仇怨，只在救勝家，現在帮你追回了東西，希望你也能帮個忙。」

姓趙的一怔，一把接過金錶，急忙打開看。

龍剛道：「我們不知道裏頭是什麼，也沒興趣，只爲保全勝家。」

事實上，姓趙的沒能看出異狀來，他放了心，道：「你們要我帮什麼忙。」

「別的不必說什麼，只到時候證明勝家無辜就行了。」

「好，我答應你。」

姓趙的要走。

龍剛攔住他：「你還不能走，空口無憑，總得找個地方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姓趙的臉色剛變，馬標在後頭一指頭點在他腰眼上，他眼前一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馬標把他扛上車，跟車裏的秦彪三個人放在了一塊兒，等他回到車前，龍剛已經把雷老三放走了，金錶已經追回來了，姓趙的也逮住了，也就沒他姓雷的什麼事了。

半夜的時候，馬車馳抵了「霸王寨」，戴若男，勝奎雙雙出迎。一見馬標跟耗子從車上扛下了那四個，勝奎眼都瞪圓了，激動得不得了，他聽見戴若男怎麼稱呼龍剛了，當然知道是誰，道：「六爺，二爺，大恩不敢言謝——」

他曲膝要往下跪。

龍剛攔住了他，道：「五爺，咱們不來這個，老實說，我們三個，不是爲了勝家。」

勝奎還待再說。

龍剛正色又道：「五爺，要緊的不是這個，是勝家的今後，他們吃了這個暗虧，絕不管罷休，等保出大爺後跟他說說，舉家南遷吧。」

勝奎自然是敬謹從命。

龍剛又把經過說了個大概，囑勝奎不要問姓趙的什麼，勝奎自是一點就透。

馬標弄醒了姓趙的，從他唇上扯下了那兩撇假鬍子，而戴若男要來文房四寶，逼姓趙的白紙黑字寫個清楚。

姓趙的白着臉道：「我不能寫，寫了我就沒命。」

馬標道：「只爲你一條命，要害人家勝家那麼多條命。」

「那不能怪我，是處裏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

「既然是一着毒計，你還用帶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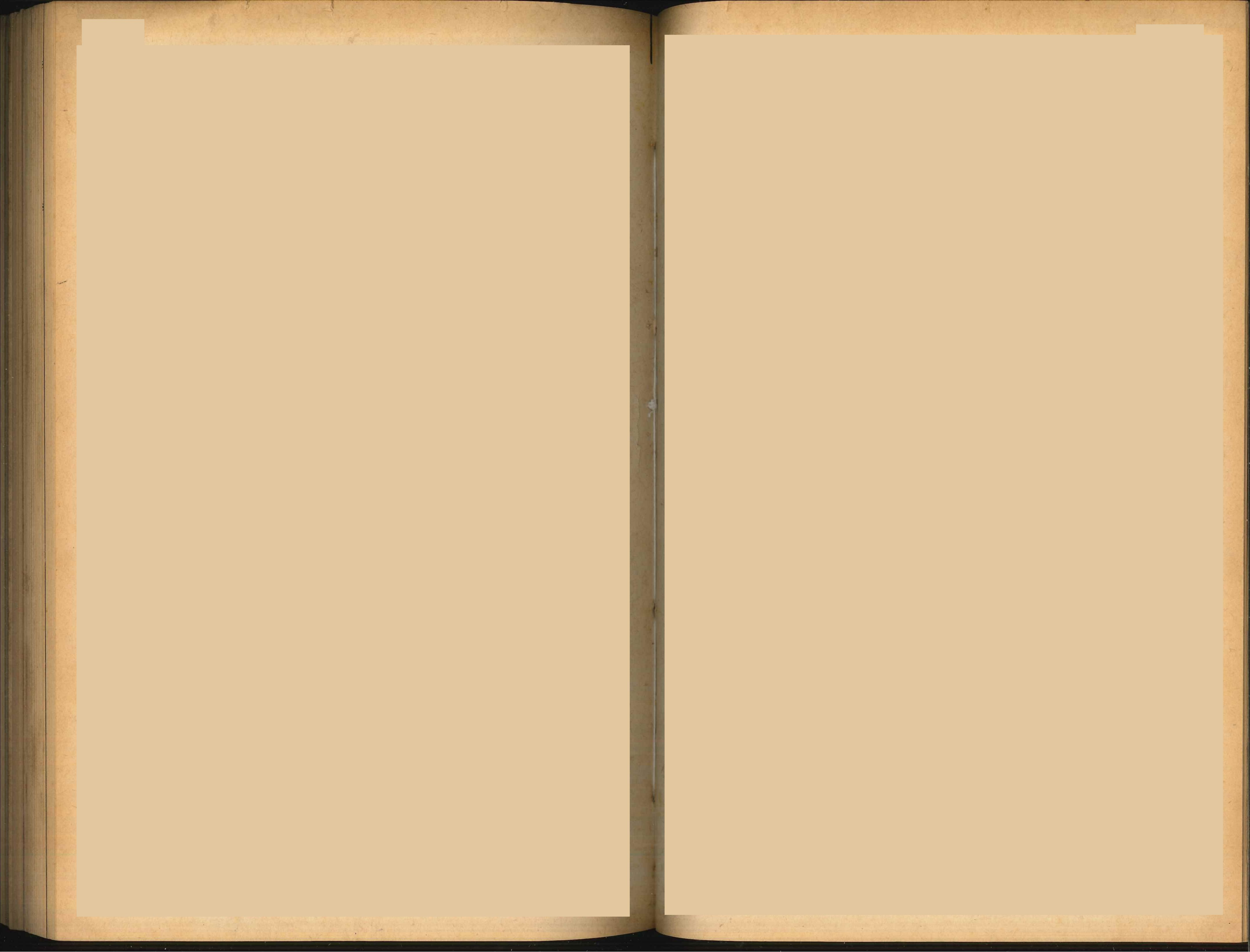
「不妨告訴你們，我原要上南邊去辦事，順便整掉勝家，嫁禍霸王寨，可是東西丟了，我走不了。」

原來如此！

龍剛道：「你不寫也行，我們就全當你死了，讓秦彪去做個人證，連同東西交到你們軍警聯合執法處去，也一樣能讓勝家脫罪。」

「你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留你，死人不能復生，軍



大爺，還有事要請教。」

赫然就是剛才那胖鏢師的聲音。

金北望沒好氣地一竄而出，只見那高大的鏢師正小心翼翼上了船來，金北望怒道：「去去，這裏是私船，不載客的！」

那胖鏢師慌忙搖手陪笑道：「不載不載，我們知道，只要大爺指點一條明路，那裏有船可以搭乘……」

金北望不耐煩地道：「你不會去問本地人嗎？我才沒空管你底事！」

那高大的鏢師愕了一愕，道：「大爺你不是本地人嗎？」

金北望實在沒閒心地道：「本地人這個口音嗎！」

那胖鏢師呆了一呆，隨即笑道：「那就對了。」

金北望倒是一怔，忙問道：「什麼對了？」

胖鏢師笑了，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不是你對了，而是我們找對了。」

金北望還想再問，這兩人突然出了手了。

那高大的鏢師突然閃電般自側邊抱住金北望。

金北望臉色一變，正待掙扎，那胖鏢師猛抽出一支尖棒，一棒刺入他的咽喉！

金北望慘叫，那高大鏢師反手抓住他的下巴，用力一扯，金北望下巴脫臼，再也叫不出聲音，這人另一隻手却拿了一把針，同時間全刺入金北望肛門裏去！

金北望像觸電一般弓身跳了起來，胖鏢師却用力一扎，棒尖全扎入金北望喉嚨裏去，金北望立時落了下去。

那高大鏢師一挾，把金北望挾在臂裏，迅快地掠入艙裏，他掠入時，胖鏢師也入了船艙。

兩人殺人，天衣無縫，手段之毒，蕭秋水乃平生僅見。

蕭秋水忍不住想嘔。

蕭秋水想起來這兩人是誰了：

這兩人正是南明河，甲秀樓上施暗算的鍾無離，柳有孔，他們臉上之傷，正是那一役中傷在鐵星月、邱南顧手中的！

這兩人亦就是「權力帮」的人物，也是「一洞神魔」左常生的兩大弟子。

× × ×

這兩人掠入艙內，對着蕭秋水陰冷地笑着，蕭秋水這才眞的變了臉色。

落到「長江四棍」手裏，大不了一死，但落到這兩個醜陋的怪物手裏，却是比死還難受。

何況這兩人曾在蕭秋水手裏吃過虧，又被鐵星月、邱南顧所傷，自是恨蕭秋水入骨。

柳有孔就是那個高大但執繡花針的人：「不錯，就是他。」

鍾無離就是那矮胖但提尖梢長棒的人：「老二好眼力，差些給這小子溜了。」

柳有孔冷笑道：「咱們先把他的帮手做了，單他一人，逃不了的。」

鍾無離「噫」了一聲却道：「不對，他似乎給人封了穴道。」

柳有孔俯過去端詳了一下，哼道：「原來是被人所擒！看來咱們殺錯人了！」

鍾無離「哈哈」地一笑道：「殺錯？怎樣？咱們地盤上那小子也抓人，咱權力帮就有權殺！你看他還藏有尖刀，我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

柳有孔沉吟道：「這小子怎樣？要不要先刺瞎他的眼睛，我看他眼珠不順！」

鍾無離搖手道：「不行，反正他穴道被封，劍王還以爲他死了，咱們送過去，還是奇功一件哩，又可順此引那兩個小子出來，咱們才可望報了大仇！」

蕭秋水聽得心裏一涼：劍王就是屈寒山，屈寒山既然未死，唐方他們不知怎樣了。

而鍾無離、柳有孔，眼睛、鼻子乃傷于鐵星月，邱南顧之手，自然想引他們二人出來雪此大仇！

柳有孔想了想，道：「咱們就這樣提他到七星巖見劍王嗎？」

鍾無離大笑道：「怕什麼？這是咱們的地頭！」

大笑中，鍾無離果眞一把手抓起他，一個箭步上了岸，在街市中就這樣大步地走着，街市上有人唏噓着，却沒有人插手來管。

柳有孔在後面笑着大聲道：「我這朋友，別的不好，就好喝點酒，現在爛醉如泥，隨地猛吐，汚了大家的地方，請恕罪則個！」

這一番話下來，就算有人好奇想問，也紛紛揑着鼻子，讓出一條路來，生恐蕭秋水一個彆不住，會往他們衣服上吐！

× × ×

人就是這樣，要是「神州結義」的人在，便一定不會這樣的。

鐵星月、邱南顧都不是這樣的人，唐方雖是女子，但也有一顆俠心，左丘超然也不是這樣的人。

蕭秋水雖已看得出左丘超然本可即刻及時出手救助自己，但他並不因左丘超然這一次未出手救自己而否定了他：溥天義之一戰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纏着「鐵腕神魔」，此刻他還有命在麼？黃果飛瀑一役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制住沙千燈雙腿，蕭秋水恐怕早巳死在飛刀之下了！

蕭秋水只記得他兄弟的恩惠：而他知道有時是會怯弱的，在胆儒時下的決定，不一定可以代表那人的品德與行爲。

所以蕭秋水此刻雖然被擒，而且身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境地，但他心中依然是一片光明。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個平凡、溫和的聲音，輕輕問道：「這人沒有醉，他是被點了穴道！」

× × ×

蕭秋水被點了穴道，又被餓了幾天，所以連抬頭的力量也沒有，他突覺鍾無離停了下來，而在他面前有一雙脚，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樸素的文士打扮。

這人居然一眼就看出蕭秋水沒有醉，只是被點了穴道！

× × ×

那溫和聲音又道：「兩位匆匆趕路，何不把此人穴道解開，不是可以更快？」

這聲音充滿和平、歡愉，令人聽了說不出的舒服，雖然沒有看到，蕭秋水也可以感覺到那人在微笑着說話。

鍾無離的聲音，却像是陰洞中吹入的寒風。

「關你何事？」

那人却失笑道：「的確不關我事。」

鍾無離切齒地怒叱道：「那你還不滾開？」

那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果然讓開了一旁，平靜地道：「好，我讓開。」

鍾無離才走了兩步，那人又道：「不過，你也要把人放開。」

鍾無離霍然回首，蕭秋水又看到那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的文士，只聽鍾無離怒道：「爲什麼？」

那人溫和地道：「他也是人，他一定不喜歡被人拎着走路，何況他有兩條腿，而且是年輕人；」這人彷彿又笑道：「想必閣下也不喜歡被人提着來走路吧！」

蕭秋水如果不是穴道被點，眞箇忍不住笑出來，只覺鍾無離恨得牙齒格格有聲，一字一句地道：「要不是我看你是個讀書人，」頓了頓，厲聲道：「我早要你橫屍當堂了！」

這人却依然平心靜氣地道：「閣下縱不把這青年放下來，至少也讓他有說話的機會。」

鍾無離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柳有孔却道：「就憑你？」

這人溫文地微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柳有孔自牙縫裏一個字一個字地逼了出來：「那你是什麼意思？」

這人居然笑了出來：「我的意思很簡單，我說過了，你就放了此人吧。」

這一下可眞把柳有孔、鍾無離氣得幾乎要跳起來，鍾無離氣得把蕭秋水一扔，「砰」地扔在地上，跺脚道：「他在這裏，有本事，你來拿吧！」

蕭秋水跌在泥濘中，臂部却撞在街道青石板上，一身疼痛，但因掉下去時是仰身的，所以也看清楚了這人的臉。

× × ×

還是黑布鞋、白布襪、青衣衫，陽光迎臉照耀，那是一個平凡的人，平凡的臉，唇上兩撇鬍子，挺拔秀氣，嘴邊却有溫和的笑容。

他頭紮的文士巾，亦因這高要城中的輕風中而飄飛。

只聽這文士「嗜嗜」地道：「何必，何必要生那末大的火氣，何必要摔人！」

鍾無離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怒道：「看打！」

一拳就向這文士擂了過去！

開罪「大王龍」

那文士笑道：「不要打架！」說着也不知怎的，無離那一拳巳打空。

鍾無離的臉色似有些變了，又打出一拳，這一拳，竟比第一拳快了兩倍，而且，更有力得多，拳頭所挾帶的風聲巳够嚇人。

那文士還是那樣平靜地道：「請不要動手。」

鍾無離的拳又告打空。

鍾無離怒喝一聲，又一拳飛了出去，這一下，他臉色通紅，青筋凸露，顯然是用了十二成全力。

那文士淡淡地一笑，說道：「最好不要打架？」

這陰山碎石的一拳，也不知怎樣地，還是打了個空。

蕭秋水這才鬆下了一口氣，知道這文士武功之高，非同小可，絕不在自己父親之下。

那文士却好似看出了蕭秋水的心事，笑道：「別担心，他打不到我的。」

鍾無離這下可怒極了，大喝一聲，反手掣出一根尖棒，蕭秋水心裏一凜，正待警告，但又苦於說不出聲，只聽那文士「哦」了一聲，「原來閣下便是鐘單洞鍾無離先生，怎麼鼻尖少了一塊肉……」

這時只聽「嗤」地一聲，鍾無離的尖棒巳疾刺了出去，就在這時，柳有孔巳潛到那文士背後，閃電般向那文士的「玉枕穴」」和腰背刺出兩針。

這一下，蕭秋水眞變了臉色，可是只見這文士身子一轉，眞好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兩針一刺，全部落空。

只聽這文士微嘆了一聲道：「怎麼出手這麼毒！」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更不打話，雙針一棒，全力出擊，片刻間不知巳攻出多少棒，戳出多少針！

可是那文士青衫飄飛，盡是閃躲，也未還過一招，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却是連他的衣衫也沾不上。

其實以鍾無離、柳有孔的武功，巳不在蕭秋水之下，但這兩人出盡全力，也不能使文士還手一招，那文士飛閃騰挪，然而身子還是不離原位，蕭秋水這才發覺，此人的武功，恐怕還在「陰陽神劍」張臨意之上。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飛、刺、戳、點，出盡法寶，但始終沾不着那文士的邊！

× × ×

就這樣打了好一會，鍾無離、柳有孔臉部漲紅了，氣吁吁的，觀衆也圍了一大羣，正比手劃脚，那文士笑道：「好了吧，我們又不是賣藥的，又不是耍猴戲給人看！」

高要鎭的人們像對這文士十分之熟，又十分親切，其中一名商賈模樣的老年人也道：「要技藝也輪不到你們耍啊？」

另一名員外樣子的中年人道：「在梁大俠面前練武功，班門弄斧啦？」

蕭秋水聽得一震，啊！梁大俠？難道是……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 × ×

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原來殺得狠命，又不能下台，正死纏爛打，但這人一聲斷喝，兩人覺都乖乖的住了手。

蕭秋水一看，一顆心又往下沉。來的人有兩個，蕭秋水一眼就認出左邊的人——

這人不是誰，却正是權力幫的「一洞神魔」左常生！

× × ×

左常生，就是奉權力幫李沉舟之命攻打浣花蕭家的主將。

要不是有左常生，朱俠武也不會身受重傷了。

但是劍廬前之一役，朱俠武雖負傷，左常生也給朱俠武「雙鋒貫耳」的一雙鐵

手擊中，按理說不死也得重傷，沒料左常生却出現在這裏，除了臉色出奇的蒼白外，一點也不像身受重創的樣子。

看來這左常生，肚子有一個大洞尚能活命，且練出駭人聽聞的奇技，確有其過人的生命力的。

蕭秋水看到他，便開始爲那「梁大俠」担心起來了。

他心裏倒是希望「梁大俠」快走，別惹這趟渾水，權力幫是不好惹的，他却忘了自己不但招惹了權力幫，而且命在旦夕之危。

× × ×

單是左常生一人巳够難應付了，他身旁的人，在身份氣派上，好像比左常生更大。

這人相貌堂堂，蕭秋水曾見過及會戰過不少權力幫的魔頭，包括溥天義、沙千燈、孔揚秦、華孤墳、左常生、康出漁、辛虎丘、閻鬼鬼、柳千變、屠滾、彭九、杜絕、余哭余、血影大師等，却無一人比得這人的聲勢。

這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正是鏢頭打扮，跟鍾無離、柳有孔身上所着十分相近，蕭秋水馬上意會到，鍾、柳二人在甲秀樓上爲鐵星月、邱南顧等所傷，無可置疑的是逃到此人門下來避禍。

這人是誰呢？

梁大俠却笑了一笑，一語道出此人的身份：「盛老拳師，橫震兩湖，今日怎也有這個空閑，到廣東吃風來着？還是權力幫公務在身，要勞盛老拳師駕？」

「盛老拳師」？「大王龍」盛江北！

× × ×

「大王龍」盛江北，就是「權力幫」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神拳天魔」。

這十九神魔中，武功各異，有劍術高手，有兵器名家，也有腿上功夫，掌上修爲十分火候的殺手。

但正宗名門，各家各路都十分嫻熟，而且乃正統武林中數一數二的武功好手，就只盛江北一人而巳。

盛江北原來也是黑白二道上，江湖綠林中好漢之一，後來因慕權力，繼而爲色所誘，晚節不保，投入權力幫中，一時因此而變成權力幫衆的武林同道，亦不知凡幾。

這盛江北的手上脚下的眞材實料，却眞箇不可輕視的。

× × ×

這兩人一出現，羣衆倒是嘩然，有人交頭接耳的說：「盛老拳師來了。」

「盛江北不好對付的呀，也不知梁大俠……」

「廢話，梁大俠還打發不了這種貪圖權勢的人麽？」

這語音原本十分細微，但那盛江北猛回頭，回首同時，一拳打出，穿過十人八人，「砰」一拳打中一人臉上，那人「嘩」一地一聲慘叫，搗臉咯了一口血，竟掉了四顆門牙！

梁大俠一皺眉頭，道：「盛老師何必動這麼大的火氣，這位朋友可不懂武功的呀。」

盛江北仰天大笑，笑聲如雷，加上他那一拳的聲勢，羣衆紛紛走避，唯恐自己惹禍上身，盛江北怪眼一翻道：「他不會武功，就不要說話！」

梁大俠嘴角牽了一個淡淡的微笑：「不會武功就不能說話，那天下人不是十之八九都成了啞巴！」

盛江北一雙怒目瞪住梁大俠，道：「你要爲這人出頭。」

梁大俠拂了拂腰間的刀鞘，慢條斯理的道：「出頭不敢當，你只要也掉四顆門牙，那此事就算了。」

這一句話，盛江北簡直跳了起來，吼道：「兔崽子，有種你來敲我的門牙！」

梁大俠却平靜地笑道：「我不是牙醫，也不是兔子，」梁大俠依然溫和地道：「只要盛老師答應以後不要隨便敲掉別人的牙齒，這個歉我就代你向那位朋友致意就是了。」

× × ×

因爲梁大俠的說話時，用手拂了拂刀鞘，蕭秋水才注意到梁大俠腰間繫有一柄刀。

一柄平凡無奇的刀。

就像梁大俠的人一樣。

這刀絲毫沒有殺氣，套在鞘裏，溫和得就像坊間的一把尺。

梁大俠的人也絲毫沒有殺氣。

只是梁大俠是誰呢……蕭秋水想：如果「梁大俠」就是名震廣東，與「威鎭陽朔」屈寒山齊名的「氣吞丹霞」梁斗，那末梁斗的爲人，會不會好似屈寒山一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呢……。

蕭秋水很疑惑，他不知道。

但他生平首次見到，這文士會爲了一個路人被打掉的四隻門牙，不惜開罪名震黑白二道的「大王龍」盛江北！

× × ×

盛江北簡直暴怒若狂，他橫行江湖近二十年，的確未聽說過只打脫一個無足輕重的尋常人的四顆門牙都不可以的事。

他生平打人，無需問過什麼人來，他曾把一個人打得嘴裏連一隻牙齒也沒有，左臂折斷，右手五指全拗碎，連脚骨也踢歪，他揪起那人問有沒有打錯，那人反而還感謝他沒有下殺手。

而今……

盛江北雖明明聽到左常生暗示要忍，但他還是衝了過去。

他決定不管一切，也要教訓此人。

就算，「劍王」怪罪下來，他也不管了！

× × ×

盛江北一衝近去，一抬手，就是正宗外家「崩步拳」，脚步是「竄跳」，手走「疊肘」，完全是高手近身必殺的搏擊之招法。

梁大俠神色一變，身如穿花蝴蝶，竟也是剛柔並濟，長短互用的「梅花拳」路數，以「獻桃」式破手，「滾膀」式壓腿，盛江北完全無法攻進去。

就在這時，盛江北的拳路變了。

盛江北用正宗螳螂拳術，輔以大番車之番車手與轆轆捶，時而「左右獻桃」，時而「引針腰斬」，眞是步步殺着，咄咄迫人。

梁大俠微微一笑，「梅花拳」式一急

，成「梅花落拳」，猶似蕭秋水家傳的「飛絮掌」法，只是還更複雜、更繁密得多了。

盛江北一輪急攻，攻不過去，大吼一聲，拳路又變。

這一下所走的是「龍形八卦掌」。所謂八卦者，正卦也。每卦變而為八，八八合六十四卦，即變卦也。八卦合一，亦即龍形。盛江北這一套「龍形八卦掌」，打遍大江南北，掌拳之式為蛇、單、順、雙、扣、序、合、回八字，其動作皆用行步，毫無停止，進行中皆以變化擊人，因是拳練至最得處，是為龍形，絕似龍蛇飛舞，行藏之態。其掌為數八，每一掌變八掌，共八八六十四掌，即暗合八八六十四卦之數。

盛江北這一路「龍形八卦掌」使出來，掌雨翻飛，刹是好看，梁大俠卻神色不變，居然以慢打快，以柔制剛，施出「楊氏太極」，主宰於腰，腰為車軸，力由脊發，形於手指，盛江北掌法雖繁，但被梁大俠「用意不用力」，「上下相隨」，「內外相合」，「相連不斷」，「靜中求動」的太極掌法下，引至絕境。

打到後來，盛江北幾乎要左手打中右手，左右手幾乎都要被引到往自己身上打去，盛江北狂怒莫已，怪叱一聲，招法又變！

這一下只是「八卦掌」，但卻是「武當八卦掌」，掌自至剛，倒走陰陽，塌、扣、提、頂、裹、鬆、垂、縮，起趲落翻分明，一時間漫天都是盛江北的掌影。

梁大俠「哦」了一聲，依然微笑，卻打出同樣是「武當八卦掌」的精要拳套「八段錦」。

「八段錦」前部乃源自少林金剛拳，堅韌力勁，後半部則走佛家拳的路，兼有精氣神，可剛可柔，盛江北的「武當八卦掌」，頓時成了無用武之地。

盛江北這下可漲紅了臉，虎吼連連，但他畢竟是拳術名家，盛怒之下，心裏情知剛猛拳路，侵不了梁大俠分毫，拳法倏變，竟打出「形意門」的「雜式捶」！

雜式捶本乃統一拳，是總合「形意拳」各路之特長，溶為一爐者，其中包括了十二型，從三才一式至三式，主要基於鷹熊二式，剛柔並合，盛江北一時又搶得優勢。

梁大俠卻絲毫不慌亂，招式一變，正宗少林拳法，「左穿花手」、「右穿花手」，時而「黃鶯落架」，時而「懷中抱月」，左「冲天砲」，右「頂心肘」，才七八招，盛江北便已大汗淋頭！

打了半晌，盛江北汗透衣衫，突一個箭步倒退出來，臉紅似關公，嘶聲道：「你……你拳法比我還雜！」

盛江北本以拳法揚名立萬，他精通拳法四十一種，略通的拳法也有十七種，但剛才一輪下來，梁大俠只是採取守勢，但所用的拳法，無一不比自己所學的龐雜，而且精妙，盛江北久攻不下，知道打下去也沒意思，心中卻是驚駭無已！

梁大俠卻欠身笑道：「旁門雜技，比不上盛老師的意深形簡。承讓，承讓！」

盛江北心裏暗叫慚愧，在一旁的左常生卻皮笑肉不笑地長揖到地道：「聞說梁斗梁大俠見識廣博，武學淵源，而今一見，名不虛傳。」

×　×　×

——梁斗！

——這人果然就是「氣吞丹霞」，梁斗大俠！

蕭秋水心中驚疑不定，卻突見左常生一躬身，流星般向梁斗梁大俠彈了過去！

×　×　×

蕭秋水想出聲警告，但是苦於有話說不出來。

左常生身形何等之快，已到了梁斗身前，雙手一張，亮出一對利用尖鯊的銅鈸，一上一下，直戮了出去！

這一下，可說迅快無倫，梁斗既不及退，也無法上躍或蹲下，而左常生右鈸割脖，左鈸切腿，招式十分狠毒！

而就在此時，梁斗的雙手突然伸了出去！

左常生上下夾攻，但胸腹在那瞬間卻是空門大開！

梁斗後發而先至，那輕描淡寫的一招，竟比利銳的雙鈸還要先到！

可是蕭秋水卻駭得張口欲呼！——

他知道梁斗是要在左常生雙鈸擊中他之前把他推走，但是左常生這個空門必定是故意露出來的，因為左常生沒有肚子！

這個「一洞神魔」左常生是沒有小腹的！

梁斗卻不知道。

這下連在旁的鍾無離、柳有孔都不禁泛起了惡毒的冷笑。

×　×　×

梁斗雙手一推，果然推了一個空！

梁斗心裏一凜，雙鈸已沾及青衫！

蕭秋水現在才知道梁斗出手有多快，只見他如閃電般易掌為爪，雙手一合，已拿住左常生的腰背，一揸一丟，竟把左常生甩了出去！

在左常生雙鈸劃破他衣衫之後，割破他肌膚之前甩了出去！

左常生「砰」地落地，還不知道對方是怎樣變招的。

他既然腸胃全潰，但是腰脊還是存在的。

他只覺被一股大力拋了出去，連雙手的鈸都不知道飛往何處，而且摔得一口一臉是泥濘。

他做夢都難以相信這平凡的文士，出手有那麼快，有這等駭人的力氣。

只聽見梁斗掀起自己被割破的青衫，「嘖嘖」笑道：「好險，好險，左兄好快的出手。」

蕭秋水頓時放下心來——他現在才知道，此人武功，不單在唐朋之上，而且更絕不在屈寒山之下。

×　×　×

盛江北心中也是震驚不已，要是梁斗用剛才的閃電般手法攻擊自己，自己焉有命在？

左常生在地上掙扎起來，心裏轉念：自己的絕招，已給梁斗知道，非要殺他滅口不可，但自己絕非其敵，除非用盛江北、鍾無離、柳有孔四人聯手……。

就在這時，突聽一個從容、有力、响遏雲霄的聲音笑道：「果然是氣吞丹霞！果然是大俠梁斗！我這才踏入廣東，梁兄已大顯身手！」

蕭秋水一聽這聲音，才真的絕了望。

這人不是誰，卻正是「威震陽朔」屈寒山！

×　×　×

屈寒山三綹長鬚，仙風道骨，態度雍容，梁斗跟他比起來，卻顯然更是平凡。但這平凡的人，卻在氣質上、氣勢上，卻不輸於屈寒山分毫。

屈寒山身後跟了個人。

這卻是蕭秋水最不想見的人。

「觀日神劍」康出漁。

康出漁身後也跟了個人。

康劫生。

×　×　×

又是康劫生！

又是康出漁！

又是屈寒山！

蕭秋水想大聲呼出——

「屈寒山就是權力幫的『劍王』！」

但是他叫不出。

屈寒山卻說話了——三綹長鬚飄起，手中一柄劍都沒有，卻瞄了蕭秋水一眼，繼續說話：「哎呀！這不是蕭家老三嗎？怎地在這裏？」

梁斗卻恭正抱拳道：「原來是屈兄，嗳，還有康先生光臨廣東，有失遠迎，失敬失敬……」說着去拉屈寒山的手，顯然十分親暱。

「怎麼來前不通知我一聲，我和廣東五虎去接你！」

屈寒山苦笑道：「這次臨行匆匆，未及通知，實感愧疚。據悉廣西五友也來廣東了，不知……」

梁斗撫掌笑道：「此事確然，他們廣州十虎，每年一聚，這次會面地點就在高要。只不知連勞山康先生也大駕光臨！」

康出漁長揖，帶康劫生向梁斗引見：「這是小兒劫生，拜見梁大俠，他原是這位蕭少俠的知交，我們此番來廣，亦為救援這蕭少俠而來的。」

——蕭秋水心中暗暗罵道：老狐狸！你們是救我而來的？你們害得我蕭家家破人亡還不算……！

梁斗「哦」了一聲，沉吟道：「原來這位便是蕭少俠，我與他大哥有一面之緣，他卻未曾謀面，但見他為人所制，仍氣宇不凡，想權力幫作惡多端，實無法忍受，才插手此事，卻不知……不知康先生乃為此事而來的！康先生德高望重，仍為武林後輩之事如此操心，實是武林之幸。」

——見鬼！見鬼！蕭秋水心裏罵道。

——聽梁斗的口氣，絕不是屈寒山等人一夥的。而他也並不清楚康出漁等也是權力幫中人。

——屈寒山、康出漁等在武林中一向聲名甚好；蕭秋水也到現在才知道，偽君子實比真小人更可惡得多，該殺得多！

屈寒山也笑道：「梁大俠客氣！而今街市仗義的，還不是梁大俠耳！」

梁斗苦笑道：「只不過却越幫越忙，傷了無辜旁人。」

屈寒山卻臉色一變，道：「誰傷了人啦？」

康出漁用手向盛江北一指道：「就是這人，打脫了一名觀看者的四顆門牙！」

盛江北給康出漁一指，倒是唬了一跳，瞪住康出漁，正想反吼了回去，屈寒山突然身形一掠，沒有人看出他是怎樣出手，盛江北臉上已「劈啪」「劈啪」中了四個巴掌！

一個巴掌一顆牙齒。

四個巴掌四顆牙齒！

盛江北怒道：「你……」下面的字，卻成了吐出來的門牙，就在這一刹那間，屈寒山又點中了他的穴道，盛江北仰天就倒。

左常生的頭垂得更低了；鍾無離與柳有孔也不敢抬頭。

屈寒山大笑道：「梁大俠，有你我在，權力幫豈能橫行！」

康出漁也展顏笑道：「這人打掉別人四顆牙齒，而今也給人打脫了四顆，真是報應不爽。」

梁斗微笑嘆道：「屈兄好快的身手，武當別後，這次又叫我好生開了眼界！」

——蕭秋水心中卻又急又怒：屈寒山、康出漁簡直在演戲，而梁斗似從未懷疑到他們兩人身上來。

——梁大俠危險！

——蕭秋水恨不得馬上叫出來：屈寒山是騙子、屈寒山就是劍王！

×　×　×

屈寒山忽道：「這裏的事，就交給兄弟好了，梁大俠還得跟康先生走一趟。」

梁斗不明所以，道：「是什麼事？」

屈寒山正色道：「古深禪師來了。」

梁斗奇道：「嵩山古深？」

屈寒山微笑道：「正是古深。」

梁斗動言道：「他怎麼來了廣東？」

屈寒山微笑道：「他先到廣西，我已接待他九天了；而今他到了廣東，論地主之誼，我看梁大俠還是去一趟的好。」

梁斗沉吟道：「他來了，我自然該去。只是，這裏事情……」

屈寒山撫髯笑道：「這裏我可代梁大俠料理。」

梁斗撫掌謝道：「有屈兄在此，我就放心了。」轉向康出漁道：「古深禪師現在何處？」

康出漁指引道：「就在七星阿坡巖附近。」

梁斗略思索了一下，道：「好，我這就去。」又轉向蕭秋水，笑了一笑，向屈寒山道：「這人的穴道要先解了，他鬱久了。」

屈寒山大笑道：「這個自然，蕭家老三，本是老友之子，我不幫他幫誰？而且有我屈寒山，又有誰敢動他一根汗毛的！何況還有梁大俠說過的金言！」

——王八蛋！

蕭秋水心都涼了，不管古深禪師有沒有來，但屈寒山有意把梁斗引開，倒是眞的。

——大俠梁斗這一走開，恐怕永遠見不到自己。

蕭秋水卻認得古深禪師。「劍氣長江」中，蕭秋水於「謫仙樓」上大戰「兇手」，便曾用古深禪師有名的「一指般七十二技」的「仙人指」力戰英劍坡的少林虎爪，而古深禪師正是蕭西樓的好友。

——古深有沒有來雖不知道，但屈寒山立意把自己殺以滅口倒是真的。

屈寒山就是「權力帮」之「劍王」！

然而蕭秋水却叫不出。

大俠梁斗却已走了。

× × ×

大俠梁斗走了。

屈寒山好似暗中鬆了一口氣，臉色也沒剛才從容，這時街上的人，因怕打殺波及自己，所以早走避一空，屈寒山一揚袖，便已解了盛江北的穴道。

盛江北一旦能脫，飛跳起來，怒道：「你——！」

左常生却及時按捺住他，低聲道：「老盛，你這樣，不怕『家法』麼？」

左常生這「家法」二字一出口，盛江北便立即靜下來，屈寒山目光閃動，怒道：「差點給你累了大事！梁斗的武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你都敢惹，你嫌命長是不是？」

盛江北低下頭去，拳頭却緊握，顯然很不服氣，屈寒山冷哼一聲繼續說：「帮主還要收攏他這等人物，是開罪不得的。而今之計，還是快做了這蕭秋水，以免夜長夢多。」

左常生却道：「只是殺了蕭秋水，又如何向梁斗交代呢？」

屈寒山冷笑道：「我們殺了他後往大河一扔，誰知道他死了？日後要是聽到他有什麼消息，亦可說是我們這件事之後方才碰上的，梁斗怎麼都不會懷疑到我們身上來。」目光一寒，又向盛江北厲聲道：「剛才我打你，其實是救你，要是梁斗真箇要出手，你還有命在？」

盛江北忍不住道：「我們幾人，加上您老，也不見得鬥不過梁斗！」

左常生喝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實以屈劍王，武功自是在他之上，只不過還未到出手的時機罷了。」

奉承的話自是人人愛聽的，縱然喜怒不形於色的屈寒山也不禁略有得色，道：「要殺梁斗，的確不難，但帮主未有明令，貿然行事，總是不妥。」

在一旁一直靜靜的康劼生忽道：「要殺蕭秋水，倒不必勞諸位動手，他跟我有私仇，我來動手便是。」

——媽的，康劼生！

蕭秋水幾乎被他氣炸了。康劼生在浣花蕭家臥底，與康出漁狙殺多人，而蕭秋水等尚放其一馬，而今他却生恐蕭秋水不死！

× × ×

康劼生走近蕭秋水身邊，緩緩拔出長劍，冷冷地道：「蕭秋水，你可怨不得我，是你不殺我的，我可要殺你了。」

慢慢舉起了長劍，屈寒山忽然想起一件事，即道：「慢着，要先把他拿杜月山的劍譜逼供出來，再殺不遲！」

這時忽聽一個聲音厲喊道：「是誰殺我老四？」

× × ×

屈寒山眉頭一皺，說道：「是長江四棍？」

鍾無離悄聲道：「我們在這幾人船上搜出蕭秋水，當時他們其中一人在，背後還藏有尖刀，所以我們兄弟合力把他給殺了。」

屈寒山冷笑道：「反正朱老傢伙的手下都該殺。」

這時三人已然衝近，正是擄劼蕭秋水的常無奇，孟東林，宇文棟。

康劼生目光閃動，道：「只是蕭秋水怎會和朱老傢伙是一夥？」

但這時已無及細想，宇文棟怒叱道：「是誰暗殺我四弟的？有種的站出來！」

屈寒山向左常生等沉聲道：「這裏我來應付，你們抓他先到七星巖的干龍亭去，我會到那兒找你們，記住要取得杜月山的劍譜！」

左常生疾道：「是！」

一手揪起蕭秋水就走，孟東林一揮長棍，瞪目怒叱：「想走！」

屈寒山一長身，已攔在三人身前，大笑道：「有我陪你們就够了。」

× × ×

蕭秋水被左常生揪着奔行，只覺眼前景物飛逝，耳邊風呼呼作响，不消一刻，已到了七星巖。

七星巖離高要不過四里多，東、南、西方為近七千畝水面的七星湖所圍繞，北面即巍峨之北嶺山，兼有「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勝色。

七星巖是七座大小不同、儀容各殊的石巖。有閬風、屏風、石室、天柱、蟾蜍、仙掌六峯屏列，勢如貫珠，阿坡岩則橫峙其背，有如北斗星座，故名「七星」。

阿坡巖離七星湖有段距離，七星湖迂迴曲折，縱貫南北，橫鎖東西，蜿蜒二十多里的湖心堤，湖畔巖間星羅棋布有亭、台、樓、閣、宮、殿、軒、館，其中以干龍亭、水月宮、桂花軒、天柱閣、七星橋為著。

左常生等一行人到了湖光山色的干龍亭，左常生把蕭秋水重重一扔，向其他幾人道：「我們就在這裏等『劍王』吧。聽說待會兒『血影』、『獅公』、『虎婆』也會來。」

（未完）

田野大郎空手接箭

嚴霜

日本人醉心於中國功夫，有些人全力研究中國古時遺下來的武功，頗有成就，而且當衆表演，還在電視台的小銀幕上出鏡，最成功的一個武士，就是田野大郎，看過他表演中國功夫那些人，讚不絕口，認為現時除他之外，沒有人做得到，不過，其中有一部份是有一些人能够做的，但空手接箭這一招，恐怕在亞洲地區除他之外，沒有人斗胆做這種驚人的表演了。他在一千二百名觀衆的面前，站定脚，面對着射箭的武士，這個人距離他八十碼，大喝一聲，引弓放箭，那一枝箭向他的胸部射過來，突然看見他側身一閃，就一手抓住那一枝箭的中間，能够閃身避開，不足為奇，奇就奇在他的確一手抓住那一枝箭。

沒有人能够用眼睛看得那麼遠，計算得這麼準確，而且有胆公開表演的，例如他的右手伸出去，太過快，可能一箭射穿他的掌心，反之，遲了半秒，那枝箭就落空了，那樣子的表演就會使他丟臉，看來他確是有百份之百把握做出這種表演的，記者向他查問如何能够做到這麼準確空手接箭，他笑着說：「你也可以做得到的，問題是你肯不肯把六七年的時間放在這一招上面。」

「就算有六七年的時間苦練，扔是沒有把握的，相信你大概有一種練武方法，是也不是呢？」

田野大郎點頭微笑，當然他不會把這種秘密透露，不過，作為射箭的武士松本三郎，他經常喝醉，記者先生圍着他，請他喝了又喝，使他醉後查探秘密，於是把這種秘密揭開，田野大郎能够空手接箭是跟他的助手串好的，當那個助手大喝一聲跟着發射的時候，他非常冷靜，聽到這一聲大喝，立刻在心裏計算，從一數到六，等於三秒鐘，便即伸手一抓，同時身型略為移動，那就剛剛抓到這一枝箭的中間，當然不是空口說說就能做得到，他的確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去練它。這種本事，正如馬戲班空中飛人，打了一個筋斗再跌下來，下面的人剛剛飛上去，那雙手能够接住他的手。

松本三郎補充一句：田野大郎就是在馬戲班看見空中飛人的節目而想起這種表演的，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時間方面計算得準確。」

事實上田野大郎除了空手接箭之外，還可以空手射箭，他所放射的箭跟普通用來射出的箭完全相同，看來很難令人相信，但這是事實，初時他把沉重的鉛灌在空心的箭頭上面，使它沉重一點，飛擲過去，有如飛出一枝飛鏢，不過，時間拖長了，他逐漸把灌鉛的重量減少，到了最後，他就能够把沒有鉛的箭拋擲，而且可以射中五十碼之遠的箭靶正中紅心。

他做出空手接箭及空手射箭這兩招的時候，觀衆十分驚奇，就算是在銀幕上面看到這種驚人的表演，也覺得驚異，看來他有資格稱做箭王了，不過，他除了對箭術發生興趣之外，還對各種暗器落過苦功研究一番，有些暗器他表演得非常出色，包括了僅有一寸長的鐵條，那些鐵條比較一般鋼針粗壯許多，而且沒有針頭，只是很細的一條鐵而已，他把這種鐵條啣在口裏，放在舌頭之下，跟別人交談之際，絲毫破綻也看不出來，根本上它不會影响到他的口音，如果叫他表演，他張開了口，驟然吐出鐵條，一寸長的鐵條能够在距離十六呎遠的一處，插中木板，那塊板上面繪着人頭，它是正面的，他把口中啣着的六枝鐵條，分別飛射出來，插中人頭上面最重要的部位，包括了一雙眼，鼻與口，人中穴，以及前腦，例如真的有人跟他交手，他並非在十六呎那麼遠的距離吐出這種暗器，而是在三四呎之內吐出，對方中了暗器，立刻倒地重傷，甚至喪命。

田野大郎告訴記者，這樣說：「這種暗器就是中國古時劍客所用的一種，稱做梅花針，或者當時的劍客苦練多年，能够把它變成更細的模樣，細得像一枝針，我却辦不到，儘管我噴出來的鐵條比較一管綉花針大過七八倍，乃是有份量的，因為人體的臉孔有許多處要害非常脆弱，不堪一擊，特別是一雙眼，就算用牙簽插進去，也把它刺盲，故此，我的幼細鐵條，雖然沒有尖端，乃可殺人。」

他的話確是事實，中國許多武俠小說都寫過梅花針，看來這種武器就跟田野大郎口中噴出來的鐵條相似。

田野大郎對中國功夫有很深的研究，他認為口中噴出梅花針，已經不是特別厲害的武器，如果那個人功夫更精，簡直不必用梅花針，吹氣已經可以傷人，但一定要苦練多年，所吹出的氣，有如一條兵器那麼凍結，然後發生作用，而口中吹氣，一定是要在三四呎之遠，然後噴出，太遠就沒有勁，那一條氣係一定要吹向敵人眼睛才有用的，在兩人搏鬥當中，突然眼中受到一條氣直噴過來，自然會暫時閉眼，窒了一窒，因此立刻中招倒地，如果吹氣的功夫比較老練，能够在四呎過吹氣傷害對方的眼，那就用武器搏鬥，仍是有用的。

他現時仍然未能做到吹氣傷人的最高境界，他只是知道有這一種功夫，至於中國古時劍客所說的飛劍傷人，關於這點，他亦有解釋，而且他在這方面能够做得到，可謂一件奇事。

他這樣說：「澳洲土人慣了使用一種叫做曲尺的飛木，憑着那一塊較彎的木，可以嚇窒羊羣，不必用狗也能管羊羣，這種飛木如果不是由木頭製成，而是用鋼鐵鑄造，其中向外的一邊鋒利無比的，有如刀劍，那就可以把它飛出去，割斷一個人的頸子，那一柄彎鐵乃可飛回原處，只是不敢伸出把它接住而已，等候它落地，然後檢起來，亦未為遲，憑着這一套絕招，便有一部份劍術特別精湛的人，能够在很遠的地方殺人。」

田野大郎曾經做過這一種精彩的表演，不過那種表演只是在四十呎之內可以做到，當然他不是用飛鐵殺人，但却能够殺狗殺馬，他認為繼續苦練，可能有一天伸展到一個直徑一百呎的圓圈之內飛出這種武器，把活生生的動物殺死。

田野大郎並非擅長輕功那一類，他知道的中國功夫就是上述那些，當然他還擅長空手道，柔道之類的日本功夫，現時在東京武林當中，他算是獨創一格的，因為他在銀幕上多次出現過，有許多觀衆認識他。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神捕世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秋霞被父母所逼，正要嫁給御史的兒子方世寶，北宮琦設法要救鐵秋霞，一日，正在天壇附近徘徊，小玉出現在旁並邀他加入復漢會，北宮崎探淸復漢會是個反淸復明的組織，就欣然答應了，而北宮崎又要小玉帮忙設法營救鐵秋霞，鐵秋霞答應了，但此刻北宮崎和小鎖子的處境也危險了，神捕世家也料到方世寶的不幸，並由復漢會派人把方世寶閹了，定和北宮崎有關，因此，到處繪影圖形要緝拿他們，北宮崎在北上途中找到擅長易容的老藝人，學到易容術，才能一路平安北上。

巧施苦肉計　拚身擒巨惡

這一陣該說算是他的收獲，離開喜鵲齋後他却猶疑起來了。

現在去那裏？

院西大街，海棠春，還是回家？

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脚下却在信步而行，及聽到一聲「大爺請」他才知道已經走到海棠春來了。

「好吧，既來之則安之。」他心裏如此一想，也就坦然舉步跨了進去。

海棠春沒有變，笑靨迎人的還是那位老鴇子。

「大爺稀客，你請坐。」

「多謝。」

「大爺好像是初來——」

「不錯。」

「那不要緊，咱們這兒的姑娘個個似天仙，包管能叫大爺滿意。」

「不，我是慕名而來。」

「哦，是那位姑娘？」

「秀秀。」

「大爺眞會挑選，秀秀是咱們這兒的王牌，不過大爺既是慕名而來，也該知道咱們秀秀姑娘的規定。」

「是要先瞧瞧客人？」

「是的，請大爺多多包涵。」

「不要緊，入鄉隨俗嘛，只好聽妳們的了。」

「多謝大爺，春花，快去請秀秀。」

春花奉命去了，老鴇子又要招呼別的客人，北宮琦只好磕着瓜子，獨個兒等待着，好在時間並不太久，春花已來奉請。

「大爺，秀秀姑娘有請。」

「好，請帶路。」

他跟着春花向裏進走，心中却在轉着念頭。

秀秀是濟南知府的千金，武碧珠小姐的花名，她到海棠春賣笑，據說是爲了偵查小玉而來的。

如今小玉早已離開了海棠春，她爲什麼還要待在這裏？

莫非自甘墮落？

莫非還有其他的原因？

不管怎樣，這是一件罕見的事例，必須將它弄個水落石出。

他思忖之間已經到達秀秀的閨房，春花挑起綉簾，道：「大爺請。」

北宮琦舉步跨進房中，一名身着水紅洒花衣裙的姑娘迎了上來，道：「賤妾秀秀見過大爺。」

北宮琦微微一怔，道：「姑娘就是秀秀？」

秀秀淡淡一笑道：「莫非大爺還認識另外一個秀秀？」

北宮琦道：「如果海棠春還有另外一個秀秀，在下也不想再見她了。」

秀秀道：「爲什麼？」

北宮琦道：「人貴知足，有姑娘這麼一個天仙般的人兒相陪，我已經心滿意足了，縱使當眞還有一個秀秀，我也不屑一顧。」

秀秀嫣然一笑道：「大爺眞會說話，不管怎樣賤妾總是高興的，快請坐，小荷花快獻茶。」

北宮琦就坐之後，才仔細打量這位秀秀姑娘。

圓圓的臉兒，細皮白肉的，配上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珠，小鼻子一皺一皺的，顯得俏皮已極。

她不能算最美，但混身上下都有一股說不出浪勁，這種女人當得是人間尤物。

如若將她跟小玉或武碧珠相比……

不，這是不能比的，一個女人的美麗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她的內涵。

像秀秀，她是沒有內涵的，那種眉挑目語，滿身風騷的形象，說明她實實在在只是一個迎新送舊的神女而已。

北宮琦並不是眞正的嫖客，這種女人他也不會欣賞，因而只是稍作留連，也就辭了出來。

回到居處，小鎖子正在眼巴巴的等着他。

「辛苦了，相公，只怕也餓了吧，咱們邊吃邊聊。」

「好的。」

北宮琦將何拐子的一切告訴了她，小鎖子道：「能有這點收獲也算不錯了，你有沒有去找秀秀？」

北宮琦心頭一跳，神色上却絲毫不變的道：「秀秀，妳是說武碧珠？」

小鎖子道：「不錯，如果你去一趟海棠春就見到她了。」

北宮琦道：「聽妳的口吻，好像知道武碧珠還在海棠春，莫非妳已經去過？」

小鎖子道：「我沒有去海棠春，却去了一趟府台衙門。」

北宮琦道：「哦，妳發現了甚麼？」

小鎖子道：「除了侍書拂塵等四名丫頭，什麼都沒有發現。」

北宮琦道：「也沒有瞧到武碧珠？」

小鎖子道：「不錯，所以我說你如果去過海棠春就可以見到她了。」

北宮琦自然去過海棠春，他却不敢抖露出來，因爲小鎖子是一個醋罈子，說出來了必然會惹她不快。

因而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見得，她不在府衙不見得就是去了海棠春，那袁玉成呢？妳有沒有瞧到？」

小鎖子道：「沒有，連武知府也不在，他們好像在唱空城計似的。」

北宮琦說道：「莫非武知府已經調任了？」

小鎖子道：「你忘記兩句話了，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就算武知府已經調任，知府後衙也應該住有官眷，何況我還見到了侍書拂塵。」

北宮琦道：「這的確有點古怪，走，咱們再去府衙的後進瞧瞧。」

小鎖子道：「好的。」

他們鎖上屋門，向府衙聯袂急馳，片刻之後，府衙的後院已然在望。

小鎖子忽然輕叫一聲道：「相公！你瞧。」

北宮琦已經瞧到了，是兩條人影由後院躍入府衙。

那兩人與他們相距約莫二十餘丈，在淡月疏星之下，好像是一男一女。

他們身形頗爲巧快，丈許高矮的院牆，就像跨越門檻那麼容易。

難道他們是武碧珠及袁玉成？

北宮琦略作遲疑，道：「鎖子！咱們要小心一點，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小鎖子道：「我知道。」

他們躍過院牆，像落葉一般的輕巧，按說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但他們只不過剛剛脚踏實地，一聲冷哼就由丈外樹蔭之下傳了過來。

「兩位的胆量倒是不小，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樹蔭下走出一男一女，男的濃眉大眼，約莫四旬上下，穿着一身灰色長衫，神情顯得十分冷肅。

女的一身雪白，是一個花信年華的姑娘，一對水汪汪的眸子，在北宮琦夫婦身上不停的打轉。

這一雙男女必然就是適才躍入院牆的兩個，人家早已發現了他們，所以才在樹蔭之下守候。

北宮琦只是微微呆了一下，立即雙拳一抱道：「這兒是府台衙門的後院，看來……咳，咱們夫婦是誤會了。」

灰衣漢子說道：「誤會？這話怎麼說的？」

北宮琦道：「咱們夫婦路經此地，見兩位捨正路而不由……」

灰衣漢子叱喝道：「咱們怎麼走法你管得着麼？」

北宮琦道：「閣下此言差矣，武大人是濟南的知府，愚夫婦是武大人轄下的子民，咱們眼見兩位在夜深人靜之時，越牆進入府衙的後院，如果咱們易地而處，不知兩位是怎樣一個想法？」

灰衣漢子一呆道：「這個……」

白衣姑娘輕俏的一笑道：「這麼說來兩位的確是誤會了，咱們是武碧珠小姐的同門，兩位如是不信，不妨隨咱們去見碧珠小姐。」

北宮琦道：「那倒不必，妹子，咱們走。」

語音一落，身形就原地拔了起來，一閃之間就已越過院牆。

他倆放步一陣急奔，在確定無人跟踪，才逐漸放緩了步伐。

小鎖子櫻唇一噘道：「那兩人好陰損，要是依我，非給他們一點教訓不可。」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那就糟了，咱們還沒有摸清對方，自己先露了馬脚。」

小鎖子道：「瞧你說得這麼嚴重，咱們爲什麼會先露馬脚?」

北宮琦道：「鐵門武功震撼江湖，妳只要一使出來，豈不成爲自我介紹了!」

小鎖子一怔道：「那怎麼辦?我總不能挨打不還手吧?」

北宮琦道：「當然不能，我是說如非必要應盡量避免動手，就像今晚這樣。」

小鎖子道：「我知道了，咳，相公，我覺得府台衙門越來越神秘了。」

北宮琦道：「不錯，此地咱們也應該列爲偵察的重點。」

小鎖子道：「相公!咱們只有兩個人，要偵察的地方却有三處之多，你說應該從那裏先着手?」

北宮琦道：「咱們是爲何拐子來的，就先查何拐子吧。」

小鎖子道：「怎樣進行?還是去聽鐵板快書?」

北宮琦說道：「不，咱們去住膠州客棧。」

小鎖子道：「好主意，咱們要不要另改扮一下?」

北宮琦道：「讓我想想看，哦，咱們扮成一對遊山玩水的夫婦，妳看可好?」

小鎖子道：「當然好，其實咱們今天在府衙後院跟那對男女照了面，也應該另外改扮一下了。」

北宮琦道：「不錯。」

次日他們扮成一對三旬上下的青年夫婦，帶了一個小小的包裹，一逕來到院西大街的膠州客棧。

店小二迎着他們，道：「兩位客官要住店?」

北宮琦道：「是的，我三年前在貴店住了一晚，貴店好像沒有多大的改變。」

店小二道：「是，客官，咱們還是老樣子，謝謝再度光臨兩位要什麼房間?」

北宮琦道：「五號上房吧，那個房間好像不錯。」

店小二道：「客官好眼光，可是五號已經住了客人了，三號吧，就在五號的對面，兩間上房的型式完全相同，我想客官一定會滿意的。」

北宮琦說道：「很好，咱們就住三號吧。」

店小二將他們帶到三號房間，北宮琦向五號房瞥了一眼，道：「伙記!對面房門關着，當眞住了人麼?」

店小二道：「說鐵板快書的何拐子就住在對面，他午間有一場說書，所以出去了。」

北宮琦道：「原來如此。」

店小二道：「現在該吃午飯了，兩位是在房間裏用膳，還是到食堂進食?」

北宮琦道：「麻煩你替咱們配三個菜，一個湯，一盤花捲，替咱們送到房間裏來。」

店小二道：「好的。」

午餐之後，小鎖子忽然興起遊念，瞅着北宮琦嗾着嘴道：「咱們成婚以來，你就沒有好好的帶我玩一次，茶樓妓院你倒沒有少去，哼，眞自私。」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現在就去玩，今天玩它一個痛快。」

小鎖子道：「眞的?」

北宮琦道：「自然是眞的，走吧。」

小鎖子道：「你看我要不要換一件衣衫?」

北宮琦向她仔細一陣打量，忍不住由衷的稱讚道：「鎖子!妳眞美。」

小鎖子撇撇嘴道：「少來這一套，小姐小玉那一個不比我强?」

北宮琦道：「她們的確不錯，不過要是仔細的比較一下，妳比她們都要勝過三分。」

小鎖子嫣然一笑道：「男人油嘴滑舌，是說謊的專家，你不要胡扯了，咱們走吧。」

她雖是認爲北宮琦在說謊，其實眉開眼笑，心頭是一片喜悅。

認眞的說，小鎖子的美麗的確是罕見的，她不只是骨肉均勻，眉目如畫，尤以現在扮成一個三十上下的少婦，更是豐滿成熟，風華絕代。

他們出神順門，先逛趵突泉，再東走逛珍珠泉，黑虎泉，以及附近的名勝，半天的時間，眨眨眼就過去了。

回到客棧正是晚餐時分，北宮琦叫小鎖子先回房去，他要找店小二安排晚餐的菜餚。

小鎖子剛剛走到三號房門前，五號房門忽然打開，一顆人頭正由門縫中探了出來。

此人自然是何拐子了，既是無意巧遇，小鎖子難免多瞧了他兩眼。

此人一張瘦臉，長長的，尖尖的，雖是不算太醜，卻也不太好看。

他瞧到小鎖子注視他，似乎雙目一亮，整個人也由房中站了出來。

「姑娘是找人的麼?這兒的住客我都熟識，姑娘要找的是那一個?」

聽說何拐子個性孤僻，很難與人相處，現在他爲什麼如此和藹，爲甚麼如此廢話連篇?

不管怎樣他總是一番好意，小鎖子因而也和顏悅色的道：「不，我是住在這兒的。」

何拐子啊了聲道：「姑娘住在三號房?那麼咱們是隣居了，姑娘是一個人?」

小鎖子回答道：「兩個，我跟我的丈夫。」

何拐子似乎微感失望，但仍笑容可掬的道：「尊夫好福氣，哦，在下何青，咱們既是隣居，倒希望能與賢夫婦交個朋友，現在在下有事，待會當來專程拜候，告辭。」雙拳一抱，匆匆走出店去。

小鎖子瞪着何拐子消失的身影，暗忖：「這人是怎麼啦?咱們素昧平生，他倒套起交情來了。」

此時北宮琦與店小二帶來菜餚，瞧到小鎖子的神態，不由訝然道：「妳在發什麼呆?」

小鎖子因爲跟來了一個店小二，不便說甚麼，只是笑笑道：「沒有甚麼，我餓了，有話吃飽了再說。」

待店小二退去之後，她才將適才遇見何拐子的情形說了出來。

北宮琦雙目圓睜，向小鎖子傻呆呆的瞧着，好像他這位床頭人忽然變得陌生起

來了。

小鎖子道：「怎麼啦?相公，難道有什麼不對?」

北宮琦道：「據說何拐子有兩項嗜好，看來倒是不假。」

小鎖子道：「他有什麼嗜好?」

北宮琦道：「一是遊與一是好色。」

小鎖子呆了一呆道：「你瞎說，就算他是好色，也不會看上個半老徐娘呀。」

北宮琦將她一把摟了過來，道：「不要妄自菲薄，鎖子，妳像一株盛開着的牡丹，高貴，美艷，而又成熟，是男人見到妳會都會動心的，何況一個好色之徒。」

小鎖子大發嬌嗔道：「好哇，我還沒有聽說有人這麼形容他的妻子的，你是說我會紅杏出牆了，好，你說，我那一點不守婦道了?」

北宮琦不待她說完，就摟她深深一吻，然後面色一整道：「別多心，鎖子，我只是把心裏的話說出來罷了，咱們是恩愛夫婦，我怎會有那麼齷齪的想法?」

小鎖子嗾着嘴道：「那你又在想些什麼?」

北宮琦道：「我想他會來找咱們攀交情的，如果眞是這樣，妳說咱們怎麼辦才好?」

小鎖子道：「不理他。」

北宮琦道：「那不是將大好的機會放棄了?」

小鎖子道：「你說該怎麼辦?」

北宮琦道：「咱們不如虛與委蛇，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小鎖子道：「相公!有一點只怕你沒有想到。」

北宮琦道：「那一點?」

小鎖子道：「咱們的自尊，你想想，何拐子既然是一條色狼，他跟咱們攀交必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他在言語或行爲上對我有所侵犯，難道你也能忍受下去?就算你能我也不幹!」

北宮琦道：「這個當然，如果他行爲過份，咱們就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小鎖子道：「咱們不理他豈不更好，爲甚麼一定要自取其辱!」

北宮琦道：「這是一個機會，再說咱們也不能讓朋友們失望。」

小鎖子嗾着嘴道：「你既是如此決定，我只好聽你的了。」

北宮琦道：「別担心，鎖子，咱們與何拐子打交道只是爲了權宜，一旦證實他是咱們的敵人，就立刻將他除去。」

小鎖子道：「好吧。」

她雖然同意了北宮琦的意見，但當天何拐子並沒有來找他們，這自然是時間過晚的原因。

翌晨他們在食堂裏早餐，何拐子果然不請自來。

「兄台好像面生得很，是初到濟南?」何拐子雙拳一抱，展開他的開場白。

北宮琦立起身來，還了一禮道：「不錯，咱們是仰慕濟南風光前來遊歷的。」

何拐子道：「在下何青，兄台是…」

北宮琦道：「小姓祁，草字拱北，這位是內人，哦，何兄還沒有進早餐吧?坐，坐。」

何拐子道了一聲「打擾」就在小鎖子的對面坐了下來。

此人不愧是說書的，口才之佳，見識之廣，北宮琦夫婦都有些自愧不如。

他不只是口若懸河，言語中肯，而且所表現的神情，是莊重之中帶着一份親切，如非他可能是未來的敵人，北宮琦必然會交他這個朋友。

最後他自告奮勇，願作北宮琦夫婦的導遊，不管他居心如何，北宮琦仍然樂於接受。

他們夫婦濟南並不陌生，但與何拐子相比他們就差得遠了。

何拐子不只是熟知每一處名勝，而且對它們的典故也如數家珍，倒是讓北宮琦夫婦長了不少見聞。

這天午飯之後他們去遊大明湖，何拐子是最後上船的一個。

他既是稱爲「拐子」，自然是腿部有點毛病，上船之後立足不穩，也不能算作出奇。

此時他踏上船頭，足下就沒有立穩，加上船身一幌，他竟然翻身仆倒下去。

北宮琦距離何拐子最近，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觀，因而伸出雙手向何拐子的雙臂抓去。

他只抓着了一條左臂，却感到脅下輕輕一麻。

是何拐子的右手，它竟然十分湊巧的碰到了北宮琦的章門穴。

章門穴是人身死穴之一，擒拿過重或遭到攻擊，都可以立即致命。

莫非何拐子驟下毒手，想奪走北宮琦的生命?

不管何拐子是何居心，他右手的食中二指的則抓中了北宮琦的章門重穴。

自然，以北宮琦的一身功力而論，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只要死穴受到攻擊，必然會自生反應的避開。

但北宮琦却沒有躲避，讓何拐子的食中二指抓在他的章門重穴之上。

好在何拐子並未使用眞力，而且指尖向下一滑，避開了這個要命的穴道。

當他穩住身形之後，立即以十分抱歉的口吻道：「對不起，祁公子，沒有抓痛你吧?」

北宮琦在被抓之處揉了幾下，道：「這沒有什麼，何兄不必放在心上。」

他叫何拐子不必放在心上，他的手心却已冒出了冷汗，這是冒險，拿生命作一次大膽的賭注。

他猜想何拐子是在測驗他是否身懷武功，如果他稍一逃避那就會前功盡棄了。

但，如果何拐子當眞下了毒手，他這條大好生命，豈不送得十分不值!

現在總算有驚無險，接着他們就若無其事的閒聊起來。

一日暢遊，盡興而歸，不管他們內心想些什麼，表面上他們是愉快的。

在分手之時，何拐子目光一瞥小鎖子，再投向北宮琦說道：「今日之遊還愉快吧?」

北宮琦道：「何只愉快，可以說同君一日遊，勝讀萬卷書，使小弟長了不少見聞。」

何拐子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在下只不過痴長了幾歲罷了，咱們明天去遊千

佛寺如何？」

北宮琦道：「好的，明早見。」

回到客房，小鎖子將身往床上一拋，同時櫻唇一噘道：「相公！明天我不想去了。」

北宮琦一怔道：「爲什麼？鎖子。」

小鎖子道：「此人的一雙目光十分可怕，有時候他避着你瞧我一眼，會射出令人毛髮悚然像野獸一般的光輝，我還要裝着笑臉，此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些我都知道，他並沒有逃過我的觀察，忍耐一點，鎖子，我想三五天內咱們會有收穫的。」

小鎖子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她的心情不算太好，但仍爬起床來侍候北宮琦，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也是一個賢淑的妻子。

翌晨天色剛剛破曉，房門上便傳來何拐子的呼叫之聲，北宮琦夫婦雖是好夢正酣，仍然被他吵醒過來。

「是何兄麼？請等等，小弟這就來給你開門。」

「不必了，在下有事要遠行，只怕要十天半月才能回來，千佛寺之遊不能奉陪了，實在抱歉得很。」

「這不要緊，咱們短時間還不會離開濟南，希望何兄早去早回，一路平安。」

「多謝，告辭了。」

何拐子忽然走了，不能不使北宮琦夫婦感到意外，他們沉吟半晌，小鎖子終於吁出了一口大氣。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妳的心理負担太重了，鎖子，如果何拐子敢有過份的言行，咱們可以立即教訓他，妳何必如此担心？」

小鎖子道：「相公，難道你不知道今天遊大明湖時，你遇到的危機？」

北宮琦道：「我當然知道，就算他當眞要下毒手，他也不會討得好去。」

小鎖子啊了一聲道：「莫非你早已防着他，早已移穴換位了？」

北宮琦道：「不錯，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是與虎狼相處不能不處處小心。」

小鎖子噘着嘴道：「我還以爲你不在乎，其實咱們住在此地也不是辦法，就算咱們是遊客，也不能永遠這麼耗下去。」

北宮琦道：「這話也對，濟南名勝再多，有個十天半月可以玩遍了，再住下去的確很難自圓其說。」

小鎖子說道：「要不，只有一個辦法了。」

北宮琦道：「甚麼辦法？」

小鎖子道：「咱們買一幢房子，就說喜愛濟南的景物，想在此永久住下去，不過這麼一來，咱們所帶的銀子就很難應付這項開支了。」

北宮琦道：「咱們買了房子之後，短期內還不至發生生活上的問題，我想小玉會跟咱們連絡的，妳不必過份担心。」

於是他們在永綏門外的陳家莊買了一幢小巧精緻的房子，第三天就由客棧搬了過來。

當一切就緒之後，北宮琦又有點不甘寂寞了，晚餐時他對小鎖子道：「鎖子，今晚咱們出去活動一下，妳看可好？」

小鎖子道：「到那裏去？」

北宮琦道：「府台衙門，妳不認爲那是一個有問題的所在？」

小鎖子道：「不錯，我一直在想鬪鬪那兩個陰損的傢伙。」

北宮琦道：「妳是說那晚在府衙後院，躲在樹下等候咱們的那對男女？」

小鎖子道：「除了他們還會有誰？那女人說他們是武碧珠的同門，我看不會那麼簡單。」

北宮琦道：「那是當然，如果他們當眞是武碧珠的同門，爲甚麼要鬼鬼祟祟的越牆而入？」

小鎖子說道：「啊，相公，咱們當時不該一走了之的，如果他們是要對武家不利……」

北宮琦道：「這倒不會，妳忘記做賊心虛這句話了，如果他們是外來的賊人，必然不敢現身跟咱們說話。」

小鎖子道：「對，相公，咱們必須二更以後才能前往，現在先養養精神吧。」

× × ×

二更以後，北宮琦夫婦由居處直趨永綏門，越過城牆後逕向府衙急馳，他們像兩縷輕烟，一路並未遇到半點阻撓。

他們由前衙進入，剛剛穿過花廳，北宮琦忽然一把抓住小鎖子的玉手，兩人閃身躲到一枝圓柱之後。

待他們藏好身形，北宮琦以傳音對小鎖子道：「鎖子，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小鎖子道：「不錯，府衙戒備如此之嚴，倒是少見得很。」

北宮琦道：「妳對那些巡邏者有什麼看法？」

小鎖子道：「他們不是差役，好像都是武林中人。」

北宮琦道：「不錯，所以咱們的行動要特別小心。」

他們略作打量之後，再度騰身而起，避過不少明樁暗卡，終於闖到中心地帶。

這兒是內衙，只要穿過一條走廊就是武碧珠的住處了。

內衙有一間書房，是知府日常起居之處，除了侍候知府的僮僕，一般閒雜之人是不容許到這裏來的。

現在夜色已如此之深，書房之內依然是燈火輝煌，莫非知府大人遇到疑難，在秉燭參詳案卷不成？

不，那決不是知府大人在參詳案卷。

因爲裏面絕對不只一個人，他們似乎在爭論着甚麼。

書房之外警衞森嚴，除了四名往返巡行的勁裝武士，門外還立兩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

小鎖子柳眉一皺道：「怎麼辦？相公，書房中可能在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只是咱們除了硬闖，將不可能接近那書房。」

北宮琦道：「不必硬闖，咱們到後面去瞧瞧。」

後面住的是武碧珠及袁玉成，就算他們不在，還有侍書拂塵等幾名婢女，只要找到她們，必然可以問出一點內容。

於是他們悄悄離開，來到府台衙門的官眷宿舍。

舊地重遊，景物依舊，北宮琦的心情却大大的不同了，此地也有戒備，兩名手捧長刀的黑衣武士在官舍之前，不斷巡邏

北宮琦夫婦自然不會將他們放在心上，如想要將他們放倒，不過是舉手之勞。

不過北宮琦不願打草驚蛇，破壞了此行的目的那就得不償失了。

他們在院門之後等待，當巡邏者扭頭他顧之時，他們身形一閃就已躲進一叢幽竹之後。他們剛剛藏好身形，書房方面就已傳來一陣笑語之聲。

小鎖子伸伸舌頭道：「好險，差一點就被他們堵上了。」

北宮琦道：「這就叫做天無絕人之路，啊，妳瞧，那不是何拐子麼？」

不錯，來人是一男一女，女的是武碧珠，男的正是何拐子。

不過他決不是一個拐子。

挺直的腰桿，穩健的步伐，任何一個男人，都不會比他還要正常。

他跟武碧珠走到假山之旁，兩人竟然肩併肩的坐了下來，假山距離北宮琦夫婦藏身之處不足兩丈，這就使他們連大氣都不敢喘出一口了。

好在這雙男女正在意亂情迷的調笑着，除了弄出聲響，他們是不會查覺的。

男女月夜調情，原也算不了甚麼，只不過武碧珠是千金大小姐，何拐子只是一個說書的，他們的身份相差懸殊，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詫異了。

此時武碧珠倒在何拐子的懷裏，衣襟已被解開，兩人色胆之大，使得北宮琦夫婦大爲駭異。

良久，武碧珠推開何拐子的雙手，掩上胸衣，跟着櫻唇一噘道：「一天到晚纏着人，像個饞貓似的，你煩不煩？」

何拐子道：「煩？嘿嘿——我對任何事都會煩，只有兩件事不會。」

武碧珠道：「我知道，一件是玩女人，另一件是殺人。」

何拐子笑道：「我的嗜好不多——」

玩女人是嗜好，殺人也是嗜好，何拐子殺人之多由這句話可以猜出一點端倪。

武碧珠似乎很欣賞何拐子的態度，媚眼一拋，嬌聲道：「燕大哥，明天到開封，你又可以殺人了，不過開封的女人很髒，你要是弄出毛病回來休想我再理你！」

武碧珠這聲燕大哥，使得北宮崎心頭一懍。

何拐子原來姓燕，鐵板快書只是身份掩護及化名而已。他爲什麼要以說書作掩護？濟南如此之大，他又有官方作後台，那個地方他不能待？

也許他是一個怪人，怪人是不能以常理來衡量的。他的確是一個怪人，分明他們雙方都已挑起熊熊烈火，何拐子却不願去武碧珠的閨房。

「燕大哥，抱我去……我房裏……」

「不，碧珠，妳不是不知道，我幾時在衙門裏住過的？」

「那……子青，咱們去你客房……」

這一聲「子青」叫得北宮琦夫婦心頭一震，他們互相瞧了一眼，兩人的眉峯同時輕輕一皺。

絕情殺手燕子青，是一個六親不認的絕代兇人，武功之高，已達到莫測高深的境界。

估不到他就是何拐子。

估不到他已然投效滿虜，爲虎作倀。

北宮琦此時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冒多大的危險必須除去此人！

他心念雖在轉動，耳目却沒有離開前面的一雙男女，只聽得絕情殺手燕子青嗯了一聲道：「不，咱們去海棠春。」

武碧珠櫻唇一噘道：「子青，你是不是有點過份了？我好歹也是知府的千金，你一定要將我當做妓女來蹧蹋麼？」

燕子青冷哼一聲道：「這話妳說得太遲了，當初我要妳去海棠春做妓女之時妳就該反對，現在麼，妳已經是妓女了，大爺也嫖過妳無數次，怎麼，妳倒擺起大小姐的架子來了。」

武碧珠面色一變，無限委屈的道：「子青，爲人不要太絕，不錯，我是到海棠春做妓女，可是我只接你一位客人，而且我不惜犧牲自己來順從你，全是爲了愛你，想不到你竟然當眞將我當作妓女，說出這些沒有良心的話來。」

燕子青粗暴的哼了一聲道：「我不要聽這些，妳到底去是不去？」

武碧珠道：「別兇嘛，我去就是。」

燕子青不再說甚麼，長身而起，逕向後院院牆走去，然後脚下輕輕一點，就已越墻而出，武碧珠也亦步亦趨的跟出去。

瞧到適才的一幕，北宮崎總算明白武碧珠自甘墮落的原因了，她當妓女不是爲了偵察小玉，是爲了迎合絕情殺手燕子青的變態心理。

一聲輕吁，北宮崎準備立起身形，但小鎖子却拉了他一把道：「別動，又有人來了。」

的確又有人來了，而且是兩雙男女。

這兩對男女，北宮琦夫婦全都認識。

一對是袁玉成及拂塵，瞧他們那勾肩搭背的親暱之狀，就知道拂塵已由丫頭昇格成爲表少奶奶了。

另一對北宮琦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物，但日前被人家在台衙後院堵回來的，就是這雙男女。

日前夜色不明，他們又立在樹蔭之下，形像雖是可以辨認，却不能瞧得眞切！

今晚月色很好，他們又一逕來到假山之旁，因而北宮琦夫婦將他們瞧得明明白白。男的相貌頗爲威猛，還有一個鷹鈎鼻子，雙目開闔之間，閃出迫人心魄的神光，其內力之高只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穿着一身灰色長衫，舉止之間，顯得洒脫不凡。

女人約莫三十上下，穿着一套白色衣裙，她的容貌不能算美，却生得一身媚骨，滿臉風騷。

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能够不被她俘擄的男人只怕不多。

這一對北宮琦不認識的男女，小鎖子却頗爲熟習，她不敢發出任何音響，只以傳音對北宮崎道：「相公，穿灰衣的男子是神捕世家的三少爺鐵秋寧，那女人名叫何瑤仙，在江湖上名聲狼藉，別人送給她一個何仙姑的雅號。」

北宮琦嘆息一聲道：「鐵門爲虎作倀，看來是不會假的了，唉……」

世上趨炎附勢的人太多了，沒有甚麼好惋惜的，北宮琦的慨嘆，只是可憐鐵秋霞而已。

此時鐵秋寧脚下一窒，回頭對跟在身

後的袁玉成道：「表少爺……」

袁玉成道：「不敢當，鐵大人有什麼吩咐？」

鐵秋寧道：「燕子青這個人的脾氣怪異得很，他既然喜歡碧珠小姐，何不乾脆娶她過來，一定要這麼蹧蹋她才快意？」

袁玉成半晌道：「燕大俠天際神龍，他要怎樣就怎樣，咱們摸不透他，也不敢過問他的行爲。」

鐵秋寧道：「說的也是，連官家都重視他，他要怎樣只好由他了。」

袁玉成道：「哦，鐵大人，明早去開封大人去是不去？」

鐵秋寧道：「我不去，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糟老頭子，有一個燕子青已經足足有餘了，用不着浪費人力。」

他身旁的何瑤仙道：「聽說那糟老頭子只是罵了幾聲畜生，官家何必如此小題大作！」

鐵秋寧道：「妳曉得甚麼，官家爲了澈底消滅民氣，不得不窮追猛打，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回如果不是仗持秦老兒罵的那幾個畜牲，此時大好河山只怕已經是天國的天下了。」

何瑤仙道：「那怕甚麼，無論朝代如何改變，神捕世家還怕沒有官做？」

鐵秋寧的面色微微一變，他却岔開話題道：「玉成兄，咱們經過詳細研判，北宮崎與我家的那個逃婢，可能已經來到濟南，適才會談時我忘了提出，請袁兄向武大人提一下，從現在起要多派眼綫，務必要將這兩人查獲。」

袁玉成道：「是，鐵大人還有什麼吩咐？」

鐵秋寧道：「沒有了，告辭。」

袁玉成道：「鐵大人好走。」

待這兩批人走遠，北宮琦銀牙一挫道：「好狠，鎖子，咱們走。」

回到住處，北宮琦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下來，小鎖子勸慰道：「別急嘛，相公，天道好還，總有一天，咱們會光復河山的。」

北宮琦長長一吁道：「好吧，鎖子，咱們還要改扮一下明天一早離開濟南。」

小鎖子道：「是怕被他們查獲？」

北宮琦道：「不，咱們此去開封，難免會跟燕子青朝相，我不想讓他知道就是咱們。」

小鎖子道：「讓他瞧到有甚麼要緊，反正這也不是咱們的本來。」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我却很喜歡妳現在的扮相，所以想保留起來。」

小鎖子嫣然一笑道：「照你這麼一說，我本來的長相是不好看了。」

北宮琦道：「誰說的？妳本來的長相端莊純眞，風華絕代，使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醪，只是有點令人不敢褻瀆而已。」

小鎖子撇撇嘴說道：「所以你才將我扮成這個樣子，滿身風騷，好讓你隨時輕薄！」

北宮琦將她一把摟了過來，在她的櫻唇上來了一記深長的熱吻，道：「妳錯了，鎖子，夫妻的恩愛，家庭的和諧，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情趣二字，可惜一般人時常會忽略這兩個字，因而造成夫妻失和，這是十分可悲的，妳如果將情趣看成輕薄，那就大錯特錯了。」

小鎖子膩在他的胸前，噘着嘴道：「都算你對，我依你就是，你說，咱們扮成甚麼？」

北宮琦說道：「我要扮老爺，妳扮夫人……」

小鎖子道：「好辦法，我終於可以過過夫人的癮了，可是咱們一個佣人都沒有，兩個光棍誰來叫咱們老爺夫人？」

如宮琦道：「這的確是一樁問題，讓我考慮考慮。」

小鎖子道：「時間已經很晚了，要怎麼還是明天再說吧。」

北宮琦道：「好的。」

翌晨北宮琦扮成一個五旬出頭的老者，嘴上貼了幾綹短鬚，小鎖子扮成一個小厮，像一對下鄉收賬的主僕。

他們出西門經茌平向聊城奔去。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聊城，北宮琦向天色瞧了一眼道：「鎖子，看來咱們只好投宿了。」

小鎖子目光流轉，正在尋找客棧，她忽然啊了一聲道：「相公，你瞧那邊！」

北宮琦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不由目光一亮道：「是秋霞？」

小鎖子道：「錯不了，快，咱們也到那家客棧去。」

北宮琦道：「好的，不過咱們不能跟她當面相認，以免招來麻煩。」

小鎖子道：「我知道。」

泰安老棧，是聊城最大的一家客棧，此時時間尚早，投店的旅客還不太多。

小鎖子見鐵秋霞帶着一名面目陌生的丫環，在向店家要房間，她跟過去以傳音招呼道：「不要扭頭瞧看，小姐，我是小鎖子，相公也來了，晚餐後咱們再來作長談。」

鐵秋霞原是出來找北宮琦的，走過不少地方，依然毫無所得，現在聽到小鎖子的傳音，那就能不心花怒放？

不過她也知道到處在繪影圖形的捉拿北宮琦夫婦，不管如何興奮，都不敢形之於色。

她緩緩擰轉身形，向小鎖子及北宮琦投下一瞥，嘴唇不由自主的跳了幾下，目光中却是一幅訝異的色彩。

她知道眼前的一對主僕就是北宮琦夫婦，但她決未想到他們的易容之術竟如此高明。

這兩人與她的關係深厚無比，但除了他們的身材有些彷彿相似，其他任何一處她都無法辨認。

微微一笑，再以傳音對北宮琦說道：「琦哥哥，你可想死我了，今晚在房裏等我。」

話一說完，然後帶着輕快步伐走了。

北宮琦夫婦的客房就在鐵秋霞隔壁，晚餐之後，房門輕輕一响，鐵秋霞已閃身而入。

「琦哥哥，當眞是你麼？」

她似乎還不敢相信，北宮琦只好以本來的嗓音回答道：「自然是我，要不要檢驗一下？」

當鐵秋霞縱身撲進北宮琦的懷抱之際，小鎖子替他們門上了房門，熄滅了油燈，以免春光外洩。

良久，鐵秋霞呼叫道：「鎖子，到床上來，咱們聊聊。」

北宮琦道：「點上燈吧，鎖子，黑忽忽的蹩扭得很。」

小鎖子撇撇嘴道：「老毛病又來了，有了手足之慾，眼睛還不放過。」

在一陣嬉笑之後，他們轉入了正題。

北宮琦首先詢問道：「秋霞，妳怎麼來到這裏的？」

鐵秋霞道：「找你呀……」

原來她嫁過方家之後，方世寶因爲不能人道，對她倒是十分愛護與放任，後來她要出外遊歷，除了要她帶着一個丫環，並未受到任何阻碍。

北宮琦道：「這個丫頭必然是方世寶的心腹了，這倒是一樁麻煩。」

鐵秋霞道：「不，她來自女館，跟咱們志同道合。」

北宮琦愕然道：「天國的女館？她跟小玉有連絡麼？」

鐵秋霞道：「有，小玉還帶來一封信給你，鎖子，將我的褲帶檢起來，信在百寶囊中。」

小鎖子抿嘴一笑，拾起鐵秋霞的褲帶，由百寶囊中掏出一封書信交給北宮琦。

這是一封情書，但也有十分重要公事，她說已查明何拐子就是絕情殺手燕子青，抗清志士死在此人手中的難以數計，她囑託北宮琦設法將此人除去，並介紹跟隨鐵秋霞的丫環壬七姑可以託以心腹，如果需要人力及金錢上的支援，都可交給壬七姑去辦。

瞧過了信鐵秋霞道：「琦哥哥，你準備如何去進行？」

北宮琦道：「我跟鎖子正要收拾他。」接着將他們離開京師後一切說了出來。

鐵秋霞說道：「琦哥哥，我跟你去開封。」

北宮琦道：「可是可以，不過這會躭擱很多時間的，妳出京太久只怕不太方便吧？」

鐵秋霞道：「甚麼，你還要我回方家？不，我不要。」

北宮琦道：「我也捨不得妳，但有兩點顧慮。」

鐵秋霞道：「那兩點？」

北宮琦道：「妳如若不回去，方御史會不會找上妳家？」

鐵秋霞道：「我如是沒有嫁，他們會的，但嫁出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現在他找不上我娘家了。」

北宮琦道：「壬七姑是安在方家的一條內綫，妳不回去對她會不會產生不利的影响？」

鐵秋霞略作沉吟道：「此地有一座橋，橋下的水很深，叫七姑抱一塊石頭丟進河裏，然後拿着我的遺書及鞋子回去不就行了麼？實在告訴你吧，琦哥哥，我早已下定決心不回去了，你如果不要我，我就死給你瞧瞧。」

北宮琦伸手摟着她的胴體道：「別瞎說，都依妳就是。」

當晚他修了一封書給小玉，鐵秋霞也寫了一封遺書，再給鐵秋霞改扮爲四旬左右的貴夫人，跟北宮琦正好配成一對，天沒亮就離開了聊城，善後的事都交給壬七姑了。

他們曉夜奔馳趕到開封，在落店之後，北宮琦的眉峯却皺了起來。

「秋霞，咱們一路打聽，都沒有燕子青的踪跡，莫非咱們走在他的頭裏？」

「這個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姓秦的，們守株待兔不怕他不來。」

「對，咱們先吃飯，然後找個茶館坐坐，姓秦的能够驚動滿虜，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咱們只要問一下，一定可以打聽出來。」

不必等到坐茶館，他們在晚餐之時就問出頭緒來了。

當店小二送上酒菜之際，鐵秋霞試試探着詢問道：「請問伙記，秦老頭子的家往那兒走？」

店小二道：「三位客官也要去秦家莊？這就怪了，沒聽說秦老頭子有什麼喜慶之事啊。」

鐵秋霞道：「伙記，你說還有人問起秦老爺子，那人是怎麼一個長相？」

店小二道：「那人高高的，瘦瘦的，穿着一身長衫，約莫四旬左右。」

鐵秋霞道：「咱們不認識這個人，他已經去秦家莊了麼？」

店小二道：「一個時辰以前就去了，客官可以出南門往西南走，距朱仙鎭不遠的官道左側有一個莊院就是秦家莊，老爺子秦鎖天無人不知，客官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

鐵秋霞道：「多謝你，伙記。」

待店小二離開之後，鐵秋霞柳眉一蹙道：「原來是一肩担兩河秦鎖天，勿怪滿虜放他不過，琦哥哥，咱們得快走，燕子青比咱們早了一個時辰，我担心會誤了大事！」

北宮崎道：「那也只好盡人事聽天命了。」

他們匆匆飯罷，退掉所訂房間立刻上道，經過一個半時辰的猛趕，才趕到相距四十餘里的秦家莊。離莊還有一里之地，一陣喊殺之聲就已隨風傳來，北宮崎道：「不好，他已經動手了。」

他們猛吸一口眞氣，身形一彈，有如流矢劃空，幾個起落就已到達現場。

及舉目向門塲一瞧，北宮夫婦不由神色一呆。

那是一片疏闊的叢林，但見横屍處處，血跡斑斑，景象之慘，决不亞於修羅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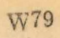
現場之上還有三個人在作生死惡鬥，其中一人正是化名何拐子的絕情殺手燕子青，對方兩人一個長髯飄飄，年約六旬，另一個是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勁裝大漢，這兩人全用一柄金色長刀，不是父子必是師徒。

他們功力不弱，金刀縱横飛舞，配合得甚爲緊密，可惜燕子青的功力過高，只要一劍刺出，他們必然要全力招架，最後仍然連退幾步，才能勉强接下一劍。

因此他們不只是傷痕累累，且有精疲力竭的現象，按照目前的情况推想，他們必然無法再接十招。

小鎖子看得心頭發急，忍不住催促道：「不要觀望了，相公，他們已經招架不住。」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劍歸何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在石榴嶺擊敗了白衣秀士之後，便回到故鄉蘇州城，眼見舊居巳變廢墟，正傷感沉思間，忽見一藍衣人前來，告知南丹青，他的殺父仇人就是飛龍帮帮主龍長嘯，南丹青聽了很興奮，但康琬琬要他提防中人奸計，南丹青執意要找飛龍帮帮主，康琬琬只好留在蘇州等他……南丹青乘船往西洞庭山，找到飛龍帮總壇，闖過幾道險關之後，來到了「會賓樓」，由樓下要上三樓，則須經過一道刀梯，南丹青知道，這是在考驗來訪客人的一種佈置，若沒有非常的輕功和氣功，那是無法上得樓的……

移贓圖嫁禍 美夢竟成空

中年人笑道：「南少俠若嫌不方便，不脫也可以。」

他一邊說，一邊巳先脫下鞋子，當下就光着脚板一脚一刀的登上去！

看他登刀梯的姿態好輕快自然，南丹青心中甚是佩服，暗忖道：「看來這飛龍帮眞是藏龍臥虎之地，着實不可輕侮！」

當下，他也脫下鞋子，光着雙脚隨後而上，他的氣功和輕功也有相當深厚的造詣，這種刀梯雖極驚險，還難不倒他。

中年人顯然有意與他比耐力，故意一脚一脚慢慢的往上登，每踏上一把刀梯就要停頓一下，口中還喃喃唸着：「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乃與秦塞通人烟……」

像個老學究，一步一吟，一直到把一首「蜀道難」唸完，才登上三樓。

三樓上是一間寬敞而清雅的客廳。

此刻，廳上坐着另一個華服中年人。

他個子高高瘦瘦，相貌頗爲英挺，只可惜生長着一對蛇目，令人對他生不起好感。

他見中年人領着南丹青上樓來，連忙起身相迎，哈哈大笑道：「南少俠好功夫！敝帮創建至今，你是第一位登上會賓樓的客人！」

南丹青以爲他就是飛龍帮的帮主龍長嘯，便向他拱手一揖道：「龍帮主誇獎了，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這話，多少含有諷刺之意。

那華服中年人忙道：「南少俠錯了，在下不是龍長嘯。」

南丹青一怔道：「哦，那麼，龍帮主呢？」

華服中年人一指他身邊的中年人笑道：「他才是龍帮主！」

南丹青一直以爲中年人是個「師爺」人物，聽了這話，才恍然大悟，當下回對龍長嘯一笑道：「龍帮主眞是眞人不露相啊！」

雲龍三現爪龍長嘯哈哈一笑，一伸手道：「南少俠請坐！」

南丹青走去一個座位前，沒有立刻坐下，目注華服中年人，說道：「那麼這位是……」

龍長嘯道：「他叫藍天星，是我拜弟，也是敝帮副帮主。」

南丹青拱手道：「幸會。」

藍天星還禮道：「南少俠請坐。」

三人分賓主坐下後，隨有美婢奉上茶點，在招待方面，倒沒有失禮之處。

龍長嘯含笑注視南丹青好一會，才開口道：「聽說南少俠是一代劍術名家佟熊的高足？」

南丹青點頭。

龍長嘯微笑道：「前幾天，聽說南少俠兩度擊敗『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神技驚世，强敵臣服，可惜龍某人未能恭逢其盛，一睹南少俠絕世劍藝，遺憾之至。」

南丹青面無表情：「好說。」

龍長嘯道：「但不知南少俠今日駕臨敝帮有何賜教？」

南丹青說道：「龍帮主，請恕在下先賣個關子，也請先接受在下的一個不情之求……」

龍長嘯道：「南少俠有話請說，不必客氣。」

南丹青道：「龍帮主可否帶在下去看看你的臥房？」

龍長嘯一怔道：「看龍某人臥房？」

南丹青道：「是的。」

龍長嘶滿面困惑道：「看龍某人的臥房何爲？」

南丹青道：「看過後，自當奉告。」

龍長嘯眉頭皺了起來。

副帮主藍天星冷笑一聲道：「南少俠，你這個要求太過份了吧？」

南丹青以平靜的口氣道：「是的，得罪之處，當於事後致歉！」

藍天星悍然道：「臥房乃個人之私室，你要看敝帮主之臥房，總得先說出理由來！」

南丹青仍以平靜的口氣道：「本當如此，但此事十分重要，故須等看過之後，在下才能說明理由。」

他轉對龍長嘯道：「龍帮主肯答應在下這個要求麼？」

龍長嘯沉吟良久，才開口道：「好，請跟龍某人下樓！」

說着，站了起來。

藍天星跟着站起，憤憤不平地道：「大哥，他這是無理要求，你沒有接受的必要呀！」

龍長嘯笑了笑道：「南少俠提出這個古怪的要求，必有其重大的理由，反正我的臥房沒有甚麼不可讓人看的，讓他看看何妨？」

於是，三人沿刀梯下樓，在樓下穿上鞋子，龍長嘯即領着南丹青走出會賓樓，往堡中行來。

一路來到內院，進入一間寬敞精雅的臥房，龍長嘯一指整個臥房道：「這就是龍某人的臥房，南少俠要看的是甚麼？」

南丹青視綫一掃全房，立刻發現一座衣橱上放着一個鐵箱，當即擧手一指那口鐵箱道：「在下要看的是那口鐵箱，龍帮主請拿下打開讓在下看看如何？」

龍長嘯笑道：「那口鐵箱中沒有甚麼貴重之物，只是幾件龍某人棄置不用的暗器而巳。」

南丹青道：「就請讓在下看一眼，如果裏面沒有在下所想像之物，當向龍帮主賠罪。」

龍長嘯點頭稱善，立刻走過去，伸手抱下那口鐵箱，放在地上！

藍天星見帮主事事順從，心中似甚不平，忍不住又道：「大哥請三思，這可能是一項陰謀！」

龍長嘯笑着道：「不，箱中的一些暗器，我從未用以殺人，他要看，就讓他看吧！」

他又走去衣橱，伸手入內取出一串鑰匙，用其中一把打開鐵箱銅鎖，將箱蓋揭開。

一眼望入，箱中放着滿滿的各種暗器，有帶衣鏢、鐵橄欖、金錢鏢、柳葉刀等等，就只沒有甚麼鯊魚劍！

南丹青面上一陣發熱，覺得上了那藍衣人的惡當了，不過他仍不死心，當下問道：「可以讓在下翻一翻麼？」

龍長嘯道：「不必翻，龍某人整個倒出來讓你看看！」

伸手一掀鐵箱，一聲嘩啦，整箱的暗器巳全倒在地上。

這時，一柄鯊魚劍出現了！

南丹青面上不再發熱了，他拿起那柄鯊魚劍，轉對龍長嘯問道：「龍帮主以前使用這種武器麼？」

龍長嘯表情一片錯愕，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失聲道：「奇怪，那來的這把鯊魚劍呀？」

藍天星愕然道：「大哥以前沒使用這種武器？」

龍長嘯臉色變得很難看，搖頭道：「沒有，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武器，也從未擁有過這種武器，我不知道這把鯊魚劍是怎麼來的？」

他表現得很憤怒激動，給人的感覺是他被栽贓了。

南丹青冷笑道：「龍帮主，在下要看的就是這柄鯊魚劍，有人告訴我你以前使用過鯊魚劍，後來改用『飛龍神爪』之後，便將此劍收藏在這口鐵箱中，我本來不大敢相信，現在不得不相信了。」

龍長嘯激動地道：「誰告訴你的？」

南丹青道：「你的一位部下。」

龍長嘯追問道：「誰？」

南丹青道：「我不認識，他說他巳離開了貴帮，但因怕你不肯放過他，因此不敢留名。」

龍長嘯滿面怒容道：「龍某人的得力部下是『十八天將』，他們現在都在總壇，沒一個叛離敝帮，你所見到的那個人必非敝帮之人！」

南丹青道：「若非貴帮之人，怎知龍帮主的房中有這麼一口鐵箱？又怎知鐵箱裏放着這麼一把鯊魚劍？」

龍長嘯道：「這……」

南丹青再逼上一句道：「龍帮主這間臥房，平時是否任由他人進出？」

龍長嘯雙眉緊鎖道：「不，這是我的私室，未經我許可，沒有人敢進來的，不過……」

「不過甚麼？」

「下人每天都入房打掃一次。」

「誰?」

「一個叫小珍的侍婢。」

「除他之外，還有誰能進入龍帮主這問臥房?」

「犬子必飛。」

「令郎與侍婢，應該都是十分可靠之人，不會陷害龍帮主才對。」

「當然。」

「外人有無可能潛入貴帮總壇來?」

「不可能。」

「那麼，龍帮主不承認這柄鯊魚劍是你曾經使用過的武器，請問這柄鯊魚劍是怎麼來的?」

「龍某人不知道……」

南丹青冷笑道：「龍帮主這樣回答，不覺得太可笑麼?」

龍長嘯勃然變色道：「南少俠這話甚麼意思?」

南丹青凝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道：「龍帮主何不承認這柄鯊魚劍是你的?」

龍長嘯衝口道：「就算是龍某人之物，此事又與你何干?」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關係大了，因為那人告訴我，十三年前殺死家父的就是你!」

龍長嘯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

南丹青道：「十三年前，你去蘇州找家父比武，在南郊用這柄鯊魚劍殺了我父親!」

龍長嘯大愕道：「令尊是誰?」

南丹青道：「快刀南雅堂!」

龍長嘯滿面困惑道：「快刀南雅堂?龍某人不認識這個人呀!」

南丹青冷哼一聲道：「龍帮主，十三個年頭雖然不算短，但我不相信你會忘了這件事，好漢做事好漢當，否認抵賴，有失你一帮之主的風度吧?」

龍長嘯又驚又怒，轉對藍天星道：「天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藍天星神色冷峻地道：「大哥冷靜一些，如果這柄鯊魚劍確非大哥之物，我看這必是一項你陷害的陰謀!」

龍長嘯道：「可是，是誰把這柄鯊魚劍放入這口鐵箱裏的?」

藍天星也無法解答這個謎，他皺了皺眉頭，沉吟道：「此事確極費解，你這問臥房的四周，日夜都有『十八天將』在巡邏，外人根本不可能潛入，但即使是自己人，他也不可能對你的臥房瞭若指掌，知道你藏放鑰匙的地方吧?」

龍長嘯道：「是呀!」

藍天星沉吟不語。

龍長嘯忽然回對南丹青沉聲道：「南丹青，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南丹青道：「哪件事?」

「令尊被殺之事。」

「當然是事實!」

「你確知當年殺死令尊之人使用鯊魚劍?」

「不錯，我親眼看見的，當年那人上門找家父比武時，我雖只六歲多，但我記得清清楚楚，那人手裏拿的就是這樣一柄鯊魚劍!」

「那人的相貌你還記得麼?」

「當時只看了一眼，事隔十三年，已經忘記了，只記得他年約三十出頭……十三年後的今天，他應該已四十多歲，龍帮主今年貴庚幾何?」

「四十五。」

「這就差不多了。」

龍長嘯好像蒙上天大的冤枉，憤怒至極，道：「那個人呢?那個人多大年紀?長得甚麼模樣?」

南丹青道：「你問的是那個向我通風報信者?」

「對!」

「當時他頭戴一頂斗笠，低低遮住面部，我看不見他的相貌，不過從他的聲音聽來，年齡大約不會低於三十五歲。」

「身材呢?」

「跟你們二位差不多。」

「他說是我龍某人的部下?」

「是的，他說在你創建飛龍帮時就為你效命，但因你為人太霸道，他無法忍受，所以才背叛了你。」

龍長嘯一聽這些話，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南丹青道：「你笑甚麼?」

龍長嘯笑道：「南丹青，龍某人這個飛龍帮創立於八年前，當時跟着我的只有十九個人，也即是我這個拜弟和『十八天將』，而到今天為止，這十九個人一個不少，沒有一人背叛我!」

南丹青道：「你的部下不只十九個人吧?」

龍長嘯道：「當然，包括各地分舵在內，龍某人的部下多達五千，一般兄弟不說，分舵主以上的人物共有六十四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背叛我!」

南丹青道：「這些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一個事實──在你的房中見到了這柄鯊魚劍!」

龍長嘯道：「你不以為這是有人蓄意陷害我的一項陰謀鬼計?」

南丹青道：「如果有人蓄意陷害你，你應該知道他是誰!」

龍長嘯道：「龍某人又非神仙，怎麼會知道他是誰呢?」

南丹青道：「他能進入你的臥房，能拿到你藏在衣櫥內的鑰匙，足證是與你很接近的人，如果我是你，我一定知道他是誰。」

龍長嘯道：「與龍某人很接近的人共有二十個，小兒一個，這個拜弟一個，再加上『十八天將』，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可靠的，我與他們共患難同富貴，彼此肝胆相照，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們中有人會幹出這勾當!」

南丹青道：「這麼說這柄鯊魚劍怎麼會在你房中，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吧?」

龍長嘯道：「龍某人只能這樣回答你：我不知道這柄鯊魚劍是怎麼來的，我也沒有殺過令尊!」

南丹青道：「就這樣交代了事?」

龍長嘯道：「不錯，你打算怎麼辦，你自己看着辦好了!」

南丹青道：「眼見是實，我認為你就是殺死家父的兇手!」

龍長嘯道：「好，你要報仇，請到外面來!」

於是，三人離開內院，來到堡中一塊練武場上，這時堡中的飛龍帮人物已知南丹青的來意，龍必飛和「十八天將」一齊到場。

當龍必飛得知大概後，便向父親說道：「爹，這一仗由孩兒來吧!」

龍長嘯斷然道：「不，你站開!」

龍必飛又道：「爹，您沒有殺死他父親，一旦跟他動上手，就等於承認其事，這──」

龍長嘯大喝道：「住口，你快給我退開!」

龍必飛不敢再說，默默的退了下去。

龍長嘯命人取來「飛龍神爪」，然後向副帮主藍天星說道：「天星，愚兄先作交代，萬一我有不測，你就是飛龍帮的帮主!」

藍天星滿面憤慨道：「不，大哥，這小子無理取鬧，大哥不必跟他當眞，咱們一齊動手，把他收拾了再說!」

說着，拔劍出鞘，準備動手。

龍長嘯面容一沉，以無比嚴峻的語氣道：「沒有我的同意，誰敢擅自動手，按帮規處置!」

藍天星很激動，道：「大哥，你忘了咱們當初義結金蘭的誓言了?」

龍長嘯沉聲道：「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當初只有咱們二人，現在我們是個中原勢力最強大的飛龍帮，所謂願同日死的誓言，現在已不切實際!」

他字字鏗鏘，威儀畢露，有一股令人不敢反抗的懾服力量，藍天星被懾服了，納劍入鞘，也默默的退了下去。

但十八天將却又紛紛掣出武器，似乎不惜受到處罰也要保護帮主的安全。

龍長嘯大怒道：「你們要幹甚麼?」

十八天將之首「穿雲摘月楚公明」躬身一禮道：「帮主聽禀，您是一帮之主，身繫全帮興衰存亡，有事屬下服其勞，犯不着跟一個後生小子鬥氣，這一仗還是由屬下等來吧!」

龍長嘯大笑道：「胡說!我龍長嘯縱橫湖海二十年，生殺予奪，壞事做絕，自知總有一天要遭報應，但是如果我龍長嘯已惡貫滿盈，要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以多取勝，豈是好漢行為!」

話聲一頓，神情轉為感傷，苦澀一笑道：「我感到不解的是，這麼多年來我自認對麾下兄弟不薄，不知何以有人要如此陷害我?」

藍天星表情也很沉痛，恨聲道：「這件事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我相信遲早一定查得出來的!」

龍長嘯嘆道：「算了，共患難易，同富貴難，此為古之明訓。我只希望萬一我死了，你要好好主持飛龍帮，切勿使本帮崩潰瓦解，這樣我雖死亦可瞑目矣!」

藍天星道：「大哥莫說喪氣話，這小子雖是佟熊的門下，若論功力火候，絕難與大哥抗衡，大哥可以放心與他一搏!」

龍長嘯點點頭，目光回注南丹青，右手開始舞動飛龍神爪，沉容一笑道：「南丹青，咱們這就開始吧!」

他的「飛龍神爪」與一般飛爪的構造相同，但比一般飛爪略大些，而且是用黃金打造的，其重約在十斤左右，用一條純絲和頭髮、鹿脊筋合製而成的索子繫着，五爪銳利就如龍爪，每一爪節均裝有極靈活的機關，能使五爪活動自如，此物可做武器和暗器使用，威力較流星鎚、龍鬚鈎厲害得多。

南丹青對這種飛爪的性能亦有了解，故不敢輕視，當下拔劍出鞘，聚精會神，準備進行一場艱苦的搏鬥。

不過，他聽了龍長嘯一番「感慨系之」之言後，心中不免有些動搖，担心殺錯了人;因為他覺得以飛龍帮勢力之大和龍長嘯地位之尊，如果他眞是殺死父親的兇手，實在犯不着抵賴否認──縱使他個人無力擊敗自己，他只要發動全帮高手之力，自己必死無疑，何必抵賴否認呢?

所以，他的信念有些動搖，但情勢發展至此，他已騎虎難下，他只好找理由「安慰」自己：就算龍長嘯不是殺父仇人，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是好東西，殺了他也等於為江湖除一大害!

於是，他長劍一抬，功力暗運，口喝一聲「接招!」隨即搶步吐劍，一點寒星直奔龍長嘯胸口點去。

龍長嘯不待他攻近，立刻滑步往旁竄開，但沒有發出他的飛龍神爪，他想先看看南丹青的劍法，然後再作應對之策。

他這種戰略本來沒錯，但因對手是南丹青，結果反而錯了。

因為，南丹青一劍攻出，招式未老，中途已起變化，其情況就如施放烟火，一到空中，立刻爆炸迸飛，化簡為繁，因此龍長嘯雖然往旁竄開，仍在其攻擊範圍之內。

龍長嘯想看他的劍法，結果根本看不清楚，遽然間，但見一大片劍影如網罩至，大禁大吃一驚，急忙頓足暴退。

他有能力創立雄踞中原的飛龍帮，自非泛泛之輩，武功之高深精湛，在中原武林排名不在三名之下，故雖然一時失算，求保仍有餘力，雙足微頓，倏忽便已退出三丈，輕輕易易已擺脫了南丹青的奇襲。

經此一招，他已知南丹青果然厲害，故不敢再存觀望，於身形暴退間，手中飛龍神爪同時投出，勢如流星奔瀉，反向南丹青胸口抓去。

飛龍神爪端的不凡，只一瞬間，刺目而銳利的五爪已颼然攻到南丹青身前!

南丹青一個擰身錯步，一看已可避開他的飛爪，立時再搶步而上，振劍攻出。

那知龍長嘯的飛爪竟似「活」的一般，突然中途方向一偏，又向他胸口抓去。

一般飛爪只能直綫攻敵，一擊不中必須扯回重發，而他竟能使投出的飛爪在中途轉變方向，實是匪夷所思，神奇之至!

南丹青不防有此，欲想閃避已然太遲，百忙中將身一偏，同時推劍格出。

只聽「錚!」的一聲巨響，他的劍格中了飛爪，但仍遲慢了一些，被五爪中的一爪鈎中左肩，登時肩衣破裂，肩頭也被劃傷了。

雖是輕傷，南丹青却感到傷口有一陣異樣的劇痛，他有過刀傷的經驗，覺得這種痛楚與一般刀傷不一樣，因此而想到龍長嘯的飛爪可能淬有毒藥，不禁心頭一懍，暗叫：「糟了!」

但不容他多想，龍長嘯的飛龍神爪已二度攻到，同時聽見龍長嘯大笑道：「南丹青，你必須在十招之內擊敗我，否則你

沒有機會了！」

南丹青身子突然就地一滾，像一截滾木飛快的向龍長嘯翻滾過去。

這叫「懶驢打滾」，一般高手非到萬不得已時，是不肯施爲的，因爲這在高手心目中是下乘的躲避方法。

但對付飛爪的攻擊，這一着却非常適當，因爲龍長嘯的飛爪雖可改變方向，此時已無法掉頭下擊；事實上龍長嘯才想拉回飛爪之際，南丹青已滾近他跟前，而且次瞬間劍光如電迸射，一輪猛烈的攻擊於此展開了。

這一輪猛攻，每一劍都是極之詭奇而又極之凌厲的絕招，是他恩師佟熊最得意的劍法，他恩師曾經一再告誡他非遇生死大敵絕不可施出。

因爲，這一門劍法名叫「十八羅漢劍」，一經發動，其威力等於十八人之合，當今天下無人能解，以前佟熊行道江湖時，每次發出這「十八羅漢劍」時，對手無一倖免，大都在十劍之前即已中劍身亡，確實厲害無比。

南丹青在與白衣秀士兩次拚鬥中都未使出這門劍法，但今天他却毫不猶豫的施展出來了。

爲甚麼？

因爲他一聽龍長嘯之言，已知對方的飛爪果然淬有毒藥，既然他說十招之內不擊敗他就沒有機會，那麼他就得趕快在毒發之前殺死他！

龍長嘯一生會敵無數，通曉各門各派的武功，經驗十分豐富，但此刻突然發現自己不僅無法破解南丹青的攻勢，就連招架或躲避都極困難，一時心頭大駭，迅速連連後退。

但是，佟熊的「十八羅漢劍」如是後退即可脫險，那也就沒甚麼稀奇了；就在龍長嘯使盡渾身解數避過第十三劍時，南丹青的第十四劍已斬斷他的飛爪索子，第十五劍就迫得他跌坐於地，第十六劍已抵上了他的心口！

龍長嘯面色遽然大變，大吼道：「慢着！」

南丹青沒有立刻刺下，滿面剛烈，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龍必飛和十八天將一見帮主受制，大驚失色，一齊圍上來，但因南丹青的長劍緊緊抵着龍長嘯的心口，終使他們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龍長嘯慘笑道：「你決定殺我？」

這時，南丹青已感左肩麻痺，整條左胳臂都失去了知覺，心知毒性即將攻入體內，因此他殺人的意念異常强烈，沉聲道：「不錯，我已中毒，我要帶着你同赴黃泉！」

龍長嘯道：「好，但我有一句話要說——你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話麼？」

南丹青冷冷道：「我在聽着！」

龍長嘯道：「我沒有殺死你父親！」

南丹青道：「說完了？」

龍長嘯道：「說完了，你動手吧！」

南丹青道：「叫你的部下退開！」

龍長嘯突然縱聲大笑道：「我即使命令他們退開一百丈遠，你也逃不出西洞庭山，你認了吧！」

南丹青道：「我也有一句話要說，你叫他們退開十丈！」

龍長嘯一聽此言，立刻向圍在四周的龍必飛和十八天將大喝道：「你們退開十丈！」

衆人見南丹青有話要說，忖度在此情況下可能有挽回的餘地，於是紛紛後退十丈遠。

只見南丹青俯身向龍長嘯問話，聲音很低，而龍長嘯也低聲回答，兩人交談數語之後，突聞南丹青厲聲道：「沒錯，你就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你納命來吧！」

手中長劍一運勁，眼看他就要刺下去了。

龍必飛震駭欲絕，發出悽厲的嘶叫道：「不！」

雙足一頓，縱身飛撲過去。

十八天將也一齊縱身飛撲過去，但十丈距離如何趕得上抵在心口的劍？他們都知道無法搶救，他們的撲出只是情急之下的一種自然反應罷了。

但怪事就在這一刹那發生，南丹青的劍並未刺入龍長嘯的心房，反見他神色一呆，全身似在一瞬間僵硬，失去了活動和控制的能力，慢慢的往旁倒下，倒在龍長嘯身邊！

龍必飛適於此時趕到，振劍便向南丹青的腹部疾刺下去。

「住手！」

龍長嘯大喝一聲，揮掌擊出，砰然格中龍必飛的手腕，把他震退了好幾步。

十八天將隨後趕到，但見帮主不准少主人動手，他們也就不敢動手了。

副帮主藍天星上前一看南丹青已中毒昏迷，不禁釋然一笑道：「大哥智計過人，這一拖延就把這小子拖垮了！」

龍長嘯起身淡淡道：「怎麼說？」

藍天星笑道：「大哥在龍爪上淬的毒見血封喉，剛才你故意找話題跟他交談，不就是一種拖延戰術麼？」

龍長嘯神情一肅，說道：「不，愚兄雖然不敢說是正人君子，但還不致這麼卑鄙！」

他一面說一面掏出一只小磁瓶，似要拿解藥給南丹青服用！

藍天星一怔，說道：「大哥是要替他解毒？」

龍長嘯道：「不錯。」

藍天星大不以爲然道：「不對！不對！這小子一口咬定大哥是殺他父親的兇手，大哥應該趁機除去後患，豈可縱虎歸山呢？」

龍必飛接口說道：「正是，爹，這小子無理取鬧，今日不除，將來必成本帮大患！」

龍長嘯充耳不聞，倒出一粒解毒丹納入南丹青口中，然後才向兒子正色道：「必飛，你記住爲父一句話，外來大患易除，內在大患難防，如今本帮的大患在內而不在外！」

龍必飛聽得目瞪口呆。

藍天星問道：「大哥，他剛才跟你談些甚麼？」

龍長嘯沒回答。

藍天星又道：「大哥，我看這小子心

懷叵測，其欲與本帮爲敵已至爲明顯，剛才我看他使出的一路劍法神奇莫測，要是不趁此翦除，後患必然無窮，還是殺了他爲佳。」

龍長嘯搖搖頭道：「不，愚兄若殺了他，等於承認是殺他父親的人——必飛，去取藥來替他敷傷！」

當龍必飛爲南丹青的肩傷敷藥包紮妥當之後，南丹青也正好蘇醒過來。

龍長嘯笑道：「南丹青，龍某人已替你解去體內之毒，不礙事了。」

南丹青暗暗運氣，果覺氣力暢通，四肢已能活動自如，當下站了起來，微微一笑道：「咱們兩人差點上了人家的惡當，幸好你那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提醒了我，否則你我都已命赴黃泉。」

龍長嘯忽然歛眉長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爲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目光如刀釘着他，神色冷峻地道：「剛才南少俠問我一件事，他問我前兩天本帮有誰離開了總壇，我想來想去，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語聲一頓，繼之冷笑道：「其次，除了必飛和侍女之外，只有你能够進入我的臥房！」

面色一嚴，再說道：「再其次，剛才南少俠欲殺我時，只有你一人袖手旁觀——藍天星，我實在沒想到你心腸這麼毒辣，爲了覬覦帮主一位，你竟不顧咱們結義之情，你太無情了！」

藍天星面色煞白，突然頓足疾退。

龍長嘯大笑一聲道：「別走，愚兄給你一個機會，今天你殺得了我，飛龍帮主就是你的！」

話聲中，人已如影隨形電撲而上……

× × ×

第二天晌午，南丹青在龍必飛的恭送之下，乘船到東洞庭山上岸，雙方拱手而別。

他和飛龍帮的誤會，至此告一段落；他的心情之沮喪是可想而知的，原以爲雲龍三現爪龍長嘯是殺父兇手，現在證明又不是，原來這只不過是藍天星企圖「篡位」的一項陰謀手段而已，實際上龍長嘯與父親之被殺根本扯不上一點關係。

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有寄託在「九指先生蕭振天」身上了，但願蕭振天對那個使用鯊魚劍的神秘客多了解一些，這樣自己才有報仇的希望。

但是，他預料這種希望十分渺茫，蕭振天所知不過道聽途說而已，他怎麼可能提供自己有關那個「神秘客」的詳細身世來歷呢？

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沮喪，隱隱感覺到要想找到殺父兇手是非常困難之事，也許一輩子也完成不了此項心願……

他健步如飛的往蘇州方向疾趕，決定先返回蘇州與母親和康琬琬會合再說。

那知才動身趕過一二里路，忽見前面路上有一乘轎子迎面緩緩而來，轎子兩邊還有兩個步行的婦女，雖然距離尚遠，但南丹青一眼就認出那是母親一行五人！

——咦，他們怎麼趕來了？

南丹青又驚又喜，立刻拔步飛奔迎上去。

臨近一看，果然不錯，抬轎的是陳七和羅漢脚，轎旁跟隨的也正是蘇大嫂和康琬琬！

南丹青大叫道：「琬兒，你們怎麼趕來了？」

康琬琬一見到南丹青，表情一片悲喜交集，竟流下兩行珠淚道：「丹青哥，我對不起你……」

陳七二人見是南丹青，便將轎子歇下，南丹青趕到康琬琬跟前，看見她落淚，不禁愕然道：「怎麼回事？」

康琬琬哭道：「我……我對不起你，我眞該死……」

南丹青驚訝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蘇大嫂說道：「南少爺，你……你娘她……」

說到這裏，竟以悲從中來，哽咽不能盡言。

南丹青頓感不妙，急忙打開轎門一看，但見轎內是空的，頓時心頭大大一震，駭然道：「我娘她哪裏去了？」

陳七道：「失踪了。」

南丹青腦門彷彿挨了一下重擊，瞠目結舌道：「失……失踪了？」

陳七點點頭道：「是的，昨天你離開客棧不久，她就上床睡覺，到了初更時分，康姑娘入房探視，發現蘇大嫂昏睡不醒，你娘却不知去向了。」

康琬琬哭着道：「我叫了她半天都叫她不醒，直到後來，才知道她被人點了穴道……」

南丹青面色一陣蒼白，顫聲道：「這麼說，我娘是被人擄走的？」

康琬琬道：「正是，後來我爲蘇大嫂解開穴道，她說她睡着了，甚麼都不知道；她是在入睡後被人點了昏穴的。」

「房中有沒有留下甚麼東西？」

「沒有。」

「後來呢？」

「我立刻四出尋找，從初更找到天亮，幾乎踏遍了蘇州城的每一個角落……」

「有沒有去城外找過？」

「找了，就是甚麼都沒發現！」

南丹青渾身發抖起來。

康琬琬又流淚道：「丹青哥，我該死，我對不起你，不過我想來想去，這一定是白衣秀士幹的好事！」

南丹青搖搖頭，以近乎虛脫的聲音道：「不一定，他父親是名滿天下的『天外不速客』，他不敢幹這種事的……」

他感覺全身無力，好像要虛脫一般，便在路邊坐下，憂傷的低垂着頭。

人生的路途上，何以這麼坎坷風險？

——可憐的母親，她遭受的打擊與折磨已經够多了，爲甚麼還擺不脫魔劫？

——是誰？是誰擄走了她？其目的何在？

康琬琬見他那副傷心的樣子，心裏更是難過，悲嘆一聲道：「丹青哥，如果你認爲這不是白衣秀士幹的，那我就不懂了，你去飛龍帮結果如何？」

南丹青道：「飛龍帮主龍長嘯不是殺

我父親的兇手，他是被陷害的，陷害他的就是副幫主藍天星，也即是那天我們在蘇州見到的那個藍衣人……」

當下，便將自己進入飛龍幫的經過情形說出來。

「原來如此，結果呢？」

「藍天星的陰謀被揭穿後，企圖突圍逃走，被龍長嘯趕上了，兩人就在練武場上展開一場拚鬥，最後藍天星不敵落敗，不過龍長嘯沒有殺他，只重重的摑了他幾個耳光，就叱他滾。」

「他滾了？」

「當然。」

「那麼，你娘被擄去，會不會是他幹的？」

「不大可能，我問過龍長嘯，得知他三天前離開總壇，昨天上午回到西洞庭山，以路程和時間來推測，如果他下的手，不可能在昨天午趕回西洞庭山。」

「或者是他的幫手幹的？」

「嗯……這倒有可能，不過他既然設計哄騙我去飛龍幫，自是認定我有能力殺死龍長嘯，他的目的只在借刀殺人，似無封擄我娘的理由。」

「他怕陰謀敗露，故先派人擄去你娘，以便萬一失手被捕時，可藉此來要脅你呀！」

「嗯……」

「琵琶娘子和山林四魑呢？」

「也有可能。」

「如果是他們，那可麻煩了。」

南丹青突然抬起頭，劍眉一揚道：「不論是誰幹的，我想他的對象是我，他們應該會來找我吧？」

「你說對了！」

驀地，近處一座小山坡上，遙遙傳來這句話，聲音陰惻惻的，冷冰冰的！

南丹青霍然跳起，循聲一望，但見小山坡上站着一個人，其人正是飛龍幫的副幫主藍天星！

他站在小山坡的一棵大樹下，與南丹青相距約有十幾丈遠。

南丹青面容一寒，舉步向他走過去。

此刻，他胸中充滿熊熊的殺人的意念，對於傷害母親的人，他都絕不寬恕，絕不留情。

藍天星喝道：「站住！」

南丹青不聽，繼續走過去。

藍天星面色一變，悍笑道：「再走上一步，你娘就死定了！」

這句話立刻產生了無比的威力，南丹青雖在盛怒之中，仍被懾服了，連忙停步，憤怒地道：「姓藍的，我南丹青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擄家母何爲？」

藍天星冷笑道：「剛剛那位康姑娘說的不錯，我爲防事敗被擒，所以先派人擄去令堂，以便在必要的時候要挾你！」

南丹青咬牙切齒道：「你的陰謀雖然失敗了，但你的命還在！」

藍天星哈哈大笑道：「就因爲我的命還在，所以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南丹青冷冷道：「甚麼意思？」

藍天星笑道：「我要你協助我坐上飛龍幫主的寶座！」

南丹青明白他的意思，因此聽得心頭一沉，道：「藍天星，我對你們飛龍幫內部的情形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你和龍長嘯究竟是多少恩怨；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如果你想登上幫主的寶座，只有一個辦法，憑你自己的本領去奪取！」

藍天星道：「我沒有能力去殺死龍長嘯。」

南丹青道：「那麼，我縱然替你殺了龍長嘯，你又拿甚麼去服人？」

藍天星道：「這個你別管，只要龍長嘯父子一死，我就有辦法控制全幫。」

南丹青雙目一瞪，神色嚴肅地道：「你要我去殺死他們父子？」

藍天星點頭道：「對，你把他們父子的首級提來見我，我立刻釋放令堂，否則令堂有死無生！」

南丹青恨不得一個箭步趕過去，活活生生的將他撕成一片片，怒吼道：「藍天星，虧你還是在江湖上混的，你卑鄙！下流！無恥！」

藍天星又哈哈大笑道：「給你三天的時間，今天是六月十四日，六月十六日日落之前，我在吳興西郊的白雲古刹恭候大駕，逾時不至，或沒有龍長嘯父子的首級，你就得準備替令堂收屍了！」

語畢，身子往後一閃，頓時就隱沒不見！

南丹青縱身疾撲過去。

但撲到小山坡上時，只見山坡後是一望無際的樹林，藍天星已杳如黃鶴，不知所踪了！

康琬琬隨後趕到，一看樹林浩瀚如海，不禁一呆，道：「被他逃脫了？」

南丹青心知不可能追上他，不覺長嘆一聲道：「是的，這傢伙非常狡猾……」

康琬琬悍然道：「這下怎麼辦？」

南丹青垂頭不語。

他心中既憤怒又焦急，想一想自己拜師學藝，苦練十二年的武功，目的只爲報殺父之仇；這本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想也沒有想到一下江湖，竟惹上了這許多是非，如今一個八桿子打不上的人竟要利用自己去殺人，這究竟是甚麼世界啊？

康琬琬知道他很傷心憤慨，伸手搭上他肩膀，以安慰的口氣道：「別急，丹青哥，我不相信他會殺害你娘，這對他沒有一點好處。」

南丹青目噙淚光，默然不語。

康琬琬又道：「走，咱們去飛龍幫走一趟！」

南丹青緩緩說道：「去殺龍長嘯父子麼？」

康琬琬道：「飛龍幫橫行江湖，所行所爲早爲武林人所不齒，像龍長嘯這樣的人殺了正可爲江湖除害——」

南丹青截口道：「不，龍長嘯縱然該殺，我卻不能爲救母親而去殺人。」

康琬琬道：「那麼，咱們就去見見他也好，此事他該負一部份責任。」

南丹青道：「如今藍天星已不是飛龍幫的人了。」

康琬琬道：「就算如此，龍長嘯在道義上也該幫助你呀！」

南丹青道：「我不期望幫助，不過他也許知道藍天星的行踪……」

說到此處，別臉望着康琬琬，接下道：「要去，我一個人去，你和蘇大嫂她們

找個地方歇下！」

康琬琬問道：「你決定不殺龍長嘯父子？」

南丹青道：「是的，爲救母親而去殺人，在道理上講不過去。」

康琬琬道：「既然如此，你和龍長嘯便不會有衝突，我跟你一道去又有甚麼關係？」

南丹青道：「怕發生意外。」

康琬琬道：「不會的，你和他的誤會已經冰釋，我相信他聽到這件事時，一定會設法幫助你，絕無反與你爲敵之理。」

南丹青默想片刻，又長嘆一聲道：「好吧，但蘇大嫂他們怎麼辦？」

康琬琬道：「叫他們去吳江縣城等候，找家客棧住下來。」

南丹青點頭稱善，當即與她走下山坡，回到路上，便把自己和康琬琬決定去飛龍幫的事告訴蘇大嫂三人，要他們去吳江投宿客棧等候，一切交待清楚後，便與康琬琬動身奔向前山鎮……

沒多久，已到瀕臨太湖的前山鎮碼頭上，南丹青又找到昨天送自己去西洞庭山的那個船家，道明來意。

那船家沉吟半晌，才說道：「二位且在此稍候，待小的先通知總壇一聲，再聽吩咐便了。」

說畢，離開碼頭，往鎮上而去。

過了半個時辰，船家回來了，向他們兩人拱手道：「二位，總壇飛鴿傳書已到，我們龍幫主說要來前山鎮與二位見面，請二位去鎮上的太湖酒樓相候。」

南丹青覺得這樣更好，乃問道：「龍幫主大約何時可到？」

船家道：「今天日落之前必到。」

南丹青道：「好，在下就去太湖酒樓恭候龍幫主大駕，謝了。」

兩人回到鎮上，找到太湖酒樓，敢情這家酒樓亦屬飛龍幫所有，他們已得到通知，故對南丹青二人非常客氣有禮，掌櫃的親來招待，引他們上樓進入一間雅座，笑嘻嘻道：「龍幫主要兩個時辰後才能到達，二位先在此小酌一下，在下已替二位打掃了兩間上房，等一會二位還可去房中歇歇。」

南丹青道：「謝謝，我們不累，此處可眺望太湖景色，我們就在這裏等候，掌櫃的也不必陪着我們，你請自便吧！」

掌櫃的唯唯而退。

不久，酒菜送來，南丹青和康琬琬便在雅座裏邊吃邊談邊看風景。

南丹青心情不佳，不停的喝酒。

康琬琬善解人意，頻頻安慰他不要急，要保持冷靜，並一再斷言藍天星不致殺害他母親。

她忽然指着窗外遠處的太湖，說道：「丹青哥，你看那天水合一的太湖，烟波蒼茫，汪洋浩瀚，湖上有船，天上有雲，這情景使我想起了王勃滕王閣序裏所說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太美妙了。」

南丹青勉强擠出一絲笑容，沒開腔。

康琬琬又指着雅座楹聯道：「這副楹聯也寫得不錯，洗盡舊胸襟，一水平鋪千頃白，拓開新眼界，萬山合抱數峯青。」

南丹青道：「琬兒，我是個俗人，不能救回我娘，我對甚麼都沒興趣。」

康琬琬道：「別發愁，我相信你娘必能化險爲夷，飛龍幫勢力遍及大江南北，處處都有他們的人，龍長嘯只要發出令諭，必能找到藍天星。」

南丹青嘆道：「但願如此了。」

正說着，忽聞樓梯登登響，有兩個人走上樓來，一個是掌櫃的，另一個竟是容貌嬌羞如花的姑娘，他們一起進入雅座。

這姑娘年約二十，不但貌美如花，而且一身衣裳華麗無比，作俠女打扮，背上斜揹一劍，風姿英發，令人不敢逼視。

南丹青和康琬琬方自錯愕間，掌櫃的巳笑嘻嘻的介紹道：「南少俠，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龍幫主的掌上明珠，芳名就叫明珠，她剛從外地回來，聽說二位在此等她父親，所以她就上來了。」

南丹青起身拱手爲禮。

龍明珠含笑打量他幾眼，啓口道：「你就是那位兩度打敗白衣秀士，一夜之間譽滿江湖的南丹青？」

口氣雖甚和善，但從其態度上可以看出她是個很任性的姑娘。

南丹青又一拱手道：「不敢當，龍姑娘請坐。」

龍明珠落落大方在他旁邊坐下，美眸一溜轉注康琬琬笑問道：「這姑娘是……」

南丹青道：「康琬琬，康姑娘。」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好。」

康琬琬點頭笑笑。

相形之下，康琬琬是一朵小小的茉莉，而龍明珠是一朵鮮艷的牡丹。

掌櫃的替龍明珠擺上杯筷，然後必恭必敬問道：「龍姑娘，你想吃些甚麼？」

龍明珠道：「不要，你下去吧！」

「是。」

掌櫃的應聲退出。

龍明珠提壺爲南、康二人和自己各斟滿一杯酒，然後舉杯笑道：「來，敬二位一杯！」

語畢，一仰而盡，頗饒丈夫氣呢！

南丹青道謝乾下一杯。

康琬琬淺啜即止。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妳沒乾。」

康琬琬羞澀一笑道：「對不起，小妹不善飲，乾杯會醉的。」

龍明珠道：「相見有緣，這第一杯應該喝下，否則就是不賞臉了。」

康琬琬道：「小妹眞的不能多喝，龍姑娘妳多多包涵。」

首明珠道：「不成，這一杯妳一定要喝光！」

康琬琬外柔內剛，不喝就是不喝，淡淡一笑道：「龍姑娘，妳是主，我是客，常言道主隨客便，是不？」

龍明珠爽朗的嬌笑起來，道：「好，不喝就不喝，康姑娘好利的一張嘴！」

她回望南丹青笑道：「聽掌櫃的說，南少俠昨天去過敝幫總壇？」

南丹青道：「是的。」

龍明珠問道：「爲的何事？」

南丹青說明解釋一番，接着說出母親被刦持之事，希望再與其父見面談談。

龍明珠一聽藍天星變節，不禁呆了，道：「奇怪，我們藍叔叔怎麼會幹出這種事來？」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閃電拳王（三）

閃電一拳　狠命一脚

前文提要：

上回書經黃小虎被司馬洛救了一命後，同意和司馬洛合作，一起追查殺死賴利·京眞正兇手，他們首先去找賴利·京原來的兩個保鏢卡斯和羅拔圖，希望從他們口中了解到賴利·京生前有些什麼仇人，而兩個保鏢認爲祁恩是最有可能殺死賴利·京的人，因爲他們之間有地盤之爭的可能性……祁恩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說是將有兩個中國人會來找他麻煩，而就在同時，司馬洛和黃小虎則正在爬上一座建築物的天台上，而他們的目標是對面的天台，所以現他們正扳着繩子向對面天台移過去，黃小虎因爲從來沒有經歷過，所以感到心悸。

司馬洛却是把這件事視爲輕而易舉的事，他並沒有照着黃小虎的方法過去，因爲如果這樣過去，他就不能把那根繩子拉回過來了。

司馬洛把那根繩子解掉了，然後站上欄河上，把那條繩子拉緊了，然後向下一跳，便像盪秋千一樣，向對面盪了過去。

一時，黃小虎也不禁大吃一驚，因爲司馬洛這樣，就等於是向牆壁直撞過來了，不過，司馬洛却是心裏有數的，當他盪到牆壁的面前時，他已經把雙脚伸了出去。他這雙脚硬中帶軟地把牆壁撑住，慢慢放鬆，於是就發揮了彈簧的作用，而把他的衝力抵消了，跟着，他就安然無恙地爬上了天台。

他又把那根繩子收了起來，然後和黃小虎一起走到天台的另一邊，那邊的對面又是另一座同樣的住宅，祇不過這一次，兩屋之間的距離是近得多了。

他們用不着繩子，兩個人輕輕一躍，就躍了過去，到了這座天台之後，路就易走得多了，他們到了這天台的門口，那門却是有沒鎖上的，他們很順利地就進了裏面，沿着黑暗的樓梯下去。

這一座屋子的格式和隔隣那一座雖然相同，然而却並不是作住宅用的，這是一座用以載貨的屋子，他們所進入的頂樓，裏面就是堆滿了貨，一箱一箱，一袋一袋的。

這裏就是祁恩所在的那間屋子。

他們之所以走得這樣辛苦，乃是因爲祁恩是把自己的地方守衛得很好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美國總統也不容易接近他。

這座屋子在這條街的盡頭，而街口都有祁恩的手下在把守着。等閒人物，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如果司馬洛和黃小虎從街口進去的話，他們也不會走得遠的。但從上面進來，他們就可以深入了。

他們通過這些貨物堆的中間，到了另一個樓梯口，就踏到樓梯上，沿着樓梯下去。

在樓下，祁恩還是在算着帳。他有很多帳要算的，而這些帳，與這裏的貨並無關係，他所做的，實際上是賭的生意，而他所算的，也是賭的方面的帳。

電話又响了，祁恩拿起聽筒來，聽了一會，然後怒吼起來：「媽的，你講也沒有用的！帳一定要結，而且非結不可！你知道我又不是大老板，帳目我也要交上去的，你不給我，難道要我替你填嗎……我知道，我們是老友！但許多人都是老友，和我交易的都是老友，如果凡是老友都可以不付帳，那我很快就要完蛋了……告訴你你應該怎樣做嗎？你可以爬上一座大厦，從天台跳下來！他們知道你死了，這筆帳就可以報銷，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行了……好吧，我帮你一個忙吧，二十四小時！我多給你二十四小時，這是特別人情了！而且別說出去，別人知道了也要學樣，那我就糟了！二十四小時！」他把電話摔下了，一邊又喃喃自語着：「付不出錢，那賭什麼？你贏的時候，我又沒有求過你通融？」

顯然，這是一個付不出帳的人打來的電話，求他通融一下，帳遲一點才付。

「這種生意眞不容易做呀！」有人在後面柔聲地說。

祁恩嚇了一跳，差點連椅子也翻倒了。他連忙轉過來，看見兩個中國人就坐在他後面的麻袋上，正在對他微笑着。

司馬洛和黃小虎。不過他既認不得其中一人是黃小虎，當然亦認不得另外一個人就是司馬洛。他祇知道是兩個中國人。兩個中國人來了。

他連忙伸手去拉抽屜，司馬洛的手從背後伸到前面來，露出了手中那把手槍，指着他。

「不要碰那抽屜，」司馬洛柔聲地說，「不要碰！這對你是不健康的！」

祁恩呆在那裏了。

「轉過來吧，」司馬洛說，「朝着我們，把手放在椅背上，我喜歡這種友善的姿勢。」

「你們——怎麼進來的？」祁恩吶吶着問。

「你沒有聽到他說什麼嗎？」黃小虎說，「他說轉過來。」

祁恩的臉脹成蕃茄般的顏色，連那光光的前額也是一樣。他顯然也是不習慣受人呼喝的。

但是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却也並無選擇。他祇好轉了過來，倒轉着坐在那裏，騎着那張椅子，兩隻手就擱在椅背上，這樣，他就很難有機會碰到那隻抽屜，去按喚人鈴了，亦不能從抽屜裏取出手槍之類。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放心得多了。

在這裏，他們是很安全的。祁恩的手下都是守在外圍的，沒有祁恩的召喚，他們也不敢擅自進來，而他們要進來的話，也要先打電話進來稟明的。所以祁恩在這裏是孤立了，可以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

祁恩臉上那陣紅潮過去了之後，就吶吶地說：「你們——你們是怎樣來的？」

「我們一會才告訴你，」司馬洛說，「但你不應該先問問我們是什麼人嗎？」

「你們——你們是什麼人？」

「這就是畢先生，外號黃小虎。」司馬洛說。

「你呢？你又是——什麼？黃小虎？你就是殺死了——」

「難道你不認識我嗎？」黃小虎咆哮道。

「對不起，」祁恩說，「我不看拳賽的，我祇是注意賽果，和計算輸贏！」

「你大概不用注意賽果吧？」司馬洛說，「你們這種人，事先就已經知道這賽果的！」

祁恩搖搖頭：「不，我不幹這種事情的，我祇贏平均率就已經够了。賴利．京那種人才會幹，他想贏更多，但這也就是爲什麼你會殺死他而不是殺我！」

「我沒有殺死他！」黃小虎吼道，「是你殺他的。」

「你們究竟來幹什麼？」祁恩說，「跟我開玩笑嗎？每一個人都知道是你殺死賴利．京的，黃小虎，你自己也知道！」

「我們就是來要你承認是你殺死賴利．京的，」司馬洛說，「而且你要告訴我們爲什麼！」

「唔！」祁恩冷笑着，「這就是最好的問題了！爲什麼，爲什麼我要殺他！你告訴我爲什麼吧！」

「你殺了賴利．京，他有許多客戶，就歸你所有了，」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

祁恩伸手摸摸鼻頭：「唔，這是一個好主意，爲什麼我早沒想到呢？」

「把手放下來！」司馬洛沉聲喝道：「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祁恩的臉又開始紅了，不過這一次總算紅得沒有那麼厲害，也許他現在是稍爲習慣受命於人了。他把手放了下來，又瞪着司馬洛，咆哮地道：「你究竟是誰？」

「我是來主持正義的，」司馬洛說，「告訴我，你是派誰去殺賴利．京的？我要你把兇手交出來！」

「你們瘋了，」祁恩吼道，「你們兩個都是瘋子！如果你認爲我是殺他的人，你一樣會認爲總統是殺他的人！」他似乎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喜歡把總統和他自己連在一起談的。

「我們認爲你是主謀殺死賴利．京的人，」司馬洛說：「除非你能提出證據，證明你不是！」

「我沒有證據證明我不是，你們也沒有證據證明我是，」祁恩說：「媽的，我不明白你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好吧，我給你們捉住了，你們想殺我，那你們就殺好了，用不着找這種奇怪的藉口！」

司馬洛感到自己有點傻氣了。祁恩不大相信他們眞是爲了澄清黃小虎的冤情而來的，亦不怎樣急於爲這一點而替自己辯護。也許這正是他並沒有作賊心虛的表示，也許正如卡斯所說，賴利．京是死於私怨的，而不是死於地盤之爭。或者，如果是死於地盤之爭的話也不是祁恩所幹的。

「別再演戲了，」黃小虎說，「你怎麼說也騙不倒我們的。你不肯坦白承認，祇是替自己招來更多痛苦而已！你在這裏沒有人帮的，我們可以把你的骨頭每一根都敲斷，最後你還是要說的。說出來！你是派誰去行兇的？」

「我根本不習慣派人去行兇，」祁恩說，「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開一間謀殺公司。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去殺——對了，你說我是爲了搶賴利的客戶，你查查我

的帳好了，我的帳簿就在這裏！我們做生意是有做帳的，做生意，不能不做帳，你可以看看我的帳簿裏有沒有賴利的客戶的名字！」

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有點為難了，兩個人面面相覷。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不知道哪一些客戶是賴利的，你給我們看了，我們也不會認得！」

「這還不容易嗎？」祁恩說，「我這裏有新帳也有舊帳，如果是新的客戶，舊帳上就不會有他們的名字，你們對一對就知道！」

「這倒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轉對黃小虎說：「你對一對吧，老畢！」

黃小虎有點尷尬地說：「還是你來對吧！」

這時，司馬洛才醒起黃小虎的文化程度是並不高的。

他自小就沒有什麼機會讀書，長大了之後也是向運動的方面發展，可能他對英文字比中文字還認識得多，不過，他認識的英文，也還是有限的，叫他去看一份英文報紙也許還看得來，叫他看帳簿之類，可能就要使他看得頭昏腦脹了。

「很好，讓我來吧！」司馬洛也只好說。

他把祁恩那堆帳簿拿了起來，翻了一遍。果然，一如祁恩所說，新帳簿上的名字，和舊帳簿上的大致相同，新客戶雖然不是沒有增加，但是並未多到足以引起殺機的。

他也找不到另一套帳簿，而且看來祁恩也不會有另一套帳簿的。他這並不是可以呈給稅局的帳簿，而他這裏也不準備有什麼人會進來查稅的，為什麼他要預備另一套帳簿呢？

「這也有點不對，」司馬洛說，「我聽說賴利一死掉之後，他的客戶也會歸你的。」

「誰告訴你的？」祁恩瞪着眼睛瞧着他。

「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司馬洛說。

「我告訴你，你的消息並不可靠，」祁恩說：「不錯，有這個可能性，但他以為我會因此而殺死賴利，那你是個大傻瓜了！我如果為了利益而殺人的話，我也不會殺賴利！動用到殺人的方法，我就會去殺別人，幹別的事情了！殺了賴利，並沒有把握得到他的客戶！」

「但如果這其中有認識你的人，他們就不會和新人交易，而轉過來和你交易了！」黃小虎說。

「可能如此，」祁恩點點頭：「但並不一定如此，而且，我並不認識很多和賴利交易的客戶。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理由殺他了！」

司馬洛和黃小虎面面相覷。

「媽的，黃小虎，你究竟想怎樣？」祁恩說，「你想找替身頂罪，也別來找我，去找個流浪漢，找個白痴吧！難道你以為我會乖乖地跟你上警局去，對他們說不是你殺人，是我去殺的？告訴你，即使你能賴在我的頭上，我的朋友們也不會放過你，你不會在監獄裏毒死，但你也不會活得久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

「來吧，」祁恩說，「你要殺我，你動手好了，用不着講那麼許多的！」

「對不起，祁恩，」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找錯人了。但，你有什麼猜想嗎？你以為會是誰叫人去殺死賴利的？」

「你們又在和我開玩笑了，」祁恩說，「每一個人都知道是誰！」

「不是我！」黃小虎吼叫着，有點狠狽的。

「別告訴我！」祁恩說，「有人殺了他，就是我相信了也沒有用，我又不是警察，又不是陪審員！」

「我眞的沒有殺他，」黃小虎說，「有人殺了他，嫁禍在我的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你。我要把這個嫁禍的人找出來。」

「那你找錯對象了，」祁恩說，「這個人不會是我，我沒有興趣管。」

司馬洛把槍擺一擺：「破一次例，猜一猜。」

祁恩咽了一口唾沫。「你眞要我猜，那麼我告訴你吧，我猜的也是和別人猜的一樣，你，黃小虎，你殺他的。我不知道這一位是誰，但是我看，你是受了他的騙了！他騙得了你，但是騙不了別人的！」

黃小虎的喉嚨間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就像有什麼塞在裏面，快要使他窒息似的。

司馬洛對他做了個手勢：「去找繩子來吧！」

黃小虎轉身去找繩子。那個地方，當然有的是繩子。祁恩恐怖地看着他們：「你們想幹什麼？」

司馬洛對他微笑：「找繩子不是要把你吊死，祇是要把你縛起來，不讓你叫喊，使我們逃走得容易一點罷了！」

「你們要走了？」

「難道你還歡迎我們再留下來？」

「讓我給你們一點忠告，」祁恩說，「別再來這裏了，而且，也永遠不要在我的面前露臉，因為我會殺死你們的！雖然我不喜歡殺人，但我會殺死你們——」

司馬洛的槍一伸前去，槍管塞進了他的咀巴，使他不能繼續說下去，而祁恩的臉又變成番茄一樣紅了。

司馬洛冷冷地說：「別說這種忘恩負義的話，祁恩，我們不殺你，對你已經是大施恩了，你還說要殺我們？」

祁恩的喉嚨發出「格格」的聲音，口涎沿着下頷直流下來。

司馬洛把槍管拔出來，代以一條手帕。這手帕是從祁恩衣袋裏搜出來的。他把手帕整條塞進了祁恩的咀巴裏，然後他接過黃小虎的繩子，把祁恩縛在椅子上。

祁恩既不能動，亦不能罵，就祇能呆呆地瞪着他們。

「聽着，祁恩，」司馬洛說，「我又是幫了你一個大忙了，因為我並沒有把你縛得太緊，你祇要落力一點掙扎，我看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就可以掙脫的！」

祁恩不明白他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所以祇是瞪目看着他。

「你自己掙脫，用不着別人救你，這樣，你就不會丟臉了，是不是？」司馬洛

說，「祇要你不說出去，就沒有人知道發生過這件事。你的面子仍然可以保存！」

「有點道理！」祁恩祇是這樣想，他現在是還沒有能力把話說出來的。

「好了，我們走！」司馬洛說。

他和黃小虎一起閃到了貨堆後面去，不見了。祁恩落力一掙扎，他是可以掙脫的。於是他就沒有做聲了，雖然他的喉嚨間是可以做出「唔唔」的聲音的。他也接受了司馬洛的意見，不把這件事張揚。當他掙脫了之後，祇要他不說出去，就不會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件事了。

司馬洛和黃小虎很快就到達了天台上。黃小虎一面在咒罵着：「媽的，沒有人相信我，你用槍指着他的鼻子，他也不相信！」

「你現在的確是水深火熱的，黃小虎，」司馬洛說：「現在就祇有警探和我是相信你的！」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警察可愛，」黃小虎說，「原來警察也會有對的時候！」

「不過這一次，他們卻是有對也有不對，」司馬洛說，「他們猜你是猜對了，但，他們猜這黑社會爭地盤，也許就不對了！」

接着他們又沒有空說話了，因為他們又得忙着飛簷走壁。他們又用來時的辦法越到了隣屋的屋頂。不過這一次，他們沒有再到另一間屋子的上面去了。他們就從隣屋的屋頂下樓，到了街上。那裏的路邊是有好幾部汽車停着的，司馬洛在其中的一部把車門弄開了，和黃小虎坐了上去，就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裏。

他們經過祁恩的手下看守着的地方，並沒有受到阻止。祁恩的手下祇是注意進來的人，而不注意出去的人。他們認為，出去的人，一定也是進過來的人，這些人進來的時候已經受過了注意，出去時是不必再注意了。

他們順利地離開了那裏，把車子駛到了那個有一部大貨車擋着的巷口，棄掉了這部偷來的汽車，而轉到了大貨車上去。

當大貨車開動之後，他們才眞正地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黃小虎說，「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的！」

「問吧，你是有自由發言的！」司馬洛說。

「如果——」黃小虎說，「如果這件事情眞的並不是他們在爭地盤，如果祇是為了報仇——」

「看來似乎是如此了，」司馬洛說，「初步跡象，就正是如此。至少，不會是祁恩派人殺他的。」

「那——那就不是警方要做的事了，」黃小虎說，「他們祇是要對付黑社會。如果證明眞的是如此——」

「如果我是警探，我告訴你我會怎麼做吧，」司馬洛說，「我會把你解上法庭，公事公辦。如果陪審員相信你的話，那是你的運氣，否則——」

「這不公平的！」黃小虎猛的捏住了司馬洛的手臂，「你答應過——」

「他們祇是答應過，如果這是一個對付黑社會的機會，他們就讓你去申冤，」司馬洛說，「因為當幫會鬥爭爆發了之後，人們的注意力就轉移了。他們不會有空去研究，你是怎樣能不被警察捉到而為自己申冤的。但如果沒有幫會在鬧，他們就沒法解釋怎會容許你到處橫衝直撞，也找不到你了。」

「那——」黃小虎哽塞地叫道：「那是不公平的，我上了你們的當。」

司馬洛微笑：「我祇是說他們會這樣做，我並沒有說我會這樣做。你應該謝天謝地，多謝我來了，因為我對黑社會不感興趣，我祇是對你感興趣。我祇是想幫助你把那個眞正的兇手找出來。不管眞正的行兇原因是什麼，總之我會幫助你把兇手找出來的！」

黃小虎舒了一口氣。

「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你——你早已猜到他們會這樣做的，是嗎？」黃小虎說，「你早已猜到，在必要時，他會犧牲我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猜到的。老實說，這種人我見得太多了。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才參加這件事！」

他們的車子經過城市中心區，彩色的霓虹光管亮得使人眼花繚亂。黃小虎嘆了一口氣：「看，多麼美麗的一座城市！外表看來是多麼美麗！但是，黑社會就躲在這美麗的外衣下面。比警方的勢力更大。我希望他們把黑社會都消滅了。」

「沒有用的，」司馬洛微笑，「這不是有沒有黑社會的問題。這就像污水裏長出蚊子來，光是去消滅那些蚊子，有什麼用？問題完全是在污水的上面，沒有污水，就沒有蚊子！」

「這裏就是一大灘的污水！」黃小虎嘆着氣：「我們偏偏就要生活在這污水裏面！」

「你沒有辦法要求更多了，」司馬洛說，「你祇能夠盡可能在這灘污水保持生存，這也就是我要幫助你做的事情了。」

「那他們呢？」黃小虎說，「如果我的事情解決了，而結果證明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事情，那他們不是很麻煩嗎？」

「那卻是他們的事情了，」司馬洛說，「在這個地方，我們就祇能為我們自己的事情而努力？」黃小虎微笑着問，他的心情顯然地是已經好轉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繼續為自己的事情努力。我們去找另外一個！」

「這個人，」黃小虎興奮地說，「似乎卡斯肯定了他就是殺死賴利的人！」

「別那麼高興，」司馬洛冷冷地說：「卡斯肯定的兇手是你，不是別人。」

「他他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一個嫌疑人物了，」黃小虎說：「我自己知道不是我，那很顯然就是他！」

「我倒希望我也像你那麼樂觀！」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又開到了城市的另一個區域。

那裏是一個近郊的住宅區，比較祁恩那個地區是富裕得多了。屋子每間都是獨立的一層或者兩層的木屋，多數是漆成白色，而屋子的外面都有一小塊私人的草坪。環境是不錯的。

司馬洛開着貨車，在這一區內的街道上兜了一個圈子，看見他們心目中要找的

那間屋子仍然亮着燈。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傢伙還沒有睡。」

「他倒眞懂得享受。」黃小虎說：「在這樣一間屋子裏，收藏着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

「有些人是在女人身上鬆弛的。」司馬洛微笑。他對這種習慣並不表示劣評，那是因爲他自己也有這種習慣。他喜歡冒險，喜歡抱打不平之外，也喜歡女人。也許這不算是一種好習慣，但是，人總有缺點的，而這就是他的缺點。無論如何，這也不算得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了。

再兜了一圈，他們就在路邊一棵大樹的底下停車，讓大樹那濃黑的陰影把車子包藏住了。

兩個人下了車，向屋子走去，身上還是穿着那黑色的衣服。

如果碰到警察，那是不妙的，單是那一身衣服，就已經要叫人疑心了。

不過這裏沒有巡警。這裏一向都是一個治安相當良好的地區，而且，當警察來時，總是兩個警察乘警車巡來，遠遠就可以看到的。

兩個人走近了屋子之後就分開了，黃小虎走向屋前，司馬洛却走向屋後。

黃小虎踏上了屋前的陽台，伸手去按鈴。一個女人的聲音叫道：「誰？」

黃小虎的回答，祇是再按一次門鈴。

那門鈴的聲音也是傳到屋後的。躲在廚房窗外的司馬洛也可以聽到。當門鈴第二次響起來的時候，他就站了起身，輕輕把窗門拉開了，閃身跨進了那黑暗的廚房內。

他聽見拖鞋的聲音向屋前走去。他閃到了廚房的門口，等着，一面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前頭說：「這麼晚了，你來找誰？」

那是一把有法國口音的聲音。一個法國女人。

黃小虎說：「查德先生在這裏嗎？」

靜了一靜，那女人的聲音說：「是誰找他？」

「我……」黃小虎說，「我有些緊要事情要告訴他。」

「查德不在這裏！」那女人說。

「他不可能不在的，」黃小虎說，「這個時間他應該在這裏呀！請你告訴他，我是爲了生意上的事！」

「你找錯地方了，」那女人說，「查德從來不會在這裏辦生意上的事的，而且，他也的確不在！」

「你可以讓我進來看看嗎？」黃小虎問。

「你瘋了！」那女人勃然地道，「走吧！不然我要叫警察來了！」她憤怒地把門洞上那隻小窗子碰上了，轉身，差點撞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但是，司馬洛手上那把槍的槍管抵住了她的額，使她停住了。

她的兩眼翻白，混身發軟，看來就要暈倒了。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執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支持着，一面柔聲地說：「我不是殺你的，祇要你開門！」

「你們……想怎樣？」她吶吶着，受了恐懼的影響，她的聲綫變得似小貓了。

「開門，」司馬洛說：「你沒有聽清楚嗎？」

那女人把門開了。黃小虎閃了進來，街燈把黑暗的廳中照亮了一下，他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而且很年輕，很可能不超過二十歲。身上是一套性感的睡衣，專爲取悅男人而不是爲了本身的舒適的那種睡衣。

「他呢？」黃小虎問。

「不在房間裏，」司馬洛說，「我已經看過了。」

「他在哪裏？」黃小虎轉向那女人，惡狠狠地問。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那女人惶恐地看着他，「你們……不是查德的朋友！」

「這是我們和他的事情，」司馬洛說，「你把他交出來，就沒有你的事了。我們不會傷害你的！」

「但是我已經說過了，」那女人說，「他不在這裏，他已經走了。」

「這謊話說得不好，」司馬洛說，「二個鐘頭之前我們有人親眼看見他來這裏的，而照他過去的習慣，他來了這裏，不到明天中午是不會出去的！」

「但他剛剛走了，」那女郎說，「也許他是有生意上的事情。」

「這個謊話也說得不好，」司馬洛說，「查德不在晚上辦理生意的事情的。他是那種堅守習慣的人，從來不會破例，他不是出去辦公事！」

「我沒有說謊！」這女人提高聲音，憤怒地叫了起來。

司馬洛馬上向上面望望。他這個人有時是很多疑的，現在他就懷疑，她提高聲音乃是與躲起來的查德聯絡的一種暗號。

他的槍一動，警告道：「低聲一點！」然後轉對黃小虎，柔聲地說：「我要到閣樓上去看看，你看着她，如果我和什麼人掙扎起來，你打破她的鼻樑好了！」

黃小虎在她的臉前擧起了拳頭，恫嚇地一開一合着。

「現在怎樣了？」司馬洛問，「他是不是在閣樓上？」

「不是，」這個女人還是搖頭，「我已經說過了，他不在這裏！」司馬洛即使威脅到她的美麗，還是不生效。

司馬洛說：「我上去看！」

他走到了屋後去，沿着那裏的一度樓梯上了閣樓。那裏的門掩着，而電燈掣是在門外的。司馬洛把電燈掣開了，然後開門。

裏面放滿了雜物，破傢俬，過時的擺設物，冬天的用物之類。這閣樓是用作儲物間的。雖然那裏面是有很多東西的後面都可以躲着一個人的，司馬洛却沒有進去找尋。因爲，那地板上是鋪滿了灰塵的，而這些灰塵上並沒有脚印。很久沒有人進過這裏了，剛才也沒有。沒有人能够進入這閣樓而不在灰塵上留下脚印的。

查德不在這裏。

司馬洛回到樓下，再在各個房間裏搜了一遍。沒有人。這屋裏就祇有這女人一個人。查德是不在這裏的。

司馬洛又回到了黃小虎和那個女人的身邊。

「他不在這裏。」他對黃小虎說。

「我早已告訴了你的！」那女人說。

「那你再告訴我們，他到哪裏去了吧！」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那女人又搖着頭。

「他應該在這裏過夜的，」司馬洛說，「他却提早走了，難道你不問他是爲什麼嗎？」

「我不問他的，」她說，「他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我沒有權管他，也不要管他。」

「祇要他有錢給你就行了？」黃小虎諷刺地說。

她聳聳肩：「也可以這樣說的。」

司馬洛擺擺槍：「好了，你，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們再詳細一點談談吧！」

她也遵命走過去了，不過一面還是說：「我的確沒有什麼好告訴你的，查德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是不管他的事情的！」

司馬洛在她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凝視着她：「現在你再告訴我，查德是怎麼會出去的。他來這裏的時候有對你說過，他今晚不打算過夜嗎？」

「沒有，」她搖着頭，「事實上，他似乎也準備在此久留的。他換了衣服，洗了一個澡。」

「但他忽然又改變主意出去了，」司馬洛說，「他這樣做，總有一個理由的，他有沒有告訴你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沒有，」她又搖着頭，「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管他的事的。也許是那個電話通知他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他要趕着去辦吧。」

「什麼電話？」司馬洛和黃小虎都一齊問。

「有人打電話給他，他聽過了這個電話就換衣服走了，他祇是對我說：『范仙妮，我下一次再來找你！』就是這樣。」

「那電話對他說了些什麼？」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偸聽人家的電話是不禮貌的。總之，我什麼都不知道，不論發生了什麼，都不干我事，你們來麻煩我也沒有用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了一陣，然後司馬洛說：「他是聽過了這個電話之後才走的，那麼，你認爲這會不會是一個告密電話，告訴他我們要來找他，所以他就連忙避開了呢？」

「我不知道，」她說，「也許正是這樣吧！」

「什麼都不知道，」黃小虎沒好氣地說，「究竟有什麼是你知道的嗎？」

司馬洛揮揮手示意黃小虎不要太暴躁，然後把聲音放柔，問道：「好吧，范仙妮，現在我們相信你講的是眞話了。但是，如果你再告訴我們一些眞話，我們會更高興的。告訴我，范仙妮，查德是逃走了，但，他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呢，你可知道嗎？」

「我不知道。」那女人又是無可奉告，「我祇知道他的寫字間在哪裏，以及他寫字間的電話，如果你們要——」

「我們不要知道他的寫字間在那裏，」黃小虎不耐煩地道，「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不知道有其他地方了，」范仙妮聳聳肩道：「我找他，總是打電話到他的寫字間去的，而且我也很少找他。總是他來找我的。」

司馬洛再凝視了她一陣，搖搖頭：「算了，我看你也是眞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的，所以，我們還是走吧！」

那女人有點慌張了，眼睛一睜，不過，在她開口之前，司馬洛已經猜到她是要說什麼。司馬洛搖搖頭：「不，不用害怕的，范仙妮，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你祇要忘記了這件事，當作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吵不鬧，讓我們靜靜地離開就行了。你答應嗎？」

范仙妮的眼睛一閃一閃着，簡直難以相信她會有這好運氣。她知道查德是哪一類人，就是對查德的朋友，她也抱有戒心，更不用說不是查德的朋友了。但她當然也不會反對這個協定。她連忙點頭：「我答應！我答應！」

「那很好，」司馬洛說道，「現在，回到你的房間裏去，睡在床上閉上眼睛吧，我們在這裏逗留一會，自然就會離開的了。」

她還是遲疑着，黃小虎兇暴地喝道：「快去，你沒有聽見嗎？」

她這才連忙起身，逃回她的房間裏去了。

黃小虎困惑地在客廳那昏暗中看着司馬洛，喃喃地咒罵着：「這就活見鬼了！查德每一次來這裏都過夜的，偏偏我們來找他時，他却提早走掉！」

「一個電話通知他避開的。」司馬洛說：「有人知道我們來這裏找他。」

「怎可能呢？」黃小虎問。

「卡斯和羅拔圖這兩個賴利．京的保鏢知道，」司馬洛說，「你們報告了上級，消息一定傳得很快。查德知道我們會來找他，就趕快逃命了。也許查德是一個値得找尋的人了。如果他不是有見不得光的難言之隱，爲什麼他要逃走呢？」

黃小虎認爲，既然查德已經知道他們來這裏，那他們還是快點離開，走爲上着了。但司馬洛搖搖頭。

「我看用不着走得那麼急的。」

「爲什麼？」黃小虎問。

「也許查德不單是逃避而已，」司馬洛說，「也許他還會設法對付我們的，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走到廳子的窗前去，拉開了一點那窗紗，小心地向外面望。外面的陰影太濃了，他望不見什麼。然而，他總覺得那黑暗之中是有點什麼不對似的。這祇是一種預感，但他這預感却是很靈的，不但幫過他許多次忙，而且也救過他不止一次命。

他再走進睡房裏，范仙妮果然是已拉了被子蠓頭而睡，聽見他進來，又恐懼地把被子拉開了。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向你借件東西。你這裏有望遠鏡嗎？」

「有，」范仙妮馬上回答道，「在衣櫃裏。」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他過去打開衣櫃，看看裏面，果然掛着一副望遠鏡。他取下來看看，原來還是一副相當精良的望遠鏡。他說道：「是查德放在這裏的嗎？」

「不，不，」范仙妮搖着頭，「是我的，我去賽馬場時用的。」

「賽馬場?哦，原來你喜歡馬。」

「我祇是喜歡賭。」范仙妮聳了聳肩說。

「謝謝你，」司馬洛把望遠鏡拿了出去，舉起來向外面的黑暗中探視着。

這一次他看見了。他看見樹下的陰影中停着一部汽車，車中的人是看不清楚了，不過他看見車廂內的黑暗中有些更黑的黑影在移動着。那車子裏當然是有人在着的，而且，這也不會是一部警車。

「怎麼樣?」黃小虎問。

「有人在那邊等着我們呢!」司馬洛說。

他再轉到另外一邊去望望，沒有什麼。後來就祇有這一部車子在守候着他們而已。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司馬洛說，「從來時的路走!」

他放下了望遠鏡，領着黃小虎進入了廚房，從廚房的窗口出去，向他們的車子跑回去。

「爲什麼不過去和他們打打交道?」黃小虎問。

「我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司馬洛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讓警方來對付他們!」

「什麼意思讓警方來對付他們?」黃小虎大不以爲然地問。

「我們可以用車上的無綫電和我的警方朋友聯絡，叫警方把他們抓起來的。」司馬洛說。

「這樣?」黃小虎皺起了眉頭，「我不大高興這樣，我不喜歡依靠警方!」

「我也不喜歡，」司馬洛說：「不過現在你還有選擇餘地嗎?可以利用就要利用了!」

「但是警方也未必就能入他們以罪。」黃小虎說。

「倒不一定要入罪的，」司馬洛說：「祇要知道他們是誰，已經够好了，這就是做警探的方便之處，我們去問，他們不說，警探去問，他們却不能不說了!」

「唔，這倒是一個好辦法!」

「等一等!」司馬洛忽然把黃小虎一拉，使他在一棵樹下停了下來，「我們的車子?」

黃小虎也向他們的車子望過去，泊車子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他們開來的那部貨車已經不在原處，不知所踪了。一陣陰冷的感覺爬上了司馬洛的脊樑，他把槍取了出來。

周圍還是靜悄悄的。但他知道不會靜很久了。

「有點不對!」黃小虎低聲說。

何祇不對?司馬洛覺得簡直有很大不對。他不敢離開樹下，他相信離開一步，都是不大安全的。

接着燈光就亮了起來了，他們剛才看見的那部車子亮起了車頭燈光，車子開動了，一轉轉了過來，車頭燈就向他們這邊直照。

「逃!」司馬洛叫着，把黃小虎一拉，就向黑暗中逃去。

子彈「嗖嗖」地在他們的身邊飛過，但是沒有聽到槍聲，祇是看到槍咀的火光一閃一閃。

他們逃進了黑暗中。

那部車子開動了，車頭燈還是企圖把他們捕捉，於是他們就專向黑暗裏逃走，而且專門走之字路，使車子不容易用燈光捕捉到他們。

車頭燈光有時照到他們，有時照到了一棵一棵的樹身，接着照到了前頭的另外一個人。一個拿着槍的人。

司馬洛放了一槍，那人倒了下去，他們繼續逃。司馬洛低聲對黃小虎說：「逃到樹林較密的地方去，那裏車子不容易追進來的。」

黃小虎也是這樣想。

他們繼續逃走，接着，前面又有槍嘴的火光一閃，司馬洛感到額上一痲，就倒了下去，世界沉進了一片漆黑之中。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黃小虎逃了一段才發覺不見了司馬洛，但也沒有辦法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不能回過頭去找司馬洛的。

接着，忽然之間，他聽不見槍聲了，也沒有子彈在周圍橫飛，他已經走遠了。

那部汽車頭燈光在很遠的地方動着。

黃小虎停了下來，不大喘氣，一個可以在拳壇上大戰十幾回合的人，跑這一段路，不算是什麼一回事的，他祇是在想，他已經逃脫了，他們不知道到哪裏可以找到他了。

但是司馬洛呢?司馬洛也逃脫了嗎，如果是這樣，他也許應該回到那間屋子和司馬洛會合了，但，假如司馬洛並不是逃脫了呢?假如他是死了?

想到這裏，黃小虎的心頭就大大一顫!假如司馬洛是死掉了，那他怎辦?他逃到那裏好呢?脊骨上升起了一陣冰冷的感覺。

頸背上也有一陣冰冷的感覺，不過，頸背上這一陣冰冷的感覺却是外來的，有一件冰冷的東西壓到了他的頸背上，一把冷酷的聲音在後面說：「不要動，朋友，一動，你就沒有頸子了。」

黃小虎知道那是一把手槍的槍咀，他不動了。

「現在，慢慢地把手舉起來!」那把聲音又說。聽這人講英語的口音，他知道這是一個黑人。

黑人也好，白人也好，紅人也好，總之那人是用槍指住他的頸子，他祇好把雙手舉起來了，那人伸手在他的身子摸了一遍，把他身上帶的槍取去了，黃小虎也不覺得很可惜反正他是不大善於用槍的。

「現在過轉來，慢慢的!」那人說着，槍就離開了黃小虎的頸背。

黃小虎慢慢地轉了過來，看見那果然是一個黑人，一口白牙齒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跟着，黃小虎的拳頭就揮動了，這個黑人整個飛了起來，離地二呎，翻了一個身，就不動了，黃小虎跳過去拾了他的槍，把他翻轉過來，他已經暈過去了!這也不是意外，就是挨打慣了的職業拳師，有許多也受不起黃小虎這樣一拳的。

黃小虎微笑：「朋友，人們稱我爲閃

電拳王，不是沒有理由的。」

他那隻拳頭快得幾乎像是閃電一樣，在幾分之一秒內，在那人的手指能在槍機上移動幾分之一时的距離之前，他的拳頭已經移過了兩呎的距離使力一擊，擊中了那人的牙床了。那人在暈倒之前，也不知道自己是給什麼擊中的。快得想像不到。

他當然不知道他遇到的是一個閃電拳王。

下一次，他自然會知所提防了——假如有下一次的話。

× × ×

司馬洛在醒來的時候感到頭痛欲裂。頭痛使他的眼睛一時睜不開來，他戰戰競競地把手伸上去，摸摸額上，記得在暈倒之前那裏一陣痲痹的，所以他也一定是那個部份受傷了，他摸到那裏有一塊乾硬的血塊，祇是皮外傷。

「你很幸運，」一個人在很高的地方對他說，「子彈射歪了兩吋，你就沒有頭了!」

「我總是那樣幸運的。」司馬洛答。

一隻脚在他的肋骨上一踢，那爆炸性的痛苦使他的眼睛自動張了開來。首先看見的是有好幾雙脚立在他的周圍。怪不得那聲音是從上面下來了，原來他是躺在地上的，那隻脚又迎着他的臉踢過來。

司馬洛伸出手去把這隻脚接住了，一扭，而且自己的脚貼地撐了過去，撐在那人的脚脛上，那人尖叫一聲，失去平衡，在地上仆下來了。

司馬洛看到那是一個壯健的金髮青年人，很强壯，模樣也很蠢，看來很像一隻豬。

其他的脚也動了，圍上來，有一個人重重地向司馬洛的背上一坐坐了下來，把司馬洛肺內的空氣也壓得全噴了出去，因爲另外一隻脚向他踢過來時，他是一時沒有力氣閃避了。

好在有人及時喝止：「好了，好了，放開他，算他打贏了吧，也許這樣會使他舒服點，他就願意回答我的問題了。」

那人老不願意地把司馬洛放了，司馬洛轉身坐了起來。

他看見了發令的人。是個穿着得很講究的人，筆挺的新欵西服，頭上的油多到好像鏡子，上唇有兩撇幼幼的小鬍，皮鞋是黑白二色的，他的打扮像上一世紀的芝加哥黑社會，不過現在就正是重新流行那種裝束，不算很英俊，不過是能够討某些女人的歡心的。

「查德。」司馬洛說。

「唔，你認得我。」查德說：「但我不認識你，你是誰?怎麼你們中國人跑出了唐人街來混了?」

司馬洛聳聳肩，苦笑：「我不是從唐人街出來的。」

「那麼回答我吧，」查德說：「你是誰?」

司馬洛微笑：「我看，我們兩個人單獨談談比較好一點，這裏太吵了!」

查德望望周圍的人，好像聽到了一個很大的笑話似的。

但是那些人沒有笑，他却哈哈大笑起來。「你還在講條件?現在你已經在我的勢力範圍之內了，你還在講條件?我問你一句，你就要答一句!」

司馬洛聳聳肩：「你問吧。」

「我問你是誰?」查德說：「這個問題，你還沒有回答。」

司馬洛四面望，他的腦子並不是在想着回答查德的問題，他祇是在想着有什麼辦法逃出這裏，單憑一張嘴，他是哄不出這裏去的。但是目前他却沒有這個辦法，他還想不出辦法來，他們人太多了，而且無疑地，他們身上都有槍的，一動起來，他們就會把槍拔出，那時任憑他有通天本領，也打不出去了。

「回答我!」查德不耐煩地大聲叫了起來，「我問你，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你是不會認識我的!」司馬洛說。

「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查德搖搖頭，「不過你們來找我，爲什麼?」

「爲什麼?」司馬洛聳聳肩：「難道你不知道爲什麼?你當然是做過什麼對不起人事的，才會有人找你的。」

「我做過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查德憤怒地叫道：「我又不認識你!」

「你做過什麼對不起中國人的事?」司馬洛說。

「你在開玩笑，」查德說：「我和你們中國人根本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什麼地方過不去的，爲什麼我會做什麼對不起你們中國人的事?」

司馬洛又旋頭四面望望，還是看不出有什麼可逃的路。他一咬牙，很好，暫時不管逃走的事吧，趁着查德得勢的時候先把眞相問出來，查德既然是佔了上風，他在佔了上風的時候，也許就肯講眞話了，於是他說道：「關於賴利・京的事又如何了?」

查德迷惑地看着他：「賴利的事如何了?」

「賴利死了，你一定是最高興的人了。」司馬洛說，一面小心地注意着查德的反應。

查德微笑：「這個嗎，你倒說得很對，我恨賴利，這件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死了，我難道要爲他戴孝嗎?」

「你恨了他很久，」司馬洛說：「現在，你是終於大仇得報了。」

「這算不了報仇，」查德搖搖頭：「如果我能親手殺死他，這才算是報仇。」

「親手殺死他，和派人去殺死他，這不是差不多嗎?」司馬洛說。

「我倒希望是我派人去殺他——」查德說着眉頭忽然一皺，「你說什麼?」

「你派人去殺了他!」司馬洛伸起一隻手來指着他。

查德從椅子上跳起來，走到司馬洛的面前來，一跛一跛地走過來，坐着的時候看不出他有什麼缺陷，但是一走起路來缺陷就現出來了。即使他打扮得那樣講究，也彌補不了這個缺陷。

他執住司馬洛的衣領把司馬洛揪了起來，那幾個打手也圍上前來，防備司馬洛會對查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查德搖着司馬洛：「你說什麼?」

「我已經聽見了。」司馬洛說。

查德皺眉看了他一會，又放手把他丟回地上，司馬洛軟軟地仆下去，他也順勢

裝出沒有抵抗的樣子來，以使對方降低戒心。

查德搖搖頭：「你這個人神經有點問題，我和賴利的死有什麼關係？」

「關係就在你的腿子，」司馬洛說，「如果不是爲了賴利，你走起路來也不會這麼多采多姿了。」

查德的臉暴怒地脹紅了起來，他吼叫一聲，就提起脚向司馬洛踢過來，一連踢了好幾脚，司馬洛雖然很小心地用手去擋住每一脚，使每一脚的脚尖在肋骨上都撞得不太重，但那滋味還是不大好受的。

他呻吟着在地上滾來滾去。

「哈！哈！」查德毫無幽默感地笑着：「我這壞腿也有一個好處，因爲有木的，所以我踢人的時候腿子不痛，但是被踢的人却痛得很！」

「現在……我知道了！」司馬洛苦笑着。

「好了，」查德說：「現在玩笑開過了，你也知道和我開玩笑要付出什麼代價了，你說點眞話吧！」

「眞話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

查德對那幾個打手揮揮手：「打！」

他退後，讓那幾個人上前。

「等一等！」司馬洛大叫道：「等一等！」

那些人又停了下來，等他一等。

「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你殺了我也沒有用。我們已經知道是你幹的，上頭要帶你回去解釋，你還是跟我走好些，你逃不掉的！」

「誰是你的上頭？」查德問。

「誰是賴利上頭？」司馬洛說。

「你是說……不，他們不會派兩個中國人來的！」

「因爲你害的是一個中國人，」司馬洛說，「你害的是黃小虎。」

查德充滿了迷惑的神情：「你是說，你們認爲黃小虎不是兇手？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是呀！」

「你禍嫁得很好，」司馬洛說道，「不過我們開始看穿了，我們已經知道，黃小虎祇是一個代罪羔羊！」他現在是胡說八道，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不能說眞話的。

查德目瞪口呆地看着司馬洛。這却使司馬洛感到困惑。因爲查德並不急於否認。如果這是他幹的事，那他就是一個心虛的人。作賊心虛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否認自己作賊。

查德終於轉向他那些手下：「你們聽到過這新聞嗎？」

大家都搖頭。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查德說着再想了一想，又生氣起來，大聲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你拿他們來嚇我，我也不怕的！我給你十秒鐘時間，你告訴我你究竟是在幹什麼，否則——」

「我就是來幹這件事，」司馬洛說，「他們就是派我來帶你回去。不然，我又是爲了什麼？我不認識你，也和你無怨無仇，爲什麼我要向你找麻煩？我不過是在做一件工作罷了！」

查德又呆在那裏了。他的確又想不出，除此之外，司馬洛還會是爲了什麼原因向他找麻煩。

「我勸你還是別在我的身上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還是省回時間來逃走吧。上頭已經知道了，你殺我，他們就更加不會和你談，他們祇是會來殺你！」

「但這並不是我幹的，」查德叫道：「你們都瘋了！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他這是第一次否認。他又執住了司馬洛的衣服，把他搖了起來：「聽見沒有，這件事不是我幹的！」

「他只是在騙你，」一個打手說，「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是黃小虎幹的！賴利．京那二個保鏢也僴直是親眼看着他幹的！」

「現在有了新的綫索，」司馬洛說，「我們找到了一個流浪漢，他說他看見在黃小虎離開之後，另外有一個人偷偷摸摸地走了出來。」

「但……但……」查德氣急敗壞地，「就是不是黃小虎，也不一定就是我的。起碼還有二十個人比我更想殺賴利，爲什麼你們不找他們？」

「我們會逐個找的，」司馬洛繼續胡說八道，「但你排在第一位！」

他的胡說八道是有一點道理，起碼說得頭頭是道，使得聽的人也不敢完全不相信。

「但是……」查德吶吶着，「你們弄錯了，你們完全弄錯了，怎可能是我幹這件事？」

「這人是個瘋子！」一個打手不耐煩地上前道：「他在講天方夜譚故事，我們會聽不到一點風聲嗎？」

「對了，」查德點點頭，「也許我們應該查一查。倫高，你去查一查，問問我們的情報綫路有沒有聽到這件事！」

「這是浪費時間，」那個叫倫高的人嘟噥着，「這傢伙不過是在胡說八道！」但他還是去了。

查德撫着下頷，一跛一跛地繞着司馬洛走來走去。現在他已忘記了打一頓的事了。後來另一個打手提醒他：「問問他的同伴在哪裏吧！如果把那一個也捉來！」

「對了，」查德又對司馬洛說，「還有一個人和你在一起，他到哪裏去了？」

司馬洛心裏一陣舒服。現在他知道原來黃小虎是已經逃脫了，並不是和他一起給關在這裏，說道：「哦！我還以爲你們已經把他打死了！」

「他比你幸運，」查德說，「他逃掉了，但你要告訴我他躲在哪裏！」

「躲？」司馬洛笑起來，「他會躲？當然是回去報告了。你還是快點準備逃走吧，查德，他回去報告了，他會帶一隊軍隊來對付你的！」

「我不怕，」查德說：「這裏不是你們的地盤，你們不敢隨便派人進來的！」

「現在谷巴也許已經捉住他了！」一個打手說。

「谷巴也還沒有消息？」查德問。

「沒有，」那打手說，「但谷巴是個好手，他的行動無聲無息，像個鬼影一樣！也許谷巴跟着那傢伙走了，看看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現在，谷巴隨時會踏進門來的，押着那傢伙進來。」

聽他這樣說，司馬洛又可以猜出，黃小虎不但逃走了，而且他們之中有一個叫谷巴的人也不知所踪了。也許，這個谷巴是被黃小虎捉住了？但奇怪黃小虎現在是正在何處，以及正在幹什麼。

「把他縛起來，」查德命令，「看着他，我們等查清楚了之後再對付他！」

那些人找來了繩子，動手把司馬洛縛起來。他們把司馬洛紮得像一條臘腸。

自然，在他們縛繩子的時候，司馬洛也並沒有忘記弄他的典型把戲，那就是把全身的肌肉都盡量鼓脹起來，這樣，當他們縛好了之後，他再把肌肉放鬆，繩子就沒有縛得那麼緊了。當然並未鬆到馬上可以掙脫的程度，但是却有助於他在後來的掙脫的機會。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那兩個人，不屑地說：「現在查德還企圖掩飾這件事嗎？他掩不來的，我們已經知道了！」

其中一個打手搖頭嘆了一口氣：「我猜你弄錯了，這件事不會是查德幹的。」

「他幹什麼，不一定要和你商量吧？」司馬洛說。

「這句話是我私下對你說的，朋友！」那打手把頭俯前，「告訴你一件秘密吧，朋友，查德根本沒有胆量幹這件事。賴利太大了，他的後台太大了。查德是什麼？比較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他一天到晚說想殺賴利，但他不敢幹，他幹了，他沒有地方好逃。而且，如果他要幹，他也不會自己動手，他一定派我們去動手。但我們並沒有幹過這件事！」（未完）

民族英雄英軼事

秦中客

陸秀夫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陸秀夫，他的名字叫君直，宋朝時楚州鹽城人，小時候，就有才氣的名聲，個性與常人不同，他在很年輕的時候便中了進士。當時淮南鎭守李庭芝，仰慕陸秀夫的大名已經很久了，特地聘請他爲幕僚，爲國家做事，並且時常在別人面前稱讚他。大家都以李鎭守求得這種人才而以爲很慶幸。

陸秀夫學問思想非常出衆，與當時的人比起來，皆高人一籌。他的個性喜歡沈靜的思考，並且不喜歡隨便說笑。不知道他的人以爲他的學問很平凡，一無可取，只是有一個官銜而已。所以有人便向李鎭守談到了這個問題。李鎭守也是覺得他名不符合實際，便懷疑了很久，後來暗中的注意考察他的行爲與處世的態度，知道他處理事情很有條理，一點也不慌亂，事情不分大小，稍微不會隨便，眞是一位傑出的人才。從此之後，李鎭守對陸秀夫便十分地佩服，並且說他是一位「大智若愚」的正直人物。

忠臣與奸臣不能夠同時存在，這是很自然的事務，不僅是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當時奸臣陳宜中因爲陸秀夫在軍中任職已經很久的，對於軍隊裏的事情，一定知道的很詳細，所以便常常的想要與陸秀夫研究討論，可是兩個人的天性相差很大，一個爲善，一個爲惡，忠臣與奸臣不能同時並存，終於發生了意見。陳宜中便利用他自己有權有勢，暗中買通了御史官，來陷害陸秀夫，於是陸秀夫便被降低官職，派去潮州當官了。

在宋端宗景炎二年的時候，陸秀夫處理樞密院裏的事情，當時天下已經大亂，國家已經處在危急的情勢之中，陸秀夫便上書給皇上，說明了復興宋朝的計劃，景炎三年，元兵以他們每戰每勝的聲勢，將宋端宗迫到碙州，而端宗就在這一年的三月因爲生病而死了。朝廷裏的大臣們很着急，也很害怕，認爲國家既然內有暴亂，外有外患，這樣內外一起，國家如何生存下去，不如從此散了，只有陸秀夫堅持不可以，他說：「宋朝王室的後代，還有很多其他的王，又不是沒有人了，古代的少康，只有一個城一個旅的兵，尙能夠復興夏朝，何况我們的百官們都在，士兵也有好多萬，難道不能立國，再來復興宋朝嗎？」大家聽到他說的話，非常贊成，於是擁護端宗的弟弟趙昺即位當皇上，那時，忽然發現了黃龍於南海之中，大家都以這件事爲復興宋朝的預兆，因此改元爲祥興，升碙州爲翔龍縣。

當趙昺即位時，年只有八歲，尙不懂事，如何能管理國家大事呢？因此一切的政務，都由皇太后作主，那時陸秀夫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這小小的一個朝廷的樣子，遠比不上國家興盛的時候尊嚴，而陸秀夫與羣臣不一樣，他仍能保持皇帝的尊嚴，凡事都盡君臣之間的節禮。每當宋室很難復興的時候，都傷心流淚，左右的人看見了，都一起悲哀掉淚，到了陸秀夫爲首相，和張世傑共同掌管政治大權，一切的政事，都由陸秀夫親自處理，他不怕辛勞，雖然處在困難危險中，還須每日手拿着大學這本書，向部下勸講。

祥興元年六月，張世傑以守碙州這地方，較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打，不如遷到崖山，那兒形勢險要的地方，以便防衞，於是遷來了崖山，後來崖山也被元兵所破了，陸秀夫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皇帝的生命也很危險，如果要皇帝被元朝侮辱，不如與皇帝一起自殺，爲國盡忠，於是手拿着利劍，首先將自己的妻子、兒女逼入海中而死，然後對皇帝說：「國家已經到了這地步，陛下你應當爲國家而死，往佑皇帝已受到他們元兵的侮辱，陛下你不可以再受侮辱！」說完，背着帝昺一起投海而死，宋朝就從此亡了。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中流與依貝莎被千面佛等人沿途追殺。倉皇間，依貝莎發出求救訊號，及逃至一峭壁下，聞有呼應聲來自一岩洞內，兩人即匆匆進去。千面佛帶人隨後追至，即在洞口用火攻，火乘風勢，濃烟烈焰吹入洞內，千面佛等人正以爲得計，誰知吹入洞內的烟火，突然倒吹捲出洞外，黑白摩勒跟着走出，竟把千面佛九尾狐嚇走。彭家四虎也抱頭鼠竄，但均遭黑白摩勒截殺斃命。依貝莎見黑白摩勒不顧而行，便推管中流尾隨跟進，並爲他向黑白摩勒說項，帶他到回疆去……

貢使朝貢品　殺手施殺着

冰山雪蓮

前行十數丈，黑摩勒忍不住問道：「老二，怎麼你要賣他這個賬？」

白摩勒笑笑：「這小子準是要利用我們對付無敵門，他雖然聰明，我們可不是呆子？」

「你却是讓他跟着——」

「我們已經多年沒有入中原，正所謂人生路不熟，有他在一旁，實在是方便很多。」

黑摩勒沉吟不語，白摩勒接道：「況且我們的武功還在他之上，有什麼不妥，將他殺掉就是了。」

黑摩勒連連點頭，咀角露出了笑意。

千面佛九尾狐走出山路，不見白摩勒追來，才眞的鬆過一口氣，也不敢逗留，趕程回去無敵門總壇。

看見他們空手回來，獨孤無敵也知道事情又出了亂子，知道了黑白雙魔從中作梗，才暗吃一驚。

他雖然不知道黑白雙魔有多大本領，亦知道這兩人乃是回疆的一流高手，當年亦曾經叱咤中原，現在突然現身，若說是它爲了那顆沙漠之星，只爲了對付彭家四虎，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獨孤無敵根本就不相信，暗忖一定又有什麼事情發生，立即吩咐獨孤鳳，盡起堂下的精英，徹查黑白雙魔到來中原的動機。

獨孤鳳依吩咐發下命令，另外還交代堂下探子，一有了雲飛揚消息立即回報。

對於雲飛揚獨孤鳳始終念念不忘。

× × ×

雲飛揚這時候已能夠站起身子走路，只是內力已盡散，空有一身武功，徒具招式，完全發揮不出其中威力。

他仍然嘗試將眞氣凝聚起來，但一運眞氣，胸腹便劇痛如絞，一口眞氣始終不能夠提聚。

到這個地步，不由他不意冷心灰，呂望當然不知道這許多，只顧勸他安心的靜養。

對於這個慈祥的老人，雲飛揚實在感激得很，若不是呂望，他縱然不致倒斃街頭，也絕不會痊癒得這麼快。

他只希望這個慈祥的老人能够安享餘年，却是怎也想不到，災禍已快將降臨呂家。

× × ×

烟雨迷濛的清晨，雲飛揚在院子徘徊了一會，披着一身的雨粉，就像是平日一樣，進內堂向呂望請安。

他進入內堂的時候，呂望已經在招呼着一個客人，那是一個身穿官服，三綹長鬚，貌相威嚴的中年漢子。

從眼神雲飛揚已看出中年漢子內功深厚，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中年漢子所用的兵器。

那是一大九小金光閃耀的一套環圈，大的粗逾拇指，直徑差不多有兩尺，小的只有巴掌大小。

中年漢子却沒有多大注意雲飛揚，只因爲雲飛揚脚步虛浮，眼神又散渙，面色蒼白，顯然大病初癒，完全不像一個練家子。

「飛揚，來得好——」呂望連隨給雲飛揚介紹，「快過來見見北鎭撫陸璣陸大人。」

待雲飛揚施過禮，呂望又說道：「陸大人統領大內錦衣侍衞，當年憑子母金環打遍大江南北，乃天下第一高手。」

「呂兄又來說笑了，」陸璣淡然笑一笑：「這位公子是……」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外孫。」

「哦——」陸璣似乎不大感興趣。

雲飛揚也沒有興趣留下，與呂望問過安，便自退出。

呂望這才又轉回話題。「陸兄這一次出來，是必又身負重任。」

「若非如此，我們這兩個老朋友，也不知道待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一聚。」

「只是陸兄又要辛苦了。」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有時小弟實在很想學學呂兄急流勇退，安享餘年。」

「這要很大的决心。」呂望笑捋着鬍子。「以我看，陸兄對於目前的生活，還是很眷戀。」

陸璣打了兩個哈哈，沒有回答。

呂望接問道：「陸兄這一次……」

「不瞞呂兄，是前往接應尼泊刺的使者，順道了斷一件案子。」

呂望沉吟着道：「要到你親自接應，這一次尼泊刺進貢我朝的必定是罕有的異寶奇珍。」

「那是一朶雪蓮，據說生長在絕壑之下，千年玄冰之中，千載難逢，爲了採摘這雪蓮，已斷送了近百條人命。」

「這冰山雪蓮，到底有什麼功效？」

「一般人吃了延年益壽，百病不侵，練武的人吃了却是立增數十年功力，所以消息傳出，黑白兩道的武林中人不少都蠢蠢欲動，意圖攔途截刧。」

「那就難怪要陸兄親自走這一趟了。」呂望語重心長的。「陸兄在路上千萬要小心。」

陸璣笑笑道：「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呂兄難道還不清楚。」

「陸兄做事一向都深思熟慮，很少出漏子，只是那些江湖人，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

「呂兄這番話，小弟一定會穩記在心中。」

呂望又沉吟了一會，道：「至於那一件案子？」

陸璣又笑笑。「呂兄是聰明人，應該想到是那一件的了。」

「不出我所料。」呂望輕歎一聲。「程立那兒果然事發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陸兄與他交情深厚，這件事偏又落在陸兄手上……」呂望一再慨歎。

「王命難違。」陸璣亦自歎息。

「程立據說亦有一身不錯的武功。」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我比呂兄更清楚。」陸璣笑得有些苦澀。

呂望沉默了下去。

× × ×

程立與陸璣差不多年紀，相貌比陸璣却還要威嚴，對於陸璣的來意，他一些也不知道，也沒有提防。

陸璣亦只是帶來四個下屬。

兩人在大堂分賓主坐下，都是一臉笑容，寒暄一番，陸璣仍然沒有透露來意。

程立也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只道陸璣是因公外出，路過到訪，他已經退職九月，談到在任時的種種威風，不禁唏噓，對於陸璣，却是旣羡且妒。

「聽說陸兄這半年以來屢建奇功，連升三級，實在是可喜可賀。」程立這句話

，更就是酸溜溜的。

「若不是程兄退隱，相信還沒有小弟立足的地方。」陸璣說得倒謙虛。

程立更感慨，歎息道：「陸兄言重了，小弟對當年大家在一起擧酒狂歌的生活，倒是懷念得很。」

「哦？」陸璣笑一笑。

程立笑接道：「難得今日陸兄大駕光臨，大家何不痛痛快快的一醉？」

陸璣微笑道：「好，就讓小弟先辦妥正事。」

程立一怔，陸璣正色道：「聖上有密旨，要我讀與程兄。」

語聲一落，霍地站起身子，「獵」地一抖披風，振聲道：「程立接旨。」

程立愕然，但立即跪下，應道：「微臣接旨。」

左右四個錦衣衞迅速上前，其中一個，雙手捧着一個錦盒子，聖旨却不是放在這個錦盒之內，乃放在陸璣懷中。

陸璣取出聖旨，朗聲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前侍衞副總管程立，勾結吳俊等人，陰謀造反，查實有據，念侍朕多年，數度護駕有功，罪不及妻孥，今賜鶴頂紅一盅，自行了斷，欽此。」

程立一面聽臉色一變再變，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陸璣神色泰然，讀罷將聖旨放下，手下「拍」的連隨將盒子揭開，送到程立的面前。

程立面色蒼白，一長身，倒退半步，厲聲道：「沒有這麼容易。」

「大胆叛徒，敢違聖旨。」左右兩個錦衣衞迅速上前，出手便將程立按住。

程立再退一步，雙臂一甩，卸下外罩長衫，連出四招，將那兩個錦衣衞迫退，陸璣也就在這個時候欺身而入，直入程立空門，雙拳直擊程立胸膛。

程立再退，後背巳撞在照壁上，身形一凝，雙手急忙招架。

陸璣顯然將程立每個動作都計算在內，雙拳刹那化爲掌，一拍再一抓，正好抓住了程立雙腕，接一抖，一陣令人牙酸的骨碎聲响，竟就將程立的雙腕硬硬捏碎。

程立面色慘變，慘呼未盡，陸璣雙手巳毒蛇一樣沿臂而上，接將程立雙臂的關節捏斷，左掌接往程立的右肩一拍，程立不由自主跪倒地上。

「陸璣，你好毒！」程立這四個字出去，巳被陸璣的左手捏住嘴巴，陸璣右手一伸，正好將那個錦衣衞送上的那盅鶴頂紅按下，反手再用力，程立的頭不由自主往後一仰，陸璣立即將毒酒傾入程立的嘴裏。

程立想吐，却被陸璣左手扣在喉嚨之上，不由自主的將那盅毒酒嚥下。

陸璣這才將手鬆開，倒退回原位，從容坐下。

程立掙扎站起身子，面如土色，瞪着陸璣，便待痛罵，那知咽喉嘴舌巳經完全痲木，一個字都罵不出來，霍地又倒下，臉龐腫眼發紫，七竅流血。

兩旁侍候的家丁俱都面無人色，驚恐欲絕，陸璣却像是完全沒有這件事發生過一樣。

這個人亦眞的可謂心狠手辣的了。

× × ×

「子母金環」陸璣一行五人的行踪，盡在無敵門的監視之下，陸璣得到的消息乃是事實，尼泊刺進貢的冰山雪蓮，巳經引起江湖黑白兩道的注意。

以無敵門消息的靈通，又怎會不知道這件事，他們甚至巳查出，陸璣的奉旨前往接應，也所以從旁加以監視，藉此弄清楚尼泊刺使者進京的正確路綫，好得攔途截刦。

他們當然不敢正面與官府衝突，一切行動都非常小心。

負責搜集傳遞消息的就是獨孤鳳。

陸璣才離開程家，無敵門的探子便巳將消息迅速送到當地分舵。

「陸璣到程家並非邀請程立前往保護貢品，乃是奉旨將程立毒殺！」

「毒殺程立？」獨孤鳳也不由大感錯愕。

「現在程家上下亂成一片，不少婢僕紛紛逃命。」

「畢竟是沒有見識，陸璣若非只是奉旨毒殺程立一人，那有他們逃命的餘地。」獨孤鳳轉問。「呂望那邊怎樣了，陸璣找他到底又爲了什麼？」

「根據可靠的消息，陸璣與呂望在內堂密議的時候，只有一個人進過去，那是呂望一個老朋友的外孫，姓雲！」

獨孤鳳脫口問道：「叫什麼？」

「這個倒不清楚。」

「會不會武功？」獨孤鳳追問。

「是一個文弱書生。」

獨孤鳳吁了一口氣，沉吟道：「你們設法把他抓回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聽說是姓雲，她自然就想到雲飛揚，一問之下，却又不像。

從他們所得到的有關雲飛揚的資料看來，亦沒有提及雲飛揚有呂望這個親戚。

兩人完全就是兩類人，似乎不可能拉上任何關係。

——天下間姓雲的並非只得雲飛揚一個，獨孤鳳不禁苦笑。

她當然想不到天下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合，那個姓雲的文弱書生就是雲飛揚。

× × ×

雲飛揚雖然足不出戶，無敵門的人要混進呂家莊却是易如反掌，要將這樣的一個文弱書生送出來，亦是很簡單。

雲飛揚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派出抓他的無敵門弟子並不認識他，而他們當然換過一身裝束，所以雲飛揚亦瞧不出，一直至被送到無敵門的分舵，雲飛揚才知道抓他的是什麼人。

他只道獨孤無敵食言，立心要置他死地，找到了呂家，方待破口大罵，巳經被推倒在堂下！

獨孤鳳高坐在堂上，看着雲飛揚元寶一樣滾進來，就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你們要怎樣？」雲飛揚掙扎着爬起來。

獨孤鳳一聽這聲音，渾身就是一震，脫口一聲：「小揚！」

雲飛揚當塲怔住。

四目交投，獨孤鳳立即扳起臉龐，雲飛揚同時發出了一聲冷笑。「原來是獨孤小姐！」一頓，又一聲冷笑，「我早就想

到你們絕不會罷休的，要剁要殺，即管下手！」

「雲飛揚，你眞的不怕死，」獨孤鳳這句話出口，在塲的無敵門弟子無不大感詫異，去抓人的那幾個更就傻了臉，他們怎也想不到抓回來的竟然就是曾經入總壇，被獨孤無敵擊傷的那個雲飛揚。

「哼一聲就不是好漢！」雲飛揚挺起了胸膛。

獨孤鳳一揚眉，站起身子，緩步走下，突然揮手。「你們都出去！」

這些無敵門的弟子不敢違命，慌忙退下。

獨孤鳳繞着雲飛揚踱了一圈，冷笑。「你是好漢——」

雲飛揚仰眼望去，獨孤鳳接道：「你瞧不起無敵門的人？」

雲飛揚「嘿嘿」兩聲。

獨孤鳳在雲飛揚面前停下，盯着雲飛揚。「莫忘了，你也曾是無敵門的人。」一頓厲聲道：「你若是好漢，就不會千方百計，利用我混進無敵門，我們無敵門的人，還不至於利用別人的感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雲飛揚被罵得呆住在那裏。

「你說，爲什麼不說話！」

「我……」雲飛揚神情尷尬，但嘴巴仍硬。「我可沒有害過你。」

「是不是要我家散人亡才算？」

雲飛揚搖搖頭。「不錯，我是欺騙過你，但兩次出手救你，的確是出於一片眞心，並沒有……」

「少廢話，我問你，你混入無敵門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獨孤鳳喝問。

「找一個人。」

「誰？」獨孤鳳喝道。

「現在我還不能說。」

「到底是誰？」

「若是能够說，在你爹面前，我早就說了。」

「你說謊！」獨孤鳳漲紅着臉，手握在刀柄上。

「信不信由你，我說的都是眞話。」

雲飛揚歎息一聲。「你要殺我儘管殺。」

獨孤鳳並沒有拔刀，欲言又止，雲飛揚呆望着獨孤鳳，亦沉默下去。

好一會，獨孤鳳才道：「你救了我兩次，我這就殺你，準說我忘恩負義！」重重的一頓。「這一次，我讓你離開，以後我們就兩不相欠。」

雲飛揚苦笑，獨孤鳳的語氣不覺巳軟下。「是了，你怎會在呂望家中？」

「我是傷重昏倒在呂家門外，若不是呂老爺相救，只怕早巳死在街頭。」

「怎麼說你是他的一個老朋友的外孫呢？」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的外公以前是吏部侍郎，與呂老爺原來是很要好的朋友。」

「這麼巧？」

雲飛揚苦笑。「你們無敵門也眞的是消息靈通。」

「我們派人到呂家抓你這個雲公子出來，目的是要打聽一件事，天知道竟然會抓住你。」

雲飛揚奇怪的問道：「你們要打聽什麼？」

「子母金環陸璣到呂家的目的。」

「他祇是要與呂老爺聚聚舊。」雲飛揚又問。「你們與子母金環陸璣有仇？」

「這件事說來你也不明白，你還是不要多管的好。」獨孤鳳目光一轉。「我送你回去。」

「你不相信我，要當面去問清楚呂老爺？」

「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聰明？」獨孤鳳又瞪了雲飛揚一眼。「一會我旁敲側擊，你少管閒事！」

雲飛揚傻裏傻氣的點點頭，在獨孤鳳面前，他有時就像一個傻瓜也似，完全沒有了主意。

× × ×

獨孤鳳離開呂家的時候，巳經接近黃昏，雲飛揚送出門外。

「你現在應該知道，我沒有說謊的了。」雲飛揚喋喋不休。

「誰叫你這之前老是對我說謊。」獨孤鳳話是這樣說，語氣並沒有絲毫的怒意。「呂老爺是一個老好人，你莫要動他的壞主意才好。」

「怎會？」雲飛揚苦笑。

一個無敵門的弟子即時飛快奔來，在獨孤鳳面前停下，滾鞍拜倒。「門主有令，請小姐立即趕回總壇，有事共商。」

「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獨孤鳳跟着就沉吟起來。

待那個弟子去遠，獨孤鳳有點歉疚的望着雲飛揚，道：「你就在呂家好好休養，那邊事了，我……我會再來探望你。」

雲飛揚無言點頭，沒有追問是什麼事情，因爲他並沒有忘記一身武功巳盡喪，江湖上巳再沒有他立足的份兒。

龍爭虎鬥

黃昏，五日後的黃昏。

百三十六騎擁着二輛大馬車，來到了荒僻的山路上，子母金環陸璣與四個心腹下屬巳等在那裏。

馬車內的就是來自尼泊刺的使者，那百三十六騎有二十四騎是尼泊刺的武士，一色黑甲，腰掛彎刀，其餘的都是邊關護送下來的軍兵，由守備婁忠率領。

看見子母金環陸璣，婁忠才放下心來，急忙上前。「陸大人久候了。」

「方到——」陸璣滾鞍下馬，婁忠慌忙在前引接。

兩人邊走邊說，走向馬車。

車廂門開處，兩個尼泊刺的使臣先後下來，衣飾固奇特，相貌也明顯的不同，年紀較大的一個，緊抱着一個錦盒，惟恐一離身，便會有什麼失閃似的。

陸璣忙施禮。「大明錦衣衞統領，北鎭撫陸璣，恭迎尼泊刺使臣。」

「有勞陸大人。」使臣忙回禮。「聽說陸大人乃是天朝大內一高手，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的是漢語，雖然不大正確，但亦不難聽得懂。

這無疑是客套話，却也受用得很，陸璣忙應道：「貴使過奬了。」

「本使身負重任，只希望能够早一日

抵達京師，現在既已入中土，想必就非常安全，無須再繞路走了。」

「當然。」陸璣的面上掛着笑容，說得也很肯定，却接道：「過了這條路，甚至婁大人他們也可以回去。」

「這條路不好走？」

「不大好。」

「那要走多久。」

「五天——」陸璣始終一臉笑容，那兩個尼泊刺使臣却就笑不出來了。

「不過貴使儘管放心，一路上我們已經作好了安排。」陸璣補充道。

「希望如此。」

「爲了方便照應，下官斗胆請兩位同乘一輛馬車。」

「這也好，我們路上也可以隨時聊聊。」那兩個使臣倒也沒有什麼架子，顯得很隨和。

「那今夜我們就在這裏紮營，明天一早再出發。」

「就在這裏？」

「沒有比這裏更好的了。」陸璣話中似有話，隨即着令婁忠吩咐下屬紮營生火燒飯。

婁忠打點好一切，走到陸璣身旁，忍不住道：「大人莫非在路上發現什麼？」

陸璣笑笑。「不必担心，他們暫時還不敢動手。」

「他們？」

「那些打雪蓮主意的人。」

「還在等什麼？」

「等一個適當的機會，等一個適合的地方。」

× × ×

這的確不是一個適合的地方，所以，無敵門的人只是遙遠的在遠山上監視。

他們來了很多人，獨孤鳳，公孫弘，千面佛，九尾狐，還有外五堂的兩個堂主都來了，就是不見獨孤無敵。

無敵雖然不在，却有命令交代下來，所以急躁如公孫弘，亦只有呆候在那兒。

「依我說，最好就乘他們人疲馬倦，賁夜來一次偷襲，說不定……」這已是公孫弘第三次說這種話，獨孤鳳終於忍不住冷截道：「盡在說有什麼用？」

公孫弘看看獨孤鳳，閉上嘴巴。

千面佛在一旁笑道：「門主不讓我們在這兒採取行動，當然有不適宜行動的地方。」

公孫弘摸着下巴，冷笑。「一個子母金環有什麼了不起？」

千面佛道：「他貴爲大內錦衣衞統領，武功當然有過人的地方，不過單就這個人，還不難應付，問題在除了我們之外，覬覦那冰山雪蓮的還有黑白雙魔兩個老怪物，我們若是就這樣與陸璣一夥衝突起來，他們一定會乘機混水摸魚。」

九尾狐疑惑的道：「黑白雙魔這次來中原，肯定是爲了那顆冰山雪蓮？」

千面佛道：「根據探子的消息，他們也是向這邊走來，若非爲了雪蓮，又爲什麼？」

「可不知到了沒有？」

× × ×

黑白雙魔早就已到了，就在無敵門一衆結集的地方不遠，無敵門的行動一直在他們監視之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越看就越開心，只待無敵門一採取行動，就看準機會，刼奪那兩個尼泊刺的使者。

管中流依貝莎當然也在，一路上，黑白雙魔雖然要賴管中流指引，嘴巴可沒有跟管中流客氣。

管中流逆來順受，經過幾次的挫折，他已經學會忍耐，也變得陰沉。

一任黑白雙魔說話怎樣尖酸刻薄，他都沒有動氣，一路侍候黑白雙魔的起居。

依貝莎看在眼內，實在不忍，很多時都帮着管中流說話。

兩人的感情也就越來越好了。

× × ×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之後却還有一個獵人，那是黑白雙魔怎也想不到的事情。

距離他們不遠的另一座高山之上，等候着另一夥人，爲首是天帝，此外風雨雷電，無面人，甚至傅香君也來了。

他們是從無敵門蔡華陀那兒得來的消息。

天帝一心要借助雪蓮衝破生死玄關，雨認爲雪蓮可以令她青春常駐，能够增長內力的藥物風雷電一向都很感興趣，至於傅香君，對雪蓮的效用却是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興趣也就更大，却是沒有想到據爲己有，只希望到手之後，能够配成若干藥物，濟世救人。

她沒有隱瞞自己的意圖，那番救人的話一出口，却惹來衆人的嘲笑。

他們本來就是兩種人。

逍遙谷高手盡出，對於冰山雪蓮不用說就是志在必得。

× × ×

陸璣雖然發現有人在左右窺伺，却是怎也想不到來人的勢力非獨幾倍於他們，而且都是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

任何一撥先動手，他們縱然能够保得住雪蓮，亦難免傷亡慘重，再也經不起第二次的襲擊。

他不錯出身江湖，但久處禁宮，對於江湖上的事情已沒有當年那麼熟悉，況且自恃武功高强，一般江湖人，實還不放在他的眼內。這才是他的致命傷。

逍遙谷是絕不會先出手的了，黑白雙魔一心坐待漁人之利，當先採取行動的應該就是無敵門。

唯天爲大，如日方中，以無敵門目前的勢力，的確已無須避忌什麼。

× × ×

第二天一早，車馬便出發，四個錦衣衞帶着二十個騎馬的軍兵在前面開路，其他的軍兵則簇擁着二輛馬車隨後跟來。

陸璣改坐在其中一輛馬車之內。

那二輛馬車一個模樣，隨來護送的尼泊刺軍兵又是分成兩列，走在二輛馬車的左右，只看馬車外表，要分出那兩個使者坐在那一輛馬車之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是陸璣的一點小心思。

× × ×

午後，隊伍走在樹林當中的道路上。

道路蜿蜒，兩旁樹林濃密，彷彿無盡，這種環境，正是最理想的襲擊環境，不

用陸璣吩咐，所有人已知道小心戒備。

道路只能容馬車駛過，那些護在兩旁的尼泊刺軍兵不能不轉走在兩輛馬車的前後。

軍兵方調動，左邊樹林「籟」一聲，一個黑衣人閃電一樣射出，直射向當先那輛馬車的車廂。

他的身形有如標槍也似直，也就像被人當做標槍也似擲出來，從左窗射入，右窗穿出，「嘩啦啦」珠簾飛散聲中，射入右邊林子內，手中已多了一個錦盒，正是放載雪蓮的那一個。

那兩個尼伯刺的使者驚呼着從車廂探頭出來，無不是一臉驚惶之色。

護送軍兵亦騷動起來。

× × ×

黑衣人的輕功實在不錯，沒有這不錯的輕功，也不能够這樣輕易地將錦盒取到手。

他射入林中，身形着地，立即往上拔起來，也就在那刹那，枝葉一分，陸璣從中竄出，迎面就是一掌。

黑衣人意料之外，驚呼未絕，一張臉已被陸璣擊碎，往下倒瀉，那身形還未着地，錦盒已落在陸璣手中。

陸璣連看也不再看一眼，轉往林外走去，軍兵這時候才湧進來，看在眼內，一聲歡呼。

陸璣淡然一笑，走到車廂前面，將錦盒交還那兩個尼泊刺使者。

「陸大人果然武功高强……」兩個使者讚不絕口，一個接問道：「不知那是什麼人，這麼大的胆子？」

「鄂北冲霄雁，是一個獨行大盜。」

「連鄂北的强盜也來了？」

「本不該來的。」陸璣冷笑。「他應該知道，這不是他動得了的東西，來了就回去不了。」

「不自量力，該死。」

「實在該死！」陸璣左手突然一揚，巴掌大小一枚金環飛出，射向旁邊一株大樹的樹上！

金光閃逝，一聲悶哼，從樹上响起，一個青衣女人從樹上飛墮下來，那枚金環竟就嵌在她的咽喉內！

衆人齊皆目定口呆，陸璣却若無其事的道：「冲霄雁三年前娶了青影子，夫婦二人出雙共對，做案當然也不會例外。」

他非獨知道這些人的來歷，耳目的敏銳尤其驚人，心狠手更辣。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也難怪無敵門黑白雙魔都避忌三分。

× × ×

車馬繼續起程，當日黃昏，到了陽泉縣。

縣官李守一早巳接到命令，日夜趕工建成了一個密室，來存放貢品。

他是出於一番好意，而且這樣做，非獨可以奉承，還可以表示他這個縣官也是一個人才。

可惜找來的工匠却是排教中人，那排教的教主邱明又怎肯錯過這個機會，吩咐安置了翻板，那邊陸璣才將錦盒放下走出密室，翻板立即將錦盒翻進地道內，陸璣雖然立即發覺不妥，趕返密室，劍插石縫，殺了一個正欲將翻板弄回原位的排教好手，錦盒已經由接應的人迅速從地道送出去。

陸璣並沒有追趕，也不能够追下去，地道那片刻已經倒塌。

他將那具屍體弄上來，從死者身上的火印已知道死者的身份，立即下令調動陽泉縣城的所有軍兵，賁夜襲擊排教的根據地。

在那裏出入的排教二百多個弟子無一倖免，所有房屋被夷爲平地。

教主邱明却已經遠在大江之上，接過教徒獻上的錦盒，才打開，那個錦盒就爆炸！

錦盒內載的並非冰山雪蓮，是火藥。

邱明一直都不怎樣將陸璣放在眼內，到他發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的時候，已死在火藥下粉身碎骨。

陸璣放在那個錦盒之內的，是關外霹靂堂精製的火藥，開關機括擦擊火石引起爆炸，在事前，他却沒有將這個計劃對任何人透露。

這個人非獨武功高强，心狠手辣，而且還攻於心計。

× × ×

車馬在第二天接近中午才繼續上路。

一路上異常平靜，兩個時辰之後已到了天星峽。

兩面是高山，道路從中穿過，從地形看來，是一個適合埋伏的地方，十二個一組的軍兵率先奔進去。

路上並沒有人跡，兩旁也沒有異樣，十二騎平安奔過了天星峽後，六騎立即折回。

看到這六騎平安無事折回，車馬才前進，他們當然看不到，留在天星峽出口的那六騎這時候已經變成死人，無一倖免。

殺他們的是無敵門的十二個殺手，突然從地洞中冒出來，以最迅速而有效的辦法，將那六個軍兵刺殺刀下。

那六個軍兵呼叫也沒有一聲，他的身手本來就不怎樣好，碰上久經訓練的殺手，又是以二對一，如何保得住性命。

這時候隊伍已到了峽道中，霹靂聲突响，前後巨石紛紛從山上滾下，堵住了兩邊的去路，無敵門的弟子紛紛從山上隱蔽處現身，亂箭射下。

箭如飛蝗，峽道上又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那些軍兵片刻傷亡大半，馬嘶聲，慘叫聲此起彼落。

無敵門的弟子隨即取出兵器，殺奔山下，九尾狐千面佛搶在前面，鞭擊杖劈，擋者披靡。

獨孤鳳公孫弘也不慢，帶着四個舵主直奔毒金環所坐的那輛馬車。那四個舵主雙手各捧一個鐵盒，分開四個方向，將馬車圍住！

馬已經倒斃箭下，車並未翻側，車廂刹那片片碎裂，子母金環陸璣冲天而起！

公孫弘即時一聲：「射！」

那四個舵主應聲一按鐵盒兩側，盒蓋彈開，無數藍汪汪的毒針從盒中射出。

陸璣刹那彷彿被裹在一道藍光閃閃的大網中，他驚呼未絕，整個身子已蝦米一樣弓起，凌空直墮下來，金環亦脫手，混身上下插滿了那種藍汪汪的毒針！

他嘶聲慘叫，貼地打了幾個滾，終於

僵直在地上，皮膚已變成紫色腫脹起來。

公孫弘看在眼內，冷笑道：「看你子母金環厲害，還是七巧童子的天滅地絕搜魂神針厲害。」

七巧童子一生研究機關消息，天滅地絕搜魂神針更就是他的代表作，據說他就爲了設計這種暗器，一夜頭白，化了差不多十年，才造成七盒天滅地絕搜魂神針，用了一盒，將他的仇敵射殺針下，終於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他死後，其餘那六盒神針便不知所在，雖然黑道中人不少重金搜購，但却無人能夠提供消息。

想不到却是落在獨孤無敵手中。

那天滅地絕搜魂神針全用機簧發射，一發就是七七四百九十支。

四盒齊發，出其不意，子母金環陸璣武功怎樣高强亦難倖免。

同一時，千面佛已一杖將另一輛馬車的車廂擊碎。

一個尼泊刺使者手抱錦盒瑟縮在車廂的一角，面無人色。

九尾狐長鞭一揮，便將那個錦盒纏住，再一拉，錦盒便飛上半天！

那個尼泊刺使者雙手亂搖，一個字也未說出，已被千面佛一禪杖擊殺！

錦盒凌空正好落向九尾狐，他伸手方待接下，眼前白影一閃，那個錦盒已不知所踪。

「誰！」九尾狐霍地轉身，就看見了一白一黑兩個人！

黑白雙魔，錦盒也就托在白摩勒的手中，兩人一臉嘲弄之色！

千面佛獨孤鳳公孫弘迅速奔了過來，將黑白雙魔困在當中，獨孤鳳刀一指，嬌叱道：「什麼人？」

「是黑白雙魔！」九尾狐一步倒退。

獨孤鳳冷笑道：「管他是黑白還是白黑，今日不將冰山雪蓮放下，休想離開這裏！」

千面佛一看自己這邊人多，心胆大壯，洪聲道：「不錯！」

其餘無敵門弟子飛快圍了上來，那些軍兵這時候已無一倖免。

黑摩勒目光一掃，冷笑道：「無敵門的人就只懂得以衆凌寡？」

「少廢話！」公孫弘一掄日月輪，便待殺上去，其餘人亦準備衝殺上前。

「住手！」一聲暴喝，即時劃空傳過來。

聲落人落，獨孤無敵飛鳥一樣凌空落下，龍頭杖一橫，笑顧黑白雙魔。「兩位成名多年，這樣欺負晚輩，也不見得是一件光采的事情！」

白摩勒「哦」的一聲：「獨孤幫主也來了。」

「來得總算是時候。」無敵龍頭杖往地上一插。「就這樣要兩位將錦盒放下離開，兩位當然不會答應。」

「我們正要領教幫主的高招！」白摩勒語氣冷傲。

無敵笑笑道：「聽說兩位無論對付什麼人，都是一起上！」

「這是事實，所以幫主莫要說我們兄弟以二對一。」

「兩位若是敗在我手下？」

「雪蓮當然歸無敵門，否則……」

「無敵門也會恭送兩位。」

「無信不足以服人，獨孤幫主一言九鼎，就這樣決定的了。」白摩勒隨即將錦盒往地上一放，身形一動，掠了出去。

黑摩勒身形絕不在白摩勒之下，可是無敵的身形更快，雙魔身形未定，無敵已悍然立在他們面前。

「獨孤幫主好一身輕功！」黑摩勒倒是由心讚出來，白摩勒接道：「不知龍頭杖又如何？」

語聲一落，兩人的手中已各自多了一柄狹長的細刀，劃起兩道寒光，左右斬向無敵！

無敵龍頭杖盤旋，連接雙刀七十二斬，風車般疾轉起來，雙魔細刀立被封在外門！

雙魔相顧一眼，身形突變，繞着無敵飛快的轉動，無敵看在眼內，打了一個哈哈，身形突然一頓，雙魔的身形同時亦一頓，接一長，雙刀飛射！

他們快，無敵更加快，龍頭杖一劃一翻，「錚錚」的竟就將雙刀鎖在龍口內。

他大喝一聲，雙手接一振，「呼」的將那支龍頭杖拋上了半天！

雙魔只覺一股奇烈的內力從劍上透來，五指不由被震得一鬆，劍立即脫手，兩人的反應敏銳之極，左右欺上，齊出右掌，擊向無敵！

掌未到，寒風已砭人肌骨，那兩隻手掌刹那竟有如死魚肉一樣，而且冒出一絲絲白氣！

無敵身形不動，雙掌陡出，「叭叭」的兩聲，正迎向擊來的雙掌。

四隻手掌立即緊黏在一起，無敵猛一聲暴喝，身形風車般旋轉起來，雙魔的身形同時被牽動，竟被帶得雙腳離地，凌空飛旋！

無敵的雙手越來越紅，雙魔的手却越來越白，身形過處，砂石激飛，無敵腳下的泥土一連四下飛旋，硬硬被他旋出了尺許深一個地洞來！

他再一聲暴喝，雙掌一吞一吐，霹靂一聲，雙魔倒飛了出去！

一飛丈外，雙魔凌空一個翻滾，落在地上，一張臉難看到極點。

無敵亦從地洞裏拔起來，雙掌「霍霍」的虛擺幾式，才立定，這一立，又是淵停嶽峙，氣勢萬千。

所有無敵門弟子轟然發出了一聲歡呼，獨孤鳳左右上前，分別將錦盒龍頭杖送上。

無敵帶笑右手接過龍杖，左手才將錦盒接下，面色陡然一沉。也不將錦盒打開，突然道：「給你們！」將錦盒拋出。

黑白雙魔已準備離開，聽說一怔，白摩勒探手將錦盒接下，不由自主的急急打開來。

錦盒內載的是一大一小兩枚金環，綫香一樣粗幼，小的如指環，大的亦不過巴掌一般。

獨孤無敵隨即伸手向獨孤鳳。「把刀給我！」

獨孤鳳奇怪的將刀遞給無敵，所有人的目光亦是落在無敵面上。

無敵緩步走到陸璣的屍體前，陸璣的肌膚已因毒發變紫，面色却沒有變化，無

敵一聲冷笑，長刀急落，寒光一閃，陸璣的臉龐齊中被刀劃開，沒有血，這臉龐之後還有一張臉龐，赫然是屬於他帶來的四個錦衣衛之一所有。

衆人看在眼內，不由都傻了臉。

無敵將刀還給獨孤鳳，冷笑道：「錦盒是假的，人也是，眞的當然已暗中由第二條路高飛遠去！」目光轉落在黑白雙魔面上。「兩位也是老江湖了，雪蓮生於極寒之地，這個錦盒到手却是一絲陰寒之氣也沒有，那應該就知道其中有詐，還要拚下去，若是因此有什麼失閃，恐怕難免江湖朋友笑話。」

黑白雙魔老臉一紅，一齊悶哼一聲，反手將錦盒擲倒地上，轉身就走，衆人方待追趕，却給無敵揮手止住。

「算了——」無敵目光轉向那兩枚從錦盒中彈出，猶在地上打轉的金環，又一聲冷笑。「好，子母金環總算還沒有令我失望！」

× × ×

子母金環這時候正與兩個錦衣衛護着那兩個尼泊刺的使者，走在山道上。

一個使者終於忍不住讚歎一聲：「陸大人智勇雙全，不愧是大內第一高手。」

另一個使者接道：「那些賊人若是發覺中計，相信也要說一個服字。」

陸璣淡然一笑。「無論他們說什麼，我們都不會聽得到的了。」

「我們不是約好了在前面會合？」

「刦奪貢品，罪誅九族，那些雖然是亡命之徒，亦不敢公然與官府作對，所以他們除非不動手，否則一定不留活口，斬盡殺絕！」

兩個使者的面色不由蒼白起來。

六騎快馬即時從前面密林衝出來，使者又吃一驚，陸璣却完全不爲所動，笑笑道：「那是我們約好在這裏接應的人。」

六騎快馬迅速奔至，當先是一個紅衣喇嘛，其後一個背插雙戟的黃衣中年人，最後是六個錦衣衛。

「密宗高手，一等侍衛，天龍上人。二等侍衛七傷戟朱培！」陸璣介紹過紅衣喇嘛與黃衣人，接對兩人道：「好，你們兩人來得正是時候！」

× × ×

陸璣說好，遠山上監視的人却暗呼不妙，那是風，他隨即一陣風的掠回，天帝傅香君雨電雷正從後面趕上，一見風這神態，已猜到了幾分。

「是不是有人接應？」天帝劈頭第一句就這樣問。

風點頭，天帝笑接道：「陸璣這個人果然不簡單，每一個步驟都已先行安排妥當。」

「大爺推測到陸璣必會暗中由這條路離開，當然也考慮到他早已安排了在此接應。」

「意料之中。」天帝仍然一面笑容。

「那我們應該如何是好？」

「追下去——」天帝輕捋着鬍子。「總有機會的。」

× × ×

這一追，便追到了呂望的私邸。

陸璣並不想留下，可是那兩個使者之一，却水土不服，突然病起來。

那附近，陸璣信賴的，就祗有呂望一人。

聽說隨來的是外邦使者，呂望更不敢怠慢，忙着雲飛揚去請大夫到來診治。

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回春堂的王大夫，呂望却是怎也想不到，回春堂竟然是逍遙谷的暗卡。

留在呂家門外監視的無面人與司馬峯看見雲飛揚從呂家走出來，亦大吃一驚。

無面人一面着司馬峯回去報告，一面追踪雲飛揚，追到回春堂，看見雲飛揚進去，不由得大吃一驚。

司馬峯這時候亦已從後門回來，在後院等消息的風雨雷電與天帝一聽這消息，無不大感詫異，方待出去，無面人已翻過高牆來稟告，雲飛揚已進了店子。

風雨雷電全都緊張起來，電便要出去再刺雲飛揚一劍，但天帝却反而叫各人放心。

他是看準了雲飛揚絕不會是因爲發現了回春堂的秘密到來，而沒有忘記從無敵門傳來的那個雲飛揚在獨孤無敵手下武功盡失的消息。

不過，他並沒有反對衆人出去一看究竟。

雲飛揚這時候已經準備離開，王大夫並不在店內，一兩個時辰之內也未必會回來，所以他只有將話留下，請王大夫回來之後立即到一趟呂家。

他轉身舉步，就遇着傅香君從外面回來。

兩人四目交投，當場呆住。

× × ×

「是你？」傅香君第一個開口，雲飛揚回答的亦是相同的一句話。

他們實在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上。

「你怎會在這裏？」傅香君很奇怪。

「我是來找王大夫看病的。你呢？」

傅香君想想才道：「我是跟王大夫學醫。」

這也是事實，不過是多年前的事情，她打量着雲飛揚，接道：「你的臉色不大好，是你有病？」

雲飛揚搖頭，傅香君恍然道：「那是你家裏的人？你不是說過，沒有家？」

「我現在寄居在一位長輩的家中。」

「王大夫出外看病，也許我可以帮你忙？」

雲飛揚笑着問：「你還是到處學醫煉藥？」

傅香君頷首，雲飛揚接道：「那醫術當然更好的了。」

「你的武功呢，有沒有丟下？」

雲飛揚輕歎一聲：「我……我的武功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傅香君大吃一驚。「怎會這樣的？」

「這說來話長。」雲飛揚苦笑一下。「簡單說，我是敗在敵人的掌下，被擊成重傷以至內功盡散。」

「那一定是一個壞人。」傅香君歎了口氣。「這年頭，做一個好人總是吃虧。」一頓，目光一轉，道：「我們到那邊的小酒家坐下，好好的談一談。」

雲飛揚點點頭，他鄉遇故知，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進入造化城中，一心想見造化城主，首先他受到湯蘭的阻擋，俞秀凡運用他的機智以及武功不但把湯蘭制服，同時使她改變立場，背叛造化城主，在湯蘭和花花妃子兩人協助下，俞秀凡通過幾重險關，來到造化城最後一關，但城主未見現身，只是由石壁傳來聲音，於是俞秀凡公開聲言要和城主決鬥，城主却認爲當今武林只有艾九靈才可以和他打上幾招，並答應派出三名高手和俞秀凡動手，俞秀凡若能打贏，則造化城主才親自和他一搏。

蓄勢迎强敵　勇戰不回頭

俞秀凡一劍得手，並未再乘勢擊出，反而向後退了五步，緩緩說道：「閣下！斷去一臂，應該是輸了。」

白衣人望着斷臂上湧出的鮮血，迅速用左手在穴道上點了三指。

向外湧出的鮮血，突然間停了下來。

白衣人望望地下的斷臂，忽然間撕下了身上一片衣服，把傷臂包了起來。

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這一生中第一次挫敗，而且，一敗之下，就斷了一條右臂，此生此世，我再也不能用劍了。」

俞秀凡道：「閣下可以練左手劍法。」

白衣人道：「左手劍法，談何容易。二十年也未必能練得成功。」

俞秀凡道：「閣下一生中，殺了不少人，在你劍下送命的人，不知多少人了。」

白衣人道：「這是報應了。」

俞秀凡說道：「在下不敢如此說。不過，我覺得，動手拚搏之間，難免要有所傷亡了，在下如是中了閣下一劍，只怕也早已粉身碎骨了。」

白衣人點點頭，未再答話，轉身快步而去了。

俞秀凡望着那白衣人的背影，心中感慨萬千。

忖道：如若此人，憑仗一身武功，行俠江湖，必然是一位名頭響亮的大俠。

只可惜，他投入了造化城中。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好一場慘烈的搏殺。小妹在江湖上走了數十年，還未見過這樣慘烈的搏殺。」

俞秀凡嘆息一聲，道：「我們才過了這一關，還有三關，經過這一戰之後，在下也覺得這些難關，很難渡過。」

湯蘭道：「俞少俠沒有致勝的信心了？」

俞秀凡道：「照常情而論，應該是一關比一關難過。在下是否有能力連渡三關，頗成問題。」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就算是你能連過三關，但你也戰至筋疲力竭，再應付造化城主，那自然是更吃力了。」

俞秀凡道：「唉，造化城中，果然是人才濟濟。」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聽小妹一句話如何？」

俞秀凡道：「姑娘請吩咐！」

湯蘭道：「小妹之意，咱們用不着和造化城主講什麼信用。」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湯蘭接道：「小妹的想法是，咱們不用再履行這個諾言了。」

俞秀凡道：「姑娘之意是，咱們不用和他們再打下去了。」

湯蘭道：「小妹正是此意。」

俞秀凡說道：「但造化城主，豈肯放過咱們？」

湯蘭道：「自然他不肯放過咱們。不過，主動之權，操諸我手。咱們要見他，他可以設下重重的關卡，要咱們冒險而入。如若咱們不和他們動手，他們必然要找咱們，對麼？」

俞秀凡道：「不錯。」

湯蘭道：「至少，決戰的地點，由咱們選擇。」

俞秀凡點點頭，欲言又止。

湯蘭道：「俞少俠！江湖上，不是一個講道義、說仁德的地方。何況，你面對天下第一狡猾之徒，咱們用不着再守信諾了。」

俞秀凡歎口氣，道：「咱們要對付造化城主，就是因爲他無信無義，奸詐，惡毒，如是咱們也和造化城主一樣無信，那豈不是一樁很大的遺憾麼？」

湯蘭笑一笑，道：「俞少俠，江湖上的險惡，怎能以信義對待敵人。這些年來，能够進入此地和造化城主爲敵的，只你一個，你怎麼可輕易犧牲。」

花花妃子接道：「湯姑娘說的是啊！你爲一語信諾而死，正是造化城主的希望，咱們不能讓他如願以償。」

湯蘭道：「俞少俠！小妹十數年江湖歷練，見識過很多爲信諾而死的人，也許死後搏得英雄之名，但對江湖大局，却是全無補益。俞少俠請想想，你如不幸戰死，對人對事，有什麼好處？」

未容得俞秀凡答話，一陣沉重的步履聲傳了過來，一個手執雙劍的青衣人，正快步行了過來。

湯蘭道：「這是第二個人！」

俞秀凡吸一口氣，緩步迎了上去。

雙方還有五步距離，那人突然一揮雙劍，兩道寒芒，二龍出水一般，剪擊過來。

俞秀凡一式「劃分陰陽」，封開了兩道凌厲的劍勢。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劍法！」

左手一抖，一劍如箭，直射過來。

俞秀凡暗道：「這人怎的把手中長劍，當作暗器施用。」心中轉念，長劍已橫裏點出。他出劍快速，波的一聲，點中劍身。但却不料疾飛而至的長劍，不但未被震開，却忽然轉身，劍鋒掠着俞秀凡頸項而過。俞秀凡身子向前疾衝一步，急急縮頸，仍然晚了一步。劍鋒劃肩而過，鮮血淋漓而下。敢情這長劍上，蓄蘊着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吃得俞秀凡劍勢一擋，長劍忽然間轉了彎。

但見那長劍打個迴旋，突然間又飛回青衣人之手。

湯蘭高聲叫道：「迴旋飛劍。」

青衣人冷冷說道：「不錯。俞秀凡，納命來吧！」

湯蘭右手一揮，一把金針，電射而出，道：「先接我一把金針。」

花花妃子急步奔了過來，道：「俞少俠，傷的重麼？」

俞秀凡道：「傷勢不重，但他這劍路怪異，眞叫人莫測。」

青衣人雙劍揮舞出一片劍幕，擊落了湯蘭一把發出的二十一枚金針。

俞秀凡伸手一摸後頸，沾染了一手鮮血。搖搖頭，只覺筋骨尚未損傷，心中稍覺寬慰。

那證明了他還有再戰之能。

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這眞是一種很奇怪的劍法，在下這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妙異的劍法。」

湯蘭哼了一聲，撕去了身上一片衣服，包起了俞秀凡頸間的傷勢，低聲道：「傷到了筋骨沒有？」

俞秀凡搖搖頭，道：「還好。只是傷到了頸間肌膚。」

湯蘭問道：「俞少俠，要不要運氣調息一下？」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試試他的迴旋劍法。」

但聞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兩位走不了啦！」

俞秀凡冷冷說道：「咱們也沒有打算走，閣下不用激我。」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你能斬斷了大劍士一條手臂，足見高明。但在下倒要試試閣下的劍法，有何精奇之處。」

俞秀凡道：「在下也要試試閣下的迴旋劍法，我不會這樣輕易的退走。」

青衣人道：「好！咱們分不出勝負，就不許離開。」

俞秀凡笑一笑，道：「好！」

青衣人突然飛身而起，兩支長劍，一齊刺來。這一次，他雙劍合壁刺向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吸一口氣，潛運內力，突然一揮長劍，橫裏斬去。

青衣人刺向俞秀凡前胸的劍勢，在接近了俞秀凡時，突然一分二，一劍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

這眞是奇妙絕倫的一劍。

下面的劍勢，封住了俞秀凡的劍勢，上面一劍，却直刺咽喉。

噹的一聲，雙劍相擊，俞秀凡劍上的力道，雖然把青衣人劍勢抬高五寸，但劍勢仍然被封住。

但青衣人上面的劍勢，却電光石火一般，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要害。

匆急之間，俞秀凡一偏頭寒光掠頸而過，哼的一聲，穿破了俞秀凡的右臂衣衫。

這一劍險險避過，沒有傷到肌膚。俞秀凡一挫腕，長劍收回，突又擊去，一劍橫削，斬了過去。

他望也未望右臂一眼，是否受了傷，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感覺到右臂，仍然有力量用出，就全力攻出一劍。

這一劍無招無式，却快速之極，閃電流矢一般。劍光過去，鮮血迸冒，青衣人一條左小臂，被齊肘間斬斷。

慓悍的青衣人，一聲未哼，身子忽然間向後退了五步，右手同時疾出，拉住了向下沉落的左小臂，連一條斷臂和右手五指仍然緊握的長劍，帶了回去。

身子站定，張口咬住了斷了的左臂，右手一振，長劍疾飛而出，直向俞秀凡飛了過去。

長劍出手，右手五指又抓住了斷臂五指緊握的長劍，用力一抖，震落下左臂。

俞秀凡吃過了一次苦頭，眼看長劍擊來，不敢再揮劍封架，身子一側，閃避開去。長劍掠面而過，向後飛去。青衣人右手取過斷臂的長劍，又疾快的投擲過來。

這一劍，力道更強，比起第一次的劍勢，更爲快速。

俞秀凡心中忖道：原來他劍上的古怪迴旋力道，必得遇上了阻力，才能發揮作用，我不

用劍封他就是：心中轉念，目注來劍，脚下移步，又閃開了第二劍。

這時，那青衣人雙劍一齊投擲出手，已成赤手空拳，沒有兵刃。

兪秀凡一提氣，疾射而出，挺劍直擊。青衣人神色冷峻，並不閃避。

兪秀凡劍風如輪，由那青衣人前胸直穿後背。

但聞湯蘭尖叫道：「兪少俠小心後面。」

兪秀凡聞聲警覺，一挫身子，長劍加力，右手一抬，硬把那青衣人的屍體舉了起來。兩把長劍，交叉而至，寒光閃處，硬把青衣人腰斬三截。

兪秀凡舉手拭去了頭上一把冷汗，回顧了湯蘭一眼，道：「這兩把劍由何而來？」

湯蘭望望那青衣人的屍體，道：「就是他投出的兩把長劍。」

兪秀凡歎一口氣道：「怎麼會回了頭？」

湯蘭歎口氣，道：「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的神技。」

兪秀凡道：「姑娘，可否把經過的情形，告訴在下聽聽。」

湯蘭道：「那後發的一劍，快如流矢，擊在第一劍的劍柄上，原本直向前飛的長劍，忽然間劍身倒轉，直飛回來，第二柄長劍在一擊第一劍的劍柄之後，却也借力倒轉過來，兩柄劍一先一後，由你停身之處飛過。」

兪秀凡接道：「如是未向他擊襲，停在原地不動，很可能爲這迴轉的劍勢所傷了。」

湯蘭道：「就小妹的看法，那雙劍合擊之勢，籠罩的空間很大，又極快速，似是很不容易閃避開去。至少，小妹是無法閃避開去。」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如此快速的來勢，在下也閃避不及。」

湯蘭道：「那後面一劍蓄蘊的力道，似是一直强過第一劍，所以飛至那青衣人停身之處時，雙劍已成平行之勢。」

兪秀凡道：「可惜呀！可惜！」

湯蘭奇道：「可惜什麼？」

兪秀凡道：「這等奇絕的迴旋劍法，在下竟未見到。」

湯蘭道：「你如見到了，只怕很少有閃避的機會。」

兪秀凡道：「更可惜的是這等曠古絕今的劍法，只怕要至此失傳了，唉！早知如此，在下不該殺死他。」

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會失傳。」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花花妃子道：「就我所知，造化城主迫逼屬下交出他最好的武功，像此等劍法，造化城主豈有不學之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造化城主也會這迴旋劍法了。」

花花妃子望了那青衣人的屍體一眼，道：「比起這青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兪秀凡沉吟不語。

湯蘭歎口氣，道：「花姑娘的話十分可信。造化城主具有着絕世才慧，深厚功力，更可怕的是，他那自私可卑的手段，這等罕聞罕見的劍法，他豈肯放過。」

兪秀凡心中一動，道：「湯姑娘，他學過妳的飛針手法麼？」

湯蘭道：「問過我打出飛針的手法。不過，他並未要我傳授。」

花花妃子道：「以他的聰明，功力，只要問問妳，那就行了。」

湯蘭道：「不錯。以他之能，只要知曉竅訣，稍作練習，就可以練成了。只要他稍下一些工夫，只怕會比我還要高明一些。」

兪秀凡呆了一呆，忖道：果然如此，那造化城主，豈不是天下第一高人。我兪秀凡豈能是他的敵手。但聞一陣沉重的步履傳了過來，驚醒了兪秀凡的沉思。

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老者，一步一步的行了過來。

似是他的雙足很沉重，每一步都走的很吃力，所以走得很慢。

距離兪秀凡還有五尺左右時，停了下來。望望青衣人橫臥在地上的屍體，緩緩說道：「是你殺了他？」

兪秀凡一挺胸道：「不錯。」

黑衣人冷冷的說道：「我要替他報仇。」

兪秀凡心中明白，請教他的姓名，他決不會說出來，點點頭道：「好吧！你亮兵刃。」

黑衣人揚起了一雙烏黑的雙手，道：「這就是老夫的兵刃。」

那一雙手上，留着一寸多長的指甲，看上去，有如鷹爪一般。

長長吁一口氣，兪秀凡緩緩說道：「你手上有毒？」

黑衣人道：「不錯，有毒。而且是很惡毒的奇毒。只要被老夫碰上一下，非死不可。」

兪秀凡道：「你的手，能比上百煉成鋼的長劍麼？」

黑衣人道：「這個要你兪少俠試一試才知道了。」

兪秀凡道：「就算是在下一定會死在閣下的手中，在下也一定會試一試。」

黑衣人道：「兪少俠果然是豪氣干雲。」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好說，好說。」

黑衣人道：「兪少俠先出手呢，還是老夫先出手？」

兪秀凡道：「强賓不奪主，自然是閣下先出手了。」

黑衣人道：「那很好，兪少俠小心了。」

口中說話，雙手却忽然動作，一把向兪秀凡抓了過來。

兪秀凡長劍一揮，展佈出一片寒光，橫裏向黑衣人雙臂斬去。

那知黑衣人竟然視而不見，似是這一抓，非要抓到兪秀凡不可，就算把雙臂斬斷，也是在所不惜。

兪秀凡劍勢接近那黑衣人時，忽然心生警覺，劍勢一偏，人也借勢向後躍退了五尺。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怎麼不斬了老夫的雙臂？」

兪秀凡雙目凝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冷冷說道：「你是不是血肉之軀？」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是？」

兪秀凡道：「你既是血肉之軀，爲什麼不怕在下的寶劍鋒利？」

黑衣人道：「那是因爲老夫有一股不畏斷臂的勇氣。」

兪秀凡冷冷說道：「事出非常，很難叫在下相信。」

黑衣人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了，再接老夫一掌。」

說打就打，呼的一掌，劈了過來。

這一掌，力道威猛，帶起了一股强大的掌風。

忽聽湯蘭高聲說道：「不要用劍鋒傷斬他的肢體，用劍身把他封開。」

兪秀凡嗯了一聲，長劍偏出，橫着劍身，拍的一聲，擊在了那黑衣人的手臂之上。

劍身上蓄蘊着很强大的內力，但只也能把對方的掌勢，擊的橫移半尺。

黑衣人似是完全不知疼痛，精鋼劍身，擊打在小臂之上，他連望也不望一眼，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湯蘭的身上道：「妳是湯段主？」

湯蘭道：「湯段主早已死去，在下是針釵

湯蘭。」

黑衣人冷冷說道：「妳吃裏扒外，出賣了城主，是麼？」

湯蘭道：「不敢。小妹只是痛悟前非，重新作人。」

黑衣人冷冷接道：「湯蘭，妳可是覺得兪秀凡一定能保住妳的性命了麼？」

湯蘭道：「不是。我知道造化城主早已在我身上做了手脚，就算兪少俠能保我逃過這一大刦，我也活不過三日。」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城主在妳身上下了毒麼？」

湯蘭道：「不是。」

黑衣人道：「那是用的什麼方法？」

湯蘭道：「一枚小針。城主能巧的使它在人身運行，三十六個時辰之後，毒針隨着行血，正好刺入心臟，那就非死不可了。」

黑衣人道：「這些年來，一直如此麼？」

湯蘭道：「不是。每次遇上警訊，或使城主覺着你可疑之時，他才下手。」

黑衣人道：「湯蘭妳不是信口胡說吧？」

湯蘭道：「不是，我說的千眞萬確。」

黑衣人道：「城主對妳下的手？」

湯蘭苦笑一下，道：「這就不知道了。但不會超過幾個時辰。」

黑衣人道：「胡說。」

湯蘭接道：「我說的千眞萬確，我知道這件事，而且，剛剛感覺情形有異。」

黑衣人皺皺眉頭，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湯蘭道：「那種小針，是什麼東西製成，我不知道，但它要通過人身十二大穴，只有在通過穴道時，人才會有些感覺。」

黑衣人道：「我問妳那是怎樣的感覺？」

湯蘭道：「穴道中有些痲，有點癢，也有些輕微的疼。」

黑衣人輕輕吁一口氣，道：「先通過什麼穴道？」

湯蘭道：「我剛剛感覺着，那枚小針通過『曲池穴』。」

黑衣人忽然對兪秀凡一揮手，道：「姓兪的，老夫要求證實一件事，咱們等一會再打如何？」

兪秀凡道：「好！悉聽尊便。」

黑衣人道：「你不會暗中偸襲老夫吧？」

兪秀凡道：「兪某人還不屑如此。在下出手時，自會先行招呼閣下一聲。」

黑衣人目光轉注湯蘭的身上，道：「老夫也有這種感覺。」

湯蘭雙目眨動了一下，道：「不會吧？閣下正受重用。」

黑衣人道：「事實上，妳說的一點不錯，老夫想先求證一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湯蘭，妳可知曉解救之法。」

湯蘭道：「知是知道，不過咱們沒有磁膽，也是枉然。」

黑衣人道：「磁膽？」

湯蘭道：「一種强力的吸鐵石。」

黑衣人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法子？」

湯蘭道：「那就非賤妾所知了。」

黑衣人不再說話，突然閉目盤膝而坐，運氣調息起來！

兪秀凡回顧了湯蘭一眼，低聲道：「姑娘，你眞的中了暗算麼？」

湯蘭點點頭，道：「眞的。」

兪秀凡道：「爲什麼不早說？」

湯蘭道：「我是剛剛才感覺到。」

兪秀凡道：「唉！這麼說來，咱們必得儘快找到造化城主了。」

湯蘭道：「這樣也好！本來，我還有一些畏死之心。此刻我連這一點顧慮也沒有了。」

兪秀凡心中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却不知從何說起。

湯蘭突然回顧了花花妃子一眼，道：「花姑娘帮我作一件事如何？」

花花妃子道：「湯姑娘但請吩咐。」

湯蘭從懷中取出一物，交給花花妃子，低言數語。

花花妃子連連點頭，轉身而去。

忽見黑衣人一躍而起，道：「不錯，我也受了他的暗算。」

湯蘭呆了一呆，道：「這話當眞麼？」

黑衣人大聲喝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湯蘭道：「那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黑衣人冷冷說道：「我沒有你姑娘這份好耐性，我要去找那造化城主問個明白。」

轉身向前奔去！

兪秀凡低聲道：「湯姑娘，眞的中了毒針麼？」

湯蘭低聲說道：「公子的看法呢？」

兪秀凡微微一呆，道：「難道是假的？」

湯蘭道：「眞的。不過，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已被造化城主起下我身上毒針。所以，我才能說的入木三分，叫人無法不信。如是沒有這份經驗，就算是說謊言，也很難說的叫人家十分相信。」

兪秀凡說道：「佩服！佩服！就算是在下，也要被姑娘這等唱做俱佳的神態，給騙了過去。」

湯蘭道：「我說出一段事實，不過那事實提早了一年而已。」

兪秀凡道：「姑娘又怎知那黑衣人中了暗算？」

湯蘭道：「我只是感覺那造化城主爲人，不會放心任何人，有了我和花花妃子的叛離，更使他難以對屬下放心，很可能在他身上暗加禁制，隨口說出往事經過。想不到，竟被我幸而言中了。」

兪秀凡道：「不論如何陰險的人，如何惡毒的手段，總有揭穿的可能。這黑衣人武功怪異，打法奇突，如非被姑娘這一番說服，只怕還有一場惡戰呢！」

湯蘭道：「我不認識那黑衣人，但我看他的出手路數，似是屬於慓悍，冷厲一類的人物，這些人，應該是桀傲不馴一型。」

兪秀凡道：「湯姑娘，咱們此刻是否應該追在那黑衣人的身後，進入造化城主的寢居之地。」

湯蘭歎息一聲，道：「兪少俠，他雖是滿腔怒火而去，但他……」

忽見人影一閃，那黑衣人忽然去而復返。

兪秀凡一提眞氣，全神戒備。

不容黑衣人開口，湯蘭已搶先說道：「你是那造化城主的親信，想來不會在你身上施下暗算了。」

黑衣人冷厲的說道：「只要妳沒有欺騙老夫，我相信已身中奇針。」

湯蘭道：「那閣下就該去找造化城主問個明白？」

黑衣人道：「造化城主作賊心虛，已放下了石門埋伏。」

黑衣人又接着道：「這些埋伏很堅牢，就算一個人不計傷亡的硬向裏面闖，也一樣衝不過去。」

湯蘭道：「閣下能在造化城主的身側，自然是近衛身份了，想必對那些埋伏，知曉的很多了。」

黑衣人道：「老夫很熟悉這些埋伏。」

湯蘭道：「現在，你遇到的是一個什麼樣

的埋伏？」

黑衣人道：「一道堅牢的鐵門。不論如何深厚的功力，也無法打開那座鐵門，除非能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

俞秀凡道：「那道鐵門之後，還有些什麼呢？」

黑衣人道：「就老朽所知，有一處弩箭埋伏，有一道機簧控制，開動機簧，立刻萬弩齊飛，激射而出。弩箭上都裝着鋒利的鋼鏃，尖利無匹，只要射中人身，縱然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無法抗拒那尖利的箭鏃。」

湯蘭道：「除了那弩箭的機關外，還有些什麼埋伏？」

黑衣人道：「聽說一共有七道埋伏，一道比一道厲害。除了那些弩箭埋伏外，還有些什麼埋伏，在下就不清楚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黑衣人道：「只有一個辦法，等下去！」

俞秀凡道：「等下去，如是他們不肯開門迎戰，咱們要等到幾時才能罷休呢？」

黑衣人道：「這個麼，老夫也無法知道，等到幾時，那要看咱們的運氣了。」

湯蘭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咱們這樣等下去，難道不要吃些東西麼？」

黑衣人道：「如是咱們在吃東西時，他們開了鐵門，那豈不是失了機會？」

湯蘭道：「如若咱們等下去，餓到體能消失時，他們突然開門而出，咱們豈不是要束手就縛了？」

黑衣人道：「這個，老夫倒未想過。」

湯蘭道：「現在，你應該想想了。」

黑衣人道：「唉！老夫替他賣命、出力，想不到他竟然在我身上施下暗算。」

湯蘭道：「那是因爲他不信任你，所以，在你身上暗施算計。你如是不幸死在了俞少俠的劍下，那是活該。」

黑衣人接道：「如是老夫勝了呢？」

湯蘭道：「勝了麼，你也是死定了，三日後，穿心臟要害而死。」

黑衣人道：「這麼說來，老夫不論勝敗，都得死了。」

湯蘭道：「這就是造化城主的神秘，惡毒，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對他構成威脅。」

黑衣人一皺眉頭，道：「俞秀凡，你準備怎麼辦？」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黑衣人道：「咱們還未分出勝負，不過，老夫對那造化城主的積恨太深，所以，我必須保留下體能，先報此仇。」

俞秀凡道：「說的是啊！咱們本無仇恨，何苦以命相拚呢？」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可是承認敗給老夫了？」

俞秀凡笑道：「老前輩的招數，奇幻、凌厲，叫人無法預測，晚輩也許不是敵手！」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聽來你心中還有些不服。」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小娃兒，也難怪你有些驕傲。你能殺死大力劍士和廻旋劍客，那說明你的武功，確非小可，但老夫的武功很怪異，別走一格。」

湯蘭笑一笑，接道：「老前輩，你雖只是出手一招，但已看出了武功的怪異。但不知老前輩可否把姓名告訴我們？」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人稱老夫獨行叟。」

針釵湯蘭啊了一聲，道：「鐵判獨行叟，四十年前已名滿江湖了。」

黑衣人臉上有些得意，也有些慚愧的接道：「往事已逝，不提也罷。」

湯蘭道：「老前輩鐵掌，鋼指，和人動手，從不施用兵刃麼？」

獨行叟道：「老夫也有一件兵刃，帶在身上，但却很少使用。」

湯蘭接道：「江湖上從未傳過你使用兵刃的事，但不知咱們可否開開眼界，看看老前輩的兵刃？」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來，女人的心思，究竟是比男人細密多了，這獨行叟雖然可能和咱們合手一處，但湯蘭竟然還要設法摸出他的底細。需知武功跨過了某一種境界，對自己武功路數有一點洩漏，就多授對方一分取勝的機會。」

獨行叟道：「那是一隻金手掌，老夫這一生中，記憶所及，只用三次兵刃，前面兩次，都在出道不久所用，此後老夫未再用兵刃。但十幾年前，又被迫用過一次。」

湯蘭道：「爲什麼？」

獨行叟道：「咱們奉命追殺一人，但他行踪飄忽，很難找到他。有一次，被我們堵在一片山谷之中，逼他束手就縛。他不肯，雙方動手搏殺，由晨至暮，血戰了六個時辰之久。我們圍攻的一十二個高手，死的只餘下老夫一個，爲了自保，老夫又用了一次兵刃，封開他手中金筆，解了自己一次大難！」

湯蘭道：「什麼人這樣厲害？」

獨行叟道：「金筆大俠艾九靈。」

湯蘭道：「當今天下，第一俠人！」

獨行叟道：「也許就是那第一俠人之名害了他，激起別人的爭勝之心。」

湯蘭道：「老前輩，晚進有幾點不明之處，想請教一二，如是說錯了什麼，還望老前輩多多指正。」

獨行叟道：「老夫這一生中，也做了不少錯事，你說吧，什麼事，就算錯了，老夫也不怪你。」

湯蘭道：「以老前輩在武林的身份地位，怎會進入了造化城中，作他屬下？」

獨行叟黯然一歎，道：「事情很複雜，此時此地，無法多談，總之，老夫也是被迫就範罷了。」

湯蘭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獨行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咱們如是無法破石壁鐵門，只有在這裏等他了。」

湯蘭道：「老前輩，除了關閉的鐵門之外，城主寢宮，是否還有別的通外面的道路？」

獨行叟道：「這個，老夫就不清楚了。」

湯蘭道：「那寢宮之內，不但有很多的高手，而且也有着很多的兵刃，存粮，只要是水源不絕，他們可以住上很多年，不用出來。」

獨行叟道：「姑娘說的不錯，但老夫只有三日好活，無論如何，我也要在這三天之內等到他。」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造化城主的聲音，可以傳到此地，他寢居之地，距此不會太遠。就這山勢形勢而言，這座石府是傾斜而下，水源應該由峯上取得，咱們雖還未到這座洞府的重要地方，但就山勢形態估計，行途已過大半，除非這座山洞直通絕谷。」

獨行叟道：「不錯，那鐵門之內十丈，就是這座石府的重要所在。」

俞秀凡目光轉到湯蘭的身上，道：「姑娘應該知道，水源由何而來？」

湯蘭道：「賤妾區段之中的水源，由一座蓄水室中取得。」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湯蘭道：「水源來路似也經過人工修築而成，那水室之中，有一個茶杯口的泉洞，清水

由那泉洞中湧了出來，除非有人扣上那泉洞的蓋子，泉水日夜不停。」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泉水日夜不停，那說明了水勢由山上流下，造化城主如若不守信諾，不肯和在下相見，咱們就截斷他的水源。」

獨行叟歎息一聲，道：「只可惜老夫恐怕等不到那個辰光了。」

湯蘭低聲道：「水由泉洞湧出，是自山上而下，或是石府中泉水，小妹也無法肯定。」

俞秀凡道：「那很容易，在下只要仔細的看一下，就可以清楚了。」

這時，造化城主的聲音，突然傳了過來，道：「俞秀凡，你能搏殺大力劍士和廻旋劍客，已可證實了你武功的成就，具有一見本座的身份了。」

俞秀凡道：「但閣下却緊閉鐵門，以這石洞中的埋伏，攔阻了在下。」

造化城主道：「年輕人，稍安勿躁。半個時辰之內，本座會派人迎接閣下入府相見。」

俞秀凡高聲說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造化城主哈哈一陣大笑，說道：「俞秀凡，當今武林之世，能被本座迎入府中相見的人，實是不多，算上閣下，也不過兩三人而已。你可以利用這珍貴的半個時辰，想出你心中所有的疑問，見面之後，本座都可以一一解答了。」

俞秀凡道：「想不到俞某人竟有這份榮幸，但不知另外兩位，是何許人？」

造化城主道：「你能過關斬將，找到此處，除了有三分幸運之外，七分是你的眞實本領，只此一樁，本座就理當啓門迎客了。」

語聲一頓，接道：「至於另外兩位麼，一是金筆大俠艾九靈，一是當代神醫花無果。」

俞秀凡嗯了一聲，沒有答話。

獨行叟突然高聲說道：」造化城主，咱們有約在先，在下留在造化城只是客卿身份，十餘年來，幫你出力無算，爲你搏殺了無數的强敵，想不到，你竟然在區區身上暗施算計。」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住口，你積惡如山，早該一死，本座免你一死，就是要把你留在身邊效命，想不到你竟然敢見異思遷，爲輔不終，針穿心臟，對你而言，那只不過是應得之果。」

獨行叟厲聲喝道：「造化城主你打開鐵門，用不到俞少俠的快劍，老夫要先鬥鬥你。」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就憑你那一點微末之技麼，如是俞少俠有謙讓之心，本座在十招之內取你性命。」

獨行叟大聲咆哮，道：「你這卑下的小人，口蜜腹劍，欺騙老夫幫你十年，想不到你竟暗算謀害我，老夫要把你這卑劣的行爲，昭告造化城，叫他們以老夫作爲榜樣。」

造化城主冷冷道：「這地方深處山腹，沒有人聽到你們的叫罵，你獨行叟，也是綠林中稍有名望的人，想不到，行動竟如潑婦罵街一般。」

針釵湯蘭低聲道：「老前輩冷靜一點，保持冷靜，才能籌思克敵之策。」

獨行叟歎口氣，道：「這人的惡毒陰險，大約在江湖之上，再也難找第二個人了。」

俞秀凡低聲說道：「湯姑娘，勞煩替我們護法，在下要盡這半個時辰的時光，儘量恢復我的體能。」

言罷，盤膝而坐，閉目運息。

獨行叟回顧了湯蘭一眼，道：「湯姑娘，也照顧老夫一下。」

也盤膝坐了下去，閉上雙目。

湯蘭就站在獨行叟的身側，只要她舉手一擊，立可把獨行叟斃於掌下。

只要她忽然間改變心意，出手點了俞秀凡的穴道，那將是大功一件，不但能再受造化城主的垂青，而且此刻會再得造化城主的重用。

她久經江湖，經歷了無數的風浪、利害得失，明澈過人。

她作了不少的好事，也作過不少的壞事，是亦正亦邪的人物。

一遇上特殊的機會，內心之中立刻就有了利害得失盤算。

一時間，心中念頭，疾如輪轉，起伏不定，竟有着迷惘徬徨，不知何去何從之感。

轉頭望去，只見俞秀凡和獨行叟，都緊閉雙目：對她針釵湯蘭並無一點戒備之心。

花花妃子轉回未歸，這條甬道上，目光可及處，只有她一個。

她如是突然對兩人下手，不但無人看到，也不會有人發出一聲歎息。

她心中算了又算，俞秀凡獲勝的機會太少，雖然有獨行叟拔刀相助，也沒有十之一二的勝算。

衡量過雙方形勢之後，湯蘭突然舉起了右手，一指點向俞秀凡的前肩重穴。

就在她手指將要觸及俞秀凡的前肩穴時，腦際中忽然閃掠過一個重新的念頭，頓然停下了手。

暗暗忖道：「我湯蘭也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如是這樣的反反覆覆，造化城主，豈會看得起我。如是他內心中看我不起，豈會再重用於我，制服了俞秀凡和獨行叟後，那是自縛雙手，投入羅網了。」

一念回轉，心意大變。

凝神看去，只見俞秀凡臉色平和，似乎是對她有着無比的信任。

輕輕吁一口氣，湯蘭緩緩向後退了兩步，雙手各握着一把金針，全神戒備起來。

念頭一轉，立時感受到兩樣大不相同的心情。

剛才是兇心熾烈，只管盤算着制服這兩人，希望俞秀凡和獨行叟能够坐息入忘我之境，此刻，却是希望兩人在坐息中，仍能保持着一些清醒，萬一有什麼警訊時，兩個人也好起而迎敵。

也希望半個時辰能快些過去，兩人能從調息中清醒過來。

這短短半個時辰，湯蘭却有着悠長無比的感覺。

每一寸光陰中，都擔心有强敵來襲。

好不容易，等到了俞秀凡由坐息中淸醒過來，緩緩睜開了雙目。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好長的半個時辰。」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時光雖短，但姑娘却經歷了半天矢人交戰，脫胎換骨的一次解脫。」

湯蘭怔了一怔，道：「你……」

俞秀凡笑一笑，道：「如非大姊姊手下留情，那一指，就算不能取我之命，也必使我身受重傷。」

湯蘭道：「你怎麼知道的？」

俞秀凡說道：「那是練武人一種奇異的感應。」

湯蘭接道：「如是我心意不變，想是已死於你的快劍之下了。」

俞秀凡道：「那時小弟正是眞氣徐散之際，就算勉强閃避開去，但亦必身受重傷，但小弟相信大姊姊必可中途撤手，懸崖勒馬。」

湯蘭道：「你怎能有此想法，不覺得太過危險麼？」

俞秀凡道：「如是小弟沉不住氣，現在，豈不是要造成了大恨大憾的事？」

湯蘭輕輕歎息一聲，道：「你雖然是賭，贏的太危險，我希望你以後別再這樣冒險。」

只聽獨行叟淡淡說道：「湯姑娘，你沒有得手的機會，我相信俞少兄的快劍，會在最兇險的時刻中，脫鞘而出，就算是俞秀凡不肯出手，老夫的分光拳，也會及時而至。」

湯蘭呆了一呆，道：「老前輩也未入忘我之境。」

獨行叟道：「不錯，我一直保持着相當清醒。」

湯蘭輕輕嘆息一聲，道：「看來，晚進的武功，實在和兩位相差的很遠。」

獨行叟道：「人貴自知，姑娘適時罷手，對姑娘而言，那實在是一份幸運！」

湯蘭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雖然是魔道梟雄，但他親口說出的話，大約還不會不算，距他們迎客的時刻，快要到了。」

目光轉注到湯蘭的臉上，接道：「借這片刻時光，小弟想請教大姊姊一點事情。」

湯蘭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大姊對小弟下手，可想是重歸造化門，再受那造化城主的重用麼？」

湯蘭道：「賤妾確有此心。」

俞秀凡道：「唉！大姊改變心意，可是又想到那造化城主的陰險，不可能重用一個一度背叛過他的人麼？」

湯蘭點點頭道：「是我想到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獨行叟道：「姑娘想對了，造化城主若不是在老夫身上做了手脚：老夫相信：俞少俠必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勝了勝得很慘，敗則粉身碎骨！」

為什麼俞秀凡會粉身碎骨，獨行叟沒有講下去，俞秀凡和湯蘭也未追問。

湯蘭却吁一口氣，道：「俞少俠，你現在對我還有懷疑麼？」

俞秀凡說道：「小弟一直未對大姊姊懷疑過。」

湯蘭道：「這些年來，我作人處事，一直從利害着想，只想到自己能得些什麼好處，從未想過別人應該如何。」

俞秀凡笑一笑，道：「過去的事，不用再多費心了，此刻咱們是一個生死同命的局面，小弟全力以赴。成敗之數，非我能顧了。」

湯蘭笑一笑道：「我不會落在造化城主的手中，受他折磨，必要時我就會自絕而死。」

獨行叟道：「老夫也不會給他們生擒的機會，至多打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兩位，如是聽到我咳嗽之聲，兩位請早離開，至少要距離一丈開外。」

他沒有說明原因，俞秀凡和湯蘭也沒有追問。

獨行叟輕輕吁一口氣，道：「兩位要記着聽到老夫的咳嗽之聲，就想法子把對手轉到對着老夫這一面。」

不用再說什麼事，俞秀凡和湯蘭也知道了一個大概。

就在幾人講幾句話時，耳際間突然聽到了一種飄渺而來的樂聲。

轉頭看去，只見鐵門已開，走出一行身着紅衣的女童。

紅色短衫，紅長褲，腰中紮着一個黃色的絲帶。

一樣的窈窕身材，一般高的個頭兒，梳着一樣的雙辮子。

這裝扮看起來，使那些紅衣少女的年齡，比實際更輕一些。

雖然扮裝的年輕，事實上，俞秀凡看得出來，那些紅衣姑娘，每人都已在十六七歲左右，是個少女了。

十二個紅衣少女，一般的衣着打扮，每人都佩着一把七星劍。

錯後兩步，是一列穿着白衣的童子，白色的長衫，直拖到脚背上，腰中束一條黑色的帶子，左手執着一把形如笛子但又非笛子的怪兵刄，右手握着一把寬面短刀。

十二個白衣童子，年齡也都在十八九歲之間，頭上戴着一頂耀目的銀冠。

二十四個人現身之後，排行兩側。

獨行叟低聲道：「這是七星劍女和銀冠刀手！」

俞秀凡道：「這些人是……」

獨行叟道：「造化城主身側衞士，別小看他們，每人都可稱得起獨當一方的高手！」

俞秀凡精神一震，道：「這麼說來，那造化城主也要現身了。」

獨行叟道：「不錯，這是他近身護衞，這些人出現了，造化城主自然也該現身了。」

湯蘭突然移動脚步，站在了俞秀凡的右側一手執劍，一手握着一把金針。

二十四個白男紅女，竟連望也未望俞秀凡一眼，小臉蛋繃得緊緊的，每個人都很嚴肅。

俞秀凡右手握了一下劍柄，道：「這地方不夠大，他們人數雖多，却無法聯手合攻，這對咱們最爲有利。」

獨行叟道：「俞少俠，等一會，見着造化城主時，先由老夫出手如何？」

俞秀凡道：「可以，不過，晚進覺得，咱們看情形罷，不用分你我了。」

獨行叟道：「七星劍女，銀冠刀手，個個武功高强，雖然，他們練的是合搏之術，但他們兩人單打獨鬥時，亦具有極强的搏殺能力，如是他們兩個人合力出手，其威力之强，又不是兩個人加起來的武功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對他們似是瞭解的很多。」

獨行叟道：「談不上很多，只是略知一二罷了。」

俞秀凡低聲地說道：「這些人，很難對付了。」

獨行叟點點頭，道：「是！能够避開他們，那是最好。」

這句話，似乎是別有含意，但獨行叟未解說，俞秀凡也未追問。

望着那排列兩行的刀童，俞秀凡心中却在盤算對付之法。

獨行叟雙目却釘在那來路盡處，神情極是奇異，似是等待着那造化城主的出現，又似是畏懼那造化城主的出現。

忽然間，噹的一聲鑼響，一個藍衫英俊的年輕人，陡然間出現在甬道之中。

他出現的身法太快，快的使人目不暇接，俞秀凡分神在劍女，刀童之上，注意之力稍微分散，藍衫人已出現在眼前，竟然未看出他如何行了過來。

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老前輩，這一位就是造化城主了？」

獨行叟神情冷肅的道：「應該是他了。」

言下之意，對來人是否造化城主，毫無把握。

俞秀凡微微一怔，一個人神秘到如此境界，單是這份神秘，就可以叫人畏懼了。

藍衣人猿臂蜂腰，是一位很瀟洒，英俊的人物，但他全身似乎放射出一股森冷之氣，使人望而生畏。

暗中提一口氣，俞秀凡一拱手，道：「閣下就是造化城主？」

藍衫人淡淡一笑，說道：「你就是俞秀凡

麼？」

俞秀凡道：「正是區區。」

藍衫人道：「那很好，你費盡了千辛萬苦，想見我一面，如今總算是見到我了。」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藍衫人，臉上泛着桃花一般的顏色，英俊之中帶着一種奇異的艷色。

這是個完全和常人不同的人物，他具有了多種特殊氣質，和肅殺之氣，對女人，似是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回顧了針釵湯蘭一眼，只見湯蘭雙目凝注那藍衣人的臉上，不知是被那俊、艷的味道吸引，或是內心之中有着無比的畏懼，她全神都貫注在他的身上，竟然，未發覺俞秀凡在回頭看她。

俞秀凡暗生凛駭，忖道：「這人一出現，立時把我們三個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過去，如是一旦動手也很難配合了。」

忽聽獨行叟大大的吐一口氣，道：「你眞是造化城主麼？」

藍衫人冷漠的說道：「咱們見到了很多次面，難道你這一點也不能分辨麼？」

獨行叟道：「每次與你見面，似乎是都有不同，叫人很難分辨眞假。」

藍衫人道：「那只怪你的定力太淺，易爲所惑。」

獨行叟突然冷笑一聲，道：「可是你在老夫身上暗下了毒手？」

他究竟是經驗老到，功力深厚的人，在那藍衫人眩目的光彩耀照之下，雖然有些失常，但已很快的恢復過來。

藍衫人點點頭，道：「因爲我發現了你具有叛逆之性！」

獨行叟怒道：「如果是你不在老夫身上暗施毒手，老夫怎會背叛於你，只怕此刻俞秀凡早已死在老夫之手。」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你表面上生性暴躁，其實，你是一個很怕死的人，你不是俞秀凡的敵手，當你敗在俞秀凡的手中，你會好言求和，苦請饒命。」

獨行叟怒道：「你胡說！」

藍衫人不慍不火的微微一笑，道：「所以，我在你身上暗下了禁制，使你知所警惕，只要你在對付俞秀凡一場搏殺中能够回來，我自會替你解去禁制，你如是求敵請命，那就只好讓你針刺心臟而死了。」

獨行叟道：「鳥盡弓藏，如今你大業未成，俞少俠過關斬將而至，你已生剷除功臣之心，不覺着太急了一些麼？」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獨行叟，造化城中人才濟濟，像你這等人物，活着不多，死了不少，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過重要了。」

獨行叟厲聲喝道：「老夫一生獨來獨往，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大風大浪，你小子竟然看不起老夫。」

他本是江湖粗人，激起了怒火之後，什麼話都說不出了口？

藍衫人一皺眉頭，道：「單是你對老夫如此無禮，就該是一個死罪。」

獨行叟哈哈一笑，道：「你要把老夫處死嗎？」

藍衫人道：「不錯。」

獨行叟打量了一下形勢，暗道：「我如按不下怒火衝了過去，必得先經過那劍女，刀童，只要和他動手，就已身陷重圍，如能誘他出來動手，那豈不是對我大爲有利的事。」

心中念轉，突然仰天打個哈哈，道：「老夫倒要瞧瞧，什麼人能過來處死老夫。」

藍衣人星目中寒光一閃，道：「獨行叟，你要托護於俞秀凡的劍下麼？」

獨行叟道：「笑話！老夫向來不用別人保護我！」

藍衫人道：「好，只要你能叫俞秀凡不出手攔阻，我要在三招內取你之命！」

獨行叟道：「老夫走南闖北，沒有見過如此狂妄之徒。」

藍衫人道：「不信何不一試？」

獨行叟道：「你害怕俞秀凡？」

藍衫人道：「不用施激將之法，只要俞秀凡答允不出劍助你，我就立刻出手。」

獨行叟道：「老夫倒是不信，你能够三招傷我。」

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臉上，道：「老夫和他動手，三招內不許別人助手！」

他似是已爲藍衫人的氣奪，竟然不敢把話說滿，只說出三招內不要人出手相助。

他自信確然能拒擋三招。

俞秀凡低聲道：「老前輩再仔細的考慮一下，如是我答應了，那就在三招內無法出手助你了。」

獨行叟道：「只有三招是麼？就算是天兵天將，老夫也可以擋他三招。」

俞秀凡心中暗道：「造化城主雖然武功高强，但這獨行叟也非等閑人物，豈能連三招也擋不過。」

但見藍衫人笑了笑，道：「俞秀凡，你答應了沒有？」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答應，不過，我覺得閣下也該對我們有個許諾。」

藍衫人哦了一聲，道：「什麼？」

俞秀凡道：「如是這次我們勝了，你該如何？」

藍衫人仰天大笑三聲，道：「如是他能擋我三招，我也不會誇下如此海口。」

俞秀凡道：「閣下固有信心，但別人如無自信，怎會和你打賭？」

藍衫人道：「好吧！我如在三招內不能勝他，立時退出江湖，解散造化城。」

俞秀凡道：「看來你眞是造化城主了。」

藍衫人道：「難道你還心存懷疑？」

俞秀凡道：「你的化身太多，傳言中的造化城主，是一個鬚髮蒼絲的老者。」

藍衫人說道：「算年齡，我也確然如此，但是，你可知道，世上有一種返老還童的功力麼？」

俞秀凡道：「伐毛洗髓，脫胎換骨。」

藍衫人道：「不錯。但易筋上伐毛篇太過深奧，古往今來，未見一人修得大成。至多到延年益壽罷了。在下別走蹊徑，修的不是易筋經上功夫。」

俞秀凡道：「如若說的確是眞話，那就眞是造化城主了。」

藍衫人道：「現在你還不相信？」

俞秀凡點點頭，道：「你如眞是造化城主，還得答允在下一事。」

藍衫人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如是你眞在三招內勝了獨行叟老前輩，還要給我一個機會。」

藍衫人道：「你說吧！」

俞秀凡道：「咱們來一場單打獨鬥，這是在下的心願，還望你閣下答允。」

藍衫人道：「你可能是我的勁敵，不過，不是現在，那要在若干年後。」

俞秀凡道：「如是閣下有勝我信心，何不現在答允，一戰分生死，斬草除根。」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不論你是運氣好，還是機緣會合，你能找到了此地，證明了你不是個平凡人物，我原想以盛禮迎接你看完造化城中的神奇之景，但你如執意要和我動手，那也只好由你了。」

兪秀凡道：「盛情心領了，閣下可是已答應了在下的要求。」

藍衫人笑道：「你再三迫逼，我似乎是無法拒絕了，只好成全你的心願。」

兪秀凡道：「好！那咱們就一言爲定。」

藍衫人點點頭，目光轉注獨行叟的臉上，道：「閣下準備好了沒有？」

獨行叟道：「好了。你請出手吧！」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你要小心了。」

喝聲中，人已飛身擊出，說完一句話，人又退回原位站好。

獨行叟突然舉起了右臂，張開嘴巴，鮮血由口中湧了出來。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我還道你眞是鋼筋鐵骨，原來，你也無法承受這破山天星掌力一擊。」

獨行叟似是想說話，但他已沒有說話的機會，雙手揮動了一會，蓬然一聲摔倒在地上。

血由七竅中分湧了出來。

兪秀凡呆住了，針釵湯蘭吏是由心底泛起來一股涼意，直透後背。

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具有這樣武功，也想不到一個人武功能高强到如此的程度。

藍衫人望了望獨行叟的屍體，緩緩說道：「你還要和本座動手麼？」

兪秀凡道：「咱們進入造化城時，就沒有打算再活着回去。」

藍衫人點點頭，道：「兪秀凡！能不能再想想？」

兪秀凡道：「想什麼？」

藍衫人道：「想想看，你有幾分勝算？」

兪秀凡道：「沒有。在下根本就沒有把握。看到你殺死獨行叟的手法之後，老實說，連一分把握也沒有了。」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兪秀凡，你說的很坦白啊！」

兪秀凡道：「說的坦白是一回事，但咱們比劍拚命又是一回事。約好的搏殺，自然是不能更改。」

藍衫人雙眉聳動，俊目放光，盯注兪秀凡道：「本座有一點想不明白，要請教一二。」

兪秀凡道：「閣下只管請說！」

藍衫人說道：「你明明知道不是本座之敵，一動上手，非死不可，爲什麼還要堅持動手呢？」

兪秀凡道：「你知道『志不可屈』這句話麼？」

藍衫人道：「我不願取你之命，就是因爲你有這一份可敬的豪氣。不過你如是不幸戰死了，那豈不是把你這一腔凌雲壯志，全都付於流水。」

兪秀凡道：「閣下用不着對我如此關心，要想咱們停止這一場比試，只有兩個辦法。」

藍衫人道：「世間有不少才人，但像你這樣明朗直率的人，實是不多。我不想殺你，因爲我正缺少一個像你這樣人物的助手，說說看，還有別的什麼辦法？」

兪秀凡道：「一個是你把我殺死，一個是你宣佈解散造化城，不再爲害江湖，既往不究，也許咱們可以做個朋友。」

藍衫人道：「我看應該有第三個辦法。」

兪秀凡道：「在下倒想不出來。」

藍衫人道：「你把我殺死，豈不是可使造化城消散於無形之中。」

兪秀凡道：「人貴自知，看到閣下殺死獨行叟的手法之後，在下自知不是敵手。」

藍衫人沉吟了一陣，道：「兪秀凡，我那寢居之處，有七大關口，你要不要試試看，能否衝過七關。」

兪秀凡道：「不用了。我要把全部力量投注在最重的一注上。」

藍衫人道：「你既執意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咱們沒有限制招數，我就讓你先機。」

兪秀凡道：「謝了。」

唰的一聲，抽出長劍，點向藍衫人。

藍衫人一閃身避開了劍勢，隨手拍出一掌，擊向兪秀凡的右腕。

兪秀凡以快劍馳名，但這藍衫人的閃避身法，似是更快一些，拍出的掌勢，也是疾如電閃。

就是那回手一掌，但因位置、掌力，恰當適時，封住了兪秀凡長劍的出路，迫的兪秀凡無法變招反擊，只好急急退開。

兪秀凡施展快劍，連攻三次。

但那藍衫人飄忽的身法，似有若無，竟然把兪秀凡的三劍完全避開。

每次都是一樣，避開之後，拍出一掌。

那一掌的位置，恰是封住兪秀凡劍勢變化的關鍵，每次都逼他退後數尺。

藍衫人第四次逼退了兪秀凡之後，突然冷笑一聲，道：「住手！」

兪秀凡停下了攻擊，道：「有何見教？」

藍衫人道：「事不過三，我已經四次手下留情了，閣下也應該明白了。」

兪秀凡道：「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

藍衫人道：「兪秀凡！你已經施展過快劍攻勢，那也不過如此。」

兪秀凡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咱們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閣下把我殺死。」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好！我要開始反擊了。」

兪秀凡捧劍當胸，緩緩說道：「不用客氣，只管出手。」

藍衫人一側身，直欺到兪秀凡的身前。

兪秀凡右手劍光如電，回掃過去。

他出劍快速，這一劍力道之强，更是全力施爲。

但聞噹的一聲，長劍似是擊在了一件堅硬的鐵器之上，竟被擋了回去。

凝目望去，只見那藍衫人左臂平舉，就是用一條手臂。

擋住了兪秀凡的快劍。

劍刄斬破了那藍衫人的衣袖，可以淸楚看到那藍衫人手臂上一道四指寬的銀色護臂。

兪秀凡點點頭，道：「好强的臂力。」

藍衫人左手一招，忽然袖中射出了一道寒芒，抵在了兪秀凡的咽喉之上，笑一笑，道：「兪秀凡，你認了吧！」

兪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人的武功似是比我高出很多，就算再打下去，也難是人家的敵手了。

正想棄劍認輸，忽覺腦際間靈光一閃，一個新的念頭展現腦際。

心中想道：他帶有護臂，成竹在胸，心中早有了打算，我却是完全在不知不覺之中。他舉手擋住了我的劍勢，已取得最有利的地位，在我分神之際，震驚未消，他由袖中突出長劍，抵住了我的咽喉之上，實也並非難事。

心中盤算了一陣，勇氣陡生，淡淡一笑，道：「一着失算，滿盤皆輸，在下實未想到，堂堂的造化城主，竟然帶着護臂。」

藍衫人嗯了一聲，說道：「你的敗得不服麼？」

兪秀凡道：「是！在下確實敗的不服。」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兪秀凡，我是一個很重實際的人，你雖然敗的不服，那也只有認了，我不會再給你出手一試的機會。」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要求吳明施展醉金烏的其餘五招，與他比劃，因他有恩於吳明，不得不應所求。五招過後，海無顏已悟澈破解這一罕世絕技——醉金烏的訣竅。隨後即滿懷喜悅的離開吳明，到白桑軒去買醉，一抒年來殫精竭慮的心情，當他坐下不久，即見一青衣儒生打扮的文士進來，跟着，又見一老頭牽着兩隻猴子走入酒店，又不久，一輛馬車在店前停下，車上下來一雙雍容華貴的中年夫婦，走進店內。海無顏見到這些人不期聚集此地，預料將必有事故發生……

冬夜來怪叟

白衣人道：「這你就不管了！」

一面說，這個體面的白衣人把折起來的袖子翻開來，兩根手指頭拈起來黃澄澄的一片金葉子，足足有二兩重。

「吹——這個先付給你，算是今天全部開銷——」

侯掌櫃的兩隻手接過來，立刻兩隻眼睛笑得瞇成了一道縫：「我的大爺——這可是金子呀……這是……你大爺和寶眷要吃些什麼呀……就是給您老上燕翅全席，也使不了這麼多呀！」

白衣人朗笑一聲說道：「燕翅席怎能合我的味口？吃什麼，我的跟班兒會招呼你，簡單清爽，這個，用不着你操心，倒是……」

雪地現奇人

微微一頓，他的一雙眸子緩緩掃過食堂內各人：「只是你這裏人太雜了——」

「這……是麼！」侯掌櫃的搓着兩隻手：「七里舖是小地方，因爲臨江靠岸，所以南來北往的客人是雜了一點！」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從現在起，希望你不要再接待一個客人，你明白吧！」

侯掌櫃的吶吶道：「這……你大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衣人莞爾一笑道：「很簡單，從現在起，你這店裏的客人是只准離開而不准增加，你明白吧！」

「噢——原來是這樣……」侯掌櫃的呆了一下：「這這……」

「除了剛才那塊金子以外，我另有賞賜，這一點你要務必給我做到！」

侯掌櫃的頓時笑逐顏開，一迭串的應聲答應着，遂即招呼身旁小二道：「謝三，把客滿的牌子給掛出去，這位大爺已把所有座位給包下了！」

叫「謝三」的小夥計，高聲答應着，轉身就往外跑，不經意却與一個戴金箍的高大道士撞在了一塊！

敢情是那個道士正往裏面走，謝三往外面跑，一個有心一個無意，就這麼撞在了一塊！

道士身高體大，謝三却是又瘦又小，一撞之下，驀地反彈了出去，噗通！一聲摔倒在地！

「噯唷……你這個人……」嘴裏噯唷着，謝三半天才由地上爬了起來！

「我這個人怎麼樣？」道士打着一口湖北官話：「你們是開店賣飯，洒家是來吃飯的大爺，那一點錯了？」

一聽是來吃飯的，謝三立刻跳起來搖着雙手：「對不起，這位道爺，我們這裏客滿了，你道爺請到別處去吧！」

道人挑動着一雙濃眉道：「胡說——明明有的是座位，怎麼叫客滿了，來！給道爺倒茶，好茶！」

嘴裏說着，這個道人一隻手提着沉重的一隻冰鐵拐杖，就往裏面走——

看到這裏，居中而座，那個玩猴兒戲的小老頭兒，忽然呵呵笑了。

「這可好，有樂子看了……小二，來酒！」兩隻猴兒也像牠們主子一樣的湊趣，拍桌子打碗，嘴裏咭呱亂叫！

白衣夫婦似乎在進門不久，已把在座每一個人都觀察到了，單單只是忽略了一

個人——海無顏——因爲他半邊身子被一根大柱子遮住，只能看見他半邊背影，既然這樣也只能把他當尋常客人了！

侯掌櫃的一看後來的道人要賴，心裏好生爲難，他好不容易巴結上了眼前闊客，滿打算大把銀子到手，却沒想到會忽然殺來了這麼一個不識抬舉的道人！他這麼一攪可難免把自己到手的銀子給弄飛了！

「咦——這位道爺，你這是幹什麼！」侯掌櫃的三脚併兩步跑過去：「道爺你請吧，我們這裏的座位，已先被人家包下了！」

道人一聲狂笑道：「放狗屁，剛才我老遠看見還有客人進來，怎麼說是已經被人包下了！」

一面說時，招手指向白衣秀士那一桌道：「吆，就是他們，我明明看見他們進來……怎麼，是嫌我道爺付不起酒錢嗎！豈有此理！」

侯掌櫃的心裏一急，也顧不得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抓他的鐵拐杖，嘴裏大聲道：「不行，道爺你不能無理取鬧！」

——他想像中那根冰鐵禪杖不會有多重，那裏知道兩隻手一抓上去，使出了很大的力氣，才剛剛提了起來！

道人濃眉一挑，一聲狂笑道：「就憑你這樣的廢物，還想趕我出去，去吧！」

說時大手霍地向外一翻，推向侯掌櫃的前胸，不過是輕輕的一下，侯掌櫃的已當受不起，脚下一個倒踩，一跤直向後翻了出去——

猛可裏，却另有一股力道霍地發自侯掌櫃身後，將侯掌櫃待要倒下的身子驀地托住！侯掌櫃的原已擺出了一副四脚朝天的翻倒姿態，猝然爲背後風力一頂，居然把倒下的身子給穩住了，自己也感到奇怪，倏地回頭過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他所看見的是，那個一身白衣服闊客人正自由座位上緩緩站起來。

眼神裏聚集着隱隱的怒，白衣人那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那個道人——

「道爺你來晚了，這位侯掌櫃的說的不錯，這個地方確實是被人包下來了，道爺你還是請吧！」

白衣人聲音低沉，但是每一個字都字正腔圓，內行的人只需要略一留意；即可知道幾句話純係發自丹田，而聽受者那個高大的金冠道人，更是另有感受，對方這短短的幾句話，每一個字音，都有如黃鐘大呂那般震人耳鼓，足以發聵感聾。

道人臉色微微一怔，冷哼一聲道：「你我都是同樣來吃酒的，那個要你管閑事？你說這家飯店已被人包下來，你把這個人找出來我與他說話，看他容得下容不下我來？」

白衣人道：「他容不下你。」

道人大聲道：「爲什麼！」

白衣人淡然一笑：「因爲他嫌你太臭了！」

他此話一出，頓時惹來了哄堂爆笑之聲！

金冠道人鼻子裏冷哼了一聲，兩道濃眉張開來又皺回去，一隻右手似在微微顫抖之中，暗中着了幾許力道——

「嘿嘿……」一連串的笑聲，發自他那張已爲繞口黑鬚所掩滿的嘴裏：「小子，我知道你有兩手，用不着跟道爺我過不去，有什麼道兒，你劃下來，道爺接着你的就是！」

白衣人道：「只怕我劃下的道兒，你接不住！」

「笑話！」金冠道人一聲狂笑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道爺能够大搖大擺的由武當山走下來，就不會偷偷摸摸的回去！來吧，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麼說足下想必是武當山的『鐵肩道長』了？」

「呵呵……」道人仰天大笑了兩聲，一雙眸子裏像是要噴出了火來：「不錯，我就是鐵肩道人，難得貴客你還知道有我這麼一號人！」

說話時，他就手由桌上筷子籠裏抽出了一雙竹筷，篤篤有聲的在桌面子上敲打着！

白衣人唇角飄起了一絲冷笑：「大家的眼睛都很亮，鐵肩道兒，我久仰你領袖一門的武林威望，只是眼前這件事，最好你不要插手……」

「嘿嘿……」鐵肩道人道：「這個意思是因爲足下你已經插手了，所以不許別人再插手了！」

話聲出口，白衣人還沒有答話，却聽得另一桌上一個人怪聲怪氣的道：「那還用說嗎——人家是什麼來頭，你我又是什麼來頭——認栽了吧老小子！」

道人與白衣人都情不自禁的被這幾句話驚得側目而視，却看見了當中玩猴兒的那個小老人——

兩只猴子像是很能給主人帮助，只要小老頭一開口說話，牠們倆個必然敲鼓以應，嘴裏咕哩呱啦怪叫着，四隻猴兒手拍得桌面上盤飛碗跳，好不熱鬧！

小老頭話說完了，手嘴可也不閒着，大筷子夾菜，大口喝酒，再也不向當事者俗道二人多看上一眼！

——這番舉止，明眼人當然是一看即知，白衣文士與被稱爲鐵肩道人的道士，顯然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玩猴的小老人這番輕薄，他們焉能不知，只是眼前情勢却是無暇分神再去照顧他罷了。

白衣文士冷冷哼了一聲道：「在我來此之前，已想到了這裏是臥虎藏龍之地，看來是不假了……」

——冷笑了一聲，他目注向對方道人，按下去道：「我這是一番好意，道長你最好返回你的武當山去，要不然只怕眼前事你就難以担待！」

鐵肩道人瞪圓了一雙眼道：「足下好狂的口氣，報上你的萬兒來！」

白衣人冷傲的笑了笑，沒有說話！

——忽然另桌上的那個小老頭兒，用一隻筷子敲着隔座的猴兒頭道：「兒呀兒，你連瀾滄江上的主人夫婦都不認識，還敢出來撒野，怪不得要吃虧了，我要是你乾脆就滾回花果山去當你娘的猴子大王去！用不着出來再現這個眼了！」

這番話誰都聽得出來是另有用心，鐵肩道人聽在耳中先是一驚，緊接着不禁勃然大怒，用力的一拍桌子，倏地扭過頭來，怒視向那桌上的玩猴老人，偏偏那個小老頭却是不與他照面，只顧逗着他的猴子咕哩呱啦叫個不休！——

道人嘿嘿一笑，目光凌厲的逼視道：「老小子你少在道爺面前給我裝蒜，等一會我們再算賬——」

話聲一頓，他轉向白衣文士冷冷的道：「原來閣下就是瀾滄居士，賢夫婦的大名我久仰了……能够拜會尊駕的身手，倒也不虛此行，來吧，貧道接着你的！」

說時，這個道人霍地自位子上站起來，由於站起來勢子過猛，嘩啦啦把一張桌子弄得幾乎翻倒過來，道人索性右手向外一推，直把面前木桌推出丈許以外，差點與隣桌撞在了一塊，嚇得那座上的客人紛紛離座逃避，整個食堂裏爲之哄然大亂！

白衣文士見狀亦似被激起了無名之火，冷笑一聲道：「只怕你接不住吧！」

話聲出口，陡地向前踏進了一步——

也就在這時，對面的鐵肩道人倏地抬起右手低叱一聲：「着！」

一股尖風响處，兩隻竹筷並排着，其快如矢，直向被稱爲「瀾滄居士」的白衣人一雙眸子上直飛了過來。

道人能以一雙竹筷當作暗器，當然顯示出他的功力不凡，這雙竹筷一出手極爲尖銳的兩股風力，其勢如電，閃爍間已臨近白衣人面前，奇怪的是就在竹筷的尖端眼看着已經接觸到對方眸子的一剎間，兀地像是碰見了一面隱形牆般地，篤！的响了一聲，雙雙反彈在地！

這番情景，一經落入在場各人眼中，不禁使得所有目擊者，俱都爲之暗吃了一驚！

正因爲現場不乏能者，才格外的爲白衣人罕世身手所震驚，雖然白衣人到目前爲止，迚手也沒有抬起來一下，可是明眼人心裏有數，那雙疾飛如電的竹筷，當不會無故自落！

這裏面暗藏着一門極爲深奧的武林秘功——眦眦功！

看到這裏，半遮在木柱之後的海無顏，眉頭微微皺了一下，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他不但深悉此功，更深悉此人，也許他並不以爲對方白衣人在此刻此地展露神功，取悅市井爲然。

一個精於武功的人，尤其是一個深精武功的眞髓的人，絕不會隨便輕易的在人前現技，即所謂「俠以武犯禁」，正是這個道理！

眼前這個白衣人，顯然具有武林中罕見的一流身手，焉能不知道這個禁忌？如此看來，他的人前現技，想必是有所用心了。

鐵肩道人一雙眼睛睜得極大，他當然不是瞎子，對方白衣人所施展的「眦眦功」他固然是前所未見，却也並非無聞，悉知是一種精湛的內功結合。

原來這門功力，須以無上內力集中丹田，再提吸「黃庭」「祖竅」，運之雙瞳，一經覷人，可傷敵於無形之間，當然，要能練到這個地步，即非全不可能亦是極難極難之事！

眼前白衣人看來亦不過方稱「入門」而已！

據悉，這是一門極耗元氣的功力，可以在一剎之間，耗盡全身菁華，是以即使具有如此功力之人，也不會輕易施展，眼前白衣人所以這麼施展，若非是別有用心便誠然爲不可理解之事了！

除開海無顏之外，這間小小飯店之內，顯然還有不少武林高手，當他們目擊着白衣人所施展的這一手眦眦功之後，俱都情不由己的現出了一番嚴肅。

正中桌上的那個小老人也似乎不再那麼囂張了，只是嘿嘿冷笑不已，一面低頭喝着他的悶酒。

鐵肩道人目睹及此，先是怔了一怔，遂即臉色大變。

良久之後，他鼻子裏哼了一聲，緩緩地抬起兩隻手抱拳道：「貧道今天算是開了眼了，想不到淫浸武功半生之後，到今天才看見武學的精華，佩服，佩服，見識了！」

白衣人一雙閃爍的瞳子，只是緊緊的逼視着他，瞬也不瞬一下，他臉上甚至於看不出一絲怒或是一些兒喜，足見他是一個工於心計，諱莫如深的人物！

鐵肩道人說完話，無限失望的發出了一聲嘆息，遂即由桌旁拿起了他的那根冰鐵拐杖，大步向店外踏出。

對於在塲各人來說，他的這個舉動確是出人意料，「大丈夫能屈能伸」，想不到這個道人來時如此狂傲咆哮，退時却「掩鼓息聲」，一些兒也沒有羞慚表現，的確是大家始料非及！

當下眼看着這個高大的道人，提着他那根遠比他人還要高出的冰鐵拐杖，大步向店外步出。

他幾乎是與白衣人擦身而過！

陡地，道人左肩向下一沉，甩身回首，手上的那根冰鐵杖有如一條怒龍般，挾着極爲疾勁的一股勁風，直向白衣人後腦上直搗了過來。

鐵肩道人這一手暗伏，委實有失他一門宗師的身份，手段之狠，招式之毒辣，確實凌厲威猛之極，顯然他已認出了白衣人不可正面交手，忿恨之下，才會出此下策，企圖一舉手之間，將對方斃之杖下，論其心地之卑劣亦是無以復加。

原來道人在武當數十年間，練成了一路「風火杖」法，這「九九八十一路風火杖」法，事實上也正是他仗以開山立門的功力，一經展出威力無匹。

眼前這一手「神龍擺尾」，便是功力疾勁，隨着他甩出的杖梢，其上聚集着無比尖銳猛厲的罡風，其勢威猛至極！

鐵肩道人這一式出手，端的是陰狠至極，無奈他的敵手所謂「瀾滄居士」的白衣人，却是深不可測。

道人的鐵杖「呼！」一聲來至白衣人腦後，其勢如電光石火，眼看着已觸及對方後腦，驀地白衣人那顆頭顱却忽向前平垂了下去。

「呼！」一聲，挾聚着無比的勁風，鐵肩道人的冰鐵杖擦着他腦後的髮梢滑了過去。

道人的伎倆當然不祇如此，他一杖搗空之下，脚下用力的向地面上一踏，吐氣揚聲道：「嘿！」右手霍地向後一摔，原已遞出的鐵杖之身，霍地又拉了回來，斗大的鳩形杖首，反兜着復向白衣人臉上砸了過來。

這一進一退，一收一縮，顯示着鐵肩道人驚人的腕力，其用以付諸殺傷之能力

，當是不在話下！

白衣人果然詭異莫測！

隨着鐵肩道人硬拉回來的那隻鐵杖，白衣人的一顆頭這一次却是向後面仰倒了下來，「嘶！」鳩形杖梢擦着了他的鼻尖拉了回來！

一杖走空之下，鐵肩道人恍若大夢初醒，這才知道對方瀾滄居士果然身負有不可思議的功力，深悔自己行動孟浪，一舉不成只怕爲自己罹下了殺身之禍！

一不做二不休！

鐵肩道人嘴裏「嘿！」的低吼了一聲，掌中鐵杖再一次的擰動之下，兩只銅鑼「嘩楞楞！」發出了一陣噪耳的鳴聲，足下一上步，正待再施一手撥風盤打的，用鐵杖摟打對方腰身。

這不過只是他的如意算盤而已，事實上白衣人却已先他一步出手。

白衣人的這一式出手，施展得維妙維肖，但見他左手倏起，翩然如展翅巨蝶「噗！」一下已緊緊搭在了對方鐵杖之上！

驀地，那只冰鐵長杖就像崁在了石縫裏一般結實，休想扳動分毫。

鐵肩道人足下一連跨進了兩步，一隻右臂施出了全身之力向後一帶，鐵杖就像是銲住了，仍然是一動也不動！

白衣人臉上現出了一絲冷笑。

「牛鼻子，這一下，你總該死了心了吧！」

鐵肩道人心裏一虛，單手握杖，整個身子驀地躍起，呼呼，踢出了雙脚，直取白衣人雙眼，企圖能够敗中取勝。

白衣人已容不得他再行撒野，就見他左手倏起，「拍！拍！」兩聲，左右擊出，不偏不倚拍中在鐵肩道人雙脚足面上。

不要小看了他這輕輕一拍之力，耳聽得鐵肩道人嘴裏「啊！」的痛呼了一聲，身子就空一個倒折，直向後面翻落而下！

白衣人顯然居心並不仁厚！

隨着鐵肩道人落下的勢子，白衣人快速的一個上步，其勢如影隨形，右手倏伸，「噗！」一掌已接在了道人看來厚壯的胸脯上！——

同時間，白衣人另一隻手却如點水蜻蜓般的彈起，兩隻手指分開着，直向道人雙瞳間落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一隅旁觀的海無顏，看到這裏，眉頭微微一皺，正思出手——

驀地，食堂裏响起了一聲極尖銳的猴鳴。

猿猴鳴叫聲，即使在空山曠野聽來巳感到刺耳，更何况小小食堂之內！

每個人都不禁爲這聲猝如其來的猿鳴嚇得一驚！

一條黃影，自正中座上倏地騰起，連帶着牠頸後亮光閃閃的一條鎖鏈，疾如流星般直向白衣人後頸上撲襲了去！

這猴兒顯然知道對方白衣人的厲害，身子雖然撲過去，却不敢以身相犯，兩隻前手掄處，却把頸上那一根亮光閃閃的細長鋼鏈，直向白衣人當頭猛抽下來！

同時間，正中座上的那個小老頭却大聲叱道：「啊唷！我的兒，你要死囉！」

嘴裏嚷着，矮小的身軀，有如星丸跳擲般的就空彈起，直循着那隻猴子身後追去。

現場這一刹眞是亂到了極點！

白衣人掌傷鐵肩道人。

猴兒却向白衣人出手！

玩猴子的小老兒却在追他的猴子！

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亂成一氣，其實却有條不紊！

白衣人居心甚爲狠毒，原思一舉手之間，將對方道人一雙瞳子挖出來，却沒有想到節骨眼上竟會殺出來一隻猴子搗蛋！

以白衣人之罕世身手，自然不會把一隻猴兒看在眼中，祗是他想生挖道人雙眼的這番企圖，却不得不就此打消，那隻遞出的右手，只得硬生生的抽了回來！

雖然這樣，他那另外一隻左手，却巳結結實實的印在了鐵肩道人的胸脯上！

「碰！」——像是擊實了。

道人偌大的身軀，就像一個大球般的彈了起來，直直的飛出門外，「噗通」摔了個四脚朝天，手上的那根鐵杖碰然一聲大响，砸向地面，一時間石屑紛飛，其勢驚人巳極。

鐵肩道人身子抽動了一下，緩緩由地上欠身坐起來，才坐起一半，即由不住「噗！」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正前方人影略閃，白衣人巳經當門站立！

鐵肩道人一隻手撫着前胸，良久才算平下了那一口湧起的丹田氣機，只見他面黃如蠟，向着當門站立的白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正待開口說話——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明年秋後我在瀾滄江等你，隨時恭候大駕，你走吧！」

鐵肩道人再次開口，却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咳嗽，趕忙又閉住了嘴，但見他臉色極爲猙獰，抱了抱拳，遂即掉頭而去！

白衣人冷笑一聲，倏地掉過身來，目光逼視向正中桌上的那個小老人。

原來方才小老人所表演的那一手猴子把戲，雖然是表演逼眞，却瞞不過在塲這些老江湖的眸子，一眼就看出了他是何居心！

在白衣人凌厲的目光逼視之下，小老頭站起來抖了一下袖子，嘻嘻一笑，向着白衣人抱拳道：「對不起，大人不見小人怪，以尊駕的身份，當然不會與一個畜牲一般見識吧！我這個主人就代牠賠個不是吧！」

白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我當然不會跟畜牲一般見識，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看起來你這兩個兒子還要多多管教才是！」

小老頭聆聽之下，不禁登時一呆，白衣人脣邊牽出了一絲微笑，遂即轉身回到位子上坐下來。

在塲各人這時才聽出來，敢情白衣人這幾句話說得好損，輕輕一言，把對方小老頭也比成了畜牲，妙在這個小老頭剛才對兩隻猴子口口聲聲稱作兒子，自己豈不也變成了畜牲，白衣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語雙關，却使得對方小老人一時無言以對。

食堂裏爆出了一陣笑聲，這番情景頗使得小老頭有些下不了台——

他畢竟是老江湖了，自有一套「唾面

自乾」的解嘲本領，哈哈怪笑了兩聲，就着位子自己坐了下來——

「聽見沒有？」伸出一隻手拍着猴子腦袋：「人家把咱們爺兒們都給罵了，罵我這個當爹的沒有把你們給管好，你們眞要爭氣，現點本事給人家瞧瞧，要不然人家可眞把你們給看扁了。」

兩隻猴子倒眞是善解人意，聆聽之下，俱都咕呱亂叫了起來。

白衣人自從歸座之後，再也不多向對方小老人座上看上一眼——

是時他那個跟班兒爲他斟上了一杯美酒，夫婦二人雙雙舉杯互敬，一副悠閑雅緻，那副情景那裏像是處身雜亂的酒肆，倒像是騷人雅客的聚會，面對名山勝景模樣！

掌櫃的目睹白衣人如此身手，自是格外巴結，一盤盤佳餚接着送了上來，白衣人再也不向其它座上多看一眼，一杯杯美酒相繼入腹，他的豪興更加大發了。

與他對面坐的那個婦人亦是好酒量，眼見她纖纖細手端持着琥珀玉杯，不時的與白衣人碰杯互飲，三分酒意染紅了她的一抹香腮，看上去更加嬌艷動人！

白衣人夫婦眞是好耐性，一席飯足足吃了個把時辰還沒有結束的意思。

食店裏的客人沒有這麼好的興緻，相繼的一個個起座離開，有些客人雖然還想進來，侯掌櫃的却一一尊從白衣人的囑咐，都擋了駕了。

這麼一來，酒店裏的客人是只出不進，一個多時辰之後，可都走得差不多了。

偌大的食堂裏，却只剩下了孤伶伶的幾個客人。

海無顏伏在桌子上睡覺——他巳經睡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看樣子還要繼續再睡下去。

與他距離很近的另外一個座頭上，那個先時牽驢而來的青衣書生，倒還看不出要走的意思，雖然酒飯巳飽，他却另外又要了一杯菊花香茗，一個人慢慢的飲着，，還不時的用長長的手指甲，在桌面上劃着——

他雙眉深深蹙着，像是有一肚子想不完的心事！

再就是玩猴把戲的那個小老頭兒了——他酒足飯飽之後，獨自個又逗了半天的猴子，這會子像是精力不繼，背倚着椅子，一顆頭却是向前垂着，發出了沉重的鼾聲——

兩隻猴兒也安靜了下來，偎在一塊兒，彼此在爲對方身上找跳蚤。

原本極其熱鬧的塲面，一下子變得了出奇的安靜。

漸漸的，這裏籠罩起一片沉沉的暮色了。

客人不走，店主人只得小心翼翼的繼續侍候着。

侯掌櫃的帶着兩個小夥計，蹬着椅子，把一盞盞的氣死風燈掛在簷子下——一陣晚風，把院子裏的枯黃樹葉吹進來，在門前面滴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這調調兒實在是蕭索的厲害。

漸漸的，夜更深了！

食堂裏愈加的顯得蕭條！

玩猴的那個小老頭照舊的打着他的鼾聲！兩隻猴兒彼此互抱着一團，像是也睡着了。

青衣書生兩隻手伏在前案上，似睡不睡的在瞇着眼，白衣夫婦小聲的在交談着什麼，那個隨身的小跟班兒，兩隻手抱着肩頭，却偎在一邊位子上睡着了。

忽然，白衣人輕咳了聲道：「喂！夥計，再來半斤好酒，切上一盤好菜來。」

侯掌櫃的應了一聲，披着棉襖，睜着惺忪的一雙睡眼，把事先燙熱的酒，用錫壺盛好了，小心翼翼的送了過來。

「相公爺，您的酒來了……」

白衣人點點頭，丟下了一塊銀子。

侯掌櫃的接過來，立刻精神一震，他哈下腰來陪笑道：「夜深了……相公爺和夫人可要安歇了？小號雖然不是客棧，後面倒也有兩間乾淨的房子，要是……」

白衣人不等他說完，遂即搖搖頭道：「用不着，用不着，我們要是想睡覺，也不來你這個店了。」

侯掌櫃的連連陪笑稱是，却忍不住壓低嗓子道：「那……天晚了，小號打算關上門板……相公你的意思……？」

「不行！」白衣人搖搖頭道：「你不能關門！依我的意思，你這門口還不够亮，最好再加上兩盞燈！」

「這——」侯掌櫃的陪着笑臉道：「都半夜了，還有客人上門麼，再說相公剛才不是命令小店不許再接待客人了麼？」

白衣人一笑道：「當然不許接待外客，不過，這個客人不同……你不必多問，照我話去做就是了！」

侯掌櫃的不敢頂撞，應了一聲，趕忙招呼着一個夥計，親自拿了燈籠登梯子爬高，把點亮了的兩盞氣死風燈掛了上去。

就在這時，一個髒漢，牽着一條大水牛，來到了門前。

這漢子披簑戴笠，赤着兩隻泥巴脚，手裏拿着一個葫蘆，傻不隆冬的就往裏面走。

侯掌櫃的忙喚道：「喂！喂……你這個傢伙，我們巳打烊休息了！」

傻漢子先是一楞，却咧嘴一笑道：「那不是侯……老闆嗎？」

侯掌櫃的定眼一看，笑道：「原來是你，大柱子呀，怎麼這麼晚了，還幹活兒（工作）？」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閑着也是閑着……這麼大的地，就我一個人，不耕，趕明兒……個……他們又說我懶了！」

侯掌櫃的打量着他傻糊糊的樣子，一笑道：「眞有你的，怎麼來打酒來了？」

大柱子一面幌幌悠悠的進了食堂，一面把個剝蝕了皮的酒葫蘆放在櫃枱上，兩隻眼睛咕嚕嚕在現塲打着轉，一副莫明其妙的樣子——

「這……是怎麼回事？都半夜了，你這店裏，還有這麼多客人……？」

侯掌櫃的「噓！」了一聲道：「你少說話……這不關你的事……打了酒就回去吧！」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我肚子餓的慌，還想買幾個燒餅。」

侯掌櫃的斥道：「這都什麼時候了，那有燒餅賣，好吧，我包幾個饅頭給你回去吃吧。」

大柱子赫赫笑道：「那敢情好……」一摸身上，皺眉道：「糟了，我身上沒帶錢……」

侯掌櫃的只想早一點打發他走，一面把包好的饅頭和酒推給他道：「走走走……以後一起再算吧。」

大柱子拿起來，剛要出門——

「站着！」

話聲出自白衣人座上：「你是幹什麼的？」

大柱子一愕，東瞧西看了一陣子，覺不知是誰在跟他說話，侯掌櫃的斥道：「傻小子，這位相公在跟你說話呢！」遂即趕上一步，向着白衣相公哈腰陪笑道：「相公爺，這個人是我們鎮上江大戶的長工，叫大柱子，是個混小子……您就高抬貴手，讓他走吧！」

白衣人斜過眸子來，上下看了大柱子幾眼，沒有再吭聲，緩緩端起一杯酒，一飲而盡。

侯掌櫃的趕忙丟給大柱子一個眼色，比個手式要他快走，大柱子這才拿起酒和饅頭傻糊糊的走出去，拉着他的牛走了。

× ×

油燈下，黑袍老人慢慢的拿起葫蘆來喝了一口——

「嗯——好酒！」

坐在他對面的大柱子推過饅頭來道：「還有這個，你吃吧！」

「用不着。」黑袍老人抬起眸子來看着他：「只要有酒就够了，好酒！」

老人看上去總有八十好幾了，一蓬銀鬚飄灑在胸前，深窪的一雙眼睛，每一轉動即顯現着那種異樣的光采，消瘦的臉頰襯出了過高的雙顴，在昏暗的燈光下高低分明，給人以深邃智慧的感覺。

人老了，尤其是老到像眼前老人的這般年歲，自然而然地會給人一種衰弱的感覺！

這個老人看上去就十分纖弱——

坐在椅子上，一雙脚高高蹺在對面的木板牀上，他的一雙瘦手交叉的按在前胸上，隨着呼吸的起伏，看上去眞像是病的不輕！

老人鬍子很長，却挽有幾個髻結，他的衣着很考究，就只是身上那襲黑絲的長衫就價錢不菲——隨身所帶還有長長的一個布包，瘦瘦長長的裏面不知包着什麼物件，自從老人來到這裏以後，那個細長的包袱片刻也不曾離開他的身子。

——他是騎馬來的。

那匹看起來幾乎和他一樣瘦的黑馬就拴在旁邊牛槽裏，老人與大柱子他們以前壓根兒並不認識，然而他們現在却湊在了一塊。

事實上，這只不過偶然的結合，大柱子這個主人偶然的接待了這個前所未見的客人。

「你看見了什麼？」黑袍老人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我是說除了那個姓侯的掌櫃的以外，白桑軒還有些什麼客人。」

「有，」大柱子咧着大嘴笑道：「你老人家猜得還眞不錯，白桑軒今天晚上還眞開着夜市呢，裏面還有好幾個客人沒走呢！」

黑袍老人的神色顯得比較沉着，臉上依然掛着微笑……

「說說看！」他吶吶的道：「把你看見的那幾個客人一個也不容漏掉的告訴我，多大年歲，什麼長相，穿着什麼樣的衣服……」

大柱子嚥了一大口口沫，翻着眼珠子道：「好，我照着你關照我的話，已經記清楚了！」

「等一等……」大柱子扳着手指頭思索着道：「第一……眼，我看見一個小老頭，帶着兩隻猴子，在中間桌子上坐着。」

黑袍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穿着什麼衣服，有多大歲數？」

「這……」大柱子點點頭：「我記得，這個人身上穿着一件老羊皮背心……個子很小……」

黑袍老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鐵馬鋼猴，任三陽——他居然還不死心！」

大柱子道：「你說……什麼？」

黑袍老人搖搖頭道：「沒什麼，你再說下去，另外還有些什麼人？」

大柱子道：「啊！我看見一個穿着漂亮藍緞子長衫的人……在睡覺！」

老人皺了一下眉毛道：「他是什麼長相？」

大柱子搖頭道：「這……看不見！」

黑袍老人道：「好，再說別的。」

大柱子仰起臉來想了想：「啊——另外還有一個，一身靑布衣裳，像是個唸書的人……」

「多大年歲？」

「好像三十來歲……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岳陽劍客，顧錫恭！」

大柱子怔了一下。

黑袍老人看着他道：「還有呢？」

大柱子道：「還有，還有一對白衣男女，看起來像是夫婦，像是有錢的人。」

黑袍老人皺了一下眉，說：「白衣夫婦……？」

「不錯……」大柱子直着眼睛道：「好漂亮的白衣服，上面還繡着花，在那裏有吃有喝……樣子怪神氣的，我去買酒要走的時候他叫住了我，問東問西，要不是侯老闆爲我說情，說我是這裏的長工，還不知道他要怎麼樣對我呢！」

黑袍老人冷冷一笑道：「他們果然來啦！」

「誰來啦？」大柱子睜大了眼睛：「你認識他們？」

老人長長噓了一口氣，搖搖頭道：「你不知道——很好——謝謝你告訴了我這些！」

一面說，他從身上錢袋裏摸出了一塊銀子，放在桌子上道：「這塊銀子你留着慢慢用，够你一年花的了！」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赫赫……老大爺你這個人眞好，問幾句話就給我這麼多錢……」

說着把桌子上銀子拿過來，又從牀墊下面摸出了另一塊銀子，愛不釋手看個不休——

「老大爺你信不信，我活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過像這麼整塊的銀子……眞好看，我今天晚上要抱着它在被窩裏睡覺。」

黑袍老人眼角上帶出了笑紋道：「銀子雖好，總歸是被人用的，你難道要留着一輩子不成？」

大柱子咧着大嘴道：「不……我還有個娘，她呀，比我還窮，就在前莊上跟劉大戶家裏當傭人，我娘做得一手好針線活計，就在劉家給人家縫縫補補……可憐她自己却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這個銀子我送給她，也叫我娘能買幾件好衣服穿穿！」

黑袍老人眸子裏起了一陣憐惜，輕輕一嘆，拍着大柱子道：「好孩子，倒看不出你傻糊糊的樣子，還有這番孝心，眞是難得，不過，我勸你還是叫妳娘不要買太華麗的衣服，只要穿得暖就够了，存下錢只買些她老人家愛吃的東西就够了，沒事的時候，你們母子關着門作點魚肉吃吃，不是很好嗎！」

大柱子哈哈笑道：「好——這個主意好——」

不經意「嗤！」的一聲，一條口水直由他嘴角淌了下來，他趕忙舉起袖子擦了一下，傻笑着看向老人道：「老大爺你別笑我，我已經兩年沒吃過肉了。」

黑袍老人點點頭道：「所以我才要你們母子關着門賣肉吃呀！」

大柱子又笑了，忽然皺着眉道：「爲什麼要關着門吃肉呢？我們有錢了，可以穿漂亮衣服大搖大擺的到飯店，嘿，對了，就到『白桑軒』那樣的館子裏去吃飯，嘿嘿，叫一大桌子菜，有魚有肉，那樣該多好！」

黑袍老人嘆一聲道：「傻小子，那樣你們母子就完了，你知道吧，你們是寄人籬下的窮人，這年頭窮人翻身是不容易的，那時候人家會盤問你，問你的錢是那裏來？」

大柱子翻着眼道：「咦——是老大爺你送我們的呀！」

老人搖搖頭笑道：「人家不會相信的，第一，天下像我這樣的好人畢竟不多，第二，我早已經走了，你又到那裏找我出來證明……」

大柱子傻了！

黑衣老人道：「你想是不是？只怕那麼一來，你和你娘肉沒吃成，銀子却被人沒收了，弄不好還被官府誣成强盜，吃上官司那豈不是太冤枉了！」

大柱子張着大嘴，想了一下，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唉，這樣一來，我娘是一輩子不能穿好衣服的了，可憐她老人家還要想着有一天要穿皮襖呢？」

「買一件人家穿過的舊皮襖吧！」

大柱子低下頭，似乎失望得很，他終於接受了這個現實，點點頭嘆氣道：「看起來，窮人想翻身是多麼不容易啊！」

黑袍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點點頭道：「確是這樣……這也是爲什麼有些俠義道中的人，要挺身而出的道理，你大概沒讀過書，不知道『苛政猛於虎』這句話的道理，當今皇帝，是個少見的昏君，再加上他手下的太監官官專政，助紂爲虐……窮人在這個天底下想要討生活，是越加困難了！」

大柱子歪着腦袋，一副似懂非懂的樣子。

「老……大爺……你怎麼……唉！」

「沒有關係，你想要說什麼，儘管說吧。」

大柱子赫赫一笑道：「那我就說了，我是說老大爺你那來這麼多銀子，莫非你也是當官的吧……啊，對了，大概你是朝廷裏告老還鄉的大官吧！」

黑衣老人冷哼了一聲，搖搖頭道：「你看我像是當官的麼？」

說着微笑了一下，繼續道：「事實上正好與你說的相反，我不但不是當官的，却是專找當官麻煩的人。」

大柱子眨着眼睛道：「這麼說……你老是……？」

「你就別管我是幹什麼的了……」黑袍老人緩緩站起來，走向窗前，望着沉沉的夜色嘆息了一聲道：「我老了，往前的路只怕很難走下去了！」

大柱子跟過去問：「你說什麼？」

黑袍老人道：「我說我老了，這一趟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裏……我來這裏是爲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這一次只怕我是力不從心了！」

大柱子道：「你老人家是幹什麼事呢？我可不可以代你做？」

「你……」老人搖搖頭，却又微微一笑道：「也許你能帮我一個忙！」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好——你老吩咐吧……幹什麼活兒我都行！我的力量很大！」

黑袍老人搖搖頭道：「我要你幹的事一點也不費力，可是要費你很多時間，不知你有沒有時間，很可能要費掉你整天的時間。」

大柱子說道：「行，沒關係，反正地也翻好了，我現在沒有什麼事！你老就說吧！」

黑袍老人隔着窗戶向外面天空看了一眼，道：「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叫你，再告訴你，你去睡吧！」

大柱子一聽說睡，頓時伸臂打了個呵欠，含糊的道：「我……我是眞的睏了，老大爺你也睡在這裏……我那個破牀就讓……給你吧！」

說着往大板櫈上一躺，翻過身子，縮起了兩條腿，只聽他冗長的吐出了一口氣，頓時就進入夢鄉，柴屋裏立刻响起了如雷鼾聲！

黑袍老人輕嘆一聲，道：「可憐的孩子！」

他悄悄走到了大柱子面前，彎下身把他抱了起來。

別瞧老人骨瘦如柴，却似有驚人的力氣，大柱子牛也似强的身體，居然被他毫不費力的就給抬了起來——他把他輕輕的放在了牀上，可憐大柱子連一牀棉被都沒有，只是裏三層外三層的破布棉花綴成的一塊東西——

老人輕輕嘆了一聲，把這塊東西擱置一邊，却把自己方從大漠歸來，携在身邊的一襲狐裘拿過來，與他蓋上！

時令是深秋已近初冬之夜，確也够冷了，大柱子擁着夢裏也不曾見過的這襲狐裘，頓時呼呼大睡了起來。

黑袍老人像是心緒很不安寧。

在窗前他作了一番吐納——這個動作，只由外表上看起來，是極爲簡單的，無

名作家 龍乘風
精采作品



港幣二元

雪刀浪子遠播威名
名劇「雪刀浪子」播完又播
小說「雪刀浪子」印完又印

新派武俠小說
雪刀浪子
龍乘風
港幣二元五角

「雪刀浪子」故事：
▲雪刀浪子
▲最後七擊
血濺黑杜鵑
▲熊族風雲
血洗黃金船
鐵馬魔車
碧血紅鷹
飛鯊浩劫
寶馬奇緣
▲銀狐魅影
▲醫谷驚魂
▲龍鳳追魂簫

有▲者經已出版

雪刀浪子故事
醫谷驚魂
龍乘風著
港幣五元五角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機構

非是把由鼻子裏吸進來的空氣從嘴裏吐出去而已，然而事實上吸到肚子裏面的那一段過程却並不簡單。

一盞茶之後，老人身上已很暖了。

他轉過身來把破碗裏的油燈撚子撥下來一些，只剩下來豆大的一點燈光，遂即打開柴扉，步出房外。

四週是荒蕪了的田畦，却讓一片醒目的白霜給掩滿了，應該很冷了，但老人身子却是暖烘烘的！

站在門前，他遠遠的眺望着。

忽然屋頂上起了一些震動，不容他回過身子，即見一片黑影，烏雲也似的由他頭頂上掠過，像是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鳥，飄落出數丈以外！

黑袍老人先是吃了一驚，立刻冷哼了一聲，身子向前微微一折，「嗖！」一聲，箭矢也似的直循着前面人影背後縱了過去。

兩個人的身子都够快的。

前面那條影子，當然不是一隻鳥，當他身子在佈滿了濃霜的地面上甫一落下時，立刻襯出了矯健高大的人影，這時黑袍老人的身形，已如同箭矢也似的，直向他身前疾撲過來。

前面那人似乎並非眞的急於脫身，否則他應該有相當從容的時間可以逃走的，然而現在他却寧可回過身來，與黑袍老人對上一掌。

一個是疾撲，一個是猛回！

四隻手掌就在這般情況下倏地迎在了一塊。

黑袍老人雖是十分留意對方那張臉，却仍然未能看得很清楚，只彷彿看見對方那張臉很是蒼白，眉目五官堪稱俊秀，畢竟只是一刹間事，那能看仔細了。

令老人吃驚的是，對方那雙迎接自己的手掌，敢情竟的這般紮實有力。

黑袍老人一生會敵無數，能享有今日武林中至高令譽，當非偶然，初初一見，敵友未分之下，他當然不能出手太重，惟恐一上便使害了對方，就這樣，他也施出了七成的力道！

以他功力，七成勁道已相當够瞧的了，足足可以將一棵合抱粗細的巨木從中摧折爲二——

可是，如果用來對付對方這個人，却顯然「過輕」了！

四隻手掌甫一接觸的當兒，黑袍老人只覺得兩處血脈上一陣發熱，很明顯的是對方所加諸的力道已經超過了自己力道的原因。

——這一驚，使得黑袍老人陡地出了一身冷汗，他猶是心存厚道，不欲以十成功力向對方反擊，雙掌略振之下，身子反向後倒退了過去。

對面那個人微微怔了一下，已似明白了對方的用心，點點頭道：「多謝留情，再見！」

話聲中顯似着一些嶺南口音，又有些京裏的味兒，以老人之豐富閱歷，竟然一時拿他不準！

不容他出聲詢問，對方那個人已伸展着長軀，潛龍昇天也似的拔空而起。

——他拔起的勢子極爲快捷，在「噗嚕嚕！」一陣衣袂震風聲裏，已經拔起了五六丈高，是斜着出去的，長虹似波般落向一排巨竹！

緊接着竹梢子唰啦啦一陣响，他身子第二次又縱了出去，瞬息隱身在濃濃夜色之中。

黑袍老人只是愣愣的看着這個人消失的背影，心裏却有說不出的一種驚懼！

在這個偏僻的小市鎭上，竟然會隱藏着如此莫測高深的奇人，眞令他有些匪夷所思！

大凡一個人的出現，都不會是平白無故的，當然這裏所謂的人，並非指的是一般的常人，而是指那些身賦有奇異武功的「奇人」——就像眼前這個黑袍老人，他的出現當然也絕非偶然無因。

黑袍老人閃爍着那雙蘊有隱隱鋒芒的眼睛，努力的把剛才那個奇異青年人出現的情形，想了一通！

那人是由房頂上下來的——無異的，他似乎已經對自己觀察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的用心如何？

想到這裏，老人輕輕縱身，來到了方才棲身的那間柴屋，再一長身，已躍上了屋脊，只見其上佈滿了白白的一片銀霜。

黑袍老人只是凝聚着目光，細細的在霜面上搜索着，很失望，他竟然未能找到對方遺留下來的一點點痕跡！

所謂「踏雪無痕」，聽來似屬「老生長談」，其實乃是輕功中最最上乘的一種身法，能够具有這種輕功的人，簡直極其希罕。

黑袍老人忽然認定出，方才與自己一度照臉的那個青年，顯然就具有這種身法，他不禁再一次由衷感到迷惑與震驚。

迷惑的是，憑自己的閱歷，對於具有這類傑出身法的武林中人，竟然會當面不識！豈非昧於無知。

震驚的是，以目下情況看來，對方的出現尚還不知他的眞實意圖，究竟是存心爲何，若是存心站在自己敵對的一方，那可就頗堪憂慮了。

在屋面上站立了一刻，越覺得放心不下，遂即輕輕幌動肩頭，輕若無物的飄身而下。

屋面上同樣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顯然，他也是一個「踏雪無痕」的奇人。

× × ×

黑袍老人一逕的來到了「白桑軒」！

當然他沒有冒然步入，甚至於距離那裏還有很遠，他就停住了，遠遠的只看見這家飯店一片燈火輝煌，七八盞油紙燈籠在夜風下顫抖着，連帶着所發出來的燈光，也像是冷嗖嗖的！

天似乎已過四鼓了。

這種天，這個時候，誰還會在店裏吃飯喝酒，眞稱得上是雅興不淺了。

然而，這幾個客人，却似乎並沒有離開的意思！

白衣夫婦的雅興最高，絲毫不現倦容，添酒回燈，仍然在喝他的酒！——

他們夫婦自從進入到這家酒店以後，壓根兒就不曾閉過眼睛——然而，即使如此，他們竟然也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疏忽，就是這個酒店裏少了一個人，他們竟然不曾知道！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